武俠世界

殭屍門（江湖恩仇錄）　　馬行空・著

自古以來，不論是武林江湖，黑道白道，都是強存弱亡，幾曾見過有「強」肉「弱」食的，本故事就是描述一位武林客，只因好奇，因而遭遇上一連串離奇怪異，驚天動地，心悸神搖的事情，……憑着智計，與一位少女，竟然殲除了一位法力高強的妖人！

$4.00

第27年
16

編者話

武林門派，稱謂怪異，林林種種，不勝繁數。今期的巨型小說﹂殭屍門﹁也不例外，由馬行空執筆，內容叙述一個武林俠客，由於好奇之心過甚，因而遭遇上一連串離奇怪異、驚天動地、心悸神搖的事情，過程令你匪夷所思，到後來，竟與一個少女聯袂，拚盡所能，殲除了一個法力高强的妖人……欲知詳情，請購閱本刋。

* * *

本刋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各位讀者投稿。但來件以不超過十万字爲限，每個故事須具獨立性，只要情節緊湊，曲折動人，字句簡潔，佈局新奇。我們很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希望有興趣寫作的讀者們，珠玉紛投，踴躍惠賜作品。

* * *

王一龍先生在本刋撰寫山貓王森傳奇故事，早已把王森這個充滿傳奇性色彩人物寫活了。下期的﹂戲中戲﹁故事，講述兩個四處遊蕩的青年，在偶然的機會加入了一個劇團，在山東各地演出，這兩個小伙子因爲追求團長的乾女兒，捲入一宗凶殺案，王森親自出馬，揭發一宗大陰謀……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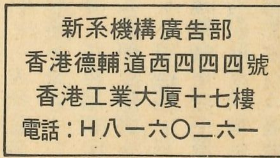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6期
（總號135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恩仇錄

殭屍門

馬行空·文
可飛·圖



荒野睹怪事 驅屍戰道人

殘霞滿天，絢爛奪目，這情景，正好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兩句詩詞來形容。

黃天朗疾步在這條位處於雲貴交界的山路上，由於一路上走得太急，加上天氣燠熱。故此，他一額是汗，背上的底衫也濕了一大片。

望一眼那前面聳立着的鷄爪山，雙眼被那落在山頭上的夕陽眩耀得瞇成一條縫，舉袖抹一下額上淌流下來的汗水，脚步絲毫不慢，反而更加快了。

「要是在天黑之前，翻不過鷄爪山，那麼，就要露宿街頭了。」心中暗自思忖着，不禁焦急起來，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飛過眼前那形如鷄爪，山石嶙峋的鷄爪山。

頭上忽然響起一陣「吱吱喳喳」的鳥鳴聲，他抬頭向上望一眼，一羣野鳥，振翅飛向山脚下的那片野樹林，連雀鳥也投林歇宿了，這更增他心中的焦急。

偏是這一帶連一座破廟也沒有，否則，他也不用心中這般焦急，在這個時候趕路了，雖然，在他來說，露宿算不上是一回事，但若是能夠找到投宿的地方，總好過露宿，他所以趕得這樣急，正是希望能夠在翻過鷄爪山後，找到投宿的地方。

他登上鷄爪山頭時，那一輪落日，經已完全沉沒在地平綫上，滿眼一片蒼茫暮靄，山風過處，遍體生涼，但也帶來一陣凄寂的感覺。

放眼朝山下那邊望去，却看不到什麼地方有炊烟升起，他不由皺了一下眉頭，這時候正是晚炊的時候，但放眼望去，却不見一絲炊烟，那豈不是表示，目光所及之處，根本就沒有人家？

他不由長吁口氣，反正是找不到人家借宿的了，那還急着趕下山去幹麼？幸好他的身上帶備了乾糧，倒不至於挨餓。

既然露宿是免不了的，而山上又涼風習習，那何不在山頭上歇一下，涼快涼快才下山呢。

在夜色迷離中，黃天朗終於下了山，在山脚下找到一條山溝，他在溝邊找了一塊石坐下來，然後俯下身，伸手掬水洗了把臉，只覺整個人清爽舒暢不已，可惜這條溝只有尺許寬，水深不過膝，否則，他眞想脫掉衣服，在溝中痛痛快快地洗個澡，那有多舒服啊。

喝着清涼的溝水，他大口大口地啃起乾糧來，待到他吃罷乾糧，不經意間抬頭望一下，只見那邊的一片疏樹林的梢頭上，已掛了一彎新月。

夜，經已眞眞正正的降臨了。

他怔怔地望着那一彎新月，他的思緒一下子又飛回到他那久別了的家鄉，還有那高堂白髮，以及聰明伶俐的唯一妹子上面。

故鄉該無恙，年邁的母親，應還健在吧？還有，妹子不知嫁了沒有？驀然間，他的眼前，忽然映現出一張端秀含羞的臉龐來。

「秀姑……」他的咀裏嘟喃一聲，雙眼隨之發出熱切的光芒來，死死地盯着眼前幻現的那張臉影。

「呱——」地一聲夜鳥驚鳴，陡然間將他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一眨眼，眼前的那張臉影，便自消散無形，原先掛在梢頭上的那彎新月，升高了。

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他不由嘟喃自語起來：「五年，足足五年長，秀姑也應該嫁人了。」心頭一陣絞痛，臉上也滿是落寞痛苦之色，噏動着的咀唇又吐出語聲來。「唉，就算秀姑願意等我，她的娘也不答應啊。」說到這裏，心頭絞痛更甚，嗒然將頭垂下來。

一忽，甩甩腦袋，他又自己開解自己。「大丈夫何患無妻，只要母親與妹子平安無事，一家團聚，那便上上大吉了。」

這樣想時，心中舒展了很多，不過，却仍然有點耿耿於懷的，眼前，不由又幻現出秀姑那張討人喜歡的臉影來。

想着，想着，不知怎的，他竟然倒在那塊大石上睡着了，直到他被一聲極之尖銳詭秘的怪聲驚醒，才知道自己因爲疲困，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一骨碌從石上爬起身來，抬頭望一下夜空，這才發現，那彎新月經已掛在中天，而夜色也更加深沉了，這時候，應該有二更天了。

「剛才將自己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怪異叫聲，不大像野獸的嗥叫聲，那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的叫聲？」他眨着眼，在思忖着，一雙目光却四下掃視着。

「不會是山妖鬼魅吧？」一念及此，他心頭馬上襲上一股寒意，但隨即又啞然失笑起來。「憑我如今的一身修爲，又何懼什麼山妖鬼魅，何況，那只是傳說，活了這麼大，又幾曾見過什麼鬼怪來？」

想到這裏，他一顆心隨之定下來，自嘲地笑笑，正想躺回石上再睡，豈料，一聲尖銳詭怪的怪叫聲又劃空傳來，這一次較之在睡夢中聽得更眞切，而他渾身的汗毛，也不由得根根倒豎起來，只覺遍體生寒。

而這一次，他也聽出，那叫聲是從那片樹林子的後面傳出來的。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如此恐怖的叫聲，難道眞的是山魅鬼怪發出來的！」一念及此，他不自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那片樹林子。

好一會，沒有再聽到那怪聲了，但他却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決定繞到那片林子後面，看看那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叫聲。

×　×　×

一挺身從石上跳起來，身形一晃，便向那片樹林子的側面掠去。

單看他那種飛掠之勢，便足以顯出，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幾個起落，他已掠至林角前，只要一轉出去，便可以看到林子後面的情形。

但他却反而將身形放緩下來，臉上也現出一片訝異之色。

就在掠近林角的刹那，他聽到一聲勁風劈空聲，也所以，他才沒有冒失地一下子掠出林角。

憑他的武功修爲，他從那一下勁風劈空聲中，聽出發出劈空掌勁的人，內功有相當火候，這不就顯示出，林子的後面有人在打鬥麼？

一念及此，他的好奇心更熾，心中也定了很多，身形微微一伏，竄到林邊一棵樹後，悄然探頭向外張望。

這時候夜色雖然深沉，但掛在中天的那彎新月，却發出淡淡的幽光來，夜色迷離中，憑着他那雙銳利的目光，足以看清楚林子這面的情形。

林子這面的空地上，果然有人在打鬥，而他也聽到一陣急過一陣的隱隱鈴聲，吐出一口大氣，定眼看清楚那打鬥中的兩人，不禁令到他全身泛起一陣寒顫，汗毛直豎，臉上滿是駭異之色，差一點沒有張口失聲叫出聲。

你道他爲何會如此驚駭，原來，打鬥中的兩人之一，竟然不是一個活人。

在幽淡的月色下，迷離的夜色中，那不是活人的「人」，看上去更形恐怖，那皮包骨，形如骷髏的臉上，長滿了茸茸的綠毛，深陷的眼眶內，是一雙死魚眼般，但却發出幽光來的眼珠子，身上穿了一件長及脚跟的灰黑色壽衣，從那雙衣袖中硬直地伸出來，指甲足有三寸長，其上也長滿了綠毛的怪手，以及那硬直的腰身，蹦跳的勢子，應該就是傳說中的僵屍。

一想到「僵屍」這兩個字，他的心底沒來由的，猛然升起一股寒氣，只覺雙脚發軟，頭皮發炸，要不是急忙吸口氣，將心中的恐駭之意壓了下去，他眞會轉身撒腿就跑了。

關於僵屍之說，早在他在孩童懂事起，便聽故鄉的父老說及，並且對於僵屍之可怕，說得繪形繪聲的，一隻成了「精」的「僵屍」，據說是因爲吸收了月之精華而成的，每夜月升時，例必破棺而出，吸食人血，日出前返回棺墓之中，吸食的人血越多，則「道行」越高，甚至成了精怪，那時候，爲禍更烈，就算是道行稍差的修道之士，也沒法降服得了。

這就是僵屍！

而一直以來，那只是一種傳說，想不到，今晚竟讓他看到了，怎不敎他心底生寒。

因爲，這種成了「氣候」的僵屍，非人力所能殲除得了的。

傳說中，這種成了形的僵屍，恍似銅皮鐵骨，刀砍不入，而且是打不「死」的，你說，可怕不可怕？

而與那隻形貌恐怖的僵屍激鬥的，正是一名中年道士，手上執着一柄青鋼長劍，背插着一支拂塵，穿着一件青灰色的道袍，頭上那頂道冠經已不見了，大概是被那隻僵屍抓掉了吧，髮髻散亂，白着一張臉，左手不時劈空發出一團青慘慘的火燄，朝那隻僵屍飛擊過去，但那隻僵屍似乎氣候已成，竟然一跳一跳的，便自避過那道士發出的火團。

每一次那道士掌上發出一團青焰，便響起「哧」的一下疾響，那柄青鋼長劍閃刺揮劈，不是那隻僵屍避過，便是被他的雙臂擋住，發出鏗然聲響，却就是傷不了它分毫。

就算刺斬在它的身上，也只是弄破了那件壽衣，根本就傷不了它，你說，與這樣恐怖的精怪打鬥，驚不驚怕！

而那隻僵屍顯然是受到那一陣隱隱傳來的急促鈴聲所控制操縱的，別看牠全身僵硬，不能屈曲，但在那急促的鈴聲操縱下，却躍跳如飛，靈活異常，每每能夠在刹那間，避過道士左掌發出的掌焰，那雙指甲足有三寸長的鬼手，更如十支利劍般，蹈隙覓機地，抓插向那道士的身上，令到那中年道士忙着應付。

這種人「屍」大戰，黃天朗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到，雖然心中驚駭，但也大開眼界。

×　×　×

「嘶」地一聲，那中年道士一個閃避不及，被那僵屍的右手利甲抓下一片衣袖來，裸露的臂側上，現出三道血痕來。

那僵屍嗅到血腥味，雙眼中幽光大盛，呲牙咧咀的，露出一咀森森的白牙來，一副噬人的惡相，口中發出令人渾身起鷄皮疙瘩的吱吱叫聲，縱撲閃跳之勢更急更猛！

看樣子，這隻精怪在嗅到血腥味後，已兇性大發，急欲噬血。

而那中年道人的道行可能尚淺，只能發出令到僵屍畏懼的掌焰，要是道行高深之士，擧手投足之間，輕易便可以將這隻精怪殲除。

那急驟的鈴聲也更急了，匿在樹後窺看的黃天朗，雖然看不到那搖鈴人，但却從鈴聲傳來的方向，聽出那搖鈴人就藏匿在林子另一邊的其中一棵樹上。

因爲鈴聲是從那面的空中傳來的，所以，他才會如此猜想。

那人竟然能夠操縱僵屍這種精怪，肯定是一個邪惡之人。

那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居然具有如此高明的邪法，操縱得了那種怪魅，黃天朗忽然生出一種衝動，想見識一下這個人。

就這一瞬之間，那中年道人在那隻僵屍的一輪兇猛撲擊之下，顯得甚爲狼狽，左胸脅下的衣衫，也被撕破了，血漬殷然，那僵屍「吱吱」連聲，更加兇猛可怖。

黃天朗看着，不知怎的，想到與那僵屍激鬥的人是自己，忍不住猛地打了個寒顫，心中一陣發毛。

因爲這種成了氣候的精怪，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殲除得了的，縱使自己有一身武功，也無法與之對抗，這怎不叫他心中生寒！

那中年道士似乎豁了出去，只見他一面口中念念有詞，一面劍掌齊施，抵拒那僵屍的兇猛撲擊，驀地，閃身躍退一步，

陡然張口噴出一道血箭來，疾射向那妖魅的心胸。

那妖魅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厲怪聲，撲擊的身子急急向橫蹦跳開去。

可是，那裏避得過那中年道士這拚命的一擊，只聽「噗」的一聲，那股血箭射在那妖魅的左胸側上，隨即便「蓬」然一下炸響，火光閃冒，在那妖魅的身上燒了起來。

這道士竟然不惜耗損自己的本命眞元，施展出道家的血光神火功，冀圖殲除那隻妖魅。

不過，這一來，他的元神大損之下，其功行起碼折損大半，而氣衰力歇。

果然，只見他一張本已發白的臉，此刻更如白紙般，脚步不穩，身子搖晃，幾乎連手上那柄劍也握不牢，忙以劍柱地，大口大口地喘息起來。

黃天朗幾時瞧過如此神奇的情景，一個人的口中，居然能夠含出一道血箭來，而血箭着體，竟又化成火焰燃燒，這實在匪夷所思，瞧得他不禁目瞪口呆，既興奮又緊張。

回頭再說那隻僵屍，在中了那道士的血光神火後，在身上燃燒起來，只燒得「滋滋」作，越燒越旺，那妖魅狂亂地蹦跳着，却兀自撲滅不了（傳說僵屍的手脚是僵硬如石的，不能屈曲，故此，僵屍不能行走而只能蹦跳着走，而他的手，只能向前直伸，而雙手十指只能曲抓或直插，故此，不能像人一樣，可以用手來撲打身上着火的地方），那深陷的眼眶中，發出狂亂的閃閃幽光來，口中「吱吱」厲叫不已，幾乎忘了向那中年道士撲擊！

而一陣中人欲嘔的腥臭之氣，自那妖魅的身上散發出來，幾乎將黃天朗薰得嘔吐起來，連忙閉住了呼吸。

那火在那妖魅的身上越燒越猛，轉眼間，已蔓延到那妖魅的肩頭上，而那陣陣腥臭之氣更濃濁，令到黃天朗再也蹩不住，張口乾嘔起來。

那隻妖魅在火光中厲叫狂跳，那猙獰的臉相，更形恐怖駭人。

也就在這刹那，一聲尖厲怪異，令人毛骨聳然的怪嘯聲自鈴聲傳來處響起。

嘯聲入耳，就連黃天朗也禁不住心底生出一股寒意來。

而那中年道人更就是臉色倏地慘變，一個身子劇晃了一下，差一點一跤栽倒在地上。

緊接着，怪異的事情便發生了。

只見那隻妖魅在怪嘯聲響起的刹那，本已猙獰可怕的神情，倏地變得更加可怕駭人，蹦跳着的身子一下子就像裝上了彈簧般，一跳丈高，接身形凌空一個急旋，帶着一身火焰，怪叫連聲中，凌空飛撲向那中年道士。

這種情形，不用說，也是那位暗中操縱了那妖魅的傢伙，利用一種邪法，驅使那妖魅奮起兇威，撲殺那中年道人！

那中年道人根本上幾乎連站也站不穩，雖然眼見那妖魅凌空撲來，但却已有心無力，只是睜着一雙驚恐的目光，瞪視着那撲臨身上的妖魅。

縱使他拚盡本身殘存的氣勁，也抗拒不了那妖魅的凌厲撲擊。

所以，他可說是眼睜睜等着被那妖魅撲擊倒地，身受那吸血之厄。

匿在樹後的黃天朗可再也看不下去，也忍不住了，雖然與那中年道人素昧生平，但身爲俠義道中人，又焉能眼看着一個力抗妖魅的人，在身遭撲噬之情形下，而不挺身撲救。

雖然，對於那妖魅他是心生寒怖，但是在這生死關頭，他也不知那來的勇氣，口中叱喝一聲：「何方妖孽，胆敢作祟害人！」

喝聲中，他已由樹後撲射而出，人未到，凌空劈出一掌，同時，亦亮出了他的獨門兵刃細龍鞭。

他那一掌雖然是凌空發出，但却最少施展出八成功力，他自信就算那妖魅是一塊頑石，在他那渾厚剛猛的掌勁劈擊之下，也勢非被劈裂開來。

但怪事却發生了，他劈出的那股渾厚剛猛的掌勁，由於那妖魅全身僵硬，而且又是被人催迫才飛撲過來的，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去閃避——根本就不會閃避，所以他那一掌結結實實地擊在那妖魅的身上。

可是，那妖魅却沒有碎裂開來，「吱」地發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厲叫，撲臨那中年道人的身子，凌空被擊得倒飛回去，「砰」的一聲，直直地飛摔在地上，却起不了身，兀自發出「吱吱」的叫聲，而牠身上燒着的火，經已蔓延上牠的頭臉，那形相在火光的映照之下，更形可怖，若是胆子小一點的人，只怕已早嚇得昏死過去。

就連飛身落在那中年道人身旁的黃天朗，目睹之下，也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雖然他不是沒有經歷過生死一髮的兇險場面，但像這種恐怖妖異的場面，他還是第一次遇上，而且，與之動手的，居然不是人，而是聞之令人色變心寒的妖魅——僵屍，那怎不敎他心中發毛。

再看一眼那中年道人，却已癱倒在地上，昏死過去了。

黃天朗剛才只是基於一時之義勇，才奮不顧身地飛身撲掠出來，出手搶救那中年道人，如今銳氣一過，他可不想再留下來了，但又不能掉下那中年道人不顧，那豈不是有違初衷，他只好手急脚快地俯身伸手，欲將那中年道士扶起來，飛身急掠而去，鼻子中嗅到一陣陣自那妖魅的身上發出來的腥羶惡臭之氣味，一陣噁心，張口乾嘔起來。

就在他一手扶起那中年道人的刹那，一聲厲嘯從那面的樹角內傳出來，緊接着，一條人形有如一支激矢般飛掠出來，挾着一片令人心神悸動的鈴聲，緊隨着如飛般，蹦跳出三條僵直的身影來。

「那來的野漢子，胆敢伸手管本神君的閒事，嘿嘿……嘎嘎，大概是吃了豹胆熊心，本神君倒要看一下，你這野漢子，是否三頭六臂，法力無邊！」

人隨聲現，颯的一聲，就在那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半截身子經已被熊熊的火光燃燒着的那妖魅旁邊射落，接朝那僵屍着火的身上吹了一口氣，說也奇怪，那麼猛烈的火勢，被他那一口氣吹熄了。

接咀唇一陣蠕動，朝那妖魅疾喝一聲：「疾！」只見那妖魅整個身子直直地蹦彈起來，就像一根樹幹般，站在那人的身

旁。

這可就透着邪門了，也顯出那人是精擅驅使鬼魅妖物的邪法的。

黃天朗看着，整個人驚怖心悸得呆住了。

× × ×

「吱吱」忙叫聲中，就在那自林角內射出來的那人身後，品字形排列着三具僵硬的魅影，不用說，那亦是已成氣候的僵屍」。

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黃天朗總算將心頭那股寒意壓了下去，定下神來，仔細地打量一下那精擅邪法的傢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是一個年紀四十上下，臉目陰陰冷冷，恍似從棺材中走出來的一個死人般，死眉死眼的，高高瘦瘦的個子，却穿了一件寬大的黑袍子，要不是他那雙眼珠子偶爾會轉動一下，並發出兩道懾人心神的碧慘幽光，黃天朗眞會以爲，那是一個死人——古老相傳的那種走屍！

（作者按：所謂走屍，據古老相傳，一種是被通曉驅屍法的趕屍客驅趕的；另一種就是暴屍荒野，却受到天地交接的一股陰電所殛，因而「活」了過來，自動走跳，但陰盡陽生——日出之時，便會自動躺倒下來，回復一具屍體。）

此人頭上散髮亂披，左手執着一個銅鈴，右手拿着一面三角小幡，其上寫滿了符咒，肩頭上斜插一柄松紋長劍，那雙發出森森幽光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黃天朗。

黃天朗在乍見此人時，心中着實吃了一驚，以爲又遇上了走屍，及至看清楚了，再聽到那人發出語聲，才知道是一個活人，一個渾身沾滿了陰邪之氣的人！

但他却一點也沒有因此而心情稍鬆，反而更加駭悸。

因爲，他亦已看清楚，那品字形排列在那人身後的三具硬直身形，根本就不是活人，原來是三隻妖魅——僵屍！皆作出撲噬之狀，那深陷的眼窩中，各各射出兩道綠幽幽的磷光來。

一隻僵屍經已如此難對付，何況是三隻？今晚撞了什麼邪，竟然會遇上這種妖魅，他越看越心寒，頭皮一陣陣發炸。

「喂！野漢子，爲何不答本神君之話？你不是被本神君的這三具陰將嚇破胆了吧！」

黃天朗雖然心中發毛，但被那邪人這一說，所謂佛也有火，何況，他年紀才不過三十出頭，正是精壯之年，血氣旺盛，兼且有一身不俗的武功，當下氣血翻湧，胆氣陡壯，管他什麼妖魔鬼怪，睜目喝道：「何方妖人，胆敢驅妖役鬼殺人，今晚既然讓黃某人遇上了，管敎你這妖人從此不能驅妖役鬼作惡！」

說着，「呼」的一聲，揮手舞了一個鞭花，以壯聲勢。

那活死人般的妖人發出一陣令人頭皮發炸的「嘎嘎咭咭」的笑聲，目中幽光森森地注視着黃天朗，厲聲道：「野漢子，別說大話自壯聲勢了，本神君倒要看一下，你有什麼能耐，能夠對抗得了本神君手下這三名陰將！」

說着，作勢便欲搖動手上的銅鈴。

「慢着！」黃天朗疾聲道：「你還未向我報上名號，說出這位道長與你的恩怨，請說個明白才動手不遲！」

「嘎嘎咭……」那妖人笑了幾聲。「野漢子，說得冠冕堂皇的，好聽得很，實則，你是想拖延時間，不安好心，嘎吱，本神君不會上當的！」

話聲才落，便搖動手中銅鈴，發出一陣令人神搖魂盪的急促鈴聲來。

接口中一陣嗡動，倏地發出一聲尖銳刺耳的厲嘯，右手那面三角幡一招接向黃天朗一指，只聽「吱吱」聲中，排列在他身後的那三隻妖魅，目中綠幽幽的磷光大盛，硬直的身形一跳，蹦跳如飛地撲向黃天朗那邊。

黃天朗確是想利用說話來拖延時間，因爲他偷眼瞥到，那彎新月經已斜墜，而他亦驀然記起，林中父老曾說過，那種妖魅雖然可怕，但只要嗚啼聲起，天色透白，便非要躺回牠的棺墓不可。否則，只要被一縷日光照射到，便會氣候大損，癱倒在地，不能「行走」，那時，只要用火燒之，便會化作烟灰，形消骨滅。

他大約估算一下，離天亮不到一個更次，只要拖延下去，那麼，那三隻妖魅便不足懼了。

可是，却被那妖人看破了自己的心意，並已驅使那三隻妖魅向自己撲擊，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只覺一股寒意自心頭升起，連忙强吸一口氣，腦中靈光一閃，暗忖：「那些妖魅一跳一跳的，雖然跳得飛快，但是快不過自己的輕功，既然連這位道長也敵不過，自己雖有武功，鬥下去肯定吃虧，那麼，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總不信，那幾隻妖魅追得上我！」

思忖之間，那三隻妖魅經已一跳一跳地，撲到離他身前不足丈遠，也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三隻妖魅駭人心胆，令人毛髮悚然的獰怖鬼樣，他吸口氣，心中暗道一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念動，脚下却一彈，挾着那中年道人，倒縱出去。

「哪裏走！」只聽那妖人暴喝一聲，手中三角幡疾展。黃天朗一縱二丈過外，正欲展開身形，急掠而去，哪知道頭上「呼呼」一連響，接「嗖嗖嗖」接連四下飄掠聲，說出來，眞是令人難以相信，那三隻僵屍居然凌空飛撲而下，成品字形將黃天朗困在當中，而那妖人，比那三隻妖魅還要快，先一步落在黃天朗的身前，將他的去路堵住！

這簡直匪夷所思，自己的輕功，竟然快不過那妖人與三隻妖魅，那刹那，他彷彿掉落了一個冰窖中般，心胆俱寒，鼻中嗅到從那三隻妖魅身上發出來的屍臭之氣，只覺腸翻肚轉，幾乎將昨晚吃的乾糧，吐了出來。

「嘎嘎嘻嘻。」那妖人陰陽怪氣地瞧着黃天朗笑了幾聲，「野漢子，你還是認命吧，那個叫你强出頭，還是乖乖地躺倒在地，與那臭道士供本神君這三隻陰將飽啖一頓吧！」

黃天朗雖然心中駭怕，但焉肯就此束手就死，特別是想到自己會被那三隻妖魅撲倒在地，噬破喉管，吸盡體內精血的情形，心中雖然忍不住顫慄了一下，但一股求生之意，亦油然而生。

當下强吸一口氣，振奮精神，做聲道

：「別發你的大頭夢了，黃某人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豈會束手待斃，任由你那些妖魅飽啖，今晚，黃某人就是死，也要將你與這三隻妖物除去！」

一聲微呻，也就在黃天朗語聲一落的刹那，自那中年道人的口中發出。同時，身軀也掙動了一下。

中年道人在這個時候醒過來了。

黃天朗連忙將挾在脅下的中年道人放下來，驚喜地道：「道長，你沒有什麼事吧？」

那中年道人雙眼微睜，吐出一口氣來，掙扎着要站起來，黃天朗連忙伸手攙扶他。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妖人銅鈴急搖，口中喃喃有詞，三角幡一展一指，那三隻僵屍口中發出一聲「吱」的尖叫聲，猛地一跳，跳撲向黃天朗！

黃天朗疾喝一聲：「道長小心！」手中綑龍鞭倏地一掃！

在他的想像中，那三隻妖魅既然只能蹦跳前撲，動作僵硬笨拙，那麼，肯定避不過自己那一鞭，只要將那三隻妖魅絆倒在地，那便有機會突困逃掠了。

他却忘記了那三隻妖魅是受那妖人的邪法驅使的，雖然動作笨拙，但在那妖人的驅役下，行動却絕不慢，先前，那中年道人與那隻受了重傷的妖魅交手時，便已顯示出來，可惜，他在心惶意亂之下，一時想不起來。

他一鞭狂掃之下，施展的正是秋風掃落葉一招，只見鞭影有如狂飈掃落葉，疾捲向那三隻妖魅的下盤，那知道那三隻妖魅在那妖人的驅役之下，就像會武功一樣，那刹那向上急蹦，一跳五六尺高，只好避過黃天朗那一鞭。

那中年道人雖然醒了過來，但對於黃天朗却一點幫助也沒有，當他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勢，他更是驚駭得幾乎一跤跌倒在地上，也明白到，自己剛才之所以沒有死，正是身旁這漢子救了他的，可惜，自己道行不夠，一隻僵屍尚且應付不了，何況是三隻，看來，今晚是有死無生的了，一念及此，他不由豁了出去，强提一口氣，疾聲道：「這位兄台，那些異物非人力所能對付得了，你別管貧道，快走吧，這時候走還來得及，待貧道替你擋上一擋。」

這就說話之間，黃天朗已一手挾着那中年道人橫閃數尺，避過了一隻妖魅自側後的撲出。同時揮掌逼退另一隻妖魅的撲噬，綑龍鞭「啪」地一聲，抽在第三隻妖魅的身上，却只是抽裂了它的衣袍，對那異物根本不能造成損傷，只是將那異物擊得搖晃着踉退開去，幾乎一跤倒在地上，要是換了平常人，只怕受傷不輕，甚或一命嗚呼。

他一邊掌劈鞭揮，一邊朝那道人道：「道長，黃某不是貪生怕死之輩，黃某若是這時候丟下你一走了之，又何必伸手救你，黃某不是那種不忠不義之人！」

就這一會之間，那三隻異物在那妖人的邪法驅使之下，撲擊之勢更急，令到黃天朗有點手忙脚亂起來。

那道人發急地道：「黃兄，你快走啊，貧道怎忍心看着你被那些異物所噬，再說，你不走，那只會徒自成爲那些異物的採補之物，貧道與兄台若是死了，這件事便無人知曉，若是被那妖人修練之邪法大成，那些異物氣候一成，那時，只怕張天師再世，也降伏不了，那時候，就會造成無窮禍害了。」

道人這一番話，說得頗有道理，令到黃天朗心動了，確實，自己死也是白死，於事無外，但若如道人所說，若是那妖人邪法練成，而那些異物亦成氣候的話，那麼，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將有不少人受其茶毒。

「對！爲了不致讓那些妖魅異物爲害人間，自己確是不能死！」黃天朗主意一定，奮力劈出一掌，右手綑龍鞭施展出一招極厲害的殺着——天風四合！

這一招若是用來對付一般的武林高手，可說綽有餘裕，但用來對付那些妖魅根本產生不了阻嚇的效果，只見那些妖魅在那樣凌厲迅猛嚴密的鞭影中，縱跳閃避。「啪啪」聲中，雖然各自着鞭，却只是衣衫破裂，身形歪側傾退了一下，便又「吱吱」怪叫着，兇猛地撲向黃天朗。

黃天朗這一次可說是寒透了心，顧着護住那中年道人，一個不小心，肩頭上一陣劇痛，「嘶」地一响，被抓下一塊衣布來，留下三道血痕。

這時候，黃天朗的長鞭根本施展不開，因爲那三隻妖魅已兇猛地撲到他的身前不足五尺之處，那種屍臭之氣，更加濃烈，幾乎將黃天朗薰得閉過氣去，只能夠仗着身形靈巧迅捷，帶着那中年道人閃跳騰挪，再發出掌勁，將那些妖魅的撲擊之勢阻遏一下及逼退開去。

「黃兄，再下去，便沒有機會了，快走吧，別理貧道！」那中年道士眼見情勢危急，發急地大叫起來，並掙動身子，企圖將黃天朗抓着他的手掙開。

黃天朗却死抓着那中年道人不放，他不是不想走，而是不忍心走，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授業恩師，就是賞識他這種仁義之心，才破格取錄了他的。

若要他丟下那中年道人一走了之，那他是怎麼也做不出的。

一個掙動，一個緊抓，稍一失神之下，被那三隻異物乘隙撲出，黃天朗的左手臂上，又被抓下一塊皮肉來，鮮血淋漓，痛得他猛地打了個哆嗦。

那中年道人的背上也挨了一抓，痛得他忍不住張口發出一聲痛叫，猛地一掙，竟然被他掙脫了黃天朗抓住他的手，口裏大喝一聲：「黃兄快走！」接張口噴出一道血箭，直噴向一隻齜牙咧咀、形相猙獰、利爪如劍、猛撲過來的僵屍身上。

那三隻妖魅嗅到血腥味，形相更加猙獰，撲擊之勢更兇，那種惡形惡相的形相，不要說是與之動手了，就是嚇，也被嚇死過去。

就在這刹那之間，黃天朗的腰上又被抓破了一塊皮肉，奇痛之下，爲了避過另一隻僵屍直揮過來的雙手十指，他只好一頓足，整個人直拔起來！

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也就在這刹那响起。

黃天朗急忙閃眼望去，只見那中年道人脅下已被一隻妖魅尖利如刃的五指直插入去，背心也被插中，血箭狂標，而那隻

妖魅則露出森森白牙，張口向那中年人的頭上噬去！

如此恐怖的情景，只看得黃天朗毛骨悚然，心悸魂飛，乾嘔了一聲，心想就算這時拚掉一命，也救不了那中年道人，而他亦早巳心寒神悸了，凌空的身子猛一折一展，便斜掠出去，直撲向樹林子。

只要一掠入樹林子，憑他的輕功身法，加上那些樹木的阻碍，而那些妖魅的行動又是那樣笨拙，他相信可以輕易溜之大吉。

這時，那中年道士經巳被那隻妖魅一口噬在頸上，而另一隻僵屍，亦一口咬住他的喉頭，吮吸起來，只有那隻被中年道人一口血光神火噴射的妖魅，閃跳開去，來不及撲上去分一杯羮。

可憐那中年道人除妖不成，這時巳氣絕身亡，還要被那些妖魅將體內的精血吸盡。而他那一口血光神火要不是因爲元氣大損之下，加上道行不深，噴射之勢不夠猛，因而被那妖魅避過，否則，就算不能將那隻妖魅當塲燒死，也必將之燒傷。

回頭再說黃天朗，他的身形才斜掠出去，驀地，只覺斜刺裏有一股炙熱剛猛的氣勁疾撞而至，心中驚惶之下，他猛地想起，自己一時情急之下，忘了還有那個驅役那些妖魅的妖人同立一側，這一股氣勁，肯定是那傢伙發出的，以圖阻止自己掠入林中。

他驚惶心悸之下，正想將身形往下急墮，以避過那一股氣勁。

那知道另一股有如寒冰般的掌風自下斜擊上來，他這一墜，無異是將自己送向那股斜擊上來的掌風！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剛下墜的身形急忙擰腰橫滾，冀圖能夠避過那股寒冰般的掌風。

可惜，人家是算準了再出掌猝擊的。而他却是在倉促惶急的情形下欲避，在這情形之下，就算是身手比他高的人，也避讓不過。

結果，他的腰背上被那股寒冰般的掌風擊中，那剎那，他只覺腰背一陣冰寒，繼之一陣僵痲，身不由主的，蓬然一聲，直摔落地上。

這一摔，只摔得他心胆俱裂，因爲他剛想挺腰彈跳起來的時候，却發現自己的腰背僵硬有如一塊石頭般，根本就挺不起腰來，而就這一霎之間，腥臭之風急襲而至，一隻妖魅，猛地撲噬而至，直朝他的身上撲落，張開一張利齒森森的咀巴，一口噬落他的喉頭上。

黃天朗就算胆比瓦缸還大，此情此景之下，也禁受不了，眼一翻，昏死過去。

那妖魅一口噬落黃天朗的咽喉，猛地，就像遇到了什麼禁制般，「吱」地厲叫一聲，似乎受到極大的驚嚇，那具僵屍的身子倒蹦了起來，連連後退，口中厲叫不巳。

再看一看黃天朗的頸脖子，根本就沒有什麼符咒之類的東西，只是在頸下掛了一塊雕工精細，栩栩如生的韋陀玉像。

看樣子，是那個韋陀玉佛將那妖魅嚇退，暫時救了他一命！

那妖人看到這種情形。他是什麼人，一眼便猜到，必是黃天朗的身上，佩帶着什麼具有阻嚇之力的符籙之類的佛道兩家的物件，當下獰笑一聲，大步上前，攷察看一下黃天朗的身上，到底佩帶了什麼具有「法力」的東西。

那知就在這剎那，當空之中，霹靂一聲，猝然响了一個震天價响般的焦雷，只震得那隻異物怪叫一聲，恍似受到什麼撞擊一般，倒跌在地上。

而那妖人也被震得心神俱顫，血氣翻湧，脚下打了個踉蹌，心中正自奇怪，隨之心頭一動，馬上想到是什麼一回事，口中嗡動，唸起咒語來。

可是，却慢了。

就在他唸動咒語的剎那，倐地天昏地黯，飛沙走石，呼嘯之聲大作，那情景，恍似天地渾沌未開一般。

那妖人正自在狂風飛沙中兀立不動，倐地口中疾喝一聲：「疾！」

喝聲出口，剎時風止沙息，天清氣朗，一切又回復先前的情景。

但地上的黃天朗，却離奇地不見了，彷彿鑽入了地下，又或是化成空氣，消失得無影無踪。

那妖人那雙森森的目光一掃，臉色一變，大喝一聲：「何方妖人，胆敢在本神座面前班門弄斧，本神倒要看看你還走得了！」

喝聲出口，揚掌朝西南面發出一掌。

只聽「轟」的一响，一團綠火自他的掌心發出，飛射出去。

那團綠火一射數十丈，「蓬」地一聲，撞在一棵樹上，那棵樹立刻便被那團綠火罩住，燃燒起來。

觀諸這妖人的這一出手，其「道行」法力頗深。

眼看發出的邪火竟然射不中那暗中弄鬼救了黃天朗的人，那妖人氣得咬牙切齒的，手中銅鈴急搖，那被震倒的三隻異物，馬上吱地叫了一聲，硬蹦蹦地跳了起來，神態間似有點迷惘。

那妖人手中的三角幡朝那三隻異物一指，那三隻異物馬上又「吱」地叫了一聲，雙臂下垂，一蹦一跳地來到那妖人的身後，僵直地站立着。

此刻，地上那具中年道人的屍體，血肉狼藉，慘不忍睹，那種慘酷的情形，令人忍不住想嘔吐。

那妖人沉哼了一聲。手中銅鈴一搖一搖的，發出極有節奏的鈴聲，那隻異物身形一動，一跳一跳地，排成一列，朝那隻站立在數丈外，頭臉幾乎被燒焦了的同類「走」去。

那妖人則一邊搖着鈴，一邊跟着走，來到那隻受傷的異物跟前，鈴聲一停，那三隻異物停了下來。妖人則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張黃紙，其上寫滿了符咒，張口朝那張黃紙吹口氣，隨即貼在那隻異物幾乎被燒焦的胸上，手中銅鈴再响。那三隻異物便又向前跳着走，而那隻受傷的異物，亦跟着尾隨蹦跳而去。

那妖人則押後走着。鈴聲不斷，漸去漸杳，轉眼之間，便走得無形無踪。

這時，那一彎月兒，經巳斜掛在西邊的樹梢上，不用多久，天便會亮了。

× × ×

黃天朗醒過來的時候，只覺滿眼金黃

，幾乎被照得睜不開眼來。

跟着，他便發現自己赤裸着身軀，下身只穿一件牛犢短褲，這一望，眞是非同小可。連忙翻身坐起來，想找回自己的衣服，披在身上。

同時，他也奇怪自己怎會躺在這裏的，而且，還活着。

那知道他的腰身才一挺起來，便痛得他一下子重重地躺倒下去，忍不住哼了一聲。

「哼」聲才出。馬上，便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响起，而且迅速朝這邊走來，他不由驚異地睜大眼睛，朝脚步聲傳來的地方望過去。

這一來，他才看清楚，自己原來置身於一間明亮的竹屋中，他躺着的那張竹床對面，開了一面大窗子，燦亮的陽光，自那個窗子中射進來，洒滿在他的頭臉上，怪不得一睜眼，便覺滿眼金黃了。

而脚步聲响起的方向，正是門口，隨着越來越近的脚步聲，門前一黯，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具婀娜的身影，接着，他便瞧到那人的臉相。

那是一個秀髮披肩，眉目清秀的少女，咀角掛着一抹惹人喜愛的笑意，雖然穿的是粗布衣衫，但却一點也掩不住她那婀娜動人的身段，反更顯得她超俗出塵。

那少女才走入屋子，那雙水靈靈的大眼，便關切地向黃天朗的身上瞧去，及至一眼看到黃天朗正睜着一雙眼望過來，她却一點羞澀之色也沒有，臉現喜色，歡呼一聲：「你瞿過來了。」脚步急急地朝床前走過來。

黃天朗却尷尬得紅了臉，伸手遮掩着自己赤裸的上身。

在一個姑娘家面前，赤身露體的，那總是一種失禮，而且不雅得很，饒是他是個大男人，天不怕地不怕，也臊紅了一張臉。

那少女却似乎一點也不在乎，走到床前，看一眼黃天朗，脆聲道：「好了，你終於醒過來了，你覺得怎樣？」

黃天朗在那少女澄澈的眼神注視下，簡直臊得恨不得地下有一個洞，好讓自己鑽入去，吶吶着道：「姑娘，在下怎會起不了身的？」

那少女咀角的那抹動人笑意馬上消失了，微蹙着雙眉，看一眼黃天朗，道：「你難道眞的忘記了，你昨夜曾中了一記寒陰掌？」

黃天朗的目光不敢與那少女的目光相觸。「姑娘，原來在下昨晚腰背上中的是寒陰掌，難道中了寒陰掌，便會起不了身的麼？」

「那倒不是！」少女正容道：「寒陰掌是一種極寒極陰的邪門掌功，只要被其擊中，中掌之處，便會冰寒僵痲，而你中掌的地方，是腰背之處，所以，你的腰背便恍似被冰封了，僵直痲硬，不能彎挺，故此，你便起不了身。」

黃天朗聽得心中驚駭不巳，照這少女這樣說來，自己豈不是永遠癱了，只能躺在床上？

當下驚急地問道：「姑娘，在下豈不耍……」

那少女巳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他想說什麼，當下展顏一笑，說道：「你不用驚恐不安，幸好你遇上我師傅，爲她老人家救了，她老人家在救你回來時，巳喂你吃了一顆離火丹，將你腰背上凝結的陰寒之氣，化解了大半，你不是覺得，腰背之上，沒有中掌時那麼冰寒了麼？」

黃天朗聽得一顆心稍爲定下來，點點頭道：「姑娘說得不錯，在下的腰背處確是不再感到冰寒難耐，只是……」

「別担憂。」少女嫣然一笑，這一笑，給了黃天朗極大的信心，而少女也彷彿知道他要說的是什麼。「我師傅他老人家正在研究一種九陽神火膏，只要在中掌之處敷上十二個時辰，那麼，殘留在你腰背上的陰寒之氣，便會消散盡淨，那時，你便一點事也沒有了。」

黃天朗聽到這裏，一顆心才完全放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正想說話，却被那少女搶先說了。

「你怎麼會惹上那妖人的，你沒有成爲那妖人手下那些異物的美食，算你夠運了！」

黃天朗眨眨眼，忽然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姑娘，可否將在下的衣衫拿來，讓在下……」

那少女眼眸一轉，似乎這才看到黃天朗是赤身露體的，臉上微覶忸怩之色，將目光移開，說道：「我師傅快配製好那帖九陽神火膏了，你這時候要穿回衣服，等一會豈不是又要脫下來，那多痲煩？師傅她老人在救你回來後，爲了查看你的身上究竟是什麼地方中了那妖人的寒陰掌，才不避嫌疑，將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的。」

黃天朗聽着，心中感激之意油然而生，那種尷尬不安的感覺，隨之一掃而空，當下忙歉然道：「姑娘，倒是在下褻瀆了令師與姑娘了，很對不起。」

一頓，不等那少女說話，便又道：「是了，在下實在太失禮了，還未請教令師與姑娘怎樣稱呼。」

少女長長的睫毛眨動了一下，咀角又露出那抹逗人喜愛的笑意來，大方地道：「我師傅人稱陽山神姥，至於我嘛——」說到這裏，有點赧然地閃了黃天朗一眼。「我叫米天香。」

黃天朗聽那少女米天香說出她師傅的名字，想了一下，却想不出在武林中，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物，當下抱抱拳道：「米姑娘，令師一定是位隱世高人了，令師相救之恩，在下永誌不忘。」

米天香抿咀笑了一下，說道：「你呢，你又怎樣稱呼？」

黃天朗忙道：「在下黃天朗。」

米天香聽他說出自己的姓名，眼珠轉了一下，雙眉輕蹙道：「黃天朗，我倒是第一次聽聞你的大名！」

瞧她說話如此直率，可想而知，她是一個不大懂世故，而又天眞無邪，沒有機心的女孩子。

黃天朗也不以爲忤，問道：「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

米天香道：「這裏就是陽山，你不會不知吧？」

黃天朗點點頭，道：「米姑娘，原來這裏就是陽山，在下的家鄉，就在陽山東面約三十里的三坪村。」

「啊，這麼說，咱們也可說是鄉隣了。」米天香直直地望着黃天朗。「半年前，我曾到過三坪村一次。」

「米姑娘，那裏沒有什麼變化吧？」近鄉情濃，黃天朗心中一陣激動，急切地問。

「那一次我到貴村，可興旺得很。」米天香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目光閃爍了一下，有點吞吐地道：「只是……只是……」下面的話，就如喉頭鯁了一塊骨頭般，說不下去了。

黃天朗豈有看不出的道理，心頭跳動了一下，焦急地道：「米姑娘，只是怎樣了？」

米天香遲疑了一下，才閃爍其詞地吶吶着道：「聽說……聽說近來發生了一些事故，死了一些人，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

黃天朗一聽，急得猛地一挺腰，想坐起來，下床穿上鞋子，就要告辭趕回家中看一下，他却忘了，自己的腰背因爲中了那妖人的寒陰掌，腰背僵痲硬直，根本不可能彎腰挺身坐起來。痛叫一聲，直直地扳起來的身子，重重地倒回床上！

米天香見他痛得蹙着眉頭的，不由失聲道：「唏，你怎麼哪，很痛麼？」

黃天朗咬着牙，搖搖頭，微哼一聲道：「沒有什麼。米姑娘，在下恨不得立刻趕回去看一下，在下還有娘親與妹子的啊！不知她們會不會有什麼事。」

米天香聽得心中感動不巳，忙安慰他道：「急也急不來的，令堂與令妹吉人天相，不會有什麼事的，你且放心忍耐一下吧。」

「米姑娘，未知村子中發生了什麼事，死了多少人？」黃天朗憂急地追問。

米天香支吾着道：「我也不大清楚，我也是聽人說的。」

瞥一眼黃天朗，見他口齒欲動，忙又說道：「你且躺一會吧，待我去看一下，師傅她老人家配製好了那帖九陽神火膏沒有。」

口中說着，已移動脚步，急急向外走去，來到門前，驀地站停下來，回身道：「瞧我，眞是昏了腦袋，忘了你還未有吃東西，而現在經巳近午了，我這就順便將吃的端來給你。」

說完，一擰腰肢，走了出去，一閃，便在黃天朗的視綫內消失了。

黃天朗大睜着雙眼，呆呆地望着屋頂，心中却思潮起伏，盡想着娘親與妹子不知怎樣了。

× × ×

米天香重新走回屋子時，手上果然端着一個竹製的盤子，上面有一大碗白米飯，還有兩樣小菜。

而她也帶來了一個看樣子年紀在四十許五十左右的老婦人來。

不用說，那一定是米天香的師傅——陽山神姥了。

黃天朗是被米天香與那老婦的脚步聲，將他從如潮的思緒中拉回來的，而他也猜測到，那老婦必是米天香的師傅，出於對那老婦人的一種感激之意，他掙扎着想挺坐起來，但是却力不從心，哪裏坐得起來！

米天香一見，首先嬌嚷道：「唏，你就躺着別動吧，我師傅不會怪你的。」

那老婦人也開口了。「你這麼大聲嚷嚷的，不怕人家難爲情麼？妳就是不像一個丫頭！」

黃天朗被米天香一語說中他的心事，的確是有點訕訕的，旣然起不了身，但却禮不可失，只好躺着朝那老婦人抱拳說道：「神姥前輩，在下失禮了，請您不要見怪。」

那老婦人——陽山神姥，倒是挺隨和的，一點架子也沒有，笑笑道：「倒是你太多禮了，老婆子說不定會見怪的。」

陽山神姥這一說，聽得米天香「咭咭」笑了起來。「師傅，您是怎麼哪，俗語有謂，禮多人不怪，師傅您却那有怪人家多禮的！」

「丫頭，妳就是貧咀！」陽山神姥笑罵一聲，瞪了米天香一眼。

米天香忙縮縮腦袋，吐吐舌頭，朝陽山神姥扮了個鬼臉。

黃天朗瞧到這師徒兩人如此親暱不拘禮的，被她們師徒兩人的滑稽樣子，逗得忍俊不禁，失笑起來。

而氣氛，也隨之輕鬆起來，自然的，心情也輕鬆了。

「師傅，是先讓他吃飯，還是先替他敷上膏藥？」米天香邊說邊將那個盤子放在床頭邊的一張竹桌上。

「丫頭，當然是先敷藥了，若是膏藥涼了，藥力便沒有那樣猛。」陽山神姥說着，已經將手上拿着的一帖熱氣騰騰的膏藥，放在黃天朗脚邊的床上，一邊捋起衣袖道：「丫頭，來帮手將他的身子扳轉過來。」

黃天朗瞧着這師徒兩人，一點也沒有因自己是個大男人而有所避忌，感動得眼中濕濕的，說不出話來。

而米天香雖然是個大姑娘，却不避男女之嫌，微微挽起衣袖，帮着乃師將黃天朗的身子扳轉過來。

黃天朗在陽山神姥師徒的扳弄下，就像一根木頭般，直直地翻轉過來，伏臥在床上。

跟着，他只覺腰背上一陣炙熱，直透入肌膚內，擴散開來，漸漸的，他感到那僵痲硬直的腰背，有點「鬆」了，只不過，那一陣陣炙熱，却透肌滲骨的，生出一種難耐的酥癢感覺，令到他渾身起了一陣輕微的抖顫。

而陽山神姥經巳替他包紮，並輕聲道：「忍耐，一定要忍着，待會，藥力完全散發時，那種酥癢之感更加厲害，你一定要忍着，千萬不能用手去抓，若是你忍不住伸手將膏藥揭去，那麼，你那條腰背，便永遠硬直如石，沒法醫了！」

一頓，沉聲道：「你都聽到了麼？」

黃天朗這時候巳咬着牙，忍受那越來越强烈的酥癢感覺，從齒縫中應了一聲道：「前輩，晚輩聽到了，晚輩會忍受得了的！」

陽山神姥替他包扎好，直起身來，吁口氣，望一眼米天香，說道：「丫頭，咱們出去吧，別打擾他，以免他分神，因而抵受不住，那就害了他。」

說完，便轉身朝外走去。

米天香應了一聲，看一眼牙齦緊咬的黃天朗，才跟着退出去。

「丫頭，將門關上。」外面傳來陽山神姥的語聲。

米天香應聲將竹門帶上。

室內，就只剩黃天朗一個人，而這時，他的神情也變得難看極了，雙手緊緊抓着竹床的邊沿，額上青筋突現，暴沁出一顆顆汗珠來，而他的身子，抖顫得越來越厲害，不難看出，他是極力忍受着那種搔不得，也搔不着的强烈酥癢，其痛苦可想而知。

大概陽山神姥猜到黃天朗在那種酥癢入骨的煎熬下，爲了忍受，會做出不雅的動作來，故此，她才要米天香退出去。

畢竟，她們師徒皆是女人，雖然不像一般的世人那樣，太過拘泥於男女之別，但在那種情形下，難免有點尷尬。

× × ×

半個時辰過後，陽山神姥才推門走進去。

這一次，她沒有叫米天香進去，那是因爲她不知黃天朗在忍受那股酥癢入骨的煎熬下，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連身上那條牛犢短褲也脫落下來，而米天香還是一個大閨女，那種不雅的情形，自然不便讓她見到，那會令她很難堪的。

本來，她也不便進去的，無奈這裏只有她師徒兩人，連一個男人也沒有，幸好她年紀巳這麼大，足以做黃天朗的娘親，又是過來人，也就顧不了那樣多了，總要有一個人去看一下的啊。

幸好，黃天朗雖然昏迷過去，但那種樣子還不算太難看，最少，他唯一可以蔽體的牛犢短褲，仍然穿在身上！

但看他那種大汗淋漓，牙關緊咬，抓住床沿的雙手指節發白，臉容仍然扭曲的樣子，便可以看出，他在那半個時辰之內，所受的煎熬是何等的難受了。

「也眞難爲他了。」陽山神姥看着他的那種樣子，也替他難受，喟嘆一聲，從身上抽出一塊布巾，先替他將頭臉身上的汗水抹乾，然後，才從牆角的一個竹櫃中，取出他的衣衫來，替他穿上。

一切都弄妥當之後，她才開門走了出去。

「師傅，他忍受得了麼？」陽山神姥才跨出門去，米天香便急不及待地迎上前問。

陽山神姥長長吁出一口氣來，臉上綻開一絲笑容，伸手點一下徒兒的額角，笑說道：「丫頭，看你緊張的樣子，你不會自己進去看一下麼？」

米天香一撅咀。「師傅，他的樣子難看麼？我才不進去！」

「放心吧。」陽山神姥笑罵。「爲師巳替他穿好了衣衫，妳進去看一下，他是否醒過來吧。」

米天香這才笑應道：「師傅，你老人家去歇一會兒吧，有什麼事，徒兒才去叫你。」

說着，巳蹦跳着走進房內。

陽山神姥瞧着徒兒的背影，搖搖頭，喃喃自語出聲：「看樣子，這丫頭動了凡心了！」

× × ×

說起來就有這麼巧，米天香才進去，昏迷過去的黃天朗，恰好悠悠醒轉過來。

米天香不由發出一聲歡呼，三步併作兩步，搶到床前，放輕了語聲道：「喂，你醒過來了吧，覺得怎樣？」

黃天朗微微張開眼來，看到米天香那張帶笑的嬌靨，不禁精神一振，語聲有點虛弱地道：「米姑娘，在下感到好多了，在下先前是不是昏死過去了？」

米天香咬着唇，輕點螓首。「聽師傅說，你是昏暈了過去。不過，你捱得過來，該沒有什麼事的了。」

說時，她的眼睛中露出佩服之色，而不知怎的，她對黃天朗生出一股好感來，只覺他越看越順眼。

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黃天朗由衷地道：「米姑娘，在下不知怎樣，才能報答得了令師與姑娘的恩德了。」

他這一番確是由衷之言，因爲，他巳發覺到自己腰背上的僵痲硬直之感，巳消失，而自己的身上，亦衣着整齊，不用說，定是這師徒兩人中的一個，不避男女之嫌替自己穿上的，這種恩德，令他感動得喉頭哽塞，幾乎說不出話來。

米天香抿咀，說道：「你又說客氣話了，我師傅最不喜歡的，就是人客說客氣話。」

「米姑娘，在下說的是由衷之言！」黃天朗懇切地表白。

「好了，咱們別說這些了。」米天香急切地道：「請快試一下，能不能夠起得了身！」

黃天朗聽她這樣說，心中也焦切地想坐起來，於是點點頭，懷着忐忑的心情，戰戰兢兢地慢慢用手撑着，坐起來。

「你可以坐起來了。」米天香那雙清澈的眼睛中，發出興奮的光芒來，瞧着業巳坐了起來的黃天朗，發出一聲歡呼！

那種歡呼之情，就像能夠坐起來的，不是黃天朗，而是她自己一樣。

黃天朗幾乎不相信，自己可以坐起來，臉上先是露出一片迷茫之色，繼之，興奮得有點手舞足蹈起來，不斷地嘟喃着：「啊……我可以坐起來了，我可以坐起來了……。」

「你沒有覺得不妥吧？」米天香興奮中帶點担憂地問。

黃天朗試看伸一下腰，接着又扭動身子，只覺輕鬆自如，一點僵硬的感覺也沒有，不由高興得像個小孩子般歡聲叫道：「沒有什麼不妥，米姑娘，在下一點事也沒有了，令師的膏藥眞靈！」

「旣然你巳經沒事，那你所中的陰寒之毒，經巳完全袪除了，你又可以行動自如了！」米天香高興地道：「快下床走動一下，看看怎樣！」

黃天朗也心急想知道自己是否會好了，當下眞的就像一個聽話的小孩子般，半身一轉，雙脚着地，小心地站了起來，很輕鬆的，一點也不困難，那顆提起的心刹時放下，抬脚走出了第一步。

「你沒事了，一點事也沒有了！」米天香興奮得拍着掌，歡叫起來。「你走得很好啊。」

黃天朗輕快地在屋內走動起來，忽然間，身軀搖晃了一下，嚇得米天香臉上變

色，搶上前去，一把將他扶住，担心地問：「你沒有什麼事吧？」

用甩腦袋，黃天朗吁口氣道：「沒事，只是餓得有點發昏吧了！」

「原來是這樣。」米天香舒口氣，自責地道：「我怎麼想不起，你已大半天沒吃過東西，加上又折騰了半個時辰，就算是鐵打的，也捱不住了，你快坐下來，待我將飯菜拿到床前，讓你吃個飽。」

說着，已急急扶着黃天朗，坐回床前，接着快手快脚地將放在床頭燈桌上的飯菜，拿到他的跟前，就放在他的膝上，方便他吃。

黃天朗也眞的餓透了，也不客氣，自竹盤中拿起那碗白米飯，扒了一大口，也不挾菜，直着喉嚨往下猛咽。

瞧着黃天朗那種狼吞虎咽的猴急樣子，米天香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但馬上，她又伸手將咀巴掩住，以免黃天朗覺得難堪。

黃天朗被米天香那一笑，也爲自己的猴急樣子感到不好意思而臉紅起來，忙吸口氣，慢慢地咀嚼起來。

米天香見黃天朗那種侷促的樣子，眼珠轉了一下，笑笑道：「你慢慢吃吧，我忘了還有事要做，失陪了。」

說着，已像一陣風般，走了出去。

黃天朗一見米天香走了出去，馬上大口大口地吃起來，簡直有如風捲殘雲般，只不過兩三下，便已將一大碗白米飯吃個清光。

黃天朗還想吃，但又不好意思出去喚米天香，看看還有沒有飯，門口人影一閃，米天香手上端了一碗白米飯進來，笑着遞到他的面前。「我知道你一定還想再吃，我也眞是糊塗，只給你盛了一碗飯，那怎吃得飽。」

一頓，又道：「你吃吧，不夠，還有，我出去了。」

黃天朗一面接過那碗飯，一面感激地道：「米姑娘，妳眞好，謝謝妳。」

沒來由地，米天香感到臉上一熱，幸好，她已經走了出去，還沒有被黃天朗看到。

黃天朗吃着飯，不知怎的，由米天香想到了與自己青梅竹馬長大的那位姑娘來，在心中將兩人比較着。

捲入漩渦中　妖人逞兇威

「前輩，救命治傷之大恩大德，在下不知怎樣才能報答萬一，請受在下一禮。」黃天朗誠敬地朝陽山神姥大禮叩拜。

陽山神姥慌忙閃身離座，搖手道：「快別這樣，折殺老身了，丫頭，還不快扶黃少俠起來。」

黃天朗却固執地道：「前輩若不受在下此禮，在下跪着不起來。」直直地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米天香上前欲扶他起來，也被他拒絕了。

陽山神姥見他心誠意眞的，知道若不受他一禮，他眞的會跪着不起來，只好道：「好吧，老身厚顏受你一禮。」

說着，坐回椅上。

黃天朗恭敬地叩拜下去。

陽山神姥忙道：「好了，老身生受了一禮，你起來吧。」

黃天朗這才站起身來，垂手站着。

米天香見他那種誠惶誠恐的樣子，不由忍不住哧噗一聲笑了起來。

「丫頭，你笑什麼？」陽山神姥明知她是笑黃天朗，仍然裝模作樣地瞪眼笑罵一聲。

米天香抿咀忍笑道：「師傅，他那個樣子，誰看了也會忍俊不禁，除非是天生不會笑的人！」

「丫頭，你是越來越放肆了。」陽山神姥語氣雖然嚴厲，但眼中却盡是笑意。

米天香伸了一下舌頭，苦着臉道：「師傅……」

「丫頭，妳不說話，爲師不會說你是啞巴的！」陽山神姥輕叱一聲，繼之轉對臉上有點訕訕的黃天朗道：「黃少俠，那丫頭口沒遮攔的，你不要見怪，快請坐下，才好說話。」

黃天朗謙謝一聲，才坐下來。

陽山神姥臉容一正，目注黃天朗道：「黃少俠，你怎會惹上那妖人的？」

黃天朗被陽山神姥這一問，想起昨晚那可怕詭異情景，不禁從心底升起一股寒意，忙吸口氣，說道：「在下只是不忍看到那位經已遇難的道長被那些異物所害，故此忍不住出手救助……」將昨晚在睡夢中，被怪嘯聲驚醒，好奇之下，循聲往看，發現那中年道人與那妖魅在惡鬥……及至自己險遇那妖魅噬咬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向陽山神姥師徒說了一遍。

陽山神姥聽完黃天朗的述說，舒口氣道：「原來是這樣的，少俠仁心俠胆實在值得欽佩。」

黃天朗忙謙道：「前輩謬讚了，在下雖然頑劣，但恩師的教誨不敢忘記，在下只是遵照恩師的教誨去做吧。」

陽山神姥聽得暗暗點頭，忖道：「此子天性仁厚忠孝，也不枉我冒險救他一命。」心中對他頓生好感。「少俠，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黃天朗肅容恭聲道：「前輩，在下恩師黃山……」

「莫非是黃山俠隱聞仲謙？」陽山神姥脫口截道。

黃天朗訝然道：「正是家師，前輩莫非與家師有舊？」

「說不上。」陽山神姥笑道：「說起來，不過在三十年前，於泰山觀日峯上，與令師有一面之緣。」

一頓，喟嘆一聲，感觸地道：「一晃眼，便是三十個寒暑，日子過得眞快啊，令師好麼？」

黃天朗忙恭聲道：「前輩有心了，家師安泰如昔。」

「咱們都老了，也不中用了。」陽山神姥嘆息一聲。「令師好眼光，收了你這麼一個好徒弟。」

黃天朗正想謙說幾句，却被米天香搶着頓足道：「師傅，你老人家這樣說，豈不是說，香兒不好麼？」

米天香這一撒嬌，可將陽山神姥與黃天朗都逗得笑了，陽山神姥笑罵道：「好丫頭，妳就是會强詞奪理，這可是妳自己說的，爲師可沒有說妳不好啊。」

米天香不依地道：「師傅，妳老人家

不疼惜香兒了……」

陽山神姥疼惜地道：「丫頭，爲師只得妳一個徒兒，不疼惜你，疼惜誰？妳再不好，也是爲師的徒兒啊。」

「師傅，妳老人家這不是親口說徒兒不好麼？」米天香狡黠地頓着脚道，眼中却盡是笑意。

「丫頭，你就是會使刁，好了，爲師說不過妳了。」陽山神姥無奈地道，接着臉色一正。「丫頭，鬧夠了，現在該說正經的！」

米天香伸伸舌頭，立刻閉上咀巴。

黃天朗開聲道：「前輩，那位妖人到底是什麼人，前輩可識其人？」

陽山神姥被黃天朗這一問，神色立刻沉凝起來。「黃少俠，老身要是不識其人，也不會插手冒險將你救出來了，不怕對你說，此人法力之高，老身也難望其項背，老身昨晚能夠安然無事救你出來，可說是意想不到。」

黃天朗聽得心中悚然，疾聲道：「前輩，可否賜告此人之大名及來歷？」

陽山神姥道：「此人姓曹，名法唐，自號陰靈神君，出身於凉山殭屍門，精擅驅妖役鬼法，一身邪法，已有小成，老身還是在半年前，才知悉此人隱居於野狼崗，本欲將之除去，無奈在動手之下，才知此人法力猶在老身之上，那一次要不是老身見機得快，借風遁而走，只怕便脫不了身，喪生在他的磷火赤毒掌之下。」

黃天朗聽陽山神姥不動聲色地道來，他却聯想到昨晚之詭怖妖異，由此而想到，陽山神姥那一次與那陰靈神君之戰，一定是非常兇險，驚心動魄的了，因之，他的心底禁不住昇起一陣陣寒意與失望。

因爲，在他的想像中，陽山神姥既然能夠將他從那妖人的手中救走，那麼，她的「法力」也一定不錯，而且身手很高，那就有希望將那妖人殲除，令到這一帶太平無事。

如今聽陽山神姥這一說，那豈不是任由那妖人肆虐，一旦待他所練之邪法大成，而他手下的異物亦大成氣候，那豈不是無人制服得了，爲害更烈？

陽山神姥似乎看出黃天朗心中所想的，嘆口氣道：「目前來說，這一帶確是沒有什麼人能夠尅制得了那妖人，老身這數月來，也爲這件事而憂心忡忡，要是讓那妖人所修練之邪法大成，那時，相信天下間，沒有什麼人可以制服得了他，除非張天師再出。」

「師傅，那妖人修練的邪法，眞的那樣厲害？」米天香畢竟是初生之犢，加上從未涉足江湖，故此，她有點不信。

陽山神姥正色道：「丫頭，這可不是爲師危言聳聽，須知道凉山殭屍門是一個極之神秘邪惡的門派，放眼當今天下，就數這殭屍門的邪法最厲害了。據說，殭屍門中最厲害的的邪法是攝魂催魄大法，與及殭屍養鬼神法，只要練成這兩種極厲害的邪法，那時，不用動手，只要作法唸咒，便可將對方魂魄攝走，心神摧毀，令到對方死於魄喪魂飛，無跡可尋，再加上殭屍養鬼爲輔，黃少俠，昨晚你也見過那人驅使殭屍殺人的厲害了，這還是那妖人驅屍之法初成，要是讓他練至大成，那時候，那些異物也成了氣候，行動自如，只要他唸咒一唱，那些異物便聽命行事，不用像昨晚那樣，要唸咒搖鈴，還要手執鎮魂幡，才能驅役那些異物，試想一下，若到那地步。天下間，還有什麼人能夠尅制得了。」

一頓，目注黃天朗道：「你也見識過的了，那根本不是武功可以抗衡得了的，就算是當世武功最高之人，也奈何不他們，反會被他所害。偏偏，在這數十年來，修道練法之士寥寥可數，倒是在武功一道上，大放異彩，眞是令人感嘆不已。

「說起來，這都是世俗之見所害，說什麼驅鬼祛妖，乃詐騙錢財的伎倆，近世之人，就是受了這種偏見之惑，而卑視練法之士，由是令到修練法術之道，日漸式微。」陽山神姥無限感慨地喟嘆着說。

黃天朗被陽山神姥這一番話說得心頭沉重。如壓鉛塊，本來，自己這一次能夠僥倖逃脫屍噬，大可以撒手一走，不再理會，因爲那根本就與自己無關。但他生性仁義忠信，對於那道人之死，一直耿耿於懷，總覺得，若不替那道人報仇，便不能釋懷，也因此，他將自己捲入這次事件當中，令自己不能脫身。

「師傅，難道天下間，眞的沒有人道行法力比那妖人高的人麼？」米天香不服氣嘟着咀說。

「那當然有！」陽山神姥說道：「只是，據爲師所知，這方圓百里之內。便沒有，再說，那些道法高明之士，皆隱於大澤深山潛修默練，一時之間，又到那裏找呢？」

「師傅，那豈不是由得那妖人坐大？」米天香也憂心忡忡起來。

「丫頭，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陽山神姥嘆口氣，但隨即昂然道：「不過，爲了地方上的百姓，爲師說不得拚掉這條老命，也要令他不能順利將邪法練成！」

黃天朗不由敬佩地道：「前輩俠胆仁心，晚輩佩服，前輩若有用得着晚輩的地方，晚輩萬死不辭！」

陽山神姥道：「黃少俠，老身知道你是一位仁義之人，否則，你也不會奮不顧身，出手救助那道長了，但你一點法子也不會，縱有一身武功，也帮不了老身的忙，你這番心意，老身心領了。」

「師傅，話可不是這樣說。」米天香不以爲然地道：「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他雖然只懂武功，但聽師傅你說，不也與那些異物週旋了不少時候麼，這可見，他雖然不懂法力，但也不致於束手待斃的啊！」

黃天朗急不迭附和道：「前輩，米姑娘說得對，晚輩再不濟，也不會負累前輩的。」

陽山神姥臉容一沉，朝米天香叱道：「丫頭，妳就是多說話！」語聲一頓，嘆口氣道：「少俠，香兒說得未嘗沒有道理，但是老身之意，是不想將你拖下這趟渾水中。」

「前輩，晚輩豈是貪生怕死之人！」黃天朗感動地道：「再說，晚輩的家鄉就在野狼崗附近，爲了晚輩的親人鄉里，晚輩也不能袖手旁觀不理！」

陽山神姥「哦」了一聲，道：「原來

少俠是這附近的人，未知少俠是那一鄉的人呢？」

黃天朗道：「三坪鄉，前輩不會不知道吧？」

陽山神姥的眼中閃過一抹異色，頷首道：「到過，那一次，香兒也有去。」

接問道：「少俠這一次可是返鄉探望親人？」

黃天朗點頭道：「正是。晚輩家中還有一個娘親與妹子。」

一頓，忽然改變了話題。「前輩，不知那位慘死在那些異物噬咬之下的道長，又是什麼人，前輩可認識？」

陽山神姥黯然說道：「當然認識，那位道長就是山腳下那座三聖宮中的主持師弟法凈，不知怎的，他會與那妖人衝突起來，可惜他道法低微，不幸死於屍噬，若是被法光道兄知悉了，一定不會那妖人干休。」

米天香拍掌道：「師傅，只怕法凈道長之死，法光主持不知道。咱們何不到三聖宮中相告，那便多了一份力量了！」

「丫頭，這一次算你提議得好！」陽山神姥笑道：「事不宜遲，為師這就下山到三聖宮去見法光道兄，妳且陪黃少俠在山上解悶，却不許到處亂跑。」

「謹遵師命！」米天香一本正經地說，但那長長的眼睫毛眨着，那樣子，逗得陽山神姥與黃天朗不由笑了起來。她自己也再忍不下去，「噗嗤」一聲，咭咭地笑起來。

「鬼丫頭！」陽山神姥笑罵一聲。「為師這就下山。」

接又轉對黃天朗道：「你腰背上的掌傷初愈，不宜走動，還是躺在床上，歇一會，最好是運用師門內功心法，運功調息一番，那會對你大有裨益。」

說完，便自起身向外行去。

米天香忙跟着送出門外。

而黃天朗自然也跟着相送陽山神姥下山。

× × ×

三聖宮就在陽山腳下，規模不大，只有兩進殿房，却是這方圓數十里內，最大的一座廟宇，也是香火最鼎盛的。

無他，因為三聖宮內的道人，皆會一點法術，譬如驅鬼降妖辟邪，祈雨消災什麼的，還會用符咒治病，故此，善男信女如雲。

不過，最主要的是，法術頗靈。

陽山神姥來到三聖宮之時，已近黃昏了。

主持法光道長聽說陽山神姥到訪，連忙從雲房中趕出來相迎，將神姥迎進雲房中。

在蒲團上坐下後，法光道長單手打個問訊道：「雲施主忽然到訪，未知有什麼指教？」

陽山神姥忙稽首道：「道長好說，老身是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次來，實是有個壞消息相告。」

法光道長聽得臉露訝異之色，詫然道：「雲施主，蔽宮好好的，未知施主說的是什麼壞消息。」

陽山神姥一聽法光道長這樣說，便猜到，他一定還未知道法凈道長遇害的死訊，當下不答反問：道：「道兄，令師弟法凈道長是否外出未歸？」

法光道長雙眼一睜，訝異地道：「施主怎會知道敝師弟外出未返呢？」

陽山神姥神色一黯，嘆口氣道：「因為老身曾見過令師弟……」

法光道長不是個笨人，但就算是白痴，這時候，也應該猜到，陽山神姥無端端提起法凈，而神色又顯得哀戚，那必然是他出了事，當下焦急地問道：「雲施主，莫非敝師弟出了什麼事不成？」

陽山神姥又嘆口氣，說道：「不錯，令師弟已遇害身亡！」

法光聽得心神一震，這個消息實在太突然了，雙眼倏睜，疾聲道：「雲施主，敝師弟死了？是什麼時候的事？在什麼地方？誰人下的手？」

他在驚急之下，一口氣問出一連串的問題。

陽山神姥吁口氣，戚然說道：「道兄，令師弟是在昨晚三更時分遇害的，遇害的地方，就在鷄爪山腳下的那片疏樹林之前。」

「他怎會在那裏出現的？」法光道長惑然不解地嘟喃一聲，隨之又急切地目注陽山神姥道：「雲施主，敝師弟到底是被什麼人加害致死的？知道麼？」

陽山神姥沉聲說道：「道兄還記得老身曾對你提過的那位隱居野狼崗上的妖人麼？」

法光道長一聽，霍然變色道：「莫非是那妖人殺害敝師弟的麼？」

「猜對了！」陽山神姥臉色凝重地道：「正是那妖人驅使那些略成氣候的殭屍，撲殺令師弟，並噬吸其精血！」

法光道長霍然從蒲團上挺起身米，但馬上便警覺到自己失態了，復又坐回下去，臉上肌肉一陣顫動，好一會，才長吸一口氣，對陽山神姥道：「就是那位自號陰靈神君的妖人？」

陽山神姥點頭道：「不是那妖人，還有誰！」

「雲施主，是妳親眼所見？」

「令師弟被那妖人邪法驅役的妖魅撲噬吸血的慘怖情形，老身親眼所見。道兄，請恕老身冒昧，令師弟怎會惹上那妖人的？」

法光道長長吐出一口氣來，搖搖頭道：「這一點，貧道也是茫然不知究竟，也從未聽敝師弟提起過，而且，敝師弟昨天午後出宮，是到牛屎坪作法驅邪，不知怎的，他竟然會與那妖人衝突，說起來，牛屎坪離鷄爪山頗遠，而且根本不需要從那裏回宮，不過，那妖人不知弄什麼妖法殺死敝師弟，貧道決不能坐視不理！」

接稽首朝陽山神姥道：「多謝雲施主專誠相告敝師弟被害之恩。」

陽山神姥忙道：「道兄，些微之事，何須掛齒，不怕對道兄直說，老身這一次來，是想探一下道兄之口風，因為老身也想對付那妖人，以免他邪法大成之後，為害地方，肆虐鄉民。」

一頓續道：「如今道兄為了令師弟之死，也要對付那妖人，那就好了，咱們可以聯手對付那妖人，不至人單勢孤，彼此也有個照應。」

「雲施主，你我可說是同仇敵愾了。」法光道長雙眉聳動了一下。「不過，聽說那妖人邪法頗高，還是涼山殭屍門的人呢！」

陽山神姥正色道：「一點不錯！看來道兄知道得不少，是位有心人！」

法光道長道：「既然與『狼』為伍，那總要加以防範的啊，若不知道得多一點，萬一發生衝突時，也好知所應付，這就叫知己知彼啊！」

一頓，嘆口氣道：「本來，貧道自聽聞那妖人潛居野狼崗，便欲將他除去，以免讓他成了氣候，那時便為其所害了。可是，貧道暗中潛往野狼崗探查過一次後，便知道不是那妖人的敵手，若是不自量力，與那妖人頡抗，那只會白白送死，所以貧道一直隱忍着，沒有貿然去找那妖人動手。」

陽山神姥深以為然地說道：「道兄所說極是，老身何嘗不是因為自忖不是那妖人的對手。否則，早巳動手殲除了那妖人了！」

「雲施主，你怎會半夜出現在鷄爪山下，恰好看到敝師弟被那妖人所害的？」法光道長將話題扯回到先前的說話上面。

陽山神姥道：「說起來，也是事有湊巧，老身因有事走了一趟蜈蚣嶺，因為不放心小徒一個人留在山上，便賓夜趕回去，路經鷄爪山下時，聽到夜空中傳來厲嘯聲，一時好奇之下，加上又聽出嘯聲傳來處，相距不遠，便循聲趕去看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半夜發嘯，是否發生了什麼事。及至趕到那片疏林子前，正好看到令師弟慘遭屍噬，而一個叫黃天朗的漢子，因不忍眼見令師弟慘遭屍噬，出手相救，其身手雖然不俗，無奈又怎敵得過那些受邪法驅役的妖魅，眼看着他亦將遭屍噬，老身一時不忍，先是冷不防發出一記五行神雷，將那些妖魅震得倒在地上，而那妖人亦被震得呆了一呆，老身就乘這刹那之際，施展神風訣，藉那飛沙走石，天昏地黯之機，乘機挾起那年青人，因利乘便利用風遁而逃。那妖人也眞厲害，還發一記赤磷陰光掌，要不是老身遁走得快，還不能全身而遁呢！」說時，臉上微露驚怯之色，並將黃天朗向她述說，她沒有看到的經過情形，向法光道長詳細地說了一遍。

法光道長聽着，也動容不巳，暗暗心驚，待陽山神姥說完，吐口長氣道：「這妖人果然厲害，若不趁早將他剔除，待他邪法大成之後，只怕天下之大，沒有什麼人可以尅制得了他，那時候，其為禍將更烈！」

說時，臉上露出憂慮之態。

陽山神姥深以為然。「然則道兄有什麼好主意，對付那妖人？」

法光道長沉吟有頃，說道：「那妖人得到那幾隻妖魅受他驅策，可說如虎添翼，而若是讓那些妖魅成了氣候的話，只怕就憑貧道與施主的能耐，也尅制不了那些成了精的妖魅，所以，為今之計，是先將那妖人驅役的異物剔除，然後，再全力對付那妖人，這樣，就不致在對付那妖人時，受到那些異物的制肘。雲施主意下如何呢？」

陽山神姥同意道：「道兄這個主意不錯，先剪除那妖人的羽翼，剩下那妖人，那就好對付得多了！」

一頓，陽山神姥問道：「未知道兄計將安出？」

法光道長道：「這就要與雲施主從長計議了！」

× × ×

望着西天邊那像火燒般的燦爛晚霞，黃天朗幾乎看痴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在不知不覺中，信口低吟出聲。

「喂，你喃喃自語的，不是這麼快，就從我師傅那裏，學到了什麼法術吧？」

這突如其來的語聲，把黃天朗嚇了一跳。

不過，他立刻就聽出，那是米天香的語聲，而且，憑他敏銳的感覺，巳發覺她就在自己的身後。

這時候，他是在屋前那塊只有磨盤大的山石上，獨坐着，欣賞一下山上及附近的景色，以解枯悶。

因為在他運功調息完畢，感到神清氣朗後，却找不到米天香，不知她到了那裏，而自己是客人，不便到處亂走，在無聊之下，他便走出屋子，來到崖前這塊大石上坐下來，欣賞景色解悶。

「米姑娘，在下沒說什麼啊，更不是學唸什麼經咒。」黃天朗邊說，邊轉過身來。

身後石邊，果然站着米天香，正含着捉狹的笑意看着他。

「那你說的是什麼？」米天香追問下去。

黃天朗從來沒有遇上一個像米天香這般不避男女之嫌，落落大方而又天眞無邪的姑娘，在她 面前，他反而感到有點拘束，在米天香的詰問下，他只好道：「米姑娘，在下眞的沒有說什麼啊……」

米天香看他那一臉發急的樣子，不禁「噗嗤」笑道：「咭咭，看你那樣緊張，分明……」

黃天朗急口辯白道：「米姑娘，在下只不過一時觸景生情，想到古人說的那句詩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信口吟了起來。」

米天香聽得咭咭直笑，幾乎笑彎了腰。「想不到你還這般感觸多多的，十足一個老夫子！」

黃天朗被她笑得臉上有點掛不住了，訕訕地道：「米姑娘，這很好笑麼？」

米天香止笑道：「你別認眞，我只是跟你鬧着玩吧了，你不會生氣吧？」

黃天朗瞧着她那種純眞無邪的樣子，又怎生她的氣呢，於是訕訕一笑道：「米姑娘，在下怎會生氣呢。是了，令師回來了麼？」

米天香抬眼望一下天色，秀眉輕蹙，說道：「師傅她老人家應該回來的啊，天也快黑了，可能師傅她老人家正趕着回來呢。」

黃天朗道：「米姑娘，方才妳去了哪裏？怎麼不見妳。」

米天香抿嘴一笑，睨了黃天朗一眼，「找到後山那邊，打兩隻野兔給你加菜，你不是找我有事吧？」

黃天朗聽得心中一熱，不由看一眼米

天香，却恰好與她的目光相觸，米天香倒沒有什麼，他却心頭劇跳了一下臉上發熱，急不迭將目光移開，說道：「米姑娘，妳眞好，多謝妳。」

米天香却純眞地道：「我很好麼？我還是第一次聽人說我好，我師傅從來沒有說過我好，我好高興。是了，你怎麼忽然問多謝我？」

黃天朗聽米天香那一番毫無機心的說話，瞧着她無邪的臉容，不禁在心中暗自責備自己太多心了，當下也就坦然地道：「米姑娘，我是多謝你特別爲我去後山打兎子做菜。」

米天香眨眨眼，慧黠地笑道：「不用謝，說眞話，我還要謝你呢。」

「妳謝在下什麼？」黃天朗有點摸不着頭腦地望着米天香。

米天香睨他一眼，說道：「要不是你，我怎找到藉口，到後山打兎子加菜，嚐一下兎肉的鮮美之味，不怕對你說吧，我師傅平時是不許我打點野味，弄多一點菜的。」

黃天朗聽她這樣說，才恍然明白過來，但也不禁被她的狡黠弄得對她更喜歡了，這麼一個聰慧大方而又狡黠的姑娘，怎不教人喜歡呢？

「妳師傅平時是不是吃素的！」黃天朗試探着問。

「可以這樣說。」米天香頷首道：「不過，偶爾她老人家也開開葷的。」

本來，黃天朗那樣問她，是想從她的答話中，猜出陽山神姥是否修道之人。從而猜測她的門派，如今聽米天香這樣說，可就無從猜測了。

米天香見他聽了自己的話，默然不語，便歪着頭，睨着他道：「喂，我師傅吃不吃素，與你有何相干？」

黃天朗被她那樣一問，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眨眨眼，只好實說道：「在下只不過從中猜測一下，妳師傅是否一個修道之人。」

「我師傅怎會是一個修道之人？」米天香眨動着長長的睫毛，忽然用手拍一下自己的膝頭。轉了口氣道：「我也不知怎麼說好，說不是，又像是，總之，我師傅除了懂武功之外，也修練法力的。」

「那麼，令師有沒有對妳說，屬於何門何派？」黃天朗好奇地問。

「有。」米天香想也不想就接口說道：「我師傅說，咱祖師是天遁門的創派祖師。」

「這麼說來，妳是天遁門的弟子了。」黃天朗嘴上說着，心中却迅快地想了一遍，却就是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一個門派。「若在下猜測得不錯，妳師傅應該就是天遁門的掌門人了。」

米天香頷首道：「不錯，但你猜得到，本門有多少人麼？」

「這總猜得到。」黃天朗想想道：「不過，貴門總不會只有令師與姑娘你兩人吧？」

「嘻，你猜對了。」米天香笑着道：「本門確是只有師傅與我兩人。」

閃一眼黃天朗，抿抿嘴道：「你一定奇怪，本門爲何如此人丁單薄吧？」

黃天朗確是感到奇怪，一個門派，居然只有師徒兩人，而看樣子，他們是大可以廣收門人的，當下直認道：「姑娘，在下確的是有點奇怪，莫非其中有什麼原因嗎？」

「你猜對了。」米天香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不怕對你說，本門一直以來，皆是一脈單傳，每一代的掌門人，只可以收一個門人，換言之，每一位門人，也就是未來的掌門人！」

頓了一下，說下去道：「至於爲什麼每一代只准收一位門人，據師傅她老人家說，那是祖師傳下來的法諭，任何一位掌門人不可違背。至於祖師爲何會傳下那道法諭，連師傅也不知道，而我更就不知道了。」

「這個門派不但名稱怪，連門規也怪！」黃天朗在心中思忖着，「武林中任何門派，從來只有想方設法，光大門戶，增强實力，以便牢固地立足武林，甚而稱雄武林，那有不求進取，連掌門人帶徒弟，只有兩個人的，江湖上的事，眞的離奇怪誕，不可思議。」

心中這樣想，口裏却開玩笑地道：「米姑娘，這麼說來，妳亦是一位未來掌門人了！」

米天香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調侃人的，眞看不出。」說着，咭咭直笑。

黃天朗被她笑得不好意思地道：「米姑娘，這麼說來，妳將在下看做一根木頭了？」

米天香笑從更甚，上氣不接下氣地道：「看樣子你已開竅了，怎麼猜到我心中想的！」

黃天朗被米天香那種純眞無邪的可笑樣子，逗起了他的童眞之心，伸手捉住米天香的雙手，笑着責備道：「好啊，你居然將在下看做一根木頭，看在下不揍妳的屁股！」

說着，作勢便要揍下去，米天香笑彎了腰，擰着身子躲閃，喘氣道：「我不來了，你欺侮我，我不依！」

黃天朗被米天香這一說，霍然回過神來，醒覺到自己已不是個小孩子，而是一個大男人，而對方也是一個大姑娘了，也驚異於自己何以會這般失態，逾越了禮教的規範，由不住臉熱心跳起來，慌忙放開了執住米天香的手，有點不安地道：「米姑娘，請恕在下一時失態，冒瀆之處，萬請原諒。」

米天香見他忽然不再笑鬧了，正自一怔，再聽他那樣說，不由詫訝莫名地道：「你那裏冒瀆了我，爲什麼要我原諒？」

黃天朗瞧到米天香那種白璧無瑕的純眞樣子，一顆心才放下來，忙岔開話題道：「米姑娘，令師這個時候還不回來，要不要下山到三聖宮看一下？」

米天香被黃天朗這一說，忙抬眼望一下天色，只見天邊殘霞消褪，暮色蒼茫，遠山迷濛。已是傍黑時候，照說，師傅也該回來了，少不免有點心急起來。「三聖宮就在山脚下，以師傅的脚程，不消一頓飯功夫，便可以趕回來，這個時候，應該回來的了，會不會有什麼事？」

黃天朗刹時緊張起來。「米姑娘，待在下跑一趟三聖宮，看看你師傅……」下面的話，却被一把語聲截斷了。

「黃少俠，你眞有心了，老身這不是回來了麼？」

黃天朗與米天香一聽，馬上便聽出，那是陽山神姥的語聲，兩人同時心頭一鬆，一個脫口叫：「師傅，妳回來了，害徒兒白担心一塲！」

「前輩，妳終於回來了。」

隨着閃現出來的身形，那不是陽山神姥還有誰？只聽她邊行過來，邊笑罵道：「丫頭，怎麼了？聽妳的語氣，好像不高興爲師安然回來的，難道你想爲師有什麼事麼？」

米天香撅着嘴，撒嬌道：「師傅，那只是妳自己說的，徒兒想也沒有那樣想過呢！」

看來，陽山神姥平時對這位愛徒是寵壞了，見她撒嬌，忙笑道：「好了，丫頭，算爲師錯怪你了，該消氣了吧。」

米天香這才轉嗔爲喜。「師傅，您老人家怎麼一去這麼久？」

陽山神姥舒口氣道：「法光道長巳答應與爲師聯手對付那妖人，爲師要與法光道長商議對付那妖人的辨法，所以，便遲了返回山上。」

米天香色然喜道：「師傅，想到了什麼好法子？」

陽山神姥揮揮手道：「待會再說吧，快去燒飯弄菜，這是什麼時 了 黃少俠一定肚餓了。」

黃天朗連忙道：「前輩，在下還不太餓。」

米天香立刻有了話說，但她才張口，便被陽山神姥瞪了一眼，佯怒喝道：「丫頭，還不快去，黃少俠客氣，所以才那樣說！」

米天香伸伸舌頭，立刻閉上嘴巴，轉身像一陣風般，走開了。

×　　×　　×

飯後，一切收拾妥當後，米天香再也蹩不住了，馬上開口問道：「師傅，快將您到三聖宮見法光道長，共商對策的事，說來聽聽。」

黃天朗一直也很想知道，只是，他碍於身份，不便詢問，只好蹩在心中，如今見米天香詢問，他也眼巴巴地瞧着陽山神姥。

陽山神姥笑罵道：「丫頭，妳就是心急，不知出嫁的時候，是不是也這樣心急呢！」

一句話，可將個純樸無瑕的姑娘說得臉紅了。扭着腰肢，跺着脚，羞澀地道：「師傅，您老人家亂說，徒兒沒有說過要嫁，這一輩子也不嫁，陪着師傅您！」

陽山神姥聽得心頭舒坦極了，疼愛地道：「傻丫頭，又說傻話了，丫頭大了，當然要嫁人的啊，爲師又怎忍心要妳相陪，犠牲了幸福。」

米天香却嬌羞地道：「師傅，徒兒就是不嫁，徒兒怎捨得離開您老人家！」

陽山神姥被米天香說得眼中濕濕的，忙道：「好了，丫頭，不要再說傻話了，妳不是想知道爲師與法光道長商議出什麼好辦法，對付那妖人麼？爲師這就說給你聽。」

黃天朗在一旁看到這師徒兩人感人的話語，心中感動不已，因此而想起了自己多年不見的白髮高堂，以及勤快可人的妹子，這刹那，他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飛回家中，與娘親妹子相對歡聚。

「黃少俠，你在想些什麼？」

陽山神姥這一問，才將黃天朗從遐想中驚醒過來，定了定神，忙道：「前輩，晚輩忽然間想起了家中的高堂以及我那妹子。」

陽山神姥道：「黃少俠，既然你還有白髮高堂要侍奉，又有還未出閣的妹子要照顧，依老身看來，你還是不要淌這趟渾水吧。何況，對付那妖人，不是單憑武功便應付得了的。」

黃天朗却昂然道：「前輩關顧之情，在下很明白，也很感激，但在下這條命，是前輩所救，撇開這一點不說，爲了道義，在下也豈能坐視而袖手，再說，咱們合力對付那妖人，也未必落敗的，縱使九死一生，在下也是義無反顧，請前輩不要再說那樣的話了。」

陽山神姥嘉賞地看着神情昂然的黃天朗，微喟一聲，說道：「少俠，那麼老身便不說了。言歸正傳，還是說說老身與法光道長商量好對付那妖人的辦法吧。」

米天香催促道：「師傅，徒兒巳蹩不住了，請您老人家快點說吧！」

「妳這丫頭就是性急！」陽山神姥笑駡一聲，隨即神色一正，說道：「辦法的第一步，是先設法將那妖人視爲羽翼的妖魅殲除……」

「嗚……吱——」驀地，空寂的夜空中，响起一聲令人毛髮悚然的尖厲怪嘯聲，將陽山神姥的話聲打斷了。

屋內的三人，嘯聲入耳之下，俱是神色遽變，陽山神姥第一個從椅上霍然而起，疾聲道：「不好，看樣子那妖人找上來了！」

米天香一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樣子，挺挺胸脯道：「師傅，他既然送上門來，那正好趁這機會，將那妖人殲除，爲地方除害！」

「丫頭，說得可輕鬆啊！」陽山神姥神色凝重地叱道：「那妖人若是輕易對付得了的話，爲師與法光道長早巳找上他了，又豈容他坐大以成氣候。聽着，等一會若眞是那妖人找到來，千萬不可妄動，妳與黃少俠都要聽老身的吩咐行事。」

黃天朗由於在昨晚經巳領教過那妖人以及那些妖魅的厲害，如今想起來，還禁不住機伶伶打個寒顫，自然不會充英雄强自出頭，連聲稱：「是。」

米天香雖然也口中應「是」，但瞧她臉上那種不以爲然的神態，那是心服口不服。

這時，又一聲怪異刺耳的厲嘯聲傳來，只聽那條忽劃空而至的嘯聲，便可以聽出，發嘯之人，已「飛」臨了山頭之上。

陽山神姥神色再變，低聲對米、黃兩人沉喝道：「丫頭，妳與黃少俠先別出去，待爲師出去看一下再說。」

話聲中，身形一閃，已掠了出去。

米天香嬌軀一擰，便欲跟着掠出去，却給黃天朗伸手攔阻住了。「米姑娘，還是聽你師傅的吩咐，暫時待在屋內吧，以免妳師傅分心。」

米天香瞪了黃天朗一眼，哼了一聲道

：「你若是害怕，你便留下來吧，我怎能眼看着師傅隻身面對那妖人而不顧！」說着，伸手撥開黃天朗伸出的手臂，嬌軀一閃，便自掠出屋外。

黃天朗只好也跟着晃身掠了出去。

× × ×

夜色雖黑，但天上有星有月，發出幽淡的光，令到夜色淒迷幽清，山上夜風頗勁，振人衣袂，也令到樹影搖曳，平添了一份神秘的色調。

黃天朗與米天香才掠出屋外，一眼便看到，在下山那條山路前的那塊空地上，幽清的夜色下，悄然寂立着一條高瘦的人影，那件長及地上的寬大袍子，被夜風吹得鼓蕩飛揚不已，那煞白的臉上，要不是那雙死魚眼般的瞳孔中，發出森森可怖的幽綠光芒來，眞會以爲，那是一具死人的屍體！

黃天朗一眼便認出那是誰來，腳下一快，掠至米天香的身旁，悄聲說道：「米姑娘，那就是自號陰靈神君的妖人！」

米天香雖然曾聽師傅提起過這位陰靈神君，却是第一次看到這人，雖然她任性口硬，但當看清楚那妖人的死人相貌後，畢竟是女孩兒家，胆量較小，只看得她心頭駭異，幾乎叫出聲來，連忙將目光垂下，不敢再看那妖人。

陽山神姥這時就站在那妖人對面約二丈許的地方，發覺到米天香兩人竟然不聽她的話，走了出來，不由生氣地扭頭對兩人道：「丫頭，妳怎麼不聽爲師的話？」

米天香怯怯地道：「師傅，徒兒不放心您老人家，所以擅自出來看一下，也好有個照顧。」

「算了，若是再要妳回去，妳一定不願意的了。」陽山神姥語氣稍緩。「妳就與黃少俠一起站在爲師身後，不可擅自妄動！」

米天香見師傅不再責備她，而且准她留下，自是不迭聲地稱「是」。

黃天朗也「喏喏」連聲。

米天香趁師傅說話時，大着胆子，抬起目光再打量一下對面那妖人。

這一次定神細看之下，看得更清楚，也發覺到，那妖人的身後，一字排着三個「人」，有如三根木一樣，又僵又直，身上穿着的，却是死人入殮時穿的壽衣，最恐怖的，還是那顆腦袋，皮包骨的，形如骷髏，又乾又縮的咀巴，露出兩排森森的白牙，深陷的眼眶中，發出兩點綠幽幽的異光來，只見得米天香渾身直起鷄皮疙瘩，心中寒意陡生，有一種想嘔的感覺，要不是她連忙伸手將咀巴掩住，她眞會發出尖叫聲來。

這也難怪她如此駭怖噁心的，她長了這麼大，還未見過比死人還難看及恐怖可怕的「人」，而她也弄明白了，那三個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三具已成妖魅之類的殭屍！

而殭屍，在傳說中，是一種夜間出動，噬吸人血，可怕可怖，成精成怪的異物，如今乍見之下，怎不教她驚怖失色，心胆皆顫。

× × ×

「老妖婦，好以爲昨晚不露形跡的，救了那野漢子，本神君便猜不到妳出的手麼？」那自號陰靈神君的妖人，語聲「嘎嘎吱吱」的，極之難看，那雙發出森森幽芒的雙眼，直直地射在陽山神姥的身上，不要說動手了，單是他那種無常吊客般的臉相，若是胆小一點的人，只怕會被嚇得手脚發軟，遑論動手了！

陽山神姥本來還想加以否認的，但如今黃天朗已然露了相，若是矢口否認，那豈不是白費唇舌，當下坦然地說道：「不錯，人確是老身救的！你這妖人，要待怎的？」

陰靈神君「嘿嘿」地冷笑一聲，聳眉睜眼的，臉容更加猙獰。「老妖婦，本神君的事，妳也敢管，上一次妳與本神君的過節，本神君經已撇過了，這一次，本神君若不給點厲害你見識一下，還以爲本神君怕了妳這老妖婦！」

站在陽山神姥身後的黃天朗，聽得不禁血氣陡湧，挺身大聲道：「你這妖人，有本領的，就衝着我來，事情根本與神姥師徒無關。」

陽山神姥要想阻止，經已來不及，只好待黃天朗說完，才扭頭對他道：「黃少俠，這種妖人不會與你講什麼道理的，你還是省口氣吧。」

接回顧陰靈神君，冷冷道：「陰靈妖人，你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老身知道，你這一次只不過終於找到了藉口來對付老身，既然你已找上來了，那正好作個解決！」

「好！」陰靈神君眼中幽光一閃。「本神君今晚就讓你這老妖婦見識一下我的法力，也教妳這老妖婦死得瞑目！」

說着，他陡然撮唇發出一聲尖銳詭異的怪嘯聲。

同時，他手中的銅鈴也一陣急搖。

「吱吱吱」三聲鬼叫，站在他身後的三隻僵屍身形一動，齊齊向前蹦跳了一大步。垂下的雙臂，亦倏然平伸向前，作出撲噬之狀。

米天香看着，一陣噁心，驚駭得不敢再看，忙擰轉身望向別處。

「丫頭，黃少俠，退後一點，沒有我的吩咐，千萬不可擅自出手！」陽山神姥的臉色一下子變得沉肅起來，同時長長地吸了口氣，凝神注視着那妖人的動靜。

那妖人口中喃喃有詞，倏地張口疾喝一聲：「疾！」跟着手中的三角幡一招，「吱吱」兩聲，便有兩隻妖魅縱跳如飛地撲向陽山神姥。

陽山神姥却不言不動，但神色一片凝肅，雙眼中神光隱現。

那兩隻妖魅雖然只能蹦跳着走，但却蹦跳如飛，神色獰怖，還未撲至，從其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腥羶屍臭之氣味，便直薰過來，中人欲嘔。

米天香再也忍不住，「哇」地一聲，乾嘔起來。

黃天朗勉強還能夠忍受得住，忙悄聲道：「米姑娘，妳若是忍受不住了，再退開一些吧，讓在下在此接應令師。」

米天香只覺五內翻倒，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嘔着，而這刹那，陽山神姥忽然張口發出一聲高吭的嘯聲來。

這一聲長嘯，宛如電裂長空，在這靜寂的山頭上，迅速地傳了開去。

而那兩隻經已撲噬至陽山神姥面前的異物，被那嘯聲震得慌張地倒退後跳了一步，現出畏怕之色，踟躕地不敢再跳撲前去。

那妖人睹狀，口中疾喝一聲，也不知他喝的是什麼話，黃天朗根本就聽不明白，猜想可能是涼山一帶的苗語，隨即見那妖人將手中的銅鈴搖得急如雨打芭蕉，說來眞怪，那兩隻踟躕不前的異物，馬上發出一聲厲叫，形相兇猛地撲向陽山神姥！

「妖人！老身今晚說不得爲了地方安寧着想，出手殲除！」陽山神姥喝聲出口，雙掌一抬，劈向那兩隻妖魅。

只見他的掌心中，「哧」地發出兩團拳大的赤紅焰火來，直射向那兩隻異物的當胸！

那兩隻異物似知道厲害，發出「吱」的一聲驚叫，慌忙閃跳開去。

但那裏避得過陽山神姥修練多年的庚金赤焰掌，兩隻異物雖然閃跳得快，但那兩團赤紅閃金的焰火，疾射之勢更快，那兩隻異物才閃跳開去，那兩團焰火已經「噗」的一聲，射在那兩隻異物的左右胸之上！

那兩隻異物似乎已具靈性，知道那兩團焰火非比等閒，臉上現出驚怖之色，厲叫連聲，亂蹦亂跳起來。

而陽山神姥的庚金赤焰掌所發出的焰火，確是厲害，才射在那兩隻異物的身上，霎時便「轟」然一聲，炸了開來，只炸得那兩隻異物肢離破碎，翻跌在地，那熊熊的火勢，猶自在燃燒着。

看來，那兩隻異物，已被陽山神姥的庚金赤焰掌所毀了！

那兩隻殭屍確是被毀了，殘肢剩骸被那燃燒的火焰燒得吱吱作响，散發出濃烈的腥羶惡臭的氣味來，這一次，連黃天朗也無法忍受得了，也嘔吐起來，米天香更是連黃胆水也吐了出來，幾乎被薰得閉氣昏了過去。

黃天朗連忙扶着米天香，退到一旁的上風頭處，才好受了一點，連忙大口大口地吸起氣來。

而這變化，發生得很快，快到陰靈神君根本就來不及出手搶救，只能夠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才搜覓降服得了，聽從自己調遣驅役的異物，那眞比割了他身上的肉還令他心痛。

只見他狂吼一聲，右手三角幡往腰上一插，翻掌劈向陽山神姥！

霎時，從他的掌心中，射出一團綠幽幽的磷火來，比海碗還要大。

陽山神姥不敢怠慢，馬上亦揚掌發出一團赤紅閃金的焰火，只是，那團焰火比之陰靈神君發出的那團磷火，却小多了，只有拳大。

兩團焰火在空中相擊，發出「吱」的一聲炸响，只見綠焰紛飛，眩人眼目，而陽山神姥發出的那團磷火，刹那被擊散墜沒，但陰靈神君的那團磷火，雖然也被擊得炸散開來，並且閃射散墜，但其中一股焰火，却其勢不遏，飛射向陽山神姥！

陽山神姥臉色微變，張口朝那股焰火「呼」地吹了一口氣，那股焰火霎時像火落冰窟中，消滅得無影無踪。

但陽山神姥却脚下微退了半步。

這情形，不用說，是那妖人發出的那團九幽陰磷火比陽山神姥發出的焰火厲害了，也即是說，那妖人的法力比陽山神姥高明。

黃天朗與米天香先是看到陽山神姥輕易便毀了對方兩隻令人感到駭怕的異物，都高興不已，也增加了信心，但這時看到陽山神姥的法力似乎不敵那妖人，不禁又暗暗担心起來，要不是黃天朗攔阻着，米天香便會不顧一切地，撲上去，出手相助師傅了。

「老妖婦，想不到她已練成了五行眞氣，怪不得敢與本神君作對了。」那陰靈神君可說是顛倒黑白之至，明明自己是邪惡的妖人，却一口一聲自稱神君，却硬說別人是「老妖婦」，眞是令人氣惱。

陽山神姥却一點也不動氣，恍似沒有聽到，吸口氣，調運一下氣息，沉着地道：「陰靈妖人，你有什麼手段，只管施展出來，老身一一接着便是！」

陰靈神君「嘿」地叫了一聲，兇厲地叫道：「老妖婦，本神君今晚若不將妳挫骨揚灰，形神俱滅，便一頭撞死在妳這老妖婦面前！」

「別窮吼鬼叫了，要動手，那就快點吧。」陽山神姥雖然在口氣上毫不示弱，實則，她是沒有多大信心，可以抵抗得了陰靈神君的，因爲，她有自知之明，自己的「道行」根本就不及對方，而動上了手，那可是半點也假不了的，其間絕沒有半點僥倖可言，强存弱亡，那是改變不了的，除非有奇跡出現。

所謂奇跡，就是忽然間，殺出一位法力還要比陰靈神君高强的高人出手相助，對於這一點，陽山神姥是一點也不存幻想的，因爲據他所知，這百里之內，根本就沒有法力比陰靈神君的高人，眼前，她唯一希望的是，剛才她發出的那一聲長嘯，三聖宮的主持法光道長能夠聽到，並及時趕來相助，希冀合兩人之力，能夠抗衡得了陰靈神君的邪法！

而她在動手前發出的那一聲嘯聲，正是她在三聖宮會晤法光道長時，約定的救急訊號，雙方不論是那一方在何時何地聽到，均要火速趕往接應。

× × ×

「老妖婦，教你見識本神君的手段！」陰靈神君喝聲中，抖手發出一道陰慘慘的光華來，有如電光乍閃般，飛擊向陽山神姥的前胸。

陽山神姥雙眼倏睜，急忙揚掌發出一記五行神雷，只聽霹靂一聲，陰靈神君發出那道陰慘慘的電光，在閃射到陽山神姥胸前不到三尺時，便被陽山神姥那一記五行神雷震散了。

而陽山神姥的身形却搖晃了一下。

接下來，陽山神姥接連發出幾記五行神雷，只聽霹靂連聲，轟擊向陰靈神君。

陰靈神君當然不肯示弱，亦發出混元幽冥雷，與之相抗，一時之間，只聽霹靂之聲不絕於耳，整個山頂，彷彿也震動起來。

黃天朗幾曾見識過如此奇異神怪的打鬥場面，一時之間，只看得他目眩神搖，眼花繚亂，幾疑自在夢幻之中。

從來，江湖上皆是拳來脚往，動刀動

槍的，那有如此神奇怪異，不可思議的動手場面，這一次，他可算開了眼界。

兩人互發掌心雷，待到兩人停手時，陽山神姥顯然不敵，被震退了一大步。

「陰靈妖人，老身與你拚了！」陽山神姥眞的已生出拚命之心，因爲她已看出，自己根本就不是陰靈神君之敵，而除了豁出去外，已別無他法了。

她希望在拚命之下，縱使不能拚個兩敗俱亡，也希望能夠將對方弄致受傷，從而得以保存米天香與黃天朗兩人，否則，憑陰靈神君之陰毒兇殘，肯定不會放過米、黃兩人。

陽山神姥喝聲出口，陡地張口吐出一道瑩白的光華來，匹練也似地，飛擊向陰靈神君！

米天香一見，大驚失色，脫口驚叫道：「師傅連以本命眞元修練的碧玉如意簪也施展出來，萬一……師傅便休矣！」

黃天朗睜着雙眼，果然看清楚了，那道碧玉光華中，包藏着一支發出瑩瑩碧光來的玉簪，大約只有三寸左右長短，但就這眨眼間，便已漲大了數倍，足有尺許長，光華大盛，電掣般凌空飛向陰靈神君的天靈！

陽山神姥出到以修練法力之人生命交修，以本命眞元修練的法寶，這已經表明了，她是豁了出去，以生命相拚！

因爲她施展到以本命眞元修練的法寶，要是一擊不敵，眞元神便會大受傷損，輕則重傷，重則形神俱滅。

難怪米天香如此大驚失色了。

黃天朗雖然不識其中厲害，但看到米天香那種神色，也猜到，陽山神姥必是已施展出壓箱底的本領來，要與陰靈神君拚命了。

這剎那，他也禁不住心頭一陣震顫。

再看陰靈神君，自陽山神姥發出那以本命眞元修練的碧玉如意簪的剎那，他的神情也一下子變得沉肅起來，雙眼中森森的幽光霎那大盛，定定地注視陽山神姥那道凌空夭捷飛擊而至的瑩瑩光華，倏地，他亦張口吐出一道幽幽暗綠光芒來，飛迎向陽山神姥的那道瑩瑩如玉的光芒。

而那道暗綠光芒中，現出一個眉眼聳動，齜牙咧咀，似欲擇人而噬的骷髏頭來，一副張牙舞爪的樣子，迎擊過去。

黃天朗只看得雙眼大瞪，幾疑置身在夢幻之中。

瑩瑩如玉的光華中的那支玉簪，一下子便與那飛迎而至的綠芒中的骷髏頭相擊在一起，那剎那，眞是蔚爲奇觀，激烈地拚擊起來，最令人駭異的是，那個骷髏頭竟然會發出吱吱的怪叫聲來，不斷地張口欲噬住那支玉簪。

而且，那骷髏頭自陰靈神君的口中吐出來，只有小孩的拳頭大小，但眨眼之間，便漲大得有如人頭，再經過這一番激鬥，越漲越大，就這一會功夫，已漲大得有如車輪般，硬是怪異極了。

陽山神姥的碧玉如意簪，也在劇鬥中越變越大，但漲大到三尺左右時，便不再漲大了。

反觀陰靈神君的那個骷髏頭，這時又已比車輪漲大了將近一倍，而且綠芒更盛，着着進逼，盛氣凌人。

而兩人的神色，皆全神貫注在自己的法寶上面。

這時候，兩人可說已到了生命交關之際，並已將全副心神，貫注到自己的法寶上，以本命眞元，催動自己的法寶，兩人皆是心無旁騖的，這時候，若是有人向兩人出手偷襲，那麼，只怕兩人就是不死，也必重傷。

可惜米天香與黃天朗全被眼前那奇幻怪異，驚心動魄的惡鬥，吸引了全副心神，根本就想不到趁這時候，出手偷襲陰靈神君，否則，陽山神姥就不會死，以後也不會生出那樣多的事來。

×　×　×

陽山神姥那道瑩瑩如玉的光華，及光華中的那支玉簪，在陰靈神君那個比車輪還大的骷髏頭的兇猛進逼之下，漸漸退縮，但猶在奮力閃擊！

驀地，那個聳毛睜眼，掀唇露齒，兇猛獰惡的骷髏頭，倏然一口咬住了那根玉簪。

那剎那，陽山神姥恍似身受般，臉容慘變，身子一陣搖晃，但仍勉力支撐着。

而那根玉簪亦在那骷髏頭的噬咬下，「左衝右突」的，企圖脫出其噬咬，剎那間爭持得異常激烈。

「砰」地一下脆響，那支玉簪竟被那骷髏頭那口森森利齒噬斷，陽山神姥隨之身軀猛震了一下，神色頹敗如死，張口噴出一口血箭來，一頭栽倒在地上！

而那道瑩瑩的光芒剎那被那骷髏頭張口一吸，有如長鯨吸水般，吸了個乾乾淨淨，那半截被咬斷的玉簪，則一下子縮小變回只有寸許長，疾墜落地上。

那個骷髏頭眨眼眨眉的，更加神氣活現，耀武揚威！

「師傅！」米天香眼見師傅落敗，吐血倒地，只驚得心胆俱碎，嘶叫一聲，飛身撲了過去。

黃天朗剎那間亦不禁心神大震，大叫一聲：「神姥前輩！」亦飛撲前去。

陰靈神君眼見自己擊敗了陽山神姥，正自得意地獰笑一聲，準備將與自己本命元神合一的法寶收回，豈料就在這剎那間，自他身後的那條山道上，飛掠上一條修長的人影來，悶聲不响的，一掌劈向陰靈神君的後心！

陰靈神君心神全在那與本命元神合一的法寶上，自然沒有像平時那樣，感覺敏銳，何況，又正藉他收回元神法寶之緊要關頭，根本就察覺不到有人飛掠上來向他發掌，待到掌風脫身，驀然驚覺時，眞是心胆俱裂，要是這一掌被擊實在背心上，只怕他無法禁受得了，就算不當場身死，也必重傷倒地，任人宰割。

在這生死關頭，也是他恰好將本命元神法寶收回的剎那，他拚命將身形斜搶出去。

也是他命不該絕，他元神回體之後，行動自然敏捷了很多，被他那一閃，閃過了背心要害，那一記沉實的掌勁，只擊在他的左背上，並被他卸去了一部分掌勁！

只是，那一記掌勁可不是尋常的掌勁，而是道家極厲害的一種掌功——太極一元掌，掌勁雖然陰柔，但却綿實柔韌，而且蘊含着一股無堅不摧的暗勁，只見陰靈神君大叫一聲，身形斜斜搶撲飛出，噴出一口血箭來，猛回首獰視了那人影一眼，嗥叫道：「雜毛老道，這一掌本神君受落了！」

厲嗥聲中，身形斜衝而起，帶起了一串攝人心魄的急激鈴聲，曳空沒入夜色之中。

剩下來的那隻倖存異物，在鈴聲响起後，如响斯應，「吱」地尖叫一聲，身形蹦跳起來，居然凌空飛掠出去，一掠數丈，欲追着那隱隱傳來的鈴聲，向山下逃去了。

那忽然從山路上飛掠上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法光道長，他是在聽到陽山神姥的嘯聲後，從三聖宮中火速趕上山來，可惜，事情發生得太快，以致他來遲一步，救不了陽山神姥，只能夠傷了那妖人。

他正自惋惜來遲一步，不能將那妖人斃在掌下，一眼瞥到那異物欲逃，自然不肯放那妖魅逃逸，以免爲虎作倀。

「妖孽，還想走！」喝聲中，袍袖疾翻，自袖中飛出一道黑亮的光華來，矯若游龍般，飛射向那妖魅。

那妖魅已具靈性，飛跳的身形猛地往側斜跳開去，欲避那道黑亮光華。

而那道光華亦似具靈性，在那人的操控之下，飛射的勢子有如游龍飛騰般，倏地一個急拐，劃了個半弧，「刷」地一聲，光華過處，那隻殭屍便身手異處。

隨即，那道光華便飛回法光道人的袍袖之內。

黃天朗在法光道長飛掠上來，一掌擊傷陰靈神君時，便已發覺有人來救援了，而在法光道人從袖中發出那道黑亮光華，飛斬那殭屍時，他亦看出，那道光華實是一柄形狀古樸，通體墨黑透亮的長劍發出來的，換言之，法光道人已練成了傳說中的飛劍，這又令他開了眼界，看得他幾乎傻了眼。

這一日一夜之間所發生的事情，簡直前所未見，而且離奇怪異，匪夷所思，要不是親自目睹，他才不會相信，世上竟眞的有法術通神的能人異士。

他雖然不認識法光道人，但一看，便猜出一定是他來，因爲他聽陽山神姥說過這位全眞道長。

何況，他的裝束與法淨一樣，只是年紀比法淨稍大，若是這也猜不出來，那就是一個蠢人了。

×　×　×

法光道人走到米天香的身邊，關切地問道：「少施主，雲施主怎樣了？」

法光道長放出墨亮劍光把殭屍斬爲兩斷•

米天香一直抱着陽山神姥的身軀在悲泣不止，這時强忍悲泣道：「老道長，師傅她老人家業已元神損喪身亡了。」

法光道長低喧一聲：「喃嘸阿彌陀佛。」連連稽首不已，臉現悲容，又道：「貧道來遲一步，致令雲施主喪生在那妖人之手，罪過，罪過！」

米天香又已垂頭悲泣起來，悲悲切切道：「師傅，妳老人家丟下徒兒去了，教徒兒一個人怎麼辦哪！」

「米姑娘，那當是替令師報仇了！」

黃天朗雖然心中悲痛不已，但聽了米天香那悽慘無主的說話，不由沉聲說出那句話來。

法光道人聽得大爲激賞，不禁深深地打量了黃天朗一眼，亦沉聲道：「米少施主，這位施主說得對，少施主是雲施主的唯一傳人，那自然要與令師報仇了！」

米天香聽了兩人的話，原本惶恐悲傷的心情，一下子就踏實起來，止泣仰臉道：「黃大哥，老道長，多謝你們提醒了我，你們說得對，我與那妖人誓不罷休，縱使挫骨揚灰，也要殺了那妖人，代師傅報仇！」

法光道人聽得連連點頭道：「少施主說得好，貧道也放心了。少施主請節哀順變，目前，還是先辦理了令師的身後事再說吧。」

「米姑娘，令師於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說什麼也要爲令師報仇，姑娘若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在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黃天朗激昂地說。

「這位施主，想來你一定是那位昨晚仗義出手，救援敝師弟的黃少俠了。」法光道人忽然對黃天朗說。

黃天朗忙抱拳道：「在下正是黃天朗，道長莫非就是三聖宮主持法光道長？」

法光道人忙還禮道：「貧道正是法光，黃少俠，我們先動手，將雲施主的遺體，抬回屋子內停放，以便辦理後事。」

黃天朗點頭道：「道長說得有理。」轉對飲泣的米天香道：「米姑娘，在下與妳將令師的遺體抬入屋吧。」

米天香默然點點頭，於是，兩人便動手將陽山神姥的屍體，抬入屋內，擺放在一張竹床上。

法光道長則因簡就陋，為陽山神姥作起法事來。

翌日，在中午之前，依着法光道人的主意，草草將陽山神姥葬了，米天香跪在乃師的墳前，默默地垂着淚，不肯離去，那種悲悽之情，看了令人鼻酸。

後來，還是法光道人溫言勸慰之下，她才肯起身離去。

回到屋子中，法光道人瞧了兩人一眼，說道：「兩位施主，依貧道之見，還是暫時隨貧道回敝觀吧，彼此也好有個照顧，以免為那妖人所乘。」

一頓，又道：「貧道雖然一掌打傷了那妖人，但却不知那妖人傷得怎樣，若是那妖人身受重傷，那自是自顧不暇，短時期內，因行動不便而不能對付你們，但萬一他只是受了輕傷。那麼，以他的道行，很快便可復原，而他生性兇殘暴戾，不但不會放過貧道，也不會放過兩位，說不定他在含恨之下，今晚就來找上兩位，那兩位就危殆了，所以，為安全起見，還是到蔽觀暫住一時吧。」

米天香從未經過變故，這次驟遭劇變，早已沒了主意，黃天朗想一下，覺得法光道人所說極是，連陽山神姥也喪生在那妖人的手下，自己是不用說了，米天香也肯定不是那妖人的對手，萬一那妖人果如法光道人所說，只是受了輕傷，含恨之下，來個斬草除根，那自己與米天香確是有死無生，於是，他讚同道：「道長說得有理，為了安全起見，米姑娘，咱們還是隨道長回觀吧。」

米天香這時已將黃天朗視作唯一可以信賴的人，也將他當作了唯一的親人，見他這樣說，她自然不反對，於是，稍為執拾了一些東西，隨身帶走師門的幾件要緊東西，便與黃天朗隨同法光道人下山。

神姥道長亡　元神救兩小

法光道人回到觀中，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馬上傳命觀中的弟子，到附近的村子中，將所有的黑狗買回來，第二件事是在觀中四處佈下了三重禁制，以防那妖人隨時會來偷襲！

辦好了這兩件事，他才親自安排了黃天朗與米天香的宿處。

為了便於照應，他將兩人的宿處，安排在他隔壁的靜室中，那麼，一有什麼動靜，他便可以及時救援兩人。

兩人對於法光道人的安排，表示了衷心的感激。

一切安排妥當後，他見兩人一夜未睡，便叫他兩人各自返室歇息一下，調養精神。

兩人也眞的又睏又疲累了，返回各自的宿處，才倒在床上，便進入了夢鄉中。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黃天朗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醒來後，睜眼一看，只覺房中一片昏黯，連忙翻身爬起來，開門一看，原來敲門的是一位小道童，他認出，正是侍候法光道人的。

「小道長，有什麼事？」他朝那小道童笑笑說。

那小道童有禮地道：「施主，主持命小道來請施主與隔壁的那位女施主，到食堂中用膳。」

黃天朗道：「小道長，在下就去。」說時，望下天色　原來是傍黑時分。

那小道童道：「請施主稍待一會，待小道去叫醒那位女施主，才帶兩位到食堂去。」

說完，躬躬身子，轉身朝隔壁米天香住的靜室走去。

黃天朗略為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房外的時候，正看到米天香將房門打開，與那小道童說話，忙走過去打個招呼。「米姑娘，妳起來了麼，這位小道長請咱們去用晚膳啊。」

米天香驟遭變故之後，容顏是點憔悴，黃天朗也是這時候才發現，心裏暗自嘆息一聲。

米天香掠掠有點散亂的秀髮，點點頭道：「黃大哥，我這就來。」

用過晚膳後，那小道童將兩人帶到法光道長的雲房中。

法光正自在雲房中打坐，忙起身請兩人坐下，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兩位施主的精神好多了。」

黃天朗忙道：「只是打擾了貴觀。」

法光搖手道：「施主說這話就太客氣了，咱們現在可說是同仇敵愾，還望施主今後不要那樣客氣才好。」

一頓，接又道：「施主救援敝師弟之恩，貧道還未向施主相謝。」

黃天朗道：「道長，你方才還要在下不要客氣，怎麼你却客氣起來！」

一句話，說得法光道人不由莞爾道：「施主說得是，是貧道不是！」

米天香聽着，也不由笑了起來。

黃天朗正想說話，外面却忽然走入一位年約三十左右的道人來，朝法光道人恭謹地道：「師父，購買回來的十二頭黑狗，經已全部宰殺了，弟子特來請示師傅，那些狗血如何處置？」

法光道人道：「清虛，那些竹筒準備妥了麼？」

清虛道：「準備妥當了。」

「好，待為師親自去看一下。」法光道人接轉對黃天朗兩人道：「兩位施主請稍待一下，貧道去去就來，再陪兩位施主敍話。」

說着，便從蒲團上站起來。

黃天朗兩人忙亦站起來，朝法光道人道：「道長請了。」

法光道人隨同弟子清虛走出雲房後，黃天朗目注米天香道：「米姑娘，聽說黑狗之血，可以辟邪驅妖，法光道長要門下

準備了那樣多的黑狗血，莫非是用來對付那妖人的麼？」

米天香頷首道：「黑狗之血，確是可以辟邪驅妖，專破陣法，大概法光道長準備那些黑狗血，是用來對付那妖人和那些妖魅異物，那是很有用的。」

黃天朗眨了眨眼，忽然道：「米姑娘，令師的法力這樣高明，也敵不過那妖人，那妖人豈不是很厲害，難怪法光道長如此緊張了。」

米天香嘆口氣道：「你說得不錯，那妖人的法力確是很高强，只怕就是我師傅與法光道長聯手對付他，也未必是他的敵手！可惜我學到的，還不到我師傅的一半，要報仇，眞是談何容易！」

米天香說時，臉上露出悲憤無奈之神色。

黃天朗聽着，心中一陣黯然，但隨即他又振作地，說道：「米姑娘，所謂邪不勝正，就算那妖人法力再高，只要咱們不畏生死，誓與他拚到底，那妖人終會敗亡的。就算咱們殺不了他，天也不容他作惡的！」

米天香聽他那樣說，不由也振奮起來。「黃大哥，你說得對，只要咱們報仇之志不渝，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我師傅以前曾對我說過一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既然連金石也能劈開，那麼，還有什麼事做不到的呢！」

黃天朗方才說的那番話，就是想米天香不致因為報不了師仇而心灰意冷，令她振作起來，如今米天香這樣說，自是替她高興。「米姑娘，妳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好了，希望妳堅持不渝！」

「黃大哥，你眞好！」米天香感激地望着黃天朗，忽然，微現忸怩之態地垂下頭來。

黃天朗看到她忽現忸怩之態，心中也跳了一下，只覺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異樣感覺。

一時之間，兩人皆靜默下來。

黃天朗想說話，打破這種尷尬的情形，但又不知說什麼好，只覺喉乾舌燥的，就是說不出話來。

幸好，雲房外忽然響起一陣腳步聲，隨即，法光道人便出現在門前，兩人幾乎是同時噓了口氣，抬眼望向法光道人。

法光道人邊走進來，邊朝兩人稽首道：「令兩位施主久候了，罪過，罪過。」

黃天朗忙道：「道長，辦正事要緊，咱們等一下又何妨。」

米天香也道：「道長，一切皆佈置好了麼？」

法光道人坐下來，微吁口氣道：「一切都佈署好了，雖然說不上固若金湯，但那妖人若是貿然來犯，管教他吃些苦頭不可。」

一頓，又苦笑一下，有點無奈地道：「可惜貧道法力低微，不是那妖人的敵手，那些佈置還是阻攔不了那妖人。不過，總不致於讓那妖人長驅直進，而咱們在聞警之後，也有時間準備一下，不致倉促慌亂。」

黃天朗慨然道：「道長，在下雖然只會一些粗淺的拳脚，但若有用得到在下的地方，在下萬死不辭！」

「好！」法光道人讚賞地道：「就憑施主你這句話，貧道也誓必與那妖人周旋到底！」

「道長，我雖然所學不及我師傅一半，但我替師傅報仇之志不渝，若是那妖人來犯，請道長一定要讓我出手，對付那妖人！」米天香一副令人不能拒絕的表情。

法光道人不得不道：「少施主，貧道一定讓妳得償所願的！」

一頓，肅容道：「不過，到時兩位請聽貧道的指示去做，以免亂了陣腳。」

他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不忍拒絕兩人——特別是米天香的請求，另一方面，他實是不想兩人出手，免招無謂的傷亡，這是他的一番心意。

黃天朗與米天香自然猜不透法光道長心中所想的是甚麼，齊應道：「道長放心，你是前輩，咱們做晚輩的，自然聽從道長的吩咐！」

「好，有你們這句話，貧道就放心了！」法光道人放心地看了兩人一眼。

「道長，那妖人的邪法這樣厲害，觀中準備的黑狗血，眞的可以尅制他的妖法麼？」米天香忽然問。

「以那妖人法力之高强，就連貧道也未必尅制得了他，更何況是那些黑狗血！」法光道人語聲有點沉重地說。

「那道長準備那些黑狗血，又有什麼用？」黃天朗忍不住插口問。

「是用來對付他那些妖魅異物的！」法光道人道：「觀中人手不多，貧道是為防萬一，那妖人還豢養有僵屍等異物，驅之來犯本觀，那些黑狗血正好派上用場，專門對付那些異物，以免首尾不能兼顧，陣腳一亂之下，為那人所乘！」

兩人聽了法光道人這番話，不禁對法光道人佈置之週密，感到佩服。

「道長，難道咱們就這樣等着那妖人來犯麼？」黃天朗提出了蹩在他心中的問題。「萬一那妖人眞的身受重傷，行動不便，那咱們豈不是白白放過了乘機奸除那妖人的大好機會？」

「問得好！」法光道人讚賞地道：「這個問題，貧道早已想到了，並在回觀後，立刻派了貧道的大弟子清蓮潛往野狼崗，窺探那妖人的情形，一有回報，貧道便會根據情況，作出决定！」

「原來道長經已想到了，倒是在下多此一問了！」黃天朗心悅誠服地道。

法光笑笑道：「施主能夠想及這一點，不也表示施主聰敏過人麼？」

米天香道：「道長佈署得這般週密，我們都放心了。」

法光道人掃了兩人一眼，關切地道：「時候經已不早，兩位施主午後只歇息了兩個時辰左右，精神還未完全復原的，兩位施主還是回房早點歇息吧，有什麼事，貧道自然會着人去通知兩位的。」

兩人聽法光道人這樣說，猜想他必然還有事情要辦，當下齊齊起身道：「那麼，在下兩人不打擾道長，告退了。」

法光道人站起身來，將兩人送出房外，才返身走回雲房內。

黃天朗兩人則各自回房歇息。

兩人雖然很疲累，但由於恐怕今晚會有事發生，所以，兩人皆睡得不大安寧，

時時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尙幸，一夜無事。

× × ×

翌日，吃罷早飯後，黃天朗兩人正在雲房中與法光道人在說着話 忽然，一個年紀輕輕的道人，扶着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壯年道人走進來。「師伯，青蓮大師兄受了傷。」

三人一聽，同時臉現驚容，法光道人霍地從蒲團上站起來，疾聲道：「清塵，青蓮傷得重麼？」

那年輕的道人清塵正欲答話，那受了傷的清蓮已嘶啞着語聲道：「師傅，弟子只是腿上受了一點傷，不碍事的！」

話未說完，經已連喘兩口氣，臉上也蒼白一片，任何人也看得出，他受的傷不輕。

法光道人忙道：「清塵，快扶青蓮到雲床上躺下。」

說着，他經已上前帮着扶青蓮走向雲床。

黃天朗亦起身上前帮忙。

將青蓮道人放在雲床上，青蓮終於忍不住哼了一聲。

法光連忙檢視青蓮腿上的傷勢，發覺他的左腿脚上一片血漬，將褲管染紅了一大片，可見流了很多血，米天香看到那一片觸目的腥紅，不忍再看下去，忙將頭別過一邊。

法光動手將青蓮的褲管撕開，忍不住吸了口氣，只見青蓮的腿脚上，血肉模糊，他小心地用手在傷口四周圍按撫了一下，呼口氣道：「青蓮，是否那妖人用什麼兵刃，擊斷了你的左脚？」

法光這一說，無異已檢察出，青蓮的左脚又豈是受了一點傷那樣簡單，原來左脚經已斷了。

不等青蓮說話，法光經已對青塵道：「清塵，快將紫金丹取來。」

青塵答應一聲，就在雲房一角的一個擺滿了畫册及瓶子的架子上，將一個青玉瓶取下來，急急遞到法光的手中。

法光一邊接過，一邊對掀唇欲語的青蓮道：「別說話，忍着一點，待爲師先替你敷上藥，那時再說未遲。」

說着，已自拔開瓶塞，倒出三顆藥丸來。「先吞下這三顆紫金丹。」

青蓮依言張開嘴巴，法光將掌中的三顆丹丸，放入青蓮的口中。

一旁，青塵巳倒了一碗水來，喂青蓮喝下去。

「清玄，快將架子上那瓶玉露駁骨散拿來！」法光頭也不回地叫。

那小道童不知在什麼時候巳進來了，急應一聲，快步走到那個架子前，取下一個白瓷瓶來，交給法光。

法光於是將那白瓷瓶中的玉露駁骨散倒在清蓮左脚的傷口上，接用布條將他的傷口包紮起來。

噓口氣，法光朝清塵及清玄道：「沒事了，出去吧。」

清塵與清玄齊應一聲，躬躬身，退了出去。

黃天朗與米天香正想開口，法光道人却說道：「兩位請留下來，聽聽敝徒怎樣說。」

兩人本就極想知道青蓮這一次潛上野狼崗，窺探那妖人的動靜，到底窺探到一些什麼，當下也就留了下來。

青蓮經過包扎之後，臉上巳恢復了血色，人也精神多了，看來，那些紫金丹不是尋常的丹丸，定有補氣活血之奇效。

「師傅，弟子無用……」青蓮自責地說。

但却給法光搖手阻止他說下去。「青蓮，不用自責，爲師也沒有責怪你的意思，說一下你窺探野狼崗的情形吧。」

青蓮應了一聲：「是，師傅。」接輕咳一聲，清清嗓子，說道：「由於白天很易顯露痕跡，所以，弟子在天黑後才偷偷潛登野狼崗，不知怎的，走了大約有半個時辰左右，弟子才猛然發現，走來走去，仍然在崗脚下面的亂樹叢中，也才知道，那妖人一定在崗脚下，佈置了陣法禁制，當下徒兒施展出師傅傳授的心光大法，馬上便看破了，弟子果然陷在那妖人佈下的九轉迷魂陣中，於是，弟子輕易便破陣而出，一路小心，連破那妖人佈下的三道禁制，花了大約兩個時辰，才潛登至崗上，但却無法潛入那妖人佈置在巢穴四周的那重禁制，急得弟子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把心一橫，爲了不負師父所托，便取出師父傳給弟子的乾元珠，投入那道禁制之內，希望能夠將那重禁制破去，只要那道禁制一破，必然會驚動那妖人，那妖人若是受傷不重，驚覺有人來犯，必然會出來察看的，若是傷重不能行動，那自然會龜縮不出，那弟子，就可以探測到那妖人的情形了……」

說到這裏，喘口氣，才再說下去。

「豈料，弟子將那顆乾元珠投入那重禁制中，只聽『轟』的一下炸响，異光亂閃中，那顆乾元珠光芒頓斂，有如一顆隕石般，直墜下去，弟子心中大驚，慌忙默念口訣，收回乾元珠，却發覺那顆乾元珠已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往下扯，幸好弟子見機得快，險險將乾元珠收回，但却累得力竭神頹，却就在這刹那，異光暴漲中响起一陣海嘯之聲，跟着，天搖地動，土翻石飛，弟子知道那道禁制已被乾元珠觸發了，弟子自忖道行尙淺，無法破得了那道禁制，於是，便施展分光遁，欲遁下崗去，那知脚下不知怎的，竟然站立不穩，一下子被抛了起來，跟着有一塊巨石飛砸向弟子的腦袋，弟子心胆俱裂之下，急忙運勁向下一沉，同時發出一股太清罡勁，硬是將那塊巨石砸飛粉碎，猛地脚上一陣椎心般劇痛，弟子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

清蓮這一番描述，只聽得黃天朗米天香兩人魄動心驚，神爲之奪，都替清蓮揑了一把汗。

法光道人畢竟道行頗深，見多識廣，倒還能沉得住氣，臉上毫無變化的，清蓮語聲一頓，歇口氣的刹那，他噗口氣道：「清蓮，你能夠檢回一命，只斷了一腿，已是托祖師爺的蔭庇了，憑你那一點道行，便妄想用乾元珠破去那妖人藉以保命存身的那重禁制，那簡直是不自量力！不是爲師長他人志氣，就算是爲師，也不敢托大，能夠破得了他那一重禁制。青蓮，後來怎樣了？」

青蓮這時的臉上，猶露驚悸之色，想

來，當時的情形確是駭人極了。「師傅，弟子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躺在崗脚下的一個墳堆後，天色經巳大亮，弟子怕那妖人會找到來，於是，忍着傷痛，急忙趕回來了。」

「清蓮，這麼說，你是沒有見過那妖人了？」

法光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清蓮。

清蓮在法光那兩道烱烱的目光注視之下，幾乎不敢與之對視。「師傅，弟子自始至終，就不曾見到那妖人的影子！」

法光一聽，雙眼中星光連閃，默然了一下，才道：「清蓮，以你猜測，那妖人一直沒有露面，會不會是因爲傷重的關係，行動不便，所以沒有露面？」

清蓮連連頷首道：「師傅，弟子在回來的路上，也是這樣猜想。再說，那妖人生性兇殘暴戾，睚眦必報，他若是能夠行動的話，斷不會不下山搜查一下闖崗的人到底是誰，加以誅殺的，而且，弟子連破他四道禁制，他必然感應得到，斷不會任由弟子直闖上去，就算他不親自查察，也會派出他豢養的異物，阻攔弟子登崗，因此，弟子猜想，那妖人極可能傷得很重，行動不便，才沒有露面。」

「說得好！」法光目中露出興奮之色來，轉對黃天朗兩人道：「兩位施主認爲敝徒猜測得對不對？」

黃天朗首先道：「道長，在下覺得，清蓮道長所說，極有道理！」

米天香接口道：「道長，我與黃大哥一樣看法。」

法光道人聽得連連點頭，壓抑不住心中的那股興奮，朝黃天朗兩人道：「貧道的想法，與兩位施主相同，既然咱們四人皆認爲那妖人傷重不能行動，那麼，機會難逢，就趁此良機，由貧道親自到野狼崗，打落水狗，將那妖人一舉殲除，爲地方除害！」

「道長，別忘了我一份。」米天香急急插口道，生恐法光道人不讓她去。「殺師之仇不共戴天！」

黃天朗也道：「道長，除妖衞道，在下義不容辭！」

法光道人口齒啓動，想說什麼，但看到兩人堅定的目光直注在自己的臉上，只好道：「好吧。貧道若是不答允讓兩位去，兩位一定不答應的了。」

兩人聽法光道人允許他們跟着去，高興得連聲道：「多謝道長。」

法光却搖搖手道：「這可不是什麼輕鬆事兒，兩位怎麼多謝起貧道來了！」

一頓，鄭重地對兩人道：「兩位施主，此行將會兇險異常，說不定不但殲除不了那妖人，反會喪生在那妖人的毒手之下，望兩位三思！」

兩人却決然道：「道長，就算是刀山火海，在下兩人也絕不退縮！」

「還有一點。」法光道人目注兩人道：「這一次行動，兩位必須一切聽從貧道的調遣。」

兩人想也不想就答道：「但憑道長吩咐。」

法光道長這才滿意地吐了口氣，口齒一動，正想說話，米天香巳急不及待地道：「道長，咱們什麼時候去野狼崗？」

法光道人微一沉吟。「打鐵趁熱，而且白天比較黑夜在行動上較方便，何況，咱們這一次是擺明了找他算帳的，那就不用怕露了行踪，依貧道之見，午飯之後，咱們就趕往野狼崗！」

一頓，目注兩人道：「兩位施主意下如何？」

米天香不等黃天朗說話，巳搶着道：「好啊，我第一個讚成！」

黃天朗接口道：「在下巳說過，一切聽從道長的吩咐，道長既然說午飯後就去，在下絕無異議！」

「好！」法光道人道：「兩位回房去準備一下，貧道也要準備一下。」

黃天朗兩人於是別過法光道人，各自回房去準備隨身要携帶的兵刄與物件。

× × ×

法光與黃天朗、米天香趕到野狼崗下時，日頭巳漸漸掛在西邊天上，距黃昏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此刻，他們置身的地方，是一片亂葬崗，這裏，不論日間晚上，皆有野狼出沒，也因此，這裏一向是很少人到的，除非是死了人，不得不將棺木抬來，否則，這裏只有雜亂的墳堆，被野狼扒開了的墳穴，以及白骨及破裂枯散的破棺木。

如此荒凉恐怖的地方，就算是白天，也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心生寒意，不敢久留的。

野狼崗不算高，大約只有數十丈高，形狀就像一頭伺伏作勢撲噬的惡狼，其名也就是因此而來的。

由崗脚到崗頂，石多泥少，到處怪石嶙峋，長着疏落的矮樹，一眼可以望到崗頂。

但却沒法看到崗頂上那妖人的巢穴。

三人站着打量了一會，法光道人兩道目光有如電光般，打量着山崗上的形勢。

米天香却忍不住道：「道長，崗脚至崗頂，看不出有什麼禁制，莫非昨晚那些禁制被令徒破去後，那妖人傷重之下，不能再加設置？」

說時，臉上露出興奮之色。

「極有可能！」法光道人目光閃閃地道：「要是那妖人能夠行動的話，斷不會不再設置禁制的！」

「道長，那咱們快上去吧！」黃天朗說着，巳縱身向崗上掠去。

「施主不可大意，小心一點。」法光道人說着，亦飛身縱掠上去，只一晃，便巳越過黃天朗的身形，當先向崗上掠去。

法光道人絕不是有意在黃天朗的面前炫耀自己的身法，而是不想他有什麼失閃，所以，他才搶在前面，以應付隨時會發生的變故。

因爲，那妖人畢竟不是好對付的。

米天香嬌軀一晃，便巳追上了黃天朗，與他並肩向上掠去。

至此，黃天朗可說領教到這些身懷異術的能人的高明了，本來，他一向以爲，以自己的身手，放眼天下武林，也可稱得上是年輕一輩中的翹楚了，但如今與法光及米天香一比，那就差得遠了！

不過，他却沒有自卑之感。因爲他明白到，像他們那種身懷異術之人，又豈是普通的武林高手，所能比擬的。

他並且慶幸自己有幸開了眼界！能夠結識到這些異人。

法光道人其勢如矢般，一眨眼，便已掠至崗腰，驀然間，他的身形驟然窒停下來，並且晃了一下，那樣子，就像一頭撞在一堵牆上般！

但黃天朗却看不到，在法光道人的身上，有甚麼東西阻擋着他，但他因爲已見識過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奇異怪誕的現象，所以，他一點也不再感到驚詫，反而心中震悚了一下。

絕無疑問，法光道人一定是遇上了連他也看不出來的無形禁制，這怎不敎他驚懍不已。

「道長，看出那是甚麼禁制麼？」米天香畢竟跟隨陽山神姥修練多年，所以，她馬上便猜到，法光道人遇上了極厲害的無形禁制。

法光道人臉上露出驚詫之色，退了幾步，扭頭道：「兩位施主，那妖人確實佈下了極厲害的無形禁制，連貧道也察覺不出來，兩位請小心！」

就這說話之間，兩人已先後掠到法光的身前，米天香雙眼四下打量着，詫異地道：「道長，令徒不是說，已破去了那妖人佈下的四重禁制，直登上崗頂麼？怎麼又會發現這裏有一重無形禁制的？」

「道長，米姑娘，咱們可能中了那妖人的詭計！」黃天朗臉色驟變，脫口失聲叫出來。

法光道人馬上明白黃天朗的話意，不禁臉色遽變，疾聲道：「施主說得不錯，咱們確是中了那妖人『引蛇出洞』之妖計，那妖人所受的掌傷，根本就不重，他昨晚不露面，並放過敝徒，就是要讓咱們產生一種錯覺，以爲他傷重不能行動，於是認爲不可錯失良機，自動找上這裏，却踏入了他的陷阱之中！」

一陣「嘎嘎」的怪笑聲突然就在他們身旁數丈外的地方响起，三人聞聲急忙循聲望過去，赫然發現，那原本空空如也的犬牙交錯般的怪石堆上，就站着那妖人——隱靈神君！

法光與米天香皆毫不感到驚詫，因爲他們知道，陰靈神君只不過施展出潛踪匿影之法，一早便潛匿在那些怪石堆中，這時候才乍然現身出來。

但黃天朗却還是第一次見識到如此神奇的隱形遁跡之法，那簡直比東瀛的忍術還要玄奇，而武林中以潛踪隱跡揚名江湖的司空世家，簡直望塵莫及！

「法光老道你現在才知道中了本神君的妙計，不覺得太遲了麼？嘎嘎，你們經已陷在本神君佈下的羅網中，你們還是束手受死吧！」陰靈神君那死人般的臉相，在白天中，看得更加清楚，也令人感到他更像一個死人！

「陰靈妖人，你好狡滑。」法光道人是又驚又怒，嗔目怒視着陰靈神君。

陰靈神君陰惻惻地笑道：「老道，本神君若不是將計就計，想出那樣的妙計來，又怎騙得你們相信本神君受了重傷，行動不便，令你們以爲可以檢個便宜，引得你們從那破道觀中，走了出來，踏入本神君佈下的天羅地網中，好讓本神君報那一掌之仇，並來個斬草除根！」

「妖人！你放——」下面那個「屁」字，被米天香硬生生咽回肚中，沒有說出來。畢竟，她是一個姑娘家，那實在太粗俗了一點，還好她驚覺得快，才沒有說出來。「你殺我師傅，我今日就算挫骨揚灰，也要殺了你，爲我師傅報仇！」

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明，米天香怒火中燒之下，也不顧根本就不是那妖人的敵手，咬牙切齒地，便欲撲上前去，與那妖人拚命！

黃天朗眼急手快，伸手一把執住米天香的一條手臂，疾聲道：「米姑娘，這時候不是拚命的時候。別忘了，咱們要聽道長的話。」

法光道人也急聲道：「小施主，請稍安毋燥，等一會，貧道自會讓你動手，手刄那妖人，以報師仇。」

米天香被兩人這一說，高燒的怒火才稍熄，但猶自憤恨地怒視着陰靈神君。

「老道，你也不掂一下你自己有多少份量，竟然大放厥詞，你以爲本神君挨了你那一掌，便元氣大傷麼？老實對你說，本神君是沒有十足十的把握，也不會設計將你們引出來了！」

法光道人自陰靈神君現身起，便已料道，這一次只怕不能全身而退，而他亦早已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黃天朗兩人陷在這裏，自己縱使九死一生，也要將兩人救脫這險境，因爲，他已將報仇的希望，寄托在兩人的身上。

因爲自己已年近六十，沒有多少年命了，而就算自己再苦修潛練二十年，也未必是那妖人的敵手，何況，自古人生七十古來稀，能不能活到七十歲，尚是未知數。但黃天朗與米天香還年輕，加上米天香又是此道中人，只要假以時日，說不定，巧獲奇緣之下，法力道行大增，足以尅制那妖人也說不定，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主意打定了，他反而心定了很多。

這時聽了陰靈神君那番咄咄逼人的說話，他根本就不動怒，反而心平氣和地說道：「陰靈妖人，費話別說了，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相信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

陰靈神君仰天打了個「哈哈」，趾高氣揚地道：「糟老道，你總算說了句像樣的話了，看在這一點之上，本神君就讓你先出手吧。」

法光道人却搖搖手道：「且慢，在動手之前，貧道有一件事情要向你問個明白的！」

陰靈神君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嘎」地乾笑一聲道：「若是本神君猜得不錯，老道士你一定是要向本神君問清楚，你那草包師弟是怎會與本神君衝突，因而被本神君殺死的吧？」

法光強忍着悲怒，冷靜地答道：「不錯！」

陰靈神君那張死人臉刹那拉長了，陰狠地道：「本神君是實話實說，你那草包師弟竟然不自量力，多管閒事，那晚本神君正驅趕那些費了一番心血，才降服了的陰將（僵屍）往附近的村莊，看看有甚麼倒霉鬼成爲本神君屬下那些陰將的祭品，你那位草包師弟不知怎的，竟然撞上來，

本神君便驅策那些陰將向那草包撲噬……結果，終不免成了本神君麾下那些陰將的美食！」

法光道人聽他輕描淡寫地道來，不禁氣炸了肺，不過他畢竟修練功深，涵養極好，深吸一口氣，便將翻湧的怒氣强壓下去。「好了，貧道今日是與你勢不兩立，動手吧！」

米天香剛張口叫了一聲：「道長——」便被法光道人搖手截住了她的話聲。「小施主。別急，該你動手的時候，貧道自會讓妳動手。現在且與黃施主退站開去，待貧道先領敎一下他的手段！」說時，朝兩人打了個眼色。

兩人見他那樣說，又誤會他另有甚麼安排，於是，便退站開去，注視着法光與那妖人的動靜。

而米天香更暗中扣住了師門一件異寶！準備在法光有甚麼不對的時候，便出手相助！

× × ×

「老道，本神君說過，讓你先動手的，本神君不是言而無信之人，你動手吧！」陰靈神君一副倨傲輕視的樣子，斜睨着法光道人。

法光道人長長地吸了口氣，那張滿月般的臉上，驟然泛起一層清瑩瑩的神光來，米天香一看，便看出，法光道人已運起了護體神罡，將本身保護起來。

這說非有三十年以上的功力，兼且修練得法，是無法練成這種護體神罡的。

這就像練武之人，功力已臻化境後，遇敵之時便會渾身遍佈罡氣一樣，拳掌刀劍，皆傷不了一樣，只是，這種修練之人所練的護身神罡，自又比練武之人所練的護體罡氣，神妙得多了。

「妖人，就讓你見識一下貧道的厲害吧！」法光道人朗喝一聲。袍袖一揚，自他的袖中，飛出一道金光來，其形如梭，疾射向陰靈神君的天靈要害！

陰靈神君咧咀陰笑一下，手一指，自他的指尖中。便自射出兩道絞剪般的暗赤光華來，有如兩條惡蛟般，搖頭擺尾，疾迎向那道梭形金光！

金光與那兩道暗赤光華在半空中迎上，刹那便自交纏在一起，閃擊電砸起來，發出一連串急擊的交鳴之聲。

而法光與陰靈神君兩人，皆是神情肅然。在全神催動自己的法寶，冀圖擊敗對方。

黃天朗雖然昨晚已見識過陽山神姥與那妖人的神奇交手，但如今在大白天看來，却另有一番動人心魄處，全副心神，皆被在空中交纏閃擊，難分難解的兩道光華吸引住了！

米天香的神情比法光道人更緊張，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空中三道恍似蛟龍騰搏的激烈情景。

驀地，激鬥中的三道光華，其中那道金光被那兩道暗赤光華絞住了。兀自在左衝右突，却就是衝突不出，恍似困獸一般，猶自在拚命掙扎着。

而法光道人的臉色，也變得有如噀血般，漲紅起來。

「錚錚」的一連串激响，那道梭形金光終於被那道暗赤光華絞碎了，有如流光四濺般，飛散下來。那道金光便自倏然消散，而法光道人恍似挨了一下重擊般，渾身震顫了一下，咀角邊溢出一縷鮮血來。

法光道人果然已受創，因爲，那道梭形金光，乃是他以本身法力及眞元驅策的，而那梭形金光，實則就是他多年練化而成的一種法寶——太清神梭，已練至與本身意念合一，只要他的意念一動，那太清神梭便會自動從袖中飛射出來，如今神梭被毀，他的眞元也因此而受了戕傷。

一直注視着的米天香看得不禁嬌靨微變，失聲驚叫出聲，正欲揚手發出她早已扣在掌中的師門異寶——天遁劍，那知道，情形又起了急劇的變化，令到她暗舒一口氣，意念急收，沒有將天遁劍發出。

× × ×

情形確是起了急劇的變化。

就在法光道人咀角溢血的刹那，那邊的陰靈神君獰笑一聲，眼中幽光暴盛，伸手向前一指，那兩道暗赤光華在他的意念催動之下，其勢不衰，反而更矯捷地向法光道人的身上騰射過去！

那勢道，就如兩條惡蛟般，張牙舞爪地向人撲噬！

豈料，已受創的法光道人，倏地猛吸一口氣，右手疾翻，揚掌發出一記無極先天神雷，只聽「波」地一下輕爆，一團淡瑩瑩的光華電擊向那兩道騰射而來的暗赤光華！

「轟」地一响，兩下裏在空中相擊在一起，只見那團淡瑩瑩的光華亦被震散開來，霎眼間烟雲般幻滅！

再看那陰靈神君，那刹那身形急晃了一下，發出一聲悶哼，幾乎站立不穩，一跤倒栽下來。

這突然的變化，自然看得黃天朗與米天香那顆提起來的心，倏然落回原位，長長地噓了口氣。

因爲，法光道長也扳回了一局，同樣挫傷了隱靈神君的眞元。

第一個回合，兩人可說不分勝負。

但嚴格說起來，法光道人還是稍落下風。

不過，法光道人扳回一局後，其信心不由大增。

「老雜毛，想不到你果然有一手！」陰靈神君穩住身形，那張死人臉霎時間佈滿了殺氣。

法光道人忙用衣袖抹去咀角溢出的血漬，再吸口氣，才沉聲道：「妖人，你也不過爾爾！」

「老雜毛，你別得意，本神君管敎你形神俱滅，永世不得超生！」陰靈神君陰惻惻地嘎聲厲叫，隨之飛身猛撲向法光道人。

法光道人睹狀，臉色微變了一下，亦自飛身撲了起來，迎向陰靈神君。

兩下裏的勢道皆異常快疾，晃眼間，兩人便在空中迎上了，兩人也各自出手猛擊對方。

不過，兩人却不是像普通的武林人那樣，拳掌交加的，硬碰硬，兩人雖然也有出掌，但却不是交擊在一起，而是互相虛空發掌，每一掌發出，皆發出雷電之聲光，一時間，只見電光有如金蛇亂舞，霹靂之聲不絕於耳，只震得黃天朗耳鼓嗡嗡鳴

响，眼花繚亂。

米天香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影响，對於兩人互於眞元發出的掌心雷，看得清清楚楚，也看到兩人的身形在空中閃迴騰射，互不退讓，兀自激鬥不休！

米天香忽然緊張地悄聲對黃天朗道：

「黃大哥，你看出什麼來麼？」

黃天朗根本就看不出什麼來，雙眼被那兩人的有如龍飛鳳舞的身形，「轟轟」不絕的炸响弄得目眩神搖。「米姑娘，妳看出什麼不對麼？」

米天香緊張地道：「我看出法光道長遲早必敗！」

黃天朗聞言之下，吃驚地道：「那怎辦？」

米天香一咬牙，恨恨地道：「對付這種妖人，不用講什麼規矩，我想暗中出手相助法光道長！」

黃天朗遲疑着道：「米姑娘，這……這……」

「是不是有欠光明磊落？」米天香搶着道，雙眼瞪着黃天朗。「難道眼睜睜看着道長喪生在那妖人的手下。那時咱們亦勢必逃不過那妖人的毒手，那才夠光明磊落麼？」

米天香這一番話，立時說得黃天朗啞口無言。

「黃大哥，不管你怎樣想，爲了道長，也爲了咱們，我可要出手了！」米天香話聲出口，揚手發出了她早已扣在掌中的天遁劍！

只見一道青瑩瑩的光華，矯夭如龍，駭電裂空般，閃射向在空中與法光道長激鬥的陰靈神君！

也就在這剎那之間，只聽空中响起了一聲炸响，其中夾雜着法光道人的一聲慘叫。

黃天朗疾忙睜眼望去，只見法光道人身形有如斷綫風箏般，翻滾着直飛出去。

他不由大驚失色，縱身飛掠而起，直撲過去，企圖將法光道長的身形接下來。

米天香這時正以意念驅馭那道劍光飛擊陰靈神君。雖然她也看到法光道人受創於那妖人的邪法陰雷掌之下，但她這時可不敢分神，以免功虧一簣！

因爲，憑她的修爲，還未到可以心神二用的境界，就算是陽山神姥，也只是勉强可以。

那道劍光在她的全神馭使之下，其勢若電，却不是筆直朝那妖人射去，而是閃迴繞掣，令人不可捉摸。

而陰靈神君那時正與法光道人激鬥得難分難解，注意力全在法光道人的身上，恰好，那刹那又是他以陰雷掌擊飛炸傷法光道人，心頭自不免一陣暗喜，心神稍疏之下，猛覺一道青瑩瑩的劍光腰斬而至，那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倉促間已來不及發出邪門法寶截擋，加上他本了受是傷，眞元受損，再加上與法光拚鬥了那一陣，亦耗損了他不少眞元之力，身法自不免稍欠靈活，一個閃避稍慢，只覺左臂上一涼一痛，忍不住大叫一聲，一頭翻墜下去，一隻斷手，亦飛出老遠，落在地上！

米天香見一擊得手，大喜過望，手一指，那道青瑩瑩的天遁劍光，其勢一迴一沉，追擊向陰靈神君。

陰靈神君可說是陰溝裏翻船，一個疏神之下，傷在了一個女娃子的手下，他却不知道，那柄天遁劍乃是天遁門歷代流傳下來的鎭派神物，本身已具靈性，而且出則必需見血始回，要不是陽山神姥早已將此劍贈與米天香，否則，若是那晚由她驅馭與之拚鬥，只怕陰靈神君就算殺得了神姥，也必傷在那柄天遁劍之下！

陰靈神君雙脚還未站穩，眼角便瞥到那道令他斷了左手的矯活靈捷的劍光，啣尾追擊下來，他旣已領敎過其厲害，自然不敢再掉以輕心，更不敢怠慢，咬牙忍痛，也顧不了先止住如泉般噴湧出來的鮮血，猛一張口，將他以本命元神合練的法寶——元靈骷髏頭放了出來，疾迎向那道劍光！

那被一團綠慘慘的光團包着的骷髏頭，甫自他的口中飛出來，便漲大起來，眨眼間，便有盆子般大小，待到與米天香的天遁劍遇上，便足有車輪大小，與那道劍光激鬥起來！

可惜米天香本身的道行尚淺，法力也自然不高，那柄天遁劍雖是鎭派神物。並已通靈，但又怎敵得過那妖人的本命元神合練的元靈骷髏頭，在空中激鬥了一會，那骷髏頭是越戰越勇，兇猛異常，但米天香已有力不從心的感覺，那道劍光雖然矯活，却已漸漸退縮，似已不敵。

那骷髏頭却緊逼不放，咄咄逼人，而米天香的頭上，也暴沁出汗水來，可見，她是在盡全力支持着。

說起來，要不是那柄天遁劍已具靈性，本身已具法力，只怕米天香支持不到現在。

那支天遁劍在骷髏頭的壓迫之下，雖然猶自苦戰，但已越來越遲滯了。就這眨眼的功夫，已退縮至米天香的面前。

米天香的身形開始急劇地晃起來，若是她再支持不下去，天遁劍被那骷髏頭噬住或是擊落，乘勢噬擊之下，以她的法力，肯定阻擋不了，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嚴重的話，她的元神會被那骷髏頭噬吸以至形神俱滅，永世也不超生，好一點的話，她也逃不過一死之厄！

而這個時候，根本就無人可以救得了她！

因爲法光道人顯然已受了很重的創傷，正自被黃天朗抱在懷中，身上血肉模糊的，氣息奄奄，如何救得了她？

黃天朗雖然武功不俗。但在這種情形下，簡直一無用處，派不上用場，那自是無法出手救她了。

那麼，目前來說，她只有自救之一途了。

而她也眞的施展出自救之術！

猛可裏她張口噴出一道晶瑩如玉的氣炁來，直射在那道已呈不支的劍光之上！

這刹那，那道劍光在那道氣炁的催動之下，霎時氣勢大盛，威猛矯活異常，簡直有如一條神龍，撲擊過去。

兩下裏在空中展開了一輪激烈無比的劇鬥，各不相讓，煞是精彩！

「哇」的一聲有的嬰啼的叫聲自那骷髏的口中發出，原來，那骷髏頭的左頰之上，挨了米天香的一劍，現出一道血痕來，但這時那道劍光亦有如强弩之末，一個

不留神，被那骷髏頭一口噬住了！

但那道劍光却猶自掙扎不已，那骷髏頭在受創之下（由於是與陰靈神君的本命元神合練的，所以，他的元神也受了創損），元神受損，自然也影响到那骷髏頭的功力，一個把持不住，竟被那天遁劍掙脫出來，再在它的眼上刺了一劍！

那骷髏頭的眼眶內，馬上標射出一蓬暗赤帶綠的血來，「呱」地厲叫一聲，急往回飛！

而米天香亦已支持不住，嬌軀一軟，栽倒在地上。

那道劍光眞的通靈，勢衰力竭之下，本來是直墜落地的，却搖搖欲墜地，折飛回米天香的衣袖之內！

米天香栽倒在地上，臉白如紙，似乎已經沒了氣息，其實，她只是昏厥過去吧了。

不過，她的元氣已大損，剛才，她正是運起本身的眞元氣炁。作孤注之一擲，希望就算是死，也不致形神俱滅！

只是，這一來，她的眞元已幾乎耗損淨盡，她雖然沒有死，但也離死不遠了。

再看一下陰靈神君，他也頗爲狼狽，一臂已斷，再加上以本命元神合練的元靈骷髏又受了重創，令到他的元神亦受損不輕，也所以，他才會急急收回那元靈骷髏頭，米天香不致形神俱滅慘死！

說起來，連陽山神姥也喪生在他的元靈骷髏之下，法光道人也傷在他的手下，萬萬想不到，他却會受創於一個功行不深的姑娘手下，那確是令人意想不到，也令人難以相信！

不過，這也是不難解釋的，要不是他先是昨晚受了法光道人一掌，雖然傷得不重，但也受了創，令到他的法力因而不能從心所欲地十足十發揮出來，再加上他剛才又與法光道人激鬥，損耗了不少眞元氣炁，而米天香是以偷襲斷去他的一臂的，那絕無疑問是有點取巧，他在連番受創之下，饒是他邪法高强，也不得不吃了一個悶虧！

他連番受創之下，雖然恨不得將三人挫骨揚灰，生啖其肉，但他還是强忍着，先將斷臂上的傷口止了血，再調息一下，再動手不遲。

因爲，他自信法光三人根本就逃不了，那就不用急於一時了。

說穿了，是法光等三人已陷在他佈下的無形禁制之中，別說是兩個身受重傷，一個根本不懂這種玄奇之術，就算法光與米天香一點沒有受損，他自信他們也闖不出他設下的這一重極之厲害的無形禁制！

這時，他經已跌坐在地上，而臂上的傷口，亦已止了血，正自運起他殭屍門的獨門秘法，調養起元氣來。

×　×　×

那邊廂，黃天朗可說是六神無主，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放下法光道人不理跑去看一下米天香又不是，不去看一下，他又放心不下，正自委決不下的時候，被他抱着的法光忽然悠悠醒了過來，睜眼望一下黃天朗，語聲沙啞地道：「黃施主，米施主呢？」

黃天朗驟見法光道人醒過來，不禁一喜，急聲道：「道長，米姑娘在你被擊傷昏厥過去後，便出手與那妖人拚鬥起來。可惜……道行不夠，雖然斬斷了那妖人一條左臂，她也受傷不輕，昏死過去，在下本想過去看一下她的，但又不能丟下道長你……」

法光吸了口長氣，精神似乎振作了一點。「施主，貧道現在好多了，你快去看一下米施主吧。」

黃天朗遲疑了一下，在法光的目光催促之下，只好扶他坐下來，走去看一下米天香到底如何了。

但走了幾步，他便停下來，回身對法光道：「道長，那妖人正在打坐調息，似乎受傷不輕，待在下先上去，一掌將他劈死，再去看米姑娘！」

原來，他看到陰靈神君坐在那邊的地上，閉目調息，認爲有機可乘。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令他改變了以前迂腐的看法：認爲偷襲有欠光明，想趁這大好時機，一掌送陰靈神君歸西！

法光道人却連連搖手，說道：「黃施主，千萬不可。別看他狀似入定，但你若走到他身前十步之前，他便會感應到，而他的身前四周，亦早已佈起了一身護身氣炁，尋常的掌力，根本擊不破那道氣炁，反會被反震之勁，將你震傷，他再一出手的話，你便非死即傷。可憐貧道一身法力，被他的陰雷掌震損了十之六七，加上又傷了腿脚及手。無法出手，就算能夠出手，也傷不了他。看來，那妖人是命不該絕了！」

一頓，接催促黃天朗道：「施主，不要多想了，還是快去看一下米施主吧。」

黃天朗被他這一說，有如兜頭淋了一盆冷水，當下只好打消了偷襲之意，走向米天香那裏。

法光忍着痛，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來，咬開塞子，就着瓶口，倒了三顆丹丸在口中，然後閉目吸納起來。

黃天朗走到米天香身前，蹲下身，也顧不了男女之嫌，先將她抱起來，然後才探視一下她的氣息。

還好，氣息雖然微弱，但總算還活着，他不由噓出一口氣來，一顆心放下不少，但隨之，他又皺起了雙眉。

因爲他不知怎樣才能救醒米天香。

而他也知道，那絕不是以一般的武功手法，所能救得醒她的。所以，一時之間，他沒有主意。

但他馬上就想到了法光道人。

於是，他忙將米天香抱起來，走向法光那邊。

來到法光的身前，法光已然張開眼來，看到他抱了米天香來，睜眼道：「米施主怎樣了？」

黃天朗忙說道：「道長，米姑娘的氣息很微弱，昏迷不醒，在下不知該怎樣才能將她救醒，所以，將她抱來給道長看一下！」

「施主，將米施主放下來讓貧道看一下！」法光的精神，又比方才好了一些。

黃天朗忙將米天香放在法光身前的地上，然後，轉過身來，注視着陰靈神君的動靜。

法光看了一下米天香的臉色，再看一下她全身上下，看不到有何損傷，於是便

執起她的一隻手，把脈聽起來。

他的雙眉隨即皺了起來。

隨即，他便放下米天香那隻手，將放在地上的那個玉瓶拿起來，抬頭朝黃天朗道：「黃施主，煩勞你將米施主的牙關揑開。」

黃天朗應聲轉身，蹲下來，伸手揑開米天香的牙關。

法光馬上將瓶中的丹丸，一古腦兒倒在米天香的口內。「黃施主，米施主眞元氣炁，幾乎損耗殆盡，情形危殆得很，貧道已喂她吃下三清玉露丸，相信可保住她的一條命。施主，你且將她抱起來，站到貧道身後！」

黃天朗依言抱起米天香，站到法光的身後。

法光立時又閉起雙眼，調息起來。

黃天朗則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仍然閉目打坐的陰靈神君！

× × ×

陰靈神君終於張開雙眼，緩緩地站了起來。

只見他的那張死人臉，更加白了，白得透出一層青氣來，更形妖怖了。

仰天發出一聲長嘯，隨即將兩道森森的幽冷詭異目光投射在法光道人的身上。

黃天朗一見那妖人睜眼站起來，神色馬上緊張起來，但又不敢開口驚動法光，心中直在打鼓，也準備豁了出去，就算是死，也要拚一拚！

「雜毛老道，想不到你還未死！」陰靈神君終於開口了。

法光也就在這剎那霍地睜開雙眼，兩道目光有如冷電般，直射在陰靈神君的臉上。「陰靈妖人，你也好不到那裏去！」

陰靈神君那剎那臉上現出一片獰惡的神色，怨毒陰狠地說道：「雜毛老道，本神君雖然陰溝裏翻船，不過，本神君必會十倍討還，將爾等挫骨揚灰，永世不得超生！」

「妖人，你以為貧道是無知小童麼？別說大話唬人了，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法光道人冷笑一聲。

陰靈神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雜道老道，死到臨頭，你還口舌不饒人，本神君就讓你見識一下吧！」

說着，他的口中唸唸有詞起來，驟然間，一蓬綠烟在他的脚下騰冒起來，迅即淹沒了他的全身！

緊接着，那蓬綠烟倏化一道綠虹，直射向天上！

而陰靈神君亦頓時消失無踪！

法光道人即時神色驟變，一個身子霍然從地上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的，但他却咬牙忍受着，疾聲對黃天朗道：「黃施主，請抱緊了米施主。」

他的話還未說完，只聽一陣海嘯般的聲音鋪天蓋地而來，隨之是一陣狂風，天地剎時一黯，整座山崗竟然動搖震抖起來，頓時樹折石裂，聲勢駭人極」！

法光道人的身子急晃了一下，臉上露出驚悸之色來，疾聲道：「不好，那妖人已發動了禁制，黃施主，快閉上雙眼，抱緊米施主，無論怎樣也不要將雙眼睜開，待貧道將兩位送出去！」

黃天朗却道：「道長，你不走麼？」

「貧道走不了！」法光道人黯然道。

「道長，你若不走，在下也不走！」黃天朗固執地叫道。

「黃施主，別執拗了，你縱使不走，也於事無補，只是白送一條命，連累米施主也沒命，咱們三個人死在這裏，想找那妖人報仇也不可能了，施主，聽貧道的話，快閉上雙眼，否則，便來不及了！」

就這說話之間，那海嘯般的厲吼聲更厲害，狂風吹刮得幾乎令黃天朗站不穩，天昏地黯的，飛沙走石，地底傳來一陣「隆隆」的轟响聲，整個山崗猛烈地搖晃起來，脚下的地皮裂開一道道深溝，看樣子，這整座山崗像要倒塌翻轉過來一樣。

黃天朗被法光那樣一說，心念一轉，不再固執下去，連忙將雙眼閉起來，緊緊地抱着米天香。

法光這時已跌坐回地上，只見他口中一陣噏動，隨之仰頭張口長長地吸了口氣，整個人剎那漲大起來，雙掌接連向上劈出七八掌，只從他的掌心中，發出一團團青芒來，疾擊向空中，但射起十數丈後，便像遇上了一堵無形的銅牆般，「波波」一連聲，炸响不已，却就是射不出去！

法光道人再吸一口氣，掌發不停，一連又是七八掌，一團團青芒集中射擊在天上那堵無形牆壁的一點上，「波波」作响，終於，最後的一團青芒，破空直射了出去。

黃天朗閉上雙眼，看不到，但法光却知道，終於擊破了那妖人佈下的無形氣幕，自己的一番功夫，沒有白費！

他不敢怠慢，雙掌一翻，接按向自己的天靈之上。

一道青氣，剎那從他的天靈竅中，衝射出來，接一折一繞，迅疾地將黃天朗一繞，便將兩人罩沒起來，有如一條神龍騰空般，直射向那個「破洞」！

剎那間眞是比眨眼還要快，隨着法光的肉身「波」地一聲炸了開來，那道青氣去勢更疾，「嗖」地一聲，便破「洞」而出，直射入空中，轉眼不見。

一陣天崩地裂般的巨响聲震天裂地地响起，整座山崗果然崩塌裂陷，那情形恍似渾沌初開，天地倒轉一般！

× × ×

當天的晚上，二更未到，三聖宮的上空忽然間電光交閃，霹靂連聲，接着天上不是下雨，而是下「火」，只不過眨眼間，整座三聖宮便被大火掩沒吞噬了，火光中，只見人影奔竄，呼號聲聲，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從觀中逃得出來，被那一場「天火」連同整座三聖宮，燒成灰燼！

一座香火鼎盛的道觀，便這樣離奇地毀於一旦。

× × ×

黃天朗悠悠醒轉時，就像發了一場夢般，一時間不知身在何處。

他睜眼四顧一下，却發現自己是置身在一處山脚下的疏樹林中，身邊，就躺着米天香。

他也顧不了自己身上是否受了損傷，一骨碌從地上爬起身來，察看一下米天香是死是活。

伸手探一下米天香的鼻息，均勻徐緩，他才鬆了口氣，忙着察看一下自己的身

上是否受了損傷。

意外地，他發現自己身上一點損傷也沒有，這不由令他怔住了。

因為他這時已記起，自己是在空中飛墜下去，在落地之時，由於受到一陣劇震，因此而昏暈過去的。

跟着，他又想起了法光道人，也想起自己被奇異的力量攝了起來，只覺整個人在空中飛行，身邊風聲呼呼，本來，他是想好奇地睜開眼看一下，自己是否在空中飛行，但一想到法光道人的一再叮囑，他便强忍着沒有睜開眼。

一陣不祥的感覺也忽然襲上了他的心頭，法光道人既然不在此，而他在山腰上說的那番話，亦湧上他的心頭，絕無疑問，法光道人一定是為了救自己與米天香而喪生在野狼崗上了。

一時間，他悲恨得緊緊握住了兩拳，在心中發誓：「法光道長，在下不會讓你白死的，在下縱使粉身碎骨，也要為你報仇！」

肚子忽然間一陣「咕咕」直响，他才省覺到，肚子餓了，而且餓得很厲害。

因為他感到飢腸轆轆。

他想走出林子去看看，以便察看分辨一下，自己置身在什麼地方，但隨之轉念一想，萬一自己出林後，米天香有什麼閃失的話，怎辦？於是，他決定待米天香醒轉過來再說。

嚥下一口口水，他强忍難受的飢餓。

坐在一棵樹下，他無聊地呆望着猶自昏睡着的米天香，不知怎的，竟然看得痴了。

他從未看過少女的睡姿，米天香是第一個，雖是躺臥在地上，但那種安詳與寧靜，那微微起伏有致的胸脯，那偶爾會顫動一下的睫毛，那挺巧的鼻子，略呈弧形的咀唇，此刻在他的眼中，無一不美，這怎不教他痴了。

而另一張巧笑倩兮的臉影，忽然間幻現在他的眼前，他不由自主地低呼了一聲：「巧兒。」

那張臉影在他叫聲出口的剎那，霍然幻滅了，他也霍然回過神來，耳中即時聽到一聲嚶嚀。

他馬上站起身來，走近米天香。

因為他看到，那聲嚶嚀是從米天香的口中發出來的，並且嬌軀動了一下，看樣子是醒過來了。

果然，米天香那長長的睫毛顫動了一下，接着又眨了眨，跟着便張開眼來，茫然地回顧一下。

黃天朗驚喜地朝米天香輕聲叫道：「米姑娘，妳終於醒過來了。」

米天香那微開的雙眼忽然大睜開來，循聲望向黃天朗那邊，雙眼即時發出光亮來，咀唇噏動了一下，吐出啞澀的語聲來：「黃……大哥，是你……」

黃天朗透口長氣，高興地道：「米姑娘，妳醒過來，那眞好！」

米天香撐起身子，詫異地道：「黃大哥，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米姑娘，難道妳不知道，妳起碼已昏迷了一夜半日。」黃天朗這樣說，是因為他早已看到從樹梢枝葉間斜斜晒射下來的點點陽光，這時候，應該是早上，且快近晌午了。

「黃大哥，我怎會昏迷了這麼久的？」米天香有點迷茫地拿眼瞧着黃天朗。

黃天朗苦笑道：「米姑娘，也難怪妳這樣說的，因為你當時昏死過去後，只有一絲氣息，要不是法光道人喂你吃下那些丹丸，只怕你已……」

「是了，怎麼不見了法光道長？」米天香省覺地問，同時左右張望起來。

黃天朗被米天香這一問，不禁一陣悲苦：「米姑娘，法光道長為了救咱們脫去那妖人佈下的無形禁制，恐怕已經凶多吉少了！」

米天香聽得嬌軀抖顫了一下，一骨碌從地上站起來，身軀晃了一晃，幾乎癱回地上，幸好她身邊就有一棵樹，忙伸手一把抓住，才沒有跌下去：「黃大哥，莫非我昏迷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正是，」黃天朗道。「那妖人發動了禁制，借遁光飛走了，剩下法光道長與你我三人，法光道長當時大驚失色，要在下緊……抱住你，閉上雙眼……而在下只覺山崩海嘯般，地動山搖，恍似乾坤倒轉，忽然間，在下覺得全身被一道東西罩裏住，離地直飛上去……醒來後，便發覺姑娘躺在這林子中，在下也不過比姑娘早醒一刻。」就他所知的，一一對米天香說了出來。

米天香聽得神色連變，動容不已，只覺魄動心驚，心中一陣悲痛。

她雖然沒有看到當時的情景，但就是聽黃天朗的那一番述說，她亦已想像到，當時的情形是如何險惡危急，絕無疑問，自己兩人得脫險境，全仗法光道人捨命相救，而她亦已猜到，法光道人九成九是施展出道家的元神解體大法，將苦練了數十年的本命元神，自天靈竅中解脫出來，生生將自己與黃天朗，衝破禁制，救出他們，而他的一點元神，也得以保存，免遭形神俱滅之厄！

「但願法光道長的那一點元神，找到依歸，不免四處飄流遊蕩。」她在心中暗暗祝禱。

她之所以知道道家有這種元神解體大法，乃是聽她的師傅——陽山神姥說的，而道家元神解體大法，乃是一種在危急中，不致形神俱滅，保存一點元神的自戕之法，但也極之厲害，因為元神出竅時，挾帶了本身的元炁，因此具有强大的法力，不但可以殺人，也能夠衝破一般的禁制，脫困而去，得保一點元神。

由法光道人想到了自己的師傅——陽山神姥，米天香不禁一陣悲痛從心底直湧上來，雙眼一濕，忍不住掉下淚來。

黃天朗看着，也不禁一陣黯然神傷。

「米姑娘，妳覺得好多了麼？」黃天朗為免米天香過份悲傷，以免有傷身子，故意岔開話題。

米天香舉袖拭去淚水，感激地道：「黃大哥，我覺得好多了，法光道長的丹丸救了我一命！」

「那就好了。」黃天朗透口氣道：「米姑娘，咱們如今怎辦？」

米天香想一下，道：「黃大哥，你一定肚餓了吧？」

黃天朗被她這一問，本已遺忘了的肚

餓，馬上又飢腸轆轆起來，一陣難受，當下苦笑道：「餓癟了，要不是姑娘妳提起，在下巳忘記了。」

米天香道：「我也餓了，咱們現在首先去找點吃的，吃飽了，才能辦事。」

黃天朗急不迭道：「說得極是，米姑娘，要不要在下扶妳出林？」他確是餓癟了。

米天香沒來由地臉上熱了起來（莫非她經過接連的驟變及危難後，長大了麼）？目光一垂，微現忸怩地道：「黃大哥，不用了，我還能行。」

說着，她巳放開抓着樹榦的手，緩緩向林外走去。

黃天朗却沒有注意到米天香的那種微妙變化，他那樣說，一點也沒有別的意思的，既然米天香那樣說，他便跟着向林外走去。

林外是一片荒野，看不到有人家，但却看到，林子右邊遠處，升起一縷炊烟來，黃天朗看得精神一振，興奮地對米天香說道：「米姑娘，妳看，那邊有炊烟升起來了，大概是在做午飯了，咱們快往那邊走。」

米天香也看到了，微微點點頭，脚步加快了。

黃天朗却不敢走得太快，以免她支持不住。

× × ×

走出那戶好心的人家，黃天朗精神抖擻地對米天香道：「米姑娘，現在咱們到那裏了？」

米天香似乎早巳想好了。接口道：「先回三聖宮看一下，萬一法光道長死裏逃生……又或是眞的慘遭不幸，咱們在情在理，也應該到三聖宮去報訊。」

「嗯，與在下想的一樣。」黃天朗衝口接道：「那咱們這就快趕去吧！」

說着，便向三聖宮方向走去。

米天香却反而停了下來，嗔道：「黃大哥，你既然心中早有主意，還問我幹甚麼？」

黃天朗聞言愕然停下脚步，扭轉身，有點摸不着頭腦地道：「米姑娘，妳怎麼哪，在下雖然早巳想到，但不知你的意思如何，所以，在下才問你。」

米天香聽他那樣說，馬上回嗔作喜，瞟了黃天朗一眼，抿咀笑道：「沒什麼啊，還不快走！」

黃天朗見她乍嗔乍喜的，他可是從來沒有與女孩子親近過，自然捉摸不到米天香那種微妙的心理，但見她回嗔作喜，心頭仿似放下了一塊大石，伸手摸摸後腦，憨笑道：「米姑娘，在下還以爲說錯了話，令妳生氣了……妳沒什麼事……那咱們快走吧。」

說完，却沒有立刻走，待米天香走上來，才舉步與她一齊往前走。

米天香不由朝他甜甜地一笑。

黃天朗只覺比喝了蜜糖還甜，也朝米天香傻傻一笑。

這却令到米天香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笑得他臉上一陣燥熱，吶吶地道：「米姑娘，妳笑什麼啊？」

米天香仍是笑個不停。「黃大哥，我不說。」

黃天朗見她這樣說，更想知道。「米姑娘，妳說啊！」

米天香這才忍笑道：「你眞的要我說麼？」

黃天朗發急地道：「當然啊！」

「好吧——」米天香故意地，停了好一會才道：「可惜這裏沒有鏡子，你知道麼，你剛才的樣子，就像——就像——」就像什麼，她却故意不說出來。

「哦？就像什麼？」黃天朗急不及待地問。

米天香故意瞧着他，上下打量着，那種神情，就像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樣。

黃天朗被她瞧得渾身不舒服的，直往自己的身上左瞧瞧右看看，看看自己身上有何不妥，但看來看去，也看不出自己有何不妥，不禁抓耳摸頭起來。

這一來，更令米天香笑彎了腰，幾乎連眼淚水也笑了出來，好一會，她才能忍住笑。「黃大哥，你就是你啊，剛才，我只不過逗你一下吧了。」

黃天朗這才恍然知道，自己剛才被米天香作弄了，臉上不禁脹紅起來，强笑道：「米姑娘，好了，快趕路吧！」

說着，他便移步向前走去。

米天香見他臉有不豫之色，知道自己剛才有點過份了，心中不由忐忑起來，急步走上前去，怯怯地道：「黃大哥，你生氣了麼？都是我……」

黃天朗聽她說得楚楚可憐的，心中的那點不滿，刹時消散得乾乾淨淨，忙扭頭道：「米姑娘，在下沒有生氣啊，在下又怎會生姑娘的氣呢！」

說着，朝她露出一笑。

這一笑，才令到米天香那顆心定下來，但仍不放心地說道：「你眞的不生我的氣了？」

黃天朗停下來，轉對她正色道：「米姑娘，妳看在下是那種說話口不對心的人麼？」

米天香聽他這樣說，一顆心才完全放下，欣喜地道：「黃大哥，你眞好！」

「好了，咱們若是這樣走走停停的，只怕走到天黑，也走不出三聖宮。」黃天朗抬頭看一下日色。「米姑娘，這裏離陽山只有三數十里，走快一點，才能在天黑前趕到去。」

米天香朝他嫣然一笑道：「黃大哥，你閉上眼睛，我包保你在睜開眼時，便趕到三聖宮。」

黃天朗對她這說話，是信到十足，因爲他巳見識過陽山神姥等人的奇異能耐，要是在未見識之前，他是說什麼也不相信的！

「米姑娘，妳施什麼法術？」黃天朗好奇地問。

「千里虹飛大法！」米天香說來一點也不當作是一回事的。

「那在下倒要見識一下了！」黃天朗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

「那還不快閉上雙眼？」米天香催促道。

「不閉上眼睛不可以麼？」黃天朗實在想看一下，這「千里虹飛大法」到底怎樣神妙，米天香又是怎樣帶着自己「飛行」的。

米天香却堅持道：「不成，你一定要閉上雙眼，否則，我便無法施法。」

黃天朗見她那樣說，只好將雙眼閉上了。

只覺腰上一緊，他知道自己被米天香摟住了，心中不由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來，忽然間，他驟覺整個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量般，「飛」了起來，那種感覺，眞是無法說得出來，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他的耳邊，却聽不到有呼呼的風聲，也沒有撲面振衣的疾風撲面掠過，他實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正想偷偷睜眼看一下自己到底是怎樣「飛」的，耳邊却聽到米天香嬌呼一聲：「黃大哥，你可以睜開眼了！」

但接着，又聽到米天香發出一聲驚詫的叫聲。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忙睜開眼一看，却發現自己與米天香巳站在地上，而米天香却驚詫地微張着口，大睜着雙眼，直望着前面。

他不禁目光一抬，亦往那邊望去。

這一望，他幾乎忍不住驚叫出聲，一臉難以置信的驚詫神色，直直地望着眼前那堆廢墟。而這時，他也明白了，米天香何以會發出驚叫聲來。

因爲就算是他，也幾乎不相信，眼前的廢墟，就是昨天還完好無缺地屹立着的三聖宮，但這却又是眞眞實實的。

眼前聳立的陽山，就是最好的證明，而他這時巳忘記了問米天香施展的千里虹飛法是怎樣將他在一眨眼間，便送到這裏來的，因爲他此刻心中的那份震駭，可說無以復加！

隨之，他的身心又被憤怒所塡充了，幹出這種人神共憤的事來的人，肯定就是陰靈神君那妖人，這眞是兇殘無道，不但將道觀毀了，連那些無辜的道人也不放過，他的雙手因了憤怒而緊緊地拳握起來，身軀也起了一陣顫抖。

那頹敗焦黑的廢墟中，可見一具具形狀恐怖的焦屍，根本巳分辨不出面目來，想一下那種被活活燒死的慘酷情形，他不由機伶伶顫慄了一下。

「黃大哥，一定是那妖人幹的！」米天香咬着唇，幾乎咬出血來，臉上沒有一絲悲容，有的，是深切的憤怒！「我一定要手刄那妖人，替死去的所有人報仇！」

「米姑娘，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的！」黃天朗是從牙齒縫中吐出這幾個字來的。「咱們還是先動手，將那些屍體埋葬了吧！」

米天香道：「黃大哥，我這時只想將那妖人斬成肉醬，才消心中憤恨之意。」

「米姑娘，妳這個心願，一定可以實現的！」黃天朗說着，巳走向廢墟！

矢誓報血仇　計殺惡妖人

黃天朗與米天香將那些屍體埋葬了後，夕陽巳沉沒在西邊的雲山之下。

薄薄的暮靄就像一層輕紗般，悄然披掩下來，景物逐漸變得蒼茫起來，除了向晚投林的飛鳥偶爾傳來的鳴叫聲外，四下裏都是靜悄悄的，顯得有點幽凄！

站在那座新墳前，黃天朗與米天香皆默然站着。

因爲，此刻他們的心頭，皆沉沉的。

「呱」地一聲鴉叫，終於將兩人自沉鬱中驚轉過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黃天朗望着米天香道：「米姑娘，咱們現在何去何從？」

米天香嘆口氣道：「這時候，還有什麼地方好去？還是先回山上去吧。」

黃天朗却道：「米姑娘，只怕山上不安全，萬一那妖人算準了，咱們在看到三聖宮被毀後，在無處可去的情形下，只好回到山上，那妖人因此匿伏在山上等咱們，那咱們豈不是送羊入虎口了？」

米天香想想，深覺黃天朗所說不無可能，但舉目茫然，實在不知到那裏去好，不禁悽然道：「黃大哥，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了。」

黃天朗想一下，忽然拍拍腦袋道：「米姑娘，若不嫌棄，到在下家中如何？在下正好可以探望一下娘親與妹子。」

米天香被他這一說，才省起，他這一次是回鄉看望白髮高堂與妹子的，而且家鄉就在附近，只是被扯入這淌渾水中，令到他不能趕回去。而目前，也確是只有他的家鄉可以落脚了，於是點頭道：「好啊，我也可以順便問候一下伯母與大妹子，天快黑了，咱們快動身吧！」

黃天朗却不慌不急地道：「米姑娘，不用心急……」

「黃大哥，你的家鄉離這裏很近的麼？」米天香問。

「大概二三十里路吧。」黃天朗說。

「二三十里路，那可不近啊。」米天香焦急地道：「還不快動身趕去。」

「二三十里路，在你那種『千里虹飛』神法來說，算得了什麼？」黃天朗終於忍不住笑起來。

米天香這才恍然明白，他爲何不着急趕路了，當下啐道：「我又不知道你的家鄉在那一個方向，如何施展千里虹飛神行法？」

黃天朗却記性很好，「妳不是曾對在下說過，曾經到過在下那條村子的麼？」

米天香眨眨眼，失笑道：「我怎麼就想不起來？」接催促道：「快閉上眼睛，大概還趕得上吃晚飯的。」

黃天朗沒有再說什麼，立刻閉上了雙眼……

× × ×

近鄉情更怯。

這句話說得一點不錯，黃天朗此刻的心情，確是怯怯的，而且患得患失的。

那全是由於那種乍驚乍喜的心情引起的，既然很快便見到親人，但又不知親人是否無恙，那刹那的心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娘親身體安泰麼？妹子是否巳出嫁了？」黃天朗懷着這種乍驚乍喜，起伏不定的心情，與米天香一同走入村子。

米天香的千里虹飛法確是神奇，就在黃天朗心念才動——想偷偷睜開眼看一下到底是如何「飛行」的，那知耳邊便响起米天香的語聲：「到了，睜開眼吧。』

果然，一睜眼，便看到滿眼盡是熟悉親切的景物，正是自己生長的家鄉，當然，他仍然弄不清楚米天香的神行法是如何施展的。

而他的心神，亦被鄉情與親情所填滿了，那裏還想到向米天香問個清楚明白。

夜色漸濃中，整條村子顯得份外靜謐，聽不到一聲犬吠，也不聞豬嚎鷄鳴，這情形，有點異乎尋常。

在他的記憶中，這時候應該是村子中最熱鬧的時候，勞作了一天的鄉親，全已返村，村子裏滿是人的，孩童在跑叫追逐，驚得那些狗慌走吠叫，老婆婆則在餵鷄，男子漢這時最清閑了，叨着旱烟桿，坐在堂屋或是門檻前，滋巴滋巴地吸着烟，婦女則在灶房中忙着燒火煮飯弄菜，稍大的孩子則在餵豬，家家的烟囪皆冒出縷縷炊烟來，這種情景，閉上眼睛，便可以想像出來。

可是，如今却冷冷清清的，看不出有一絲生氣！

一念及此，他的心頭驚震了一下，一顆心也亂了起來，恨不得一步跨入家中，看一下娘親與妹子是否無恙！

這時，米天香也察覺到有點不對了，雙眼張望着，她有點不安地道：「黃大哥，怎麼這樣靜的？」

黃天朗被她這一問，心中陡地生出一股恐慌來。「米姑娘，或許村子內的人，到附近的村子去喝喜酒，或是看社戲什麼的，所以，村子才會這樣靜。」黃天朗這樣說，是在安慰自己，但就連他自己也不相信，因爲，這時節根本不是看社戲的時候，喝喜酒，也不會整條村子的人都去的，他未離開家鄉前，就從未遇上過。

「黃大哥，進去看一下，不就清楚了麼？」米天香沒來由地，心中生出一絲不祥之感來。

黃天朗點點頭，不再說什麼，懷着緊張不安的心情，快步向村口走去。

兩人走入村口，一直往內走，却一個人也看不到，經過的人家，烏燈黑火的，一點聲息也沒有，門戶緊閉，村道上，連鷄犬也不見一隻，越往內走，黃天朗的一顆心，便越加往下沉，那種不安的感覺，也越來越强烈。

「黃大哥，村子內的人似乎跑光了的？」米天香心中一陣難過，那是替黃天朗感到難過的。

黃天朗沒有說話，緊抿着雙唇，一直往自己的家走去。

此刻，他的一顆心，全在娘親與妹子的身上。

老遠便望到家門前那顆老槐樹，怎麼不見了那條大黑狗，黃天朗只覺心中亂麻麻的，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感覺，娘親，妳在家麼？妹子，怎麼不點燈啊！他在心中直喊，脚步也由快步變成了疾奔。

到了，也看清楚了，那棵老槐樹仍然生氣勃勃，那一條大黑狗却不見了，而家門亦緊閉起來，還加了一把鎖，這剎那，黃天朗只覺一陣天旋地轉，脚下踉蹌了一下，幾乎站不穩身子，張口大叫一聲：「娘——」

可是，却聽不到娘那慈祥的應答聲，那剎那，他感到胸前像是被擊了一拳般，一陣悶窒。

「青妹——」他像頭負了傷的野獸般，嘶叫聲。

依然沒有回應。

他的身子劇晃了一下，一下撲在門板上，雙拳一陣亂搥，口中不斷地呼喊着：「娘親——青妹——」

叫聲在寂靜的村子中迴蕩着，格外淒惶，令人聞之心酸。

米天香瞧到黃天朗那種心碎神傷的樣子，她也感到一陣心酸，眼中濕濕的，忙上前道：「黃大哥，你冷靜一點，不要這樣。」

「娘親，青妹，妳們去了哪裏，怎麼不在家啊！」黃天朗兀自在嘶叫。

「黃大哥，何不進屋去看一下啊！」米天香伸手輕撫着黃天朗的肩背。

黃天朗似乎被她那句話從極度的迷亂狂惘中驚醒過來，渾身震了一下，嘟喃聲：「對啊，怎不進去看一下！」

雙拳發力一推，那把銅鎖被他那一推，生生震脫開來，「嗆啷」一聲，兩扇門板應聲被震了開來。

這時候，天已全黑了，屋子內由於沒有燈火，所以，黑黝黝的，只能夠依稀看到一些枱椅之物。

黃天朗却一頭便衝了進去，大叫：「娘親——青妹——」

米天香連忙跟了進去，並從身上摸出一筒千里火來，將之晃亮，黑暗的屋子內，剎時光亮起來。

他拿着那筒千里火，跟着黃天朗走遍了屋子各處，只見蛛網塵封，就是不見一個人影。

黃天朗頹然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整個人就像痴呆了一般，口中嗡動不停，却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米天香瞧到他那種樣子，不禁又急又慌，伸手搖搖黃天朗，帶哭道：「黃大哥，你怎麼了？你說話啊！」

黃天朗却聽而不聞。

「黃大哥，不要這樣啊，你想一下，門是鎖着的，說不定伯母與大妹子去了什麼地方啊！」米天香哭着在黃天朗的耳邊大叫。

這一次，黃天朗終於有了反應，渾身震悚了一下，霍然抬眼望着米天香，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急聲道：「妳說什麼，娘親與妹子去了別處？對，娘親與妹子一定是去了別處！」臉上露出狂喜之色來。

但隨之他又頹然道：「但娘親與妹子去了什麼地方呢？」

米天香見他神智回復過來，心中一喜，急急說道：「黃大哥，或許村子內還有人，何不到村子找人問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黃天朗聽米天香這樣說，神智完全清醒過來，虎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急不及待地道：「說得對啊，怎麼我就想不到，快去找一下。」

話未說完，經已像一陣風般，奔了出去。

「黃大哥，等等我！」米天香邊叫，邊跟着奔了出去。

× × ×

兩人終於在村中一間低矮但却異常牢固的屋子中，找到一位老人。

那還是從屋子內透出來的一絲燈光，發現了那間屋子內有人的。

那老人年紀已有七十了，鬢髮花白，

但却精神矍鑠，腰不彎，背不駝，正在吃飯。

乍然看到有兩個人闖進來，那老人着實吃了一驚，霍然伸手抓起在桌子上的一柄形狀古怪的銹劍，睜着一雙老眼不花的牛眼，作出拚命的樣子。

但他臉上流露出來的驚恐之色，却讓人一眼便看出，他的心中是很恐懼的。

但黃天朗一眼便認出那老人是誰來。

「三伯公，是我啊，你老還認得我麼？」

那被黃天朗稱作三伯公的老人却一點也不放鬆，轉着眼珠，打量着黃天朗，好一會，才遲疑着道：「你……你……是大毛？」

大毛正是黃天朗的乳名，天朗這個名字，還是他從師習藝後，其師爲他取的，他見那老人認出他來，高興地道：「三伯公，我正是大毛啊！」

「大毛，你眞的就是大毛！」老人那剎那激動得身子起了一陣顫抖，將手上的銹劍放下來，抖着咀唇，蹣跚地走上前，目光却一直注視在黃天朗的身上。

黃天朗忙走上前去，伸手扶住老人。「三伯公，見到你身子這麼硬朗，我好高興。」

老人定定地注視了黃天朗一會，終於咧開只剩幾枚牙齒的咀巴，連聲道：「你果然是大毛，你變了很多，我差一點認不出你來，幸好我記得你左眉梢有一點紅痣，才認出你來！」

黃天朗忙扶他坐下來，老人已指着米天香道：「大毛，這位……可是你的媳婦兒？」

老人這一句「可是你的媳婦兒」，將兩人說得「刷」地紅了臉，米天香更是羞臊得連耳根也紅透了，垂下頭來，不敢見人。

黃天朗尷尬地道：「三伯公，我還未娶媳婦兒，這一位是米姑娘，是我在路上認識的。」

三伯公這才「哦」了一聲，搖頭擺腦地道：「這位姑娘，請恕老漢剛才說錯了話……」

米天香連忙抬起頭來，羞澀地道：「老人家，我不會介意的，何況，你又不是故意說的。」

實則，她的心却喜孜孜甜蜜蜜的，恨不得自己眞的成了黃天朗的媳婦兒。

因爲，她已經喜歡上他了。

男女之間的感情，確是奇妙，也是不可捉摸的，要來的，眞是趕也趕不走，也所以才會有一見鍾情這回事。

老人呵呵笑了兩聲，轉對黃天朗道：「大毛，你怎會忽然回來的？」

黃天朗忙道：「三伯公，我是專誠回來看我娘與小青的。」

一頓，迫不及待地道：「三伯公，怎麼村子裏的人都不見了，我與米姑娘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老人家，我娘與妹子去了那裏？」

三伯公臉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踪，代之的是陰沉與恐懼，閉着咀巴，不說話。

黃天朗心急地道：「三伯公，你怎麼不說話啊？」

三伯公忽然揮手道：「大毛，你與米姑娘走吧，立刻就走，什麼也不要再問，走得越遠越好，不要再回來，走啊！快走啊！」

黃天朗與米天香見老人忽然改變了態度，要趕他們走，不由愕住了，弄不清老人何以忽然這樣，兩人當然不肯離去，黃天朗急急道：「三伯公，你這是怎麼了，爲何忽然要咱們離開，你還未答我的問話啊！」

米天香在一旁也說道：「老人家，你不是……」

她下面的話還未說完，老人已連連揮手道：「不要問，我也不會說，快走吧，我是爲你們好啊！」

黃天朗聽他這樣說，已猜到事出有因，自然更不會離開了。「三伯公，就算是死，我也要知道，我娘與小青去了哪裏，是生還是死！」

老人聽得神情微震了一下，忽然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大毛啊，你不怕死，難道也不爲這位姑娘想一下麼？」

米天香忙道：「老人家，我與黃大哥一樣，不怕死！」

老人的神色變動了一下，露出一副天塌下來也不怕的樣子，朝兩人道：「大毛，你們既然一定要知道村子的人及你娘與妹子去了那裏，那快坐下來再說。」

黃天朗聽老人答應說了，忙應了一聲，扯了米天香一把，示意她坐下來，他自己也拉過一條櫈子，坐了下來。

這時候，他才發現，老人還未吃飯的，當下說道：「三伯公，您請吃完飯再說吧。」

三伯公「哦」了一聲，也省起兩人可能還未吃飯，於是道：「大毛，你們還未吃飯吧，那麼快到灶下淘米生火，弄點醃菜什麼的，將就吃一頓吧，吃飽了，我才慢慢對你們說。」

黃天朗也確實餓了，也不客氣，站起身來。「三伯公，那就老實不客氣了。」說着，便向灶下走去。

米天香却搶先站了起來：「黃大哥，還是讓我來吧。」

黃天朗說道：「兩個人弄快一點，走吧！」

兩人便向灶下走去。

對着那盞如豆般的燈火，三個人圍坐在桌前，黃天朗與米天香雖然心中焦急萬分，但也只好按捺着，靜等老人開口。

老人那癟癟的咀巴緊緊地抿着，神色是沉肅的，但眼中却轉變不定，顯示出他的內心頗不平靜。

足有一袋烟功夫，老人才語調低沉地道：「大毛，你知道我爲何在你們忽然闖進來時，那樣驚恐緊張麼？」

一頓，接又拿起放在桌上的那柄銹劍，道：「你知道這柄劍是殺不了人的，但我却拿起了它，爲什麼？」

黃天朗沒有出聲，只是看着老人，因爲他知道老人必會自動解答那些問題的，而且他亦看出，那柄劍是用銅錢串疊相連而成的，根本就沒有刀口，而且銹蹟斑斑，不要說是殺人了，連殺鷄也不成！

米天香也是個聰明人，見黃天朗不說話，她也緊閉着咀巴，等着老人說話。

老人果然說下去：「這柄劍雖然不能

殺人，但却可以辟邪驅妖……」

米天香再也忍不住了，插口問道：「是不是村中出現了妖魅鬼怪的異物？」

老人帶點訝異地望了米天香一眼。「米姑娘，妳猜對了，村子內的人，確是因爲近來出現了妖異之物，而離開了村子，到別的地方謀生去了。」

黃天朗急忙問道：「三伯公，我娘與小青是否也隨鄉親們到了別處地方？」

老人那刹那臉上露出駭怖悲傷的神色來，囁嚅着道：「大毛，你妹子小青已嫁了人，但你娘……你娘……」

「我娘怎樣了？」黃天朗看到老人的神色與語氣，頓感不妙，心頭亂跳起來，慌急地向老人問。

老人悲沉地道：「大毛，你娘是被那妖魅嚇死，並……並噬破喉頭，吸血……血……」老人說着，語聲因了驚怖而顫抖起來，臉上滿是駭怖的神色。

黃天朗只覺「轟」地一聲，眼前發黑，大叫一聲：「娘！妳死得好慘啊！」身軀一軟，便向前仆倒。

幸好米天香眼急手快，伸手一拍扶住了他，並伸手在他的背心上拍了一掌。

黃天朗即時張口吐出一口痰來，眼淚從他的眼中湧流出來，嘶聲叫道：「娘啊，妳怎麼不等孩兒回來啊……」

米天香聽得眼中也流下淚來，安慰他道：「黃大哥，你不要那樣傷心，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順變啊，你這樣子，伯母也不能復生的啊！」

黃天朗這才稍抑悲傷，含淚對老人道：「三伯公，請您老人家將我娘親遭害的詳細述說一遍好麼？」

老人深沉地點點頭，說道：「大毛，你娘親是在月前的一個晚上，大約二更左右時，大概是被什麼聲音驚動了，起床出去看一下，就在屋子側面的豬欄前，被那妖魅嚇暈過去，附近的二栓子等人聽到你娘那一聲驚怖的駭叫，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紛紛起床出來察看，當時你妹子已嫁到五十里外的張橋鎭，二栓子他們在豬欄前，看到有一個人正撲在你娘的身上，還以爲是盜賊，呼喝着向前撲上去，豈料那『人』一下子蹦跳起來，發出一聲尖厲的叫聲，朝二栓子等人撲去，二栓子等人這才看清了，那『人』雙眼發出幽幽綠光，指甲足有三寸長，臉上長滿了寸許長的綠毛，身穿壽衣，滿咀鮮血，身上散發出一股腥羶的惡臭氣味，中人欲嘔，才知道那是殭屍來村中作祟，當場便有人被嚇暈過去，二栓子等人驚叫駭呼着四散逃避，村子裏的人都被驚醒了……後來，各人明火執仗的，並從村頭的關帝廟中將關聖帝君及張冀德的法身請了出來，再拿了馬桶等穢物，再到你家豬欄，那異物竟然還未定，正伏在被嚇暈過去的大根那渾家的身上……後來，虧得關聖帝與張冀德的法身，將那異物嚇走……事後，却發竟你娘與大根的渾家喉頭被噬破，被那異物吸乾了體內的血！」

老人說到這裏，臉色又泛現起驚怖的神色來，可見當時的情形，是何等驚怖詭異了。

黃天朗聽得緊緊咬着牙關，雙手也拳握起來，老人說完好一會，他才長長吐出一口氣來，悲沉地道：「那一定是那妖人豢養的妖魅！三伯公，我娘葬在那裏？」

老人嘆息着道：「你妹子接到噩耗後，與她的漢子一齊趕來，將你娘的後事辦理了。你娘就葬在村後那片墳崗上你家的祖墳旁邊！」

「三伯公，我妹子的夫家姓什麼？」黃天朗强抑悲痛問。

「你妹子夫家姓張。」老人慶幸道：「你妹子可是嫁了一頭好人家，聽你娘生前說，你妹子的漢子是開騾馬行的，就叫張全記騾馬行，很容易找的。」

「老人家，後來那妖異有沒有再到村子中作案？」米天香問。

「怎麼沒有！」老人才回復的神態又變了。「此後，村子中不時有鷄豬等牲畜被發現吸乾血死去，並且再有幾個鄉親被那妖魅噬殺吸血，鄉親們大起恐慌，特地到十多里外的大聖廟請來兩位道長，作法驅妖，那知道，那兩位道長在第一次與那妖魅交手時，確是將之驅退，但却降服不了，翌晚，那妖魅又來了，不知怎的，竟然厲害非常，而且還帶來一隻同伴，結果，那兩位道長不但降服不了，反而慘遭那兩隻妖魅撲噬而亡，身上的血，也被吸光了。」

老人頓了一下，續道：「此後，也還再請過法力高强的道人及僧人回來降妖驅邪，但是都死在那兩隻異物的爪下，從此，沒有人再敢來驅邪降妖，鄉親們眼見如此，深恐成了那妖魅的採練之物，於是紛紛搬離村子，投親靠友的，到別處謀生去了。」

「三伯公，你爲何不走？」黃天朗替老人担心起來。

「大毛，你以爲我不想走？」老人喟嘆一聲。「只是，我無親無故的，往那裏走？還不是死？何況，我已七十多歲了，不算短壽，死了也就算了，只好留下來，幸好祖上留下這把銅錢劍，據說可以驅邪治鬼降妖，我便取了出來，每到晚上，便放在身邊，也不知是此劍眞的可以驅邪降妖，這些日子以來，皆不再見那妖魅來作案，平平安安的，老漢正準備再過一些日子，仍然沒有動靜的話，便到二十多里外的蓮花坪，要廣來他們回來，然後陸續知會別的鄉親。」

一頓，接深沉地道：「說眞格的，他鄉雖好，却那有故鄉親，鄉親們都是迫不得已，才離開的啊，他們哪一個不希望有回來的一日！」

黃天朗聽着老人充滿感情的話語，心中也翻湧起一片激情。「三伯公，爲了替我娘親報仇，也爲了鄉親們能重回家園，安居樂業，我就算死，也要將那些妖魅除去！」

老人讚許地望着黃天朗。「大毛，你不愧是咱村子的人，只是，那妖魅可不是尋常之物，你又不懂法術，如何降服得了呢？」

「老人家，你不用担憂，我有本領驅除得了那些異物的。」米天香插口說。

「姑娘懂得降妖除魔之術？」老人有點不大相信地訝然望着米天香。

米天香只是笑了，沒有說話，黃天朗却道：「三伯公，米姑娘的法力很高强，我親眼目睹，不瞞你老人家，我在鷄爪山下，要不是米姑娘的師傅出手相救，在下早已死在那妖異的撲噬之下！」

接將那晚的驚險經過，向老人述說了一遍。

老人聽得駭然動容不已。「你這麼說來，那些妖異之物，是被那什麼妖人豢養驅策的了，那什麼妖人眞可惡，姑娘本領這麼高强，可要爲地方除害啊，老漢先在此代鄉親們向你叩謝！」

他可是說到就做，眞的就要跪下來，向米天香叩頭！

米天香如何敢受他這般大禮，慌忙站起來，伸手一把托起老人。「老人家，快不要這樣，我當受不起啊！」

黃天朗也上前將老人扶坐回椅上，「三伯公，米姑娘……一定會帮咱們除去那些妖魅及殲殺那妖人的！」

老人仍然感激地對米天香道：「米姑娘，老漢與鄉親們都不會忘記你的，待妳除妖降邪之後，鄉親們回來，老漢要鄉親們爲姑娘你建一座長生祠。」

米天香被老人那種懇切崇戴的說話感動得眼中濕濕的，心中也下了决定，縱使粉身碎骨，永世不得超生，也要竭盡所能，殲妖除怪，以報答老人那一份盛意！

「三伯公，時候巳經不早了，你老人家也該歇息了，我與米姑娘回家打掃一下，你老人家千萬小心，有什麼不對，大聲呼叫，我與米姑娘自會起來。」黃天朗說着巳站起身來。

米天香也站起來。對老人道：「老人家，多謝你那一頓飯。」

「米姑娘，一頓飯算得了什麼，」老人客氣地道：「倒是慢待妳了。」

說着，將兩人送出門外。

× × ×

米天香黃天朗兩人辭別老人後，却沒有立刻回返家中，在林子中走了一遍，再在林外繞了一圈，發覺不到有什麼異樣的事情，才返回家中，點上一盞油燈，動手將屋子打掃了一下，兩人也確實太累了，屋內有兩個房間，於是，兩人各自睡一間房。

躺在床上，黃天朗却怎麼也睡不着，睜着雙眼，望着屋頂直發呆。

連娘親的最後一面也見不到，爲人子者，那是何等的憾事，何況，娘親這是死於非命！想到這裏，他霍地從床上挺坐起來，胸膛一陣起伏。

「黃大哥，你怎麼哪？」隔壁傳來米天香關切的語聲，大概是他從床上挺坐起來時，那一陣「吱吱」的床板聲，驚動了她。

這麼說，米天香也未入睡了。

黃天朗長長地呼出一口氣來，才說道：「米姑娘，沒有什麼，妳請睡吧。」

米天香「嗯」了一聲，便沒了聲息。

天色快亮的時候，黃天朗才困極矇矓入睡。

也不知過了多久，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黃大哥，你起床了麼？」原來是米天香。

黃天朗忙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睡眼惺忪地道：「是米姑娘麼，在下這就起床了。」

說着，揉揉眼睛，下地穿了鞋子，走前去將房門打開。

米天香就站在房門前，已整整齊齊的，看樣子已起床好一會了。

米天香看一眼黃天朗，不好意思地道：「黃大哥，你昨晚一定睡不着了，吵醒你，眞不好意思。」

黃天朗望一眼外面，發覺巳日上三竿，倒是他不好意思了。「米姑娘，在下貪睡，要妳叫醒，眞不好意思。」

米天香朝他抿咀笑笑。「快去洗把臉吧，我巳煮了一鍋粥，就等你吃。」

黃天朗聽她那樣說，更加不好意思，心頭一熱，脫口道：「米姑娘，辛苦妳了，妳眞好！」

米天香沒來由地臉上一紅，白了黃天朗一眼，一轉身，怩聲道：「別說了，快去洗臉吧，我去盛粥。」

說着，已向灶下走去。

黃天朗瞧着米天香那婀娜的背影，目光不禁有點痴了。

吃罷米粥，黃天朗對米天香道：「米姑娘，在下想到先母的墳上拜祭一番。」

米天香道：「我陪你去吧，順便以拜祭伯母。」

黃天朗點點頭，在屋內找到一些香燭元寶，便與米天香向林後那座小小的山崗走去。

走在路上，望着一塊塊荒蕪了的田地，黃天朗不由又想起，自己未從師習藝之前，這時候，應該是滿眼翠綠，禾浪翻波的時節，處處可見勤快的鄉親們在田中除草，那半大不小的小子則在田邊放牛，那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看得人心頭一陣舒坦，也充滿了喜悅。

如今，簡直不堪入目，不自禁地，他緊緊地將雙手拳握起來，在心裏呼喊：「除去妖人，縱使下地獄，落火海，找也要將你剷除，好讓鄉親們有好日子過！」

上到山上，看到墳旁邊，母親那座新墳經已長出短短的綠草來，想到母親之慈愛，臨行那句句的叮嚀，還有那一針一綫密密縫的衣衫，他的眼中不由一片模糊，再也壓抑不住心中那種哀痛，「哇」地一聲，跪倒在墳前，淚水也順頰流了下來。

「娘，孩兒來看妳老人家了。」語聲哽咽得幾不成聲。

米天香看到黃天朗那種悲痛欲絕的神情，不由也想起自己的師傅來，不禁悲從中來，陪着黃天朗流下淚來，默默地將帶來的香燭取出來，一會，才含淚道：「黃大哥，請給伯母上香吧。」

黃天朗這才稍抑悲傷，擦着火石，點上香燭，恭恭敬敬地插在墳前地上，叩拜起來。

米天香也點上了一炷香插上，拜了三拜。

× × ×

坐在墳旁的石上，兩人皆默然不語。

足有頓飯時光，米天香才開聲道：「黃大哥，別太過悲傷了，伯母泉下有知，看到你這樣子，也會心痛的。」

黃天朗感激地瞥了米天香一眼。「米姑娘，在下在想，咱們雖然敵不過那妖人，但那妖人那日也受傷不輕，否則，他决不會放過咱們，必會四出搜尋咱們的下落

，好斬草除根，但是這兩天來却不見他有什麼動靜，說不定他是在傷重之下，找地方躲起來養傷，咱們何不趁這時機，偷偷找上他，看看有沒有機會下手，殲殺那妖人！」

米天香却眨眨眼睫毛，猶豫地道：「黃大哥，不知那妖人會不會故技重施，誘咱們踏入他佈下的陷阱中？」

黃天朗報仇心切。「米姑娘，那妖道斷去一臂，流了不少的血，其精元一定大損，這是假不了的，縱使他再施奸計，在下也要與他拚上一拚的了，否則，待到他傷勢痊癒之後，只怕連與他一拚的機會也沒有，便死在他的手下！」

米天香見他一副豁出去的神態，想想他說的也有道理，若不趁他受傷精元大損之下，與他一拚，待他傷好之後，那眞是連拚的機會也沒有。連師傅陽山神姥及法光道長也不是那妖人的對手，更遑論自己與黃天朗了，當下胆氣陡壯，說道：「黃大哥，你說得有道理，趁他受傷精元大損，與他一拚，還有些微希望，可以殲殺那妖人！就這樣決定吧。」

黃天朗却又搖搖頭道：「米姑娘，在下不能與他硬拚。」

米天香聽得不由一怔，詫道：「黃大哥，你不是改變了主意吧？」

黃天朗深沉地道：「米姑娘，在下只是說不與那妖人硬拚，妳明白在下的意思麼？」

米天香不是個笨人，眼珠一轉，便恍然明白了。「黃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智取？」

黃天朗頷首道：「不錯，憑咱們兩人的本領，縱使那妖人受傷不輕，但是硬拚之下，肯定不是他的敵手，只有智取之一途！」

米天香佩服地道：「黃大哥，還是你想得到。」

黃天朗道：「米姑娘，黑狗血是不是眞的能夠破除邪法的？」

米天香點頭道：「不錯，否則法光道長也不會搜集黑狗血了！」

「除了黑狗血之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破除邪法的？」

「糞溺之類的穢物，也可以的。」

「好，在下想到一個辦法，說給你聽聽，看看可不可以實行。」黃天朗那刹那眼中閃射出光芒來。

「黃大哥，快說吧。」米天香一聽他想到辦法，與奮得急聲催促黃天朗。

黃天朗於是將他的辦法，詳細地向米天香說出來。

米天香靜靜地聽着，眼中也漸漸神彩閃射，待黃天朗說完，她不由拍掌道：「黃大哥，這個辦法好啊，你是怎樣想出來的？」

黃天朗笑笑道：「逼着想出來的。」

「我不懂……」米天香側頭望着黃天朗，那種嬌憨之態，看得黃天朗的心頭一蕩。

「在下一心只想報仇，便這樣想出來的。」黃天朗瞧着米天香的目光，竟然捨不得移開去。

米天香也察覺到他的目光有異，心頭劇跳了一下，臉上發臊起來，有點手足無措的，忙垂下頭來。

「米姑娘，妳在想些什麼呢？」黃天朗見她垂頭不語，還以爲她在想着什麼事情。

米天香自然不會直說，目光一抬，掩飾地道：「黃大哥，我在想，怎樣才能找到那妖人，又令他上當。」

黃天朗被她一言提醒，伸手拍拍膝頭道：「是啊，若是無法找到那妖人，辦法再好，也是白費！」

凝眸想了一下，陡地目光一亮。「米姑娘，有辦法了！」

米天香喜道：「快說來聽聽。」

「是這樣的。」黃天朗道：「那妖人豢養的妖異，可能已被你師傅與法光道長殲除殆盡了，他必會再豢養一些的，而那些異物是要吸血才能修練成氣候的，所以，他必會驅策那些異物到附近的鄉村中作案害人吸血，咱們只要到附近的鄉村去打聽一下，那處地方發現有異物出沒，咱們便到那裏伺伏……那不就可以從中查出那妖人的藏匿之處麼？」

「對啊！」米天香佩服地道：「還有，野狼崗是他的老巢，咱們可以偷偷到那裏去找一下，說不定，他還匿在老巢也說不定！」

「還有，」黃天朗又接上道：「說不定，他就匿在陽山上，那可是出人意料的啊。」

「黃大哥，就這樣決定吧。」米天香道：「咱們先到野狼山及陽山去看一下，若是找不到那妖人，才到附近一帶的鄉村去打聽。」

「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黃天朗說着站起身來，吁出一口長氣來。「米姑娘，咱們回去吧！」

× × ×

翌日，黃天朗與米天香辭別了老人——三伯公，便向野狼崗走去。

仍然是米天香施展出千里虹飛神行法，來到了野狼崗下！

兩人望着眼前的情景，不由互相望了一眼，咋舌不已。

眼前，令到他們幾乎不相信，那傾塌崩裂，形貌全改的地方，就是野狼崗！

因爲，整個野狼崗已變成一片亂七八糟的大土堆，現出一道道裂坑來，彷彿渾沌初開，天地初定一般。

兩人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異景，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

因爲，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那天若非法光道人捨命相救，只怕這時已灰飛烟滅，化作泥塵，怎不心顫神悸！

「米姑娘，想不到那妖人的法力這般厲害，設下的禁制發動之後，具有如此大的威力，令到山崩地裂，眞是令人魄動心驚！」黃天朗說着不由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來。

米天香却道：「黃大哥，這還不算厲害，聽我師傅說，要是修至法力通神的地步，可以移山塡海，千里殺人！」

黃天朗可是聞所未聞，聽得咋舌不已。「米姑娘，那豈不是傳說中的飛仙劍俠之流了麼？」

米天香認眞地道：「不錯，修道之士若是功行完滿，便能夠白日飛昇，登道成

仙，這亦是每一個修道之士，最終响往的大成之道！」

黃天朗聽得神往不已，好奇地問：「米姑娘，這麼說來，妳最終也會白日飛昇，登道成仙的了。」說時，臉上露出一絲惆悵失望之色。

米天香嬌怯地道：「黃大哥，不是每一個修練之士皆能登道成仙的，那要看一個人的資質與際遇，還有修練之法是否得法……像我，只是初入門，離登道成仙還遠，根本還未登堂入室，說不定我根本就練不到登道成仙的境界，你担心什麼？」

最後那句話出口，不但她自己臉紅，連黃天朗的那張臉，也紅了起來。

一時間，兩人皆感到心頭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誰也沒有說話，都在體味着那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聲獸嘷聲將兩人驚醒過來，忙往嘷聲傳來處望過去，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有五六隻餓狼悄然掩迫至兩人的身前不到二丈的地方，虎視着兩人，作出隨時撲噬之勢。

米天香乍見之下，被那幾頭狼的兇猛樣子驚得心頭悸動了一下，慌叫一聲，一頭偎入了黃天朗的懷中。

黃天朗很自然地伸手將她輕摟住，安慰道：「不要怕，只是幾頭野狼，待在下打發了牠們！」

說着，發出一聲烈嘯。

那幾頭野狼被那聲烈嘯驚得慌張地扭回身四散奔竄，眨眼間，便消失在墳堆野草間。

米天香一直偎在黃天朗的身上，那樣子，與其說是驚怕，倒不如說是陶醉。

黃天朗待那些野狼奔竄得無影無踪後，才放輕了語聲道：「米姑娘，沒事了，那些野狼走得無影無踪了。」

米天香却沒應他，依舊依偎在他的懷中。

「米姑娘，你怎麼哪？」黃天朗還以爲米天香有什麼事，慌忙低頭看一下。

這才發覺，米天香什麼事也沒有，只見她雙眼微閉着，臉上泛起一種甜蜜陶醉的神色。

這刹那，就是傻子，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他也才發覺到，原來自己一直摟着米天香的嬌軀，他想放開又捨不得，不放開，又有點那個，一顆心蹦蹦直跳，整個人也覺得燥熱起來，結果，他還是捨不得鬆開，摟着米天香的手反而一緊，摟得更緊了。

兩人便那樣無言摟抱着，相偎在一起，兩顆心也串在一起了……

× × ×

「天朗哥，幾時到附近的村莊去探聽那妖人的踪跡？」米天香自經過在野狼崗下的親近後，連稱呼也改了，親暱地稱黃大哥爲天朗哥。

而兩人也自野狼崗趕到陽山找尋了一遍，却發現不到陰靈神君的踪跡，兩人只好回到村子中，以便有個棲身的地方，同時，也希望能夠從三伯公的口中，探聽一下，這幾天來，是否又發現了那妖魅的踪跡。

三伯公却對兩人說，這幾晚毫無異樣，平靜得很。

兩人自然又高興又着急。高興的是，那種異物看樣子已不再到村子裏來作祟了，大概是知道村子內的人都走了吧；着急的是，仍然找不到那妖人的踪跡，再拖延下去，那只會對那妖人越有利，兩人怎會不着急？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那妖人！

「香妹，現在已快天黑了，明天一早才去吧。」黃天朗也改了稱呼，暱稱米天香爲香妹。

米天香朝他甜甜地一笑。「那好吧，我去淘米燒飯。」說着便向灶下走去。

黃天朗連忙說道：「香妹，我帮你生火。」

米天香却笑着阻止道：「不用了，這種事是我們女子幹的，你還是坐着歇一下吧。」那種神態，那種語氣，十足是一位賢淑的妻子在對丈夫說話。

黃天朗聽得心頭熱乎乎的。「香妹，辛苦妳了。」

米天香朝他嫣然一笑，便走入灶間，動手燒飯。

黑夜過去，便是天明，這是千古不易的規律。

翌日天才亮，兩人便離開村子，先趕到最近的虎頭坪去探聽一下。

結果，令兩人很失望，據村民說，在目前，也曾出現過異物作祟殺害人畜，並將血吸乾的事，令到村民也恐慌得想離開村子，到別的地方謀生，幸好，這十天半月來，却又平安無事了，村民也就不打算搬到別處了，他鄉那有故鄉好。

黃天朗兩人只好趕往另一條鄉村，結果，又是讓他們失望。

一連探訪了十多條鄉村，都打聽不到那妖人的絲毫踪跡，兩人幾乎連腿也走斷了，黃昏的時候，他們來到一條僻處於一處山脚下的一條不知名的小山村。

兩人這時已不抱什麼希望，走入村子後，却看到家家戶戶閉門關窗的，只有幾頭狗與一些鷄隻，在村道上走着，要不是看到那些鷄狗，兩人眞以爲村子內的人，走了個清光。

這自然令兩人感到奇怪，對望了一眼，兩人脚步不停，一直往村內走去。

終於，兩人看到前面一間屋子是開着門的，而且，隱隱有哭聲傳出來，最觸目的是，門前掛了一對白紙藍字燈籠，不用說，那戶人家有人死了。

兩人也不怕觸了霉氣，見那戶人家有人，正好去問一下，爲何家家戶戶皆關門閉戶的，現在才不過黃昏啊，正是弄晚飯的時候。

兩人走到那戶人家的門前，探頭往內看一眼。

屋內，就是堂屋，正中放了一張板床，床上躺着的人被一幅白布遮蓋着，床前脚下，點了一盞油燈，而床前對開的地上，舖了一張蓆子，跪了幾個披麻戴孝的男女，顯得悽悽慘慘的，讓人感到鼻酸。

黃天朗看到這種情形，便想退回去，他實在不忍去打擾人家了。

但跪着的男女中，已有人驚覺他們的出現，其中一個年紀大約只有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哭得眼腫鼻涕流的，抬起頭來，看了兩人一眼。

黃天朗只好朝那小伙子點點頭，但却

不知怎樣開口才是，便僵在那裏。

那小伙子卻詫異地打量着兩人，米天香靈機一觸，朝那小伙子招招手。

那小伙子狐疑地看着兩人，卻終於站了起來，走了出來。

黃天朗與米天香忙退到門旁牆邊，待那小伙子走出來，黃天朗歉然對那小伙子道：「小兄弟……」

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那小伙子已搶着問：「你們是什麼人？」

黃天朗只好道：「小兄弟，我是三坪鄉的人，這位是我妹子……」

豈料那小伙子不等他說下去，又打斷了他的話頭，問道：「你們來這裏要幹什麼？」

米天香只好道：「咱們是來打探一件事的！」

那小伙子又打量了兩人一眼，才道：「什麼事？」

黃天朗與米天香對望了一眼，才由米天香道：「是這樣的，咱村子裏最近有人被那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妖魅作祟害死了，接連死了不少人畜，都是被吸乾了血！咱們想找那異物，將之除去了，但這十天半月，卻不見牠再到村子來，咱們猜牠必是到了別的地方去作祟，所以，便來你們村子探問一下。」

那小伙子聽着，一張臉全變了，脫口說道：「原來你們村子也出現妖異作祟，我娘親就是在昨天晚上，被那妖魅害死了的！」

說着　嗚咽起來，眼中也流下淚來。

黃天朗聽得心頭跳動了一下——這一次終於找到綫索了！急聲問：「小兄弟，看到那是什麼樣的妖魅麼？」

小伙子的臉上現出驚怖的神色來，吸口氣，才顫着聲道：「是殭屍！」

兩人一聽，幾乎同時問：「那妖魅是什麼時候在你們村子出現的？」

小伙子道：「前天晚上！」一頓，又道：「前天晚上一頭豬死了，喉頭被噬破，吸乾了血……想不到，昨天晚上，我娘親便……」下面的話，他嗚咽得說不下去了，直流淚。

至此，兩人明白了，爲何村子內的人家家閉戶關門的，大概是怕那妖異今晚又來害人，故此，天未黑，便躲在家中，大概也提早吃了晚飯，以爲這樣，便可安全了。

黃天朗同情地道：「小兄弟，別傷心，我娘親也是被妖魅害死的，所以，我才到處找那妖魅，誓要將牠殲除！」

小伙子詫異地望着黃天朗，止哭道：「請問這位大哥，你懂得降妖除魔的法術麼？」

黃天朗指指米天香道：「不，是我這位妹子會！」

小伙子的眼睜得更大了，直直地望着米天香。「這位姐姐，你眞的會麼？」

米天香肅然點點頭道：「小兄弟，我們騙你幹麼？」

小伙子倏地跪了下來。「這位姐姐，求你替我娘報仇！」

米天香被他那一跪，可慌了手脚，幸好黃天朗手急眼快，一把將那小伙子拉起來。「小兄弟，別這樣，那妖魅四出害人，咱們既然知道牠在此出沒，自然不會放過牠，你放心吧，咱們一定會爲你娘報仇的！」

小伙子感激得又想跪下去，但被黃天朗拉着，就是跪不下去，只好連聲道：「多謝兩位，兩位快請進屋坐。」

× × ×

今晚巧得很，天色黑沉沉的，月亮不知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疏落的星星，在深邃幽黑的夜空中，閃爍着。

時候大概是二更過後，快近三更了。

那條小小的山村，深深地被夜色所籠罩，寂謐得連虫鳴聲也沒有，恍似死域一樣。

忽然間，從村後那片野地中，閃跳出一條魅影來，一跳一跳地，直向村子內飛跳。

那明明是一條人影，但卻不是像人般走動的，卻是一跳一跳的，在這死域似的地方，黑沉沉的夜晚出現，給人一種妖異恐怖的感覺。

是人，根本不會那樣走的，只有一種異物——殭屍，才會那樣走動。

不用說，那魅影一定是殭屍無疑了！

那殭屍在快接近林子的時候，忽然停了下來，似有所覺般，那兩道綠幽幽的目光四下亂射着，跟着一跳，轉了個身，朝左邊如飛跳去。

一陣飛跳，那異物終於來到林子側面的一個草棚前，「吱」地怪叫一聲，狀甚歡愉般，一躍撲入那草棚內。

而草棚之內，散發出一股濃濃的血腥味來。

這就怪不得那妖魅朝這邊飛跳而來了，原來，牠是嗅到了血腥味！

豈料，就在那異物撲近草棚的刹那，從棚子的側面閃現出兩條人影來，其中人叱喝一聲：「妖孽，還不受死！」

那妖魅似乎已有點怯，聞喝身形一停，那兩道綠幽幽的目光，直射向那兩條人影，並「吱」地厲叫了一聲。

那兩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黃天朗與米天香，他們兩人在天黑前，着那小伙子與他的家人宰了幾隻鷄，將鷄血盛起來，天黑之後，便將鷄血放在草棚內，兩人則匿在棚子側面的草堆後，利用血腥味來誘那妖魅朝這邊飛跳過來，省了一番找尋的功夫。

那妖魅對於血腥味有一種異常靈敏的感覺，老遠便嗅到了，牠本是靠人畜的精血來「養」成氣候的，嗅到血腥味，那自然是不肯放過了。

「這孽障看來已頗具氣候，不知那妖人是從那裏搜覓到的，天朗哥，你要小心啊！」米天香斜斜踏前一步，半擋在黃天朗的身前。

而她的手上，早已暗中扣住了那柄天遁劍！

果然，那妖魅似頗具氣候，顯得比以前那幾隻妖魅來得靈活，手臂居然可以屈曲，長滿了綠毛的臉上，形相也比以前那幾隻妖物兇猛獰怖，那雙鳥爪也似的十指，指甲只有五寸長，但身上的屍臭，卻反而比較淡，磁着牙，現出撲噬之狀！

黃天朗雖然已不是第一次看到了，但仍然忍不住打了個抖顫，一陣噁心。

那妖魅卻沒有眞的撲上去，卻忽然張口朝兩人噴了一口氣！

幸好米天香眼明手快，知道厲害，一掌劈出的同時，伸手一把將黃天朗向橫推了開去，疾喝一聲：「快閉住呼吸！」

只見一道淡瑩瑩的光華，從她的掌心中射出來，飛射向那妖魅的身上！

那妖魅也似乎懂得厲害，厲叫一聲，霍地斜跳開去，居然讓牠避過那道瑩光。

而且，不但沒有將之嚇退，反而將牠的兇性激發了，只見牠張牙舞爪的，「吱吱」怪叫連聲，猛撲向米天香！

米天香似乎也料不到這異物這般靈活，愣了一愣，瞥見那妖魅不知死活地跳撲過來，打從鼻子裏冷哼了一聲，扣在手中的天遁劍，終於發出了！

劍化一道青瑩瑩的光華，電掣星飛般，閃射向那妖魅！

那妖魅竟然識得厲害，一見劍光閃耀，便顯得倉惶驚恐，「吱」地厲叫一聲，身形倏地向橫一跳，接向上一縱，居然伸手欲抓飛射而至的天遁劍！

米天香雙眼倏睜，咀裏發出一聲冷叱：「好大胆的孽障！」意念轉動間，那柄與她心意相通的天遁劍便猝然在空中劃了個半弧，電擊向那妖魅伸出的手臂！

那妖魅一抓落空，那道光華便向牠的手臂上閃削而過，一條斷臂，連着一截衣袖，便自空中飛落下來，居然洒下一片血雨來。

可想而知，這妖魅「道行」已深，快成氣候，而且，不知吸食了多少人畜的精血，才「滋養」出血肉來。

那妖魅受創之下，發出一聲淒厲的尖叫聲，那獰惡的形態頓斂，身形一墜回地上，跳着急轉身子，落荒飛跳而去！

這時候，米天香欲斬殺那妖魅可說易如反掌，只要她意念一轉，仍在空中閃掠的天遁劍便會廻飛追擊那妖魅，將牠絞成粉碎！

就是剛才，她也可以輕易地殺了那妖魅，只是，她與黃天朗早有安排，所以，才暫時放過那妖魅！

她不但沒有御劍斬殺那妖魅，反而將天遁劍收回，朝黃天朗道：「咱們快追下去。」

黃天朗忙縱身一掠，落在米天香的身邊，伸手拉住她的手，兩人便飛掠着追在那妖魅的後面！

剛才，黃天朗要不是被米天香及時一掌推開去，只怕他便會中了那妖魅以本身的屍毒練成的毒氣，就算死不了，也會讓米天香一陣手忙脚亂，被那妖魅乘機逃去，白忙一場。

× × ×

那妖魅一路落荒而逃，來到一處兩山夾峙的狹窄谷口前，忽然發出一聲尖厲的怪叫。

刹時，山谷中响起一聲怪異的嘯聲！對於那聲怪嘯聲，兩人可說熟悉極了。「天朗哥，原來那妖人就匿在這山谷中！」米天香話聲出口，已揚手發出了天遁劍！

劍在一道青瑩瑩的光華，矯夭神龍般，飛射向那妖魅！

那妖魅馬上警覺，怪叫連聲，左縱右跳的，企圖閃避那道劍光。

但天遁劍似通靈神物，加上在米天香的意念操控之下恍似神龍飛舞，矯活疾捷異常，劍光飛繞之下，只一閃，便將那妖魅絞成粉碎！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刹那飛落在谷口前的地上，恰好看到天遁劍將那妖魅絞成粉碎。

「女娃子，原來是妳！」那人影厲喝一聲，揚手發出一團綠芒，打向米天香！

那人影不是別人，正是陰靈神君那妖人。

米天香睹狀，連忙也發出一記掌雷，擊向那團綠芒。

兩下裏一擊，發出「轟」的一下炸响，那團綠芒被炸碎開來，綠瑩般四散隕滅，但米天香卻嬌軀一震，蹌退了一大步！

黃天朗大驚失色，忙搶撲過去，一把將米天香扶住。

米天香的咀角溢出血來！

「嘎嘿！」那妖人左袖半截空蕩蕩的，那張死人臉陰沉得嚇人，那雙綠幽幽冷森森的目光，死死地盯在米天香的身上，咬牙切齒地道：「好啊，還有那野漢子，本神君不去找你們，你們竟然找到來了，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撞入來，省了本神君日後花功夫去找你們，本神君就成全你們，讓你們到幽冥地獄去見那老妖婆與雜毛老道吧！」

說着，作勢欲動！

黃天朗忽然像瘋了般，朝陰靈神君大罵道：「陰靈妖人，你這邪惡的兇人，驅妖殺我娘親，我與你誓不兩立，我要殺你，替我娘親報仇！」喝罵聲中，便不顧生死地撲向陰靈神君！

陰靈神君看着，咀邊泛起一抹獰惡陰冷的笑意，等着黃天朗撲上來，好出手擊殺他！

但米天香卻及時伸手拉住了黃天朗，慌急急地道：「天朗哥，你這是去送死，正好遂了那妖人斬草除根之願，聽我說，別幹傻事，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

黃天朗果然被她說得清醒過來，但仍然怒視着陰靈神君！

陰靈神君對米天香簡直恨之入骨，陰狠地道：「女娃子，別作夢了，妳以爲妳與那野漢子，還能生離此地？」

米天香冷哼一聲：「要是沒有把握，咱們又怎會找上這裏來！」一頓，忽然伸手一指：「清立道長，還不動手！」

陰靈神君不知有詐，急忙循聲往米天香手指處望去，卻那裏有什麼人？才知道上了當，怒吼一聲，正欲出手，那知道米天香已乘那刹那，發出一顆天雷珠，激射過去，同時，一拉黃天朗，施展千里虹飛神行法，但見一道白虹罩住了兩人，化作一道飛虹，劃空飛射而去！

陰靈神君急忙發出一記陰雷，與那顆天雷珠在空中相擊，霹靂一聲，震天動地，要是常人，不被當場震昏過去才怪，饒是陰靈神君法力高强，也被那震得耳鼓作鳴，當下更加憤怒，恨不得生啖了米天香，厲嘯一聲。「本神君看你們逃得到那裏！」身形一縱，化作一道綠芒掠空追去！

× × ×

（以下轉入第54頁）

星球歷險記　勞力士・文

火星戰士



圖為磁性飛行物體，依附在火星上面飄浮的隕石，隨時出擊，火星船的活人以及機械人，全部被它吸去，加以毀滅，空船回到地球降落。

地球上面居然有一個財團，招兵買馬，重金聘請科學家，訓練火星戰士，企圖征服火星，搬到那邊過活。快要成功了，料不到太空裏面竟有堅強的對手，使他們功敗垂成。

科學家想征服火星

一九六九年，美國發射一個飛行物體到火星去，探測那一個恆星的實際情況，最低限度知道它有大量的冰，有冰就有水，可以適合人類生存，美國科學家、蘇聯的科學家都感到興奮，有一個時期，他們還想聯合組織「火星探險隊」，並肩作戰，後來，因為政治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無法成行，沒有人再提及此事了，到了一九七六年，美國太空總署宣佈他們秘密發射的火星探測器，已經到了火星，很順利的降落，回到地球來，由於探測器上面有機械人同行，操作方面比較沒有機械人的火星探測器更加靈活，效率更高，證實火星兩極都有巨大的冰河，研究天文學的人都鼓舞不已。

那兩個「探測器」分別定名為「維京一號」以及「維京二號」，由當時最有權威的火星專家阿路拔博士負責進行這個任務，事成之後，他也因此聲譽鵲起，晉升做太空總署「外太空研究院」的院長，他十分高興，得意洋洋。

一九七七年春季，風和日麗，忽然有一個貴客遠道而來，拜訪阿路拔博士，他的名片寫出「挪威天文台台長巴得里博士」，阿路拔博士立刻笑臉相迎。

巴得里博士見面打個招呼之後，說：「院長，你征服了火星，我們十分佩服，特此向你道賀，我不單是代表挪威的天文台，還代表世界上最豪富的財團向你表示敬意，此外，我還有幾句私話想跟你談談，你可否找個機密室跟我密談呢？」

阿路拔博士聽了，說：「在這一座研究院裏面，最高的一處作瞭望塔，高二百五十呎，上面像一個房間，跟外邊隔絕，它有各種科學裝備，外人無法偷窺或偷聽，如果你想找一個秘密地點交談，它是最理想的地方了，我們可以在該處一起喝酒談心，你所著述的天文學巨著有十多種，我全部研讀過，我只是傾全力研究火星而已，你卻全部瞭解整個宇宙的秘密，相信你今次駕臨美國必有貢獻。」

兩人談笑甚歡，很快就乘坐袖珍升降機從地面升到瞭望台，那個房間雖然只是十五呎正方形，面積不大，卻是一切器物具備的，包括天文學必須具備的儀器，食物和酒，另有犀利的秘密武器，置身其間，彷彿世外桃源，故此巴得里博士再度稱讚他。

落座喝酒，兩人隨意交談，巴得里博士說：「院長，你把火星探測器定名為維京一號以及維京二號，分別在火星兩處地方挖掘泥土以及吸取空中的氣體，作為研究將來登陸火星之用，請告訴我，如果你有辦法率領健兒在火星登陸，你們準備在該處逛逛抑或永遠居留呢？」

阿路拔愕然，反問一句：「巴得里博士，為甚麼你有這種想法，認為我打算在

火星登陸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點，你派出去研究火星的探測器，叫做維京一號，維京人就是挪威人，亦即你們說的挪威海盜，這個名稱已經含有登陸之意，第二點，你如果沒有在火星登陸的企圖，何必派兩個飛行物體，每個飛行物體都有兩個機械人呢？換言之，四個機械人分別在火星登陸，必有深意存乎其間，顯然是其中有些機械人是故意做得十分脆弱的，幾乎可以說它代替活人，只是穿上了太空衣裳而已，這種措施可以反映出你決心派活人登陸，目前還沒有把握，總有一天你會派活人登陸的，這是我的忖測，如果我有甚麼冒犯，敬請原諒。」

阿路拔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的秘密瞞不過你的一雙眼，佩服之至！幸虧你不是俄國人，否則，我的計劃一定受到莫大打擊！」

「我隱約感覺到你遲早派出活人在火星登陸，最大的目的就是征服蘇聯，看來你已經找到很有份量的證據可以證實火星上面有些原料能夠變成秘密武器的了，它究竟是甚麼？盼你賜告，挪威是民主國家，決不會投靠蘇聯，請你放心。」

一句話講穿他的心事 阿路拔博士呆了一呆。

他突然受驚，故此沒有開口。

巴得里博士緩緩的說：「我也知道火星有一種原料可以變成秘密武器，不過，我對它不感興趣而已，我們有言在先，站在科技的立場，應該互相交換知識與經驗，希望把已知的一切發揚光大，基於互助的精神，我想把自己所知的火星秘密武器奉告，它叫做爆炸種子，只是芝蔴大小的東西，能夠把一座大厦炸到粉碎，如果地球上面有一個國家搶先在火星登陸，攫奪許多粒爆炸種子，帶回地球，他必然稱雄，原因是他可以從步兵發射出來的一粒子彈就可以把最沉重的巨型老虎坦克炸到粉碎，如果爆炸種子從戰機撒下，它落地立刻爆炸，必然可以在短短幾十分鐘內炸毁一座都市，假如我所料不差，你想自行登陸火星唯一的願望就是找尋爆炸種子。」

他簡直是擁有天眼通那麼出色的神奇力量，把對方心事和盤托出來，阿路拔博士猛吃一驚，相當吃力，才勉强鎮定下來，笑了笑說：「巴得里博士，希望你把此行的眞正目的說出來。」

「好的，我開始報道此行眞正的目的了，我也想登陸火星，在月球上面居住兩三個月，然後回來，不過，我只是想借此證明火星上面可以居住，並非企圖在火星上面掘取甚麼秘密武器，包括爆炸種子在內。」

阿路拔博士心上一震，衝口而出的說：「火星比較月球凶險得多，爲甚麼你想在火星上面居住兩三個月呢？」

「坦白點說，我能夠在火星居留兩三個月，我就得到一億美元的賞賜，它是阿拉伯財團的懸賞。」

巴得里博士很認眞的說。

向來研究天文學的人，很少如此重視財富，阿路拔博士聽了這句話，立刻發生反感，可是，他的反感很快就消失了，因爲他有另外一種想法，假如一個出色的科學家特別重視巨額的賞金，他的腦海中各種想像已經屬於資本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再也不是共產黨裏面的人，决不會投靠蘇聯，那是很有意義的，如此一想，他就不再輕視巴得里博士，反而順着他的口氣說：「人生幾何？有一億美元到手，儘可以任意揮霍了，恭喜你有這種機會。」

巴得里博士忽然眉毛往上一揚，說：「實不相瞞的說，今天我拜訪，正是想送一億美元給你，希望你合作，到時我登陸月球，固然獲得賞金，你也有一份賞金，跟我們賞金數量相同。」

「那麼，我們兩人合計，可以獲得兩億美元的賞金了，阿拉伯石油產國雖然富有，不見得那些國皇或酋長把鈔票當做垃圾，隨手拋掉，你還是把眞相講出來吧，那些賞金究竟是甚麼大賞呢？」

「它叫做永生大獎，本來有二億美元之多，因爲我很想跟你結交，而且我進行登陸火星必須你賜助，故此我很樂意分一半給你。」

阿路拔博士聽了這一句，實在有些困惑，說：「眞是奇怪了，登陸火星跟永生有甚麼關係呢？」

巴得里博士說：「世界上有許多蠢人，一知半解，他們以爲在月球上面過活可以比較在地球過活多活三十年，不自覺的發生幻想，認爲在火星可以活得更加長久，甚至永生，問題只是人類難以在火星居住，不過，你發表了火星是甚麼？這一篇文章之後，雅俗共賞，由於火星有堅實的冰河亦有氧氣這種理論，他們能夠接受，故此他們進一步推想到在火星居住亦可永生，最低限度應活到二三百歲，他們有的是錢，送二億美元作爲火星可以居住的獎金，算得甚麼？這是我拜訪你的原因，如果你願意合作，我在最短期內介紹阿拉伯財團的首腦份子給你認識，即時可以取得二億美金的十份之一，即是說，你或我各拿一千萬。」

一千萬美元的數字不算少，即使是心如鐵石的科學家，也會接受這種吸引，阿路拔想了想，說：「巴得里博士，原則上我答應跟你合作了，其他細節，容後再談，我似乎隱約感覺到人類在火星登陸有些困難，更不容易作出永久性的居留，你却十分樂觀，看來我們二人對火星的理解一定有些距離，可否比較深入的談談呢？」

「阿路拔博士，你是火星專家，不必向我提出甚麼問題好不好？我只是想對你說知，如果我們衷誠合作，天大的問題都可以迎刄而解。並非我逼你，我只是想你發表意見而已，你究竟願不願意拿一億美元呢？」

阿路拔博士毅然說：「嗯！我十分願意。」

「好，我把眞相告訴你好了，現時想飛到火星居住的富豪，是世界上相當有名氣的巨富，沒有人能夠逼害他，即使他受到逼害，用不着飛到火星去，只是到月球過活，已經夠了，他必須到火星去的原因就是想醫治他所患的絕症，那些富翁所患的病全是來勢洶洶的癌，他們獲悉伊朗的放逐皇帝巴利維投靠美國花了一億過外的錢去醫治身上的癌，仍然不免一死之後，對地球上面所有醫生都感到失望，唯一有

希望醫癒他們的東西就是火星雲，因爲它含有奇異的金屬氣體是地球上面沒法找到的，故此他們很樂意聯羣結隊到火星去。

「那些人大部份是阿拉伯人，在石油國有崇高的地位，每人付出五億美元的代價，十個人就是五十億美元，除了我們拿去二億美元之外，還有四十多億美元，料想那些錢夠我們研究火星船的經費了，我跟你都知道火星上面危機四伏，沒法居住，不過我們抵達火星可以使用鋼架支持一些高屋，住在屋裏，避開火星地面盤旋的碳氣，那就夠了，此外鋼架支持的建築物的確可以高聳入雲，使他們活在火星雲包圍的空中，多活幾年，死也死得眼閉。」

阿路拔博士說：「我明白你的計劃，假如我們現時已經得到財團的經費，怎樣運用它呢？」

「分兩種途徑進行，一方面製造火星船，直接從地面飛到火星，不必在月球停步，另外訓練火星戰士，替我們作戰。」

「你以爲我們即使抵達火星也會在那個地方發生戰鬥嗎？」

「很難說，最低限度，現時已經有美國和蘇聯想派人到火星去，找尋他們想找的東西，如果到時他們發覺火星上面還有另外一帮人，一定不肯放過他們，防患於未然，先行訓練火星戰士，到時美蘇兩個大國只是出動機械人，我們却出動活人，我們穩佔上風。」

「照這樣看，火星戰士一定是很危險的了，誰願意担當這個職務呢？」

「據我所知，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永不會錯，有些人覺得自己無法再活下去，如果他適合我們的需要，不妨用鈔票收買他。信不信由你，單是蒙地卡羅賭城，每天就製造不少打算自殺的人，想找火戰星士，不妨到賭城去。」

阿路拔博士一聽就懂，他分明是想找尋一些對此生毫無留戀的人，作爲改造的對象，不自覺的哈哈大笑。

這是事實，如果年少有爲的人，冒險到火星去，死不瞑目，因此影响到他的鬥志，反之，一個人對整個世界抱着悲觀的心理，隨時可以大解脫，了無牽掛，他可能覺得到火星去是有希望和有建設的一種壯舉，欣然參加，故此兩人都有這種想法，初步同意到蒙地卡羅挑選適當的人。

理想的人應該是輸光的賭徒，體力旺盛，筋骨粗壯，他是否在搏擊方面有豐富的經驗，那是另一問題，必要時可以派出專家對他作出嚴格訓練，一言以蔽之，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心理，以爲自己係一條爛命，死不足惜。

他們二人到蒙地卡羅之前，先行由巴得里博士把阿路拔博士帶引到阿拉伯財團那邊，由阿路拔博士親口說出他很樂意參加征服火星的壯舉，此外，阿路拔博士變成了自己人，立刻獲得一千萬美元，作爲將來事成之後他應得的賞金一部份，不過，他仍要遵守一個條件，把那宗巨欵存放於阿拉伯銀行，開一個戶口，假如他變心，隨時可以停止付欵給他。

阿拉伯人一向是心狠手辣兼且深謀遠慮的，這種措施，符合他們一貫作風，阿路拔博士毫不考慮就答應了，他答應得那麼快速，博取財團首腦的歡心。

驚心動魄的一場戰役

那天阿路拔博士被帶入一間阿拉伯銀行之後，從銀行內部的升降機降落地下室最深的一層，距離地面五十呎，等候了很久，首腦份子之一的「葛洛尼龍巴沙」，出來見客，談了許多話，就此决定，透過了挪威天文台的台長巴得里博士，容許他加入，作爲自己人。

一切手續俱是很爽快的，只就可惜他求見財團的首腦，只是看見一個人，此人就是「巴沙」，四十多歲，相當粗壯，决非患癌。

這件事情是否有可疑之處呢？阿路拔博士始終無法作出决定。

已經走了一半的路就不能不再走下去了，不管他是否覺得可疑，他仍要盡快完成第二步的計劃，分別在幾個賭城裏面找尋輸到滿頭大汗的人，探取這傢伙的秘密，認爲此人確是理想的對象，抓他到一個荒島接受嚴格訓練，變成「火星戰士」。

日子拖長了，阿路拔博士直覺到他的親密戰友巴得里博士患了極嚴重的變態心理，以殺人爲樂。由他聘請專家訓練出來的殺手，不單是在荒島上面顯威風，還要實現他們的理想，以無敵姿態向加州的鐵騎士挑戰。

稱做鐵騎士的人，除了每人擁有一輛裝備齊全的電單車之外，還有一副銅皮鐵骨的身手，能夠閃電出擊，向敵人撲攻，兼且能夠捱打，他們最喜歡使用長長的鋼鍊，普通人被鋼鍊擊中肩膊，可能肩胛骨被打斷，他們却處之泰然，由於那種鋼鍊根本上就是電單車上面的機件，搏鬥的時候把它扯下來，打鬥結束，放回電單車，警方沒法指證它是兇器，故此他們橫行無忌。

只是一個鐵騎士，不算甚麼，如果十多個鐵騎士聚在一起，那就不同了，他們先行駕駛電單車把敵人包圍，然後出擊，十多條鋼鍊凌空而下，可能令到受擊者頭爆身亡。他們最喜歡襲擊貨車，刦取貨車上面的財物，進行這種搏鬥的時候，照例是用弓箭手配合的，一箭射中貨車的輪胎，洩了氣，它就失去控制，亂撞一頓，車翻人亡，如果貨車司機特別機警，及時煞掣，死裏逃生，那些鐵騎士就向他圍攻，把他打到殘廢爲止，萬一被圍毆的司機當塲打死，他們就用巨斧把他斬爲六七截，拋入海裏餵鯊魚，失踪的貨車在三幾天後，被人尋回，貨車司機却無影無踪，這種事情不斷的發生，誰也不敢觸犯他們，惹禍上身。

日子拖長了，加州的鐵騎士聚集了幾百人，變成一方之霸，無惡不作，警探也不願意跟他們作對。

那些煞星跟巴得里博士無寃無仇，竟然變成火星戰士進攻的目標，實在是出乎想像之外。

晚上十時三十分，由火星戰士隊長卡靈登率領的一批勇士，各握鋼盾以及長矛，威風凜凜的站在公路上面，攔截對方就快衝過來的電單車，大聲呼叫。

他們所握的鋼盾是仿照中古時期獅心王李察所握的一種，長方形，兩邊有鈎，

隨時可以把兩塊鋼盾連接在一起，至於那種長茅，也是古代的武器。

在鋼盾向內的一邊，有一排短箭插在一起，火星戰士已經練習有素，不必用弓，可以隨手抓起短箭投擲，箭鏃是尖銳的，有神奇的彈藥藏在箭鏃之內，只要箭鏃碰上了甚麼物體，就會爆炸。

火星戰士沒有電單車，故此他們以逸待勞，佔了上風，只是可惜人數太少。

自稱做鐵騎士的傢伙，一向恃勢凌人，怎會認輸呢？他們還沒有看清楚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之前，已經很不耐煩，怒吼一聲，集體衝過去，由於他們駕駛電單車急衝，對方逼於跪下，雙手單握鋼盾的環，用臂力支持，使那個鋼盾變成斜坡形的物體，讓電單車壓着它很快就飛過去，那就不會弄傷自己，還希望鐵騎士連人帶車在空中飛過，墜地的時候受傷。

這個希望並非幻想，眞的有些鐵騎士飛越鋼盾墜地受傷，可是，他們只是少數人受傷而已，大部份鐵騎士能夠安然渡過這一關。

沒有受傷的人，勃然大怒，放棄了電單車，從電單車上面取出鋼鍊轉身出擊，飛奔到陌生人那邊，展開全面搏殺。

另外有一批鐵騎車抵達該地比較慢，沒有出擊，目擊這種景象，怒不可遏，他們也集體進攻，火星戰士只有十多個人，怎能鬥得過他們呢？屈居下風，把心一橫，拔出短箭拋出去，它碰着甚麼東西爆炸之際，隨即衝前，改用長矛刺殺。

這種戰術是鐵騎士以前沒有碰見過的，無法抵禦，紛紛退後，有些人中箭身亡，另外一些人被長矛刺死，陣脚大亂。

鐵騎士的首領發覺情形不對，大喝一聲，拔槍射擊，核心人物的鐵騎士有一部份人是身上帶槍的，他們也紛紛拔槍，槍聲卜卜，震撼了整個夜空，發展到這個階段就不止是街頭巷尾的黑帮衝突了，簡直是打仗。

照情形看，火星戰士寡不敵衆，可能全部陣亡，殊不料巴得里博士早有準備，隊長卡靈登立刻發施命令，大喝一聲：「龜陣！」

只是這一聲呼喝，陣勢立刻發生變化，幾個站在最前綫的人，平排在一起，擋住子彈，隨後的另外一些人緊隨在後，站得比較遠的人飛奔過來，湊成了長方形的陣勢，最後，還有兩組火星戰士把鋼盾遮住頭上的空位，看來就像一個長方形的鐵盒。

由於鋼質精純，子彈沒法打穿，它緩緩的移動，像一隻烏龜那麼慢，稱做「龜陣」名符其實。

這個陣形本來是羅馬人用來攻城的特殊陣勢，妙在不怕飛箭或者拋擲的長矛，那時他們擺出如此美妙的陣形，對方就算用機槍掃射也是無法攻破它的，何况是普通的手槍呢？

假如鐵騎士預知對方使用這樣頑强的龜陣出擊，他們可能配備一些能够打穿鋼甲的子彈，用步槍發射，可是，他們在事前一無所知，那就屈居下風了，剩下來的一種戰術就是「火攻」，鐵騎士的首領下令「火攻」，他們立刻拿出噴火器，向對方藏身之處附近的花草樹木橫掃，霎時間，火光熊熊，火星戰士遭遇到另外一種襲擊。

隊長卡靈登出動之前，已經得到巴得里博士付給他的「錦囊妙計」，到了最後關頭，四面受敵，唯一的逃生辦法就是升空，他從腰間拿出一條綠色的長管，拔出了木塞，拋向空中，霎時間一縷極爲耀目的紅光射到空中，他臉露微笑。

這是軍隊習慣使用的一種訊號，紅光閃閃，很快就聽到機聲軋軋，有一架直升機從空中飛到那一條公路上面，緩緩的把速度降低到最理想的位置，垂下鋼鈎來，把龜陣四方八面的鋼環鈎住，冉冉上升。

鐵騎士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鬥得過對方了，只好打電話向警署報案，大隊人馬殺奔公路的時候，直升機已經升到半空了。

火星戰士這種行徑極有可能是私梟的活動，只有一架直升機，當然不會出動空軍在空中掃蕩，充其量只是由加州邊區的緝私隊專用那種叫做「海上巡邏機」出擊，它的戰鬥力不算雄厚，三架巡邏機升空截擊，只是送死，他們做夢也料不到對方的直升機竟然有一種跟暖壺那麼細的「袖珍火箭」，它是「空對空火箭」當中最細的一種，只須敵機飛入射程之內，立刻射出，必然生效，只是短短的一瞬，三枝火箭分別射中幾架巡邏機，化爲一條條强烈的光，從空中墜下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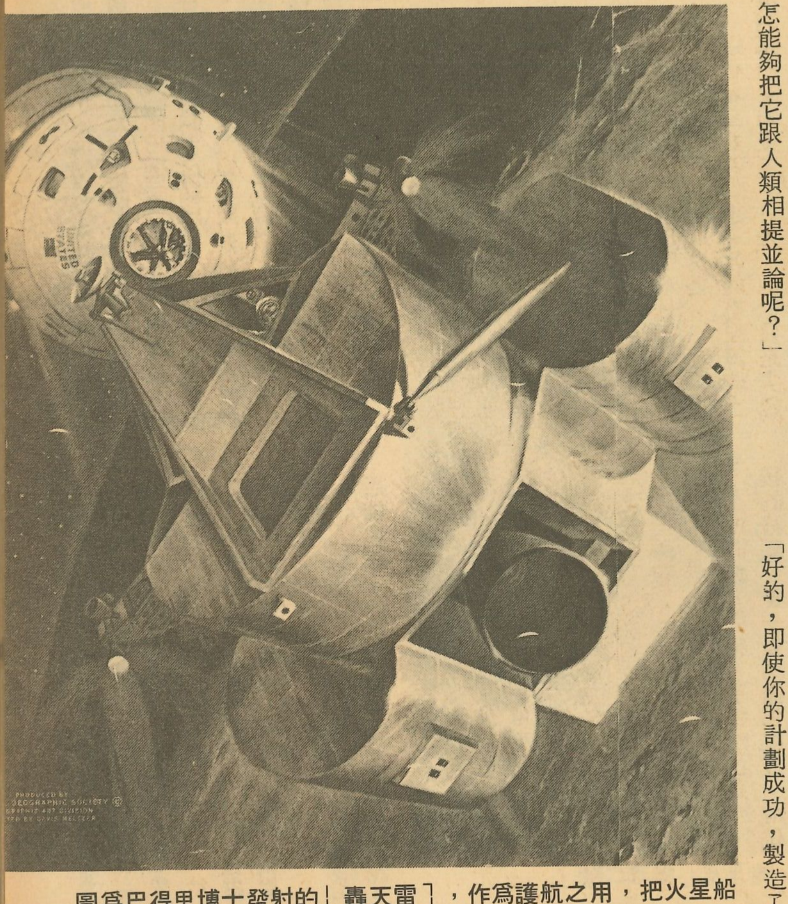
這一塲戰鬥從陸地打到空中，動用許多種武器，簡直是一塲戰役，隊長卡靈登功成而歸，固然得到巴得里博士的贊譽，至於巴得里，因此獲得上峯的器重，十分光彩，可謂皆大歡喜，不過，這樣做似乎有點輕浮，無端端的出動「龜陣」，空中作戰，發射袖珍火箭，顯然是美國境內已經有一帮擁有新型武器的敵人潛伏下來，因此之故，美當局大爲震驚，飭令保密局加强查緝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一種阻力，從這個角度看，巴里得博士可謂弄巧反拙。

在另外的一天，他跟阿路拔博士細說火星戰士的動向，說：「我們在荒島上面苦心訓練出來的戰士，可以說是地球上面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戰士了，配合最有份量的新型秘密武器，更加厲害，假如他們到了火星去，碰上了植物人，可能應付得來，關於植物人，傳說他們是一半人一半植物的東西，有生命的，但却沒有痛楚的感覺，攻擊力極强，可能在火星生存，你認爲火星之內如果有一種動物生存，他是否是植物人呢？」

阿路拔博士想了想，說：「在原則上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却有些地方，跟你的觀點不同，所謂植物人，根本上不是人類，甚至不是貓貓狗狗之類的動物，只是有高度反應的植物而已，跟南洋羣島的食人花相似，不必把它跟人類扯在一起。」

「爲甚麼你有這種看法呢？」

「我有這種看法，純然是因爲火星地面籠罩一團强烈而又濃厚的碳氣，人類吸氧呼碳，故此得以生存，植物吸碳呼氧，故此植物可以大量繁殖，由於植物與植物之間互相霸佔地盤，展開猛烈的鬥爭，鬥輸了不能夠生存，故此它有攻擊性的武器，人類絕非它的敵手，我認爲火星戰士將



圖爲巴得里博士發射的「轟天雷」，作爲護航之用，把火星船送到月球之外太空，它就回航。

來抵達火星所需應付的敵人，並非各種古古怪怪的植物，而是非常可怖的紅沙。」

「我也知道火星的空中有一層紅色的沙或塵土飛揚，留在空中大概距離火星地面一千呎之處，能夠包圍一個人，使他沒法支持，不過，機械人能夠支持，人類就可以支持，我打算把現有的火星戰士再加嚴格訓練，使他們變成半個機械人，那就有希望在火星的土地上面走動。」

巴得里博士很有把握的說。

阿路拔博士聽了，搖一搖頭，說：「人類有血有肉，有感覺，也有感情，機械人並非血肉之軀，沒有感覺也沒有感情，怎能夠把它跟人類相提並論呢？」

「不，如果我改變火星戰士的飲食，令到他們的身體發生劇烈的改變，那就有機會變成機械人，我順便提醒你一句，機械人有兩種，一種機械人是鋼鐵造成的，另外一種機械人由橡皮造成，我需要火星戰士改變爲機械人，屬於後者，換言之，我想他們變成橡皮人，每天必吃的食物，除了鷄蛋牛奶蔬菜之外，還有橡膠，假如他們受不起，可能患了胃病，甚至患上了胃癌，無法活下去，不過，幾百名火星戰士之中總有三幾十個人能夠活下去的，他們就是橡皮人，皮膚厚達一吋，彈力很强，彷彿橡皮。」

「好的，即使你的計劃成功，製造了大批的橡皮人，只是證明他們能夠在火星過活而已。有甚麼用？」

「不，阿路拔博士，我們如果有辦法令到人類在火星過活，即使是半年之久，他能夠活着回來，已經有足夠的影响力使我們獲得巨額的賞金了，至於阿拉伯財團的首腦或者患了癌症絕望的人，抵達火星，能否活下去，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立場即是我的立場，我十分明白，而且永遠站在你的一邊，照事論事，患了癌症的病人，如果他們沒法在世界上醫治，索性到火星走走，死了算數，橫豎他們不可能活得長久，我們把他送上火星，並不違背良心，可是，另外一些人，沒有癌症，把他送到火星，就此喪命，豈非幹得太兇？」

巴得里博士哈哈大笑，說：「原來你的良心那麼大，佩服之至，我不妨告訴你，阿拉伯財團的首腦，發了大財，妄想長生不老，到火星去，這種人已經患了絕症，叫做思想偏僻症，留下來也是沒用的，還是把他們送上火星的好！」

他的想法如此心狠手辣，阿路拔博士看了，不覺暗吃一驚，轉念一想，他就不再驚奇了，根本上挪威這個國家一向就是稱做海盜國家，在那邊生長的科學家，有點海盜的成份，不算奇事。

想透了這一點，阿路拔博士不再跟他研究把活人送到火星碰碰運氣，是否違背良心了，反而順着對方的口吻說下去：「是的，在理論上檢討，如果有人能夠在火星上空的碳氣雲層過活，他是有機會多活三幾十年的，我現時有些摸得到你的計劃了，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最重要的是奪取巨額獎金，故此必須在正式的飛行物體飛向火星把阿拉伯財團首腦份子送上火星之前，先行有事實表現，使一些受過嚴格訓練的火星戰士，當着他的面前在地球升空，並且在二百多天抵達火星之後，再過二百多天，飛回原處，使他們看在眼裏，一切放心，下一步的計劃就是大隊人馬升空，是否如此呢？」

「是的，我的計劃確是如此，你眞是聰明！既然你同意這樣做，我不妨更進一步的把我塑造的機械人奉告，一個火星戰士在我指示的生活方式之下過活，他就變成另外一種人，表面上看來似乎跟普通人的體型相似，只是粗壯一點，事實上他們已經是另一種人，到時你看了可能猛吃一驚，不管怎樣，這種人比較任何人都適宜於做一個直接飛往火星的太空人，故此他的身上，一定有些變化，最大的變化就是肺部，火星上面籠罩了一層很厚的碳氣，普通人難以忍受，他却辦得到，不過，每隔五分鐘他就要喝一加侖的水，把血中的碳酸氣溶解，化爲尿液排除。」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們在火星過活不必佩戴氧氣筒？」

「是的，也許你不相信，我却深信不疑，此外，他的皮膚變厚之後，能抵抗火星上面經常出現的氣溫變化，突然冷到攝氏零下一百度。

「更加重要的還是這一點，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把自己軟禁在一件高速的飛行物體上面，離開地球，飛到火星去，去的時候需要二百二十多天，歸程又要二百





「千手機械人」，一共有兩個，叫做「維京一號」及「維京二號」

二十多天，在四百多天的高度寂寞日子之內過活，假如他有感覺，可能因此發狂，故此火星戰士必須具有一種好像機械人的品質，絕對沒有情緒反應，因爲他們失去了人類的感覺，包括了愛和恨，痛苦或快樂，有的只是一種感覺，餓了懂得進食，閒話休提了，我立刻動手，讓他們從活人變成半個機械人。

「這樣做必須改變食物，有些人無法忍受從馬來西亞榨出去的橡膠，吃了進肚，可能大大的損害腸胃，甚至因此患了腸癌或胃癌，沒有起飛，已經喪命，希望你目睹他們逐個死亡，漠不關心。」

阿路拔毫不思索的說：「他們全是陌生人，跟我毫無關係，我自信看見他們逐個死去，無動於中。」

「好極了，阿路拔博士，你眞是我的最佳拍檔！」巴德里博士一本正經的說。

火星戰士武功出色

兩個月後，巴得里博士已經有辦法製造第一批火星戰士，先行從一百名火星戰士當中挑選六十名，接受嚴格訓練，眞的有一部份人吃了樹膠令到腸胃有石質凝結，發生癌症喪命，死剩十二人，巴得里博士已經稱心滿意，把阿拉伯財團的首腦份子，以及準備第一批到火星居住的朋友，帶到太平洋的荒島，公開宣佈他的成就，並且當衆表演火星戰士無堅不摧的雄姿。

阿路拔博士必是高級科學家之一，他也被邀請入座。

衆目睽睽之下，十二個火星戰士魚貫而出，挪威天文台長巴得里博士說：「今晚在座的嘉賓，並非外人，客套話不必多說了，開門見山的報道我訓練出來的火星戰士吧，由於火星地面有許多古怪的植物生長，形狀如人，能夠伸出長臂把活人抓住吃掉　科學家把他稱做植物人，這是一種强敵，我會表演火星戰士如何戰勝他的本領，第二種敵人就是籠罩火星地面的碳氣，你們可以看到火星戰士怎樣闖過這一關，第三種難關就是撲面襲擊的紅沙，時速二百哩，火星戰士能夠逆風而行，並不容易，最後，火星戰士還要受大冷大熱的氣溫變化，敬請各位嘉賓注意，火星戰士作出各項表演的時候，上半身赤裸，下體只有很薄很短的內袴，好像游泳褲。」

說完，他把手一揮，燈光明亮，各人看見一個絕大的玻璃箱內，有一朵蓮花放下，每一片花瓣都是白色的，跟蓮花相似，最大的分別就是它的花瓣相當厚，有些濕濕。

在玻璃箱外邊，有一名火星戰士緩步而行，走到巴得里博士前面，伸手行禮，又向座上嘉賓敬禮，然後拉開玻璃箱的門，昂然而入。

他就是火星戰士大隊長「卡靈登」。

經過加州公路一戰之後，他建了一功，在火星陣地當中屬於英雄人物，由他打頭陣，最爲合理，這一次戰鬥跟普通戰鬥不同，他的敵人並非手裏握着刀槍的戰士，而是一朵碩大無朋的食人花，這種東西他看也沒有看過，只是憑着個人的機智和武功應戰，看來他屈居下風了，不過，他並非赤手空拳入內搏殺，手裏仍然有一把刀，雖然它只是普通的佩刀，相信憑着它跟食人花作戰仍是很大效用，不見得食人花的花瓣比鋼鐵還硬。

只是站着想了想，他就揮刀進攻，一刀劈在食人花瓣上面，聽到錚的一聲啊，食人花竟然屹立不動，似乎沒有受傷。

想不到白色的蓮花模樣那種食人花瓣，竟然那麼堅靱，刀砍不斷，卡靈登不覺心上一沉。

食人花本來是很寧靜的，它被鋼刀砍了一下，突然發威「向他反攻」，八瓣上下飛舞，向他捲過去，靠近花瓣尖端的地方，一伸一縮，看來更加出色，卡靈登知道他一旦被花瓣捲住，一定被它吸乾了身上的血，整個身體變成垃圾，不敢怠慢，逼於用刀擋格，不斷的跳躍，左右閃避，勉强避過對方施展的連環攻勢。

他的心裏暗想，如果被花瓣捲住，必

死無疑，這樣子苦鬥下去，吃虧的一邊總是他，因爲他是血肉之軀，久戰必疲，對方是一朵花，永不疲倦，時間拖長了，他必然戰死，他想死裏逃生，必須看清楚食人花致命傷的弱點出擊，主意打定了，他就在不斷的擋格當中盡量窺望食人花一開一合的情形。

他終於找到它的「罩門」了，每次它的花瓣一開一合必然是盡量掩護花心的，顯然花心是它最脆弱的一處，等於苦練金鐘罩那種武功最爲致命傷的罩門，他決心拚一拚，突然飛躍而起，誘它張開一半，向兩處花瓣出擊，他整個人從兩瓣之間穿過，一刀劈下，剛剛把花心砍中，分爲兩截，就在這時，他聽到一陣呻吟聲，忽然看見八處花瓣同時張開，中央露空，流出白色的汁液，彷彿一個人受了重傷，口吐白沫，再也沒法動彈。

圖爲美國太空總署由阿路拔博士策劃遠征火星的飛行物體，稱做，這一幅照片是「二號」向「一號」拍攝的，它已在火星降落。

他喜極狂呼，打開玻璃箱的門走出，接受嘉賓的掌聲。

第二項表演也是在玻璃箱之內進行的，出場表演的跟他同樣精壯，名份方面是第二隊的隊長周諾，他要傾全力跟渾濁的氣體作戰。

卡靈登被人歡呼伴着走出場地的時候，跟巴得里博士交換一個目光，那個目光充份反映出勝利者的心聲。

海外情報局揷手監視他

火星戰士先後招募了二百五十六人，分爲三隊，大隊長是卡靈登，上次向美國鐵騎士挑戰的戰士，全是第一大隊的，整整一隊人馬有一百人。第二大隊的隊長是周諾，手下有八十人，第三大隊的隊長是奧地利，只有七十六人。

輪到周諾表演了，他要走進一個巨型的玻璃箱內，不帶氧氣管，接受碳氣的襲擊，初時只有他一個人站在玻璃箱內，所有嘉賓都看得清清楚楚，玻璃箱之內沒有注入碳氣，後來，巴得里博士一聲呼喝，才把碳氣注入，由於碳氣是灰黑色的，淺淡的碳氣籠罩，只是灰色，它越來越深，變成灰黑色，再也看不見周諾，周諾要單獨留在玻璃箱內度過半小時之久才走出來，如果他死了，就被人抬出來，是死是活呢？必須半小時之後才可以確定，巴得里博士不想冷場，索性在他走進了玻璃箱之後就進行另外一項表演，由第三大隊的隊長奧地利跟狂暴的風沙搏鬥，他挺起胸膛，讓時速二百哩的暴風把粗沙吹起，迎臉吹來，他雖然閉上眼睛，一雙手仍是叉着左右腰間，紮馬迎風而立，半步也不肯退下，更加不會被狂風吹倒，好不容易捱了三十分鐘之久，第二大隊的隊長周諾打開灰黑色氣體籠罩的玻璃箱那一扇玻璃門走出來的時候，他也結束這一次表演，各人定眼去看他的上半身，只見臉孔、頸肌以及胸肌各處，被粗沙打到發紅。

他能夠受得起，總算是武功出色的一名戰士，各人鼓掌稱讚不已。

最後的一項表演就是冷熱交替，在場地之上分別放置兩個正方形的玻璃箱，一個箱子貯放了一千磅的冰，一陣陣冷氣升起來，另外一個箱子跟它距離只有二十呎，箱內有巨大的火盆，燒紅的炭透出一陣陣熱氣，表演者必須上半身裸露，先行在冰箱之內受寒，五分鐘後走出，直奔火箱那邊，半步不停，直到他闖入箱內，隨手關上了玻璃門，接受熱氣薰蒸，隔了半個鐘頭，然後走出去。

他必須走向冰箱，把渾身是汗的身體投入冰箱之內，很快汗水就化爲烏有，體溫直綫下降，冷到打顫。

只是冰塊的冷度不夠强烈，投下「硝酸銀」的粉劑，它就更加冷，冷熱變化得如此快速，不易支持，一共有六個火星戰士走來走去，作出這樣子的表演，居然能夠支持得住，確是出乎意外。

剩下來的精采表演還有「力鬥大蟒」以及「赤手屠牛」，憑着空手道的「手刀」把彎角牛的大角斬斷，都可以反映出火星戰士的威力。

每一項精采表演都是苦練過的，觀衆

對他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認爲火星戰士的體魄以及搏擊功夫都凌駕於太空人之上，有資格代表地球上最出色的勇士，向火星挑戰。

事後，巴得里博士跟阿路拔博士說：

「我已經訓練了幾十個最有份量的火星戰士，準備他們分批到火星去，我們在太空不斷的吸收陽光，變成一種力量，使飛行物體推進，相信它到火星以及火星的地面降落，停留三天，然後回航，一切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是這一點，我們只能計算在航行的途中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火星船」進入了火星的控制範圍之內，有許多種災禍難以預先推測得到，故此我們必須作出最壞的打算，火星船上面一定要有兩個活人以及兩個機械人，萬一活人死了，機械人仍可控制那一艘火星船回航，你認爲這個辦法可以行得通嗎？」

「可以行得通的。」阿路拔博士由衷的說。

巴得里博士突然注視他的臉孔，說：

「其實美國太空總署早就應該想出這個辦法的，一半是活人，另外一半是機械人，遠征任何一個恒星，兩全其美，你有沒有把這個計劃貢獻出來呢？」

「我只是說了一個梗概，後來我發覺他們似乎對火星沒有多大的興趣，我就索性閉嘴。」

「爲甚麼他們對火星不感興趣呢？是否他們害怕火星地面籠罩的碳氣呢？」

「很難說，照我看，太空總署的高層人士所畏懼的不是火星本身，而是担心太空裏面的伏兵。」

「太空的伏兵？你的意見不是暗指蘇聯吧？」

「我正是暗指蘇聯。雖然蘇聯至今仍然沒有派人登陸火星，可是，火星船在歸途中受到他們的襲擊，並非奇事。」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爲美國太空勢力範圍最遠的一處，只是月球，從月球到火星十分遙遠，難保他們不會派人去截擊。」

這一次晤敘所談的焦點就是遠征火星的「火星船」，談過船上的駕駛者，跟着再談那一艘火星船的構造，隨即動手，在太平洋的荒島興建。

只要有錢，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都可以製造出來，由於阿拉伯財團首腦不斷的催促，巴得里親自督工，阿路拔博士不必同行，他已領取一千萬美元，索性把那些錢作爲旅遊的費用，暢遊歐洲各大城市，每到一處，喝最名貴的酒，吃最豪華的餐。

他打算盡情享受，沒有帶家人同行，包括太太姬娜以及兩個子女在內。

他已經向太空總署請假一個月，有足夠的時間到處走動，先到羅馬，隨後到雅典，又再回到巴黎。

他在巴黎最高級的「皇子酒店」停步，只是一個人，要了一間套房，每天的房租是一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了吃喝以及欣賞艷舞的費用，每天花掉大約五千美元過外。

有一晚，他邀請紅磨坊的一個紅舞女「金麗」伴飲，微醉之後，還帶她返酒店，打算同度春宵，殊不料進入房間之內，融融細語，忽然有人在外邊敲門，那種敲門之聲相當古怪，一長三短，似是秘密訊號。

阿路拔博士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之前，金麗已經不問情由的走向房門那邊，伸手開門。

更奇怪的是這一點，她突然轉身，向阿路拔望了一眼，柔聲說：「這位先生有要緊的事情跟你商量，對不起，我要告退了，阿路拔先生，多謝你捧場。」

她不理會阿路拔博士有何種反應，很快速的走出房外，順手把房門關掉。

阿路拔沉住氣說：「先生，金麗大概是你的助手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

「我想問問你是那一方面的人，可否賜告呢？」阿路拔博士說。

「我是美國海外情報局的人，可以說是駐守法國的主任，叫做佛蘭克。」

說到這裏，他探懷取出秘密警探的身份證來，遞給對方過目。

阿路拔博士漫不經心的看了看，交還給他，說：「我以爲自己沒有資格勞動閣下跟踪查探，未知我有甚麼地方形跡可疑呢？」

「不，你完全沒有犯罪的嫌疑，我們不過循例跟踪而已，坦白點說，凡是太空總署之內任何一個重要的高級職員或科學家，申請渡假，我們都奉命跟踪，看看他是否有甚麼異動。」

阿路拔博士聽了，很是放心，說：「照這樣看，我儘可以放心睡覺了，除了舞小姐金麗之外，我沒有跟任何一個陌生人在房間裏面密談。」

「是的，她是我們的人，你跟她談些甚麼，都不會瞞得過我的，關於對外人接觸從事間諜工作這一點，你是沒有可疑的，我們仍要調查你，只有一個原因，你在渡假期內住宿的酒店，吃的、喝的，全是第一流的貨色，每天花掉千五六美元之多，其實你每月的薪俸只是三萬美元而已，由此反映出你有很多的錢，可供你揮霍，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講述經濟的來源，不見得那麼湊巧，你得到一宗巨額的遺產吧？」

「不，那些錢是我賭馬贏回來的，我覺得浮生若夢，有了一宗橫財，沒有這種豪氣把它揮霍，等於折磨自己。」

「好，阿路拔博士，你能夠贏大錢，相信你一定是個馬迷，我想向你提出一些問題，是關於投注以及派彩的程序，希望你逐項回答，此外，我還想知道你在美國那一個馬場賭馬，那天你靠那幾匹馬贏錢，你可否很爽快的回答我呢？」

阿路拔逼不得已，勉强點頭。

他以爲對方一向住在巴黎，對紐約馬場的動態茫無所知，希望瞎說一頓能夠敷衍過去，殊不料他回答的問題全是不切實際的，替他贏大錢的幾匹名駒，他竟然沒法一口回答，想了很久，勉强說出兩匹馬來，其中有一匹馬已經老到退休。

顯然，那些「橫財」不是從馬場方面贏回來的了，「佛蘭克」聽了之後，哈哈大笑，說道：「阿路拔先生，你準是沒有準備，無怪你無法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了，這也是難怪的，你只是科學家，並非特務。」

阿路拔博士無詞以對。

佛蘭克又開口：「阿路拔先生，我們一向是吃情報飯的，派出去活動的人，無孔不入，在美國落地生根的阿拉伯財團，他們的一舉一動，我們瞭如指掌，他們透過巴得里博士這個狂人，訓練火星戰士，你也參加一脚，在阿拉伯銀行你有一個戶口，存欵竟達一千萬美元之多，最近你因爲渡假，拿出二百萬美元，是否有這種事呢？」

阿路拔博士知道沒法抵賴，毅然說：

「不錯，他們贈給我一千萬美元，只是想我指導他們到火星去，至於他們訓練火星戰士，無非把那些人看做進攻火星的先頭部隊。」

「哦？他們可能是先頭部隊？依你的意思，是否暗指火星可能被蘇聯先行佔領呢？」

「我沒有這種想法，我只是說火星本身有許多困難，不易克服，即使派人駕駛火星船登陸，也會碰着許多種厲害的敵人，極有可能全軍盡墨。」

「因此你就沒有向太空總署提供派人在火星登陸，只是派出機械人？」

「是的，確是如此。」

「那麼，爲甚麼你肯答應把登陸火星的計劃賣給阿拉伯人呢？」

「很是簡單，一來我需要錢，二來我相信所有派出去在火星登陸的人，必然是有去不返，故此我以爲沒有做錯。你應該明白這一點，如果那些火星戰士是招募得來，不分國籍，死光了也沒有人指責美國，反過來說，假如他們由美國派出去，每一艘火星船俱是一去不返，美國就會受到各國科學家指責，認爲它不應該視人命如草芥。」

阿路拔很認眞的說，他好像正式發表談話，佛蘭克並非科學家，聽不懂他說的一些甚麼，橫豎他的活動範圍只是監視對方的行徑是否損害美國，既然阿路拔沒有賣國的行爲，索性放他一馬，不再插手，不過，在分手之前，他仍向阿路拔博士提出一項忠告，說道：「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要把美國利益以及國家的安全看做第一位，絕對不可以隨便拋棄一個公民的責任，如果你感到生命受威脅，隨時向保密局求助。」

說完，他就微笑告辭。

阿路拔博士一直以來沒有注意到他已經被人監視，發覺到他的處境如此不妙，心中有些迷惘，不過，他一向十分樂觀，懶得理會它，只是盡力掩飾自己的活動就算。

他對巴得里博士那邊的阿拉伯財團並非絕無貢獻的，訓練火星戰士必須找一個荒島，那一個稱做「地獄之門」的孤島就是阿路拔推薦的，十多年來，沒有漁船斗胆航行到該處附近，更加沒有人大着胆子登陸，因爲該島曾經被美國太空總署兩次試驗核爆，島上有大量輻射綫遺留。

照事論事，它有大量輻射綫遺留下來，根本上不可能當做火星戰士訓練營的，不過，阿路拔博士對此素有研究，他認爲當時核彈在該島上空試爆，輻射綫只是籠罩在地面，決不會侵入土地之下一百呎，他們索性在該島的地面之下相當深的一處掘出巨大的洞穴，儼如「地底城」，那就可以在那個地方居留，必須到地面活動的人，儘可以穿上防範輻射綫傷害的衣裳，兼用氧氣管呼吸，憑着這一招，就可以化朽腐爲神奇了，至於製造飛行物體，選擇非洲的一角，跟火星訓練營無關。

阿路拔博士會得投靠阿拉伯財團，替他們策劃遠征火星的壯舉，並非完全爲了金錢着想，更加重要的還是利用他們的財力去實踐他的理想。

他曾經向美國當局建議遠征火星，可是，太空總署的總裁不答應，只是派出一件由鋼鐵造成的飛行物體，本身似船又似機械人，七手八臂，到火星掘取紅色泥土，吸入氣體的樣本以及拍攝一千幅照片，作爲研究之用，跟他獻貢的計劃相差很遠，使他發生很大的反感，但是，他敢怒而不敢言，故此他很容易就接受巴得里博士的搌動，參加一脚，實行在阿拉伯財團控制之下，派出活人跟機械人混合乘搭火星船遠征。

遠征火星的計劃事在必行，一切準備就緒，由巴得里博士精心挑選的火星戰士就開始出動，第一艘火星船在東非大裂谷起飛。

船上有兩個活人，兩個機械人，巴得里博士最信任的卡靈登隊長，沒有派遣出去。

並非只有火星船就可以成行，還有護航的秘密武器，那是火力極威猛的一種飛行物體，到處噴火，渾身是勁，它只是負責保護它離開地面之後升到月球之外，便即回航。

它叫做「轟天雷」，只有一個人操縱。第一次遠征火星的壯舉就此展開了，很快就啓程，阿路拔博士沒有到非洲去，只是在遠處與巴得里博士通話，知道他們進行得十分順利而已。

依照巴得里博士的原定計劃，爲了遠征火星，人力物力，在所不計，他打算每隔兩個月就派出一組火星戰士出動，駕駛火星船從地面駛出，預算兩年之後，它就陸續回航，可是，這個計劃只是進行了兩年又八個月，便告終止，原因是從地面升空的火星船已經有十二艘，出動的火星戰士有二十四個，另有二十四個機械人，他們好像石沉大海，一去不返。

爲甚麼火星船全部一去不返呢？顯然是中途發生障碍了，不然的話，極有可能在火星登陸之後發生不測之憂。

最後一次升空慘遭伏擊

有一天晚上，巴得里博士拜訪阿路拔博士，眉心一皺，說：「看來我們不容易領取九千萬美元的賞金了，我已經傾全力去做，總是失敗，最奇的是這一點，儘管活人死個清光，機械人不見得全部失靈，我開始懷疑另外有些科學家從中作梗了，照你看，是否美國太空總署插手干預這件事呢？」

他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對阿路拔有些懷疑了，阿路拔博士立刻表白態度，他很堅定的說道：「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爲蘇聯可能發生誤會，以爲你放射的火星船是美國太空總署秘密發射的飛行物體

，攔途截擊，如果莫斯科當局眞的有這個念頭，他們是必勝的，一來他們用最犀利的戰機出擊，二來，他們可能擁有幾十架戰機，在無限廣闊的太空展開大包圍，你的火星船决非敵手，倘若火星船在太空被人擊落，那就一切幻滅，當然是一去不返了。」

巴得里博士十分焦躁，頻頻搓動一雙手，說道：「你說說看，我現在應該怎樣辦呢？」

「唯今之計，只有一個辦法，把護航的『轟天雷』派出去護航，不止是去到月球爲止，還要去得更遠一些，甚至護航到火星。」

「不，轟天雷的護航力有限，無法負担這個任務，還有一點，它的戰鬥力十分平凡，根本上鬥不過蘇聯戰機，叫它護航，只是捱打而已，我們還是另外想辦法好些。」

阿路拔博士想了想，說：「我還有一個辦法，你不妨再派一個親信的人，駕駛火星船，前往火星；在船上各處塗上了黑漆，用白色的漆繪寫一個銀色的骷髏頭，表示那個飛行物體絕對不是美國太空總署派出去，希望蘇聯的機師看到之後，不會出擊。」

巴得里嘆息了一聲，說：「爲今之計，我只好採取這個方法應付危險的局勢了，我打算派第一大隊的隊長卡靈登負責，進行這件事。」

「他是最適當的人選了，你必須把無綫電通話器弄得好一點，隨時通話，此外，還在火星船裝置一個黑盒，吩咐卡靈登，萬一他沒法活下去，就要把最後一眼所見所聞的景象講出來，盡量利用機械人，把火星船按照原來的路綫回航，保留黑盒，希望你打開它知道他發生眞實可怖的遭遇。照我所知，現時有許多間航空公司是利用黑盒保留機師在機毁人亡之前想說的話，向當局交代，你不妨摹仿它。」

巴得里博士苦笑道：「我巳經沒有別的途徑好走了，只好完全依照你的提議去做。」

這個決定很快就變成事實，最後一艘火星船，特別完整，仍是由東非大裂谷起飛，船上有兩個人，負責指揮一切的人就是隊長卡靈登。

照道理說，此行應該有些收獲，可是，期待了四百多天，那一艘火星船在東非降落，船上杳然無人，活人去得無影無踪，機械人也不知去向。

不過，黑盒仍然可以找出來，把它啓播，果然聽到卡靈登最後的一番話，原來他巳經把火星船駕駛到火星的上空，準備降落之際，忽然被一件古怪的飛行物體衝過來，形如炮彈，有一股極强的吸力，懷疑它是磁石製成。

環繞火星飛行的巨型隕石相當多，它是依附在一顆隕石上面的，猝然飛射出來，來勢極兇，卡靈登隊長担心他沒法活下去。

最後，他這樣說：「我無法確實那個黑白相間的飛行物體是那一個國家的製成品，只是知道它必然是從地球上面升空的，大概火星的土地巳經有一批人佔領着，它是那些人的保鑣，我覺得吸力越來越强，沒法忍受，我甚至担心機械人也會被它吸去，只好想辦法使這一艘火星船立刻回航。」

跟着有幾聲慘叫，隨又寂然，顯然是隊長以及副隊長同時遇害。

翌日的晚上，巴得里博士離開東非，隨身携帶「黑盒」，乘搭民航機返美，抵達華盛頓，直入「外太空研究院」找阿路拔博士理論。

兩人跟上次見面一樣，乘坐升降機到二百五十呎高的瞭望塔密談，落座後，巴得里博士把他帶在身邊的「黑盒」啓播，還有百多幅照片，其中還有幾幅照片是向敵人出擊的飛行物體拍攝的，先讓阿路拔博士聽了一遍，然後說：「卡靈登隊長是我一手扶掖出來的人，想不到他死得那麼慘。」

「我也替他惋惜，他確是一名勇敢的戰士。」阿路拔博士由衷的說。

突然，巴得里博士臉色一沉，說：「阿路拔博士，你已經看過照片了，那種含有磁性的攻擊性飛行物體，是否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

「我認爲它可能是蘇聯發射居多。」

「阿路拔博士，我們遠征火星的計劃失敗了，今後阿拉伯財團休想到火星去，我認爲這件事情你必須負責，假如那一件飛行物體確是美國太空總署發射，你早巳知情，但却對我瞞得緊緊，你當然要負責，就算它是蘇聯發射的武器，你也要負責，美蘇兩個大國拚命發展太空的軍事力量，你不會絕無所聞吧。」

「不，我眞的是絕無所聞，況且，憑着一幅照片是不能夠確定它是否蘇聯的最新武器，請你不要向我大肆咆哮，嚴詞責備，不然的話，我會翻臉的。甚至跟你火併，不惜同歸於盡。」

他太過激憤了，不期然而然的站了起來。

對方誤會他想進攻，先發制人，拔槍射擊，連發三槍，全部打中他。

阿路拔雙手伸到空中，整個身體發抖，他惡狠狠的向對方瞪了一眼，便頹然倒下來。

他傾全力在倒下的時候仍然可以坐在原有的座位上面，而且坐得靠後一點，那處有很巧妙的安排，一經受壓，在那張梳化的左右兩邊扶手突然發射一連串的槍聲，十粒子彈一齊射出，作網形分佈，對準巴得里博士出擊。

它全是毒彈，巴得里博士慘呼一聲，倒在血泊裏，正好符合剛才阿路拔博士說過的話，同歸於盡。

這兩個科學家貪圖巨額的賞金，訓練火星戰士，向火星挑戰，旣害死人，同時也害死了自己。

在火星上空出擊的秘密武器究竟是那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創造出來？至今仍是一個謎。

（全文完）

殭屍門

（本文承自第42頁）

黃天朗與米天香身形才落在草棚內，一口氣才喘過，眼前綠芒閃墜，現出陰靈神君的身形來，獰厲地望視着兩人，「嘎」着聲道：「女娃子，今晚要是讓你與那野漢子逃脫出本神君的手掌，本神君便放過你們！」

黃天朗却睜目怒喝道：「妖人，我不殺你，誓不罷休！」

陰靈神君陰惻惻地道：「野漢子，怎麼不動手啊！」

米天香腳下一頓，疾喝一聲：「走！」身形向下一沉，與黃天朗「刷」地一聲，沒入地下！

陰靈神君睹狀之下，厲喝一聲：「還走得了！」身形電疾而起，掠撲入草棚之內。

豈料陰靈神君的身形才撲入去，那座草棚便整座塌了下來，洒下一天的腥臭之物！

陰靈神君在草棚倒下時，雖然吃了一驚，却不以爲意，及至那洒下的腥臭之物落在身上頭上，他才驚覺到不好，心中駭懔之下，正欲施展鬼幻魅溟邪法，遁出棚外，却驟感到一身法力頓失，一個身子重如鉛墜，直向下墮，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知道自己巳着了道兒，一身法力巳被破解，身形下墜的刹那，還存倖念，希望着地之後，只要將身上沾了穢物的衣衫脫去，再抹去身上的穢物，那時候，法力恢復之下，便……

豈料，念頭未完，一個身形刷地一聲，撞破一層草鋪，直向下墜，緊接着「噗通」一聲，整個人墜落下一池臭薰薰、黏糊糊的物事中。

那刹那，他驚悸得魄散魂飛，知道自己巳經掉落了一個糞地之中，一身邪法，巳全被破去，口鼻一窒之下，不由張口欲叫，那知却灌了一口的糞溺，連叫也叫不出聲來，霎時腸翻胃倒，腦袋一陣迷糊，但仍拚命地掙扎着，雙手亂抓，希望能爬上去！

池子上面忽然燈火明亮的，人聲喧嘈，一下子湧出數十名村民來，其中就有那小伙子，有的執鋤，有的持叉，有更多的人手上拿着大石，而沉沒在地上的黃天朗與米天香，早巳從糞池邊的那個地洞中飛身掠了起來，在燈光照射下，看到陰靈神君就像一條蛆虫般，在糞池中掙扎着，忙喝叫道：「鄉親們，快動手打殺那妖人，那些妖魅異物，正是他豢養的！」

那些村民一呼百應，呼喝轟應聲中，亂石如雨，擲落池中，連叉子鋤頭，也飛擲落去，「通通通」亂响聲中，响起陰靈神君的幾聲沉悶的慘嚎聲，跟着，便沉寂了。

那些村民却唯恐他不死，繼續檢來大石，擲落池中。

「好了，可以停手了！」黃天朗看到陰靈神君的屍體浮在糞面，一動不動，便喝叫村民停止擲石。

那些村民發出了一片歡呼之聲。

因爲他們停手後，也看到浮在糞面的陰靈神君那頭顱破裂，肚穿手斷的軀體，絕無疑問的，巳經死了！

這個兇邪惡毒的妖人，就這樣死在米天香與黃天朗設下的陷阱中，只怕他死也不瞑目。

原來，黃天朗米天香兩人，自知不是陰靈妖人的敵手，便依照黃天朗那天在墳前想出來的辦法，因地制宜，發現那草棚中有一個糞池，便決定利用來佈下一個陷阱，誘那陰靈神君跌下去。

事先，他們爲了誘那妖人上當，便在糞池旁邊，挖了一個坑洞，然後用竹枝稻草將糞池與坑洞遮蓋起來，米天香不在那妖魅循味找到草棚前殺了牠，只斷牠一臂，正是想讓牠帶他們找到陰靈神君，而在陰靈神君現身時，斬殺那妖魅，却是要激起陰靈神君的怒火，繼之一個要拚命，一個說留得命在，總有報仇的機會，是進一步激發起陰靈神君斬草除根的惡念，從而誘使他不顧一切地去殺他們——結果，陰靈神君果然上當，說眞的，他們的戲也演得夠逼眞，在草棚內，兩人裝出要逃遁的樣子，墜破那層草鋪，落在坑洞內，正是要誘陰靈神君撲入來，而棚頂上，却預先放置了一盆盆的黑狗血與糞溺，草棚的柱子也早巳做了手腳——每根皆鋸斷了大半，却用繩子綁着每根柱子斷口稍高的地方，連到那個坑洞口，打了個死結，其上鋪以稻草，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出破綻來，而這一切，皆是那小伙子招集了村民幹的，黃天朗兩人身形墜落草鋪向下沉落，便將那些繩子扯動，將那些柱子扯斷，整座棚子便倒塌下來，那些黑狗血與糞溺亦傾洒復瀉而下……就這樣，將陰靈神君殲除了！

× × ×

「香妹，咱們幾時成親？」黃天朗終於鼓起勇氣，向米天香說。

這還是在三伯公的多番慫恿之下，又在隔壁二婆的催促之下，加上他又看到，青梅竹馬長大的秀姑，巳嫁了給村子中的來禍，他想一下，自己也應該成家立室了，才敢鼓起勇氣，向米天香求親。

自那妖人死後，鄉親們在聞訊後，巳陸續返回村子中，霎時間，村子又顯得生氣勃勃，熱鬧興旺起來了。

米天香羞人答答的，一顆心怦怦直跳，那張嬌靨比大紅布還要紅，簡直不敢抬起頭來，臊得她說不出話來，其實，她可是一千一萬個願意的。

黃天朗見她垂頭不語，又急又窘，脹紅了一張臉，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幸好屋子內只有他倆，否則，他眞想一頭鑽入地縫中。

鼓足了勇氣，他囁嚅着問：「香妹，妳……是不是不……答應……你……你說呀！」

「傻蛋，叫我怎麼說出口啊！」米天香忽然抬起頭來白了他一眼，吐出一句話，又羞赧難禁地將頭垂下！

「妳……妳答應嫁給我了，呵呵呵，你答應嫁給我了！」黃天朗刹時高興得心花怒放，忘形地笑着叫着，忽然一下子將米天香抱了起來……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七

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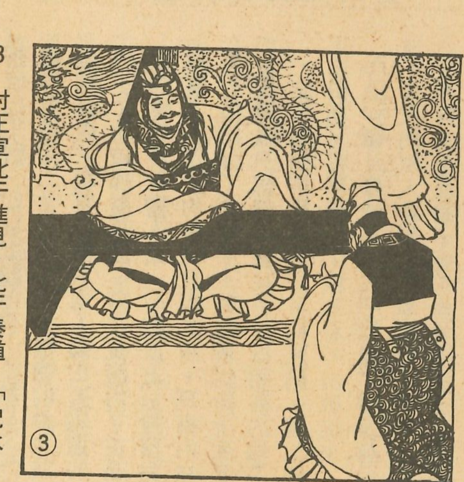
(上)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鹿台建造完工後，妲己用花言巧語誘惑紂王，引衆狐狸精假冒仙女，來鹿台與紂王歡宴，被丞相比干識破。比干同武成王黃飛虎一道，燒死狐狸精，妲己懷恨在心，設毒計將比干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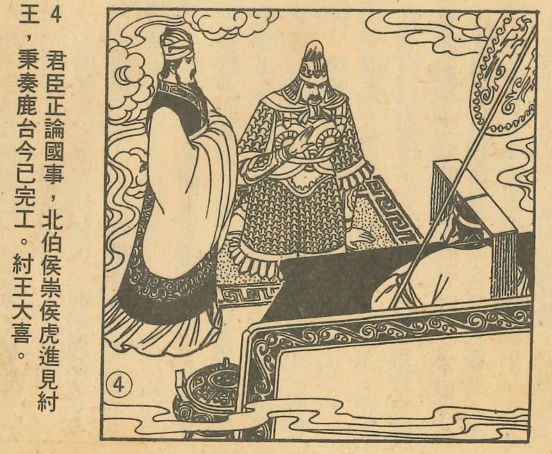
1 話說商朝的汜水關總兵韓榮，得知西岐周文王聘請姜子牙爲相，輔佐西周，急忙修本，上報紂王。差官進朝歌城，往文書房來下本。



2 這日朝歌看本者是丞相比干。他得知姜子牙輔佐西周，沉吟不語，仰天嘆息：「姜尚素有大志，今佐西周，此本不可不奏。」便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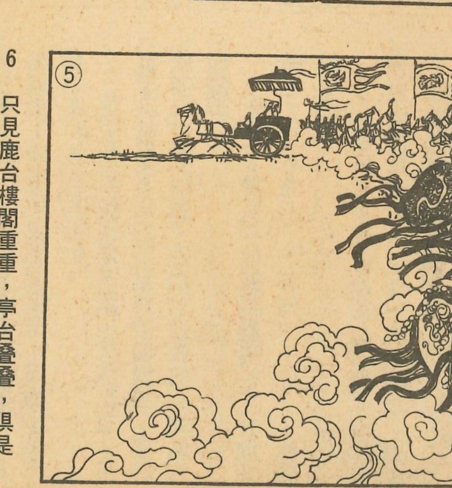


3 紂王宣比干進見。比干奏道：「汜水關總兵修本，言姬昌聘姜尚爲相，若西伯侯姬昌變亂，正是刀兵四起，國事處於艱難，請王定奪。」紂王吩咐，此事與諸大臣共議。



4 君臣正論國事，北伯侯崇侯虎進見紂王，稟奏鹿台今已完工。紂王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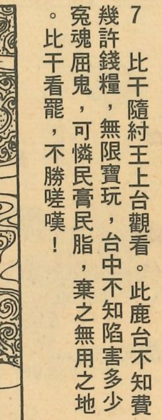




5 紂王不再問西伯侯姬昌的事，便同妲己同坐七香車，宮人隨駕，侍女紛紛，前往鹿台玩賞。

6 只見鹿台樓閣重重，亭台叠叠，俱是白石砌就，瑪瑙裝成。殿堂中嵌幾樣明珠，放射光華，左右盡鋪設美玉良金，輝煌閃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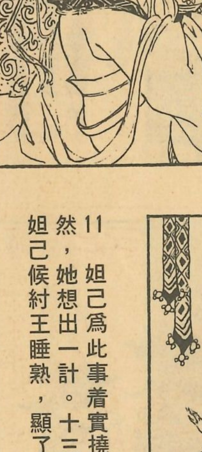


7 比干隨紂王上台觀看。此鹿台不知費幾許錢糧，無限寶玩，台中不知陷害多少冤魂屈鬼，可憐民膏民脂，棄之無用之地。比干看罷，不勝嗟嘆！



8 紂王携妲己入內庭，傳旨奏樂飲宴。比干、崇侯虎陪筵。二臣飲了數杯，謝酒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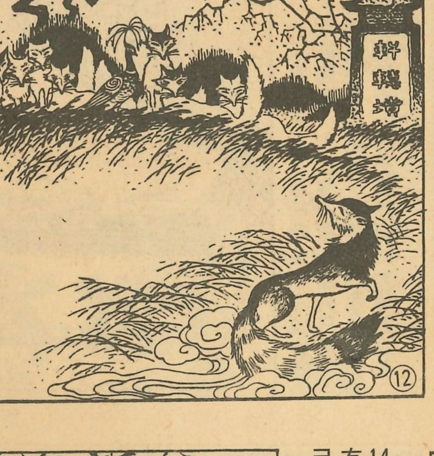
9 妲己與紂王酣飲。紂王忽然道：「愛卿曾言鹿台造成，自有神仙俱來同樂。朕料定四、五日後，十五日夜，月色圓滿，必定光輝，那時會一會神仙，何如？」





10 原來這話是妲己要爲琵琶精報仇，想殺害姜尚時故將邪言惑誘紂王的。紂王信以爲眞。今日妲己不好强辯，只好隨口應承下來。

11 妲己爲此事着實撓心，日夜不安。突然，她想出一計。十三日夜，三更時分，妲己候紂王睡熟，顯了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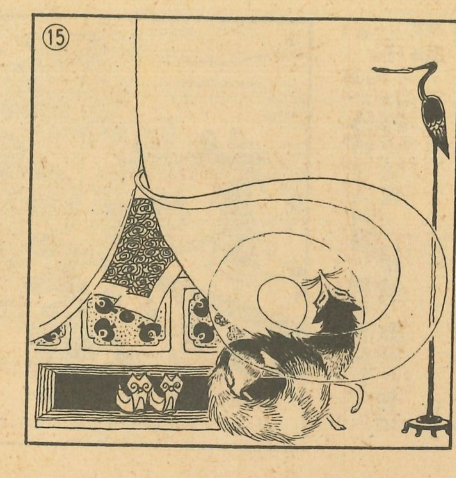


12 一陣風聲，妲己原形來到朝歌南門外離城三十五里的軒轅墳內。衆狐狸精一齊來迎接。



13 九頭雉鷄精前來相見，問：「姐姐爲何至此？」妲己道：「天子造完鹿台要會見仙姬、仙子。我思一計，想衆姐妹有會變的，或變神仙，或變仙子，去鹿台享受天子九龍宴席。」

14 雉鷄精說她有要事，不能領席，算來有三十九名會變的，到時可前去赴宴。妲己十分歡喜。



15 妲己吩咐停當，一陣清風，回到宮中仍與紂王同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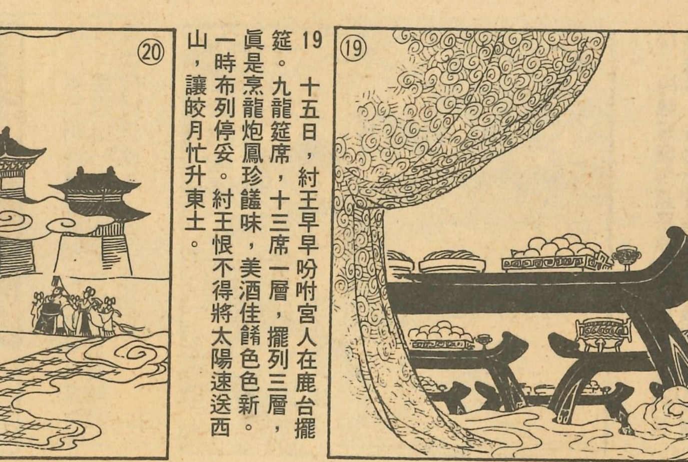


16 大醉熟睡的紂王哪知妖精出入，次日醒來便問妲己明日十五夜，正是月滿之辰，不知羣仙可能至否？妲己道：「明日設宴三十九席，擺在鹿台，候神仙降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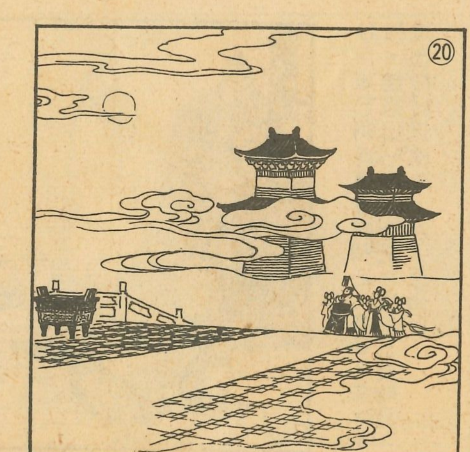
17 妲己向紂王奏道：「神仙降臨，命一飲海量大臣，斟酒陪宴。」紂王道：「滿朝文武，只有比干量大。」他立即宣比干上台。不一時，比干上台朝見。

18 比干只得領旨，準備明日陪羣仙飲宴。下殿後，他不由仰天嘆息：「昏君，國事日漸衰危，今又痴心妄想，要會神仙，豈是國家吉兆！」



19 十五日，紂王早早吩咐宮人在鹿台擺筵。九龍筵席，十三席一層，擺列三層，眞是烹龍炮鳳珍饈味，美酒佳餚色新。一時布列停妥。紂王恨不得將太陽速送西山，讓皎月忙升東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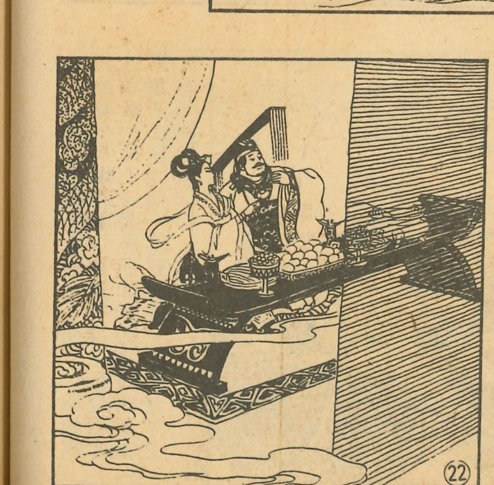




20 好不容易捱到日西沉，月東升，紂王如得萬斛珠玉一般，攜妲己上鹿台，入內坐下飲酒，專候神仙來臨。



21 將近一更時分，一輪明月忽然被霧遮住，只聽得四下裏風響。頓時，一羣狐狸精變的神仙，飄飄的落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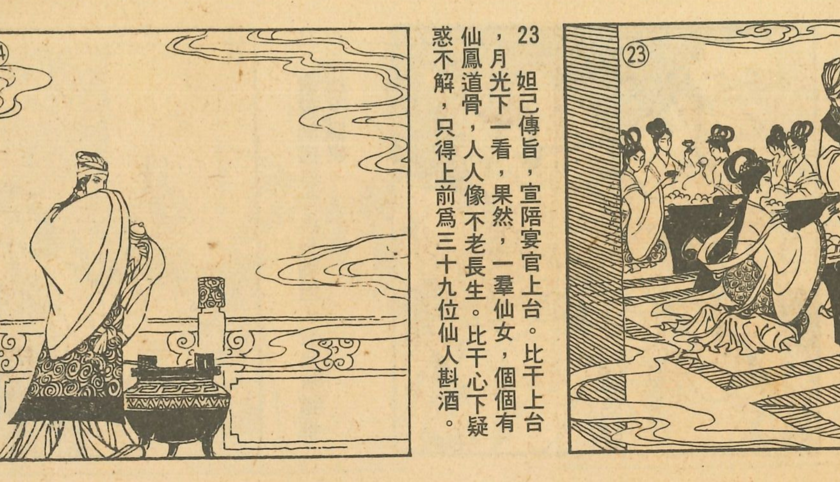


22 月光漸漸現出，妲己悄悄道：「仙子來了。」紂王慌忙隔綉帘瞧，果然都是穿紅着綠、盤龍髻的仙子、仙姬。紂王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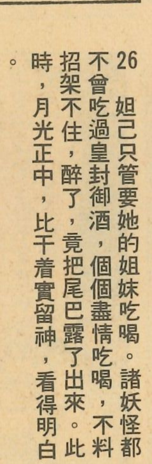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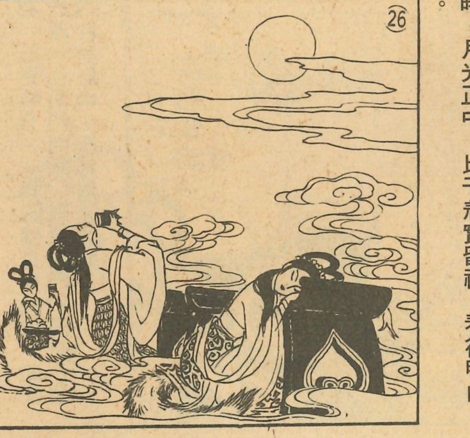
23 妲己傳旨，宣陪宴官上台。比干上台，月光下一看，果然，一羣仙女，個個有仙風道骨，人人像不老長生。比干心下疑惑不解，只得上前爲三十九位仙人斟酒。



24 這些狐狸雖然形體和服飾變了，但身上騷臭却變不了。比干抱金壺，侍於側旁，只聞陣陣狐騷臭，自思：「神仙乃清淨身體，爲何氣穢冲人！」



25 比干還在沉思：當今天子無道，妖怪出，與國不祥。妲己命陪宴官奉大杯。比干只得依次奉三十九席，每席奉一杯。



26 妲己只管要她的姐妹吃喝。諸妖怪都不會吃過皇封御酒，個個盡情吃喝，不料招架不住，醉了，竟把尾巴露了出來。此時，月光正中，比干看實留神，看得明白。

27 比干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我身居相位，反給妖怪叩頭，羞殺我也！」

28 妲己在帘內見衆狐狸醉了，怕他們現出原形，被比干看見，急忙傳旨：陪宴官暫時下去，不必奉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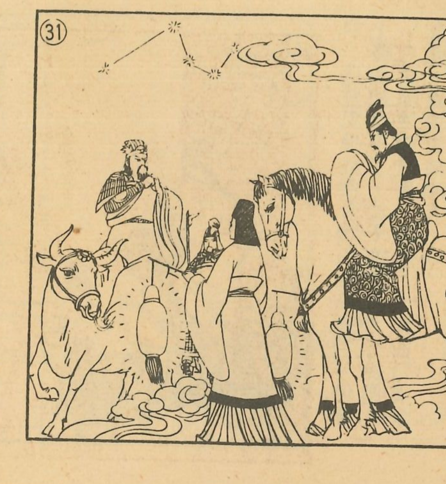


29 比干領旨下台，郁郁不樂。出了午門上馬，行了二里路，遇見武成王黃飛虎巡督皇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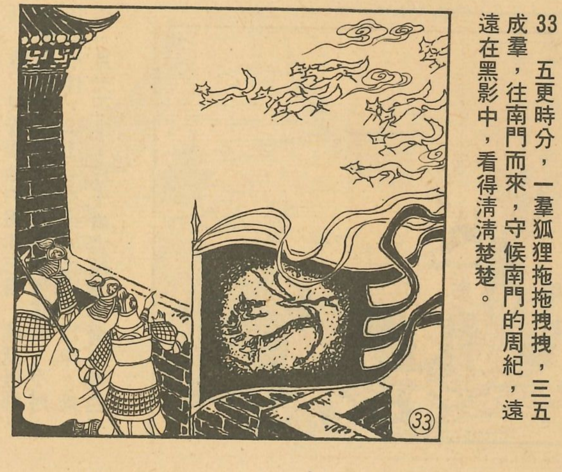
30 武成王驚問道：「丞相有甚急事，這時才出午門？」比干頓足道：「老大人，國亂邦傾，紛紛精怪，濁亂朝廷。昨夜天子宣我陪仙女飲宴，原來是一羣狐狸精。如此光景怎生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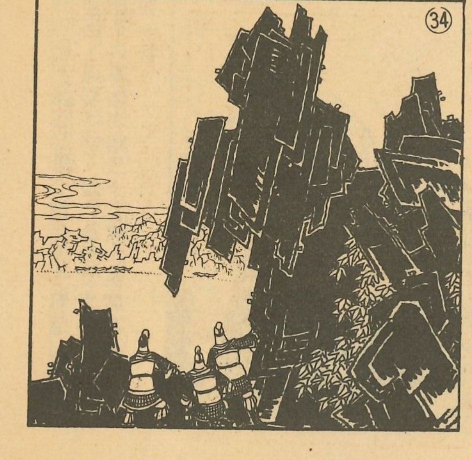
31 黃飛虎道：「丞相請回，我自有道理。」比干回府。



32 黃飛虎命侍從官黃明、周紀、彪環、吳乾等帶二十名健卒，把守東、南、西、北四城門，看妖狐出那一門，跟踪其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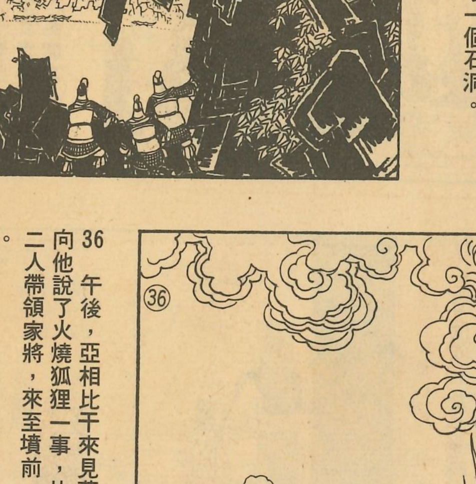
33 五更時分，一羣狐狸拖拖拽拽，三五成羣，往南門而來，守候南門的周紀，遠遠在黑影中，看得清清楚楚。



34 這羣狐狸精出了南門，行至離城三十五里的軒轅墳旁，爬進了一個石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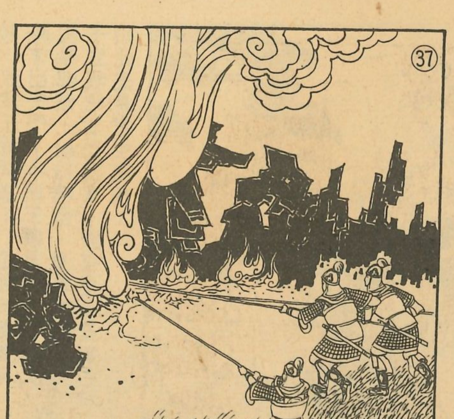


35 周紀將探明事實報告黃飛虎。黃飛虎命三百家將，帶上柴薪，塞住石洞，放火燒將起來。





36 午後，亞相比干來見黃飛虎。黃飛虎向他說了火燒狐狸一事，比干大喜稱謝。二人帶領家將，來至墳前，只見烟火未滅。





37 不一時，家將用撓鈎把狐狸拖出，只見一堆堆焦毛爛肉，臭不可聞。



38 比干見還有未燒焦的狐狸，便對黃飛虎道：「將未焦的，揀選好皮造一袍襖，獻與皇上，以惑妲己之心，使妖魅不安於君前，天子有所醒悟。」二人議安，各歸府第。

39 光陰似箭，不覺時近仲冬，瑞雪紛紛。紂王同妲己在鹿台上飲酒賞雪。

40 比干上台來見紂王，高擧朱盤，內放袍襖，面是大紅，裏是毛色。比干道：「臣特獻袍襖，與陛下禦冷驅寒！」

41 比干親手抖開，與紂王穿上。紂王大悅：「朕爲天子，富有四海，實缺此袍禦寒。今皇叔之功，莫世大焉！」傳旨賜宴，與丞相共同飲酒賞雪。

42 妲己在綉帘窺見，認得這皮襖都是軒轅洞內衆狐狸的皮毛，不覺淚如雨下，暗暗罵道：「比干老賊，欺我太甚，我不剜出你的心來，也不算宮中之后！」

43 紂王着袍進內，向妲己道：「鹿台寒冷，比干進袍，甚稱朕懷！」妲己見物傷情，言道：「陛下乃龍體，披此狐狸皮毛，有褻尊嚴。」紂王道：「御妻說的是。」遂脫將下來貯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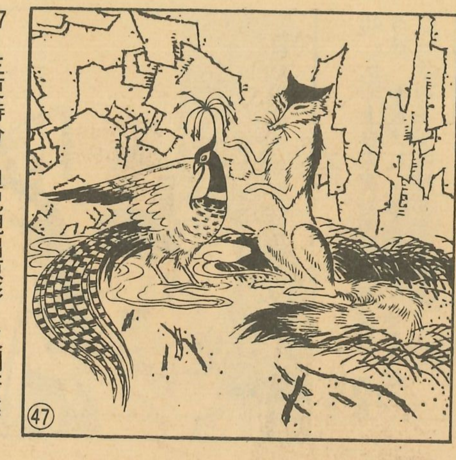
44 妲己心中甚是痛恨，一心要害比干。一日，妲己與紂王飲宴，陡生一計，隱去妖冶嬌態，若有所思地向紂王獻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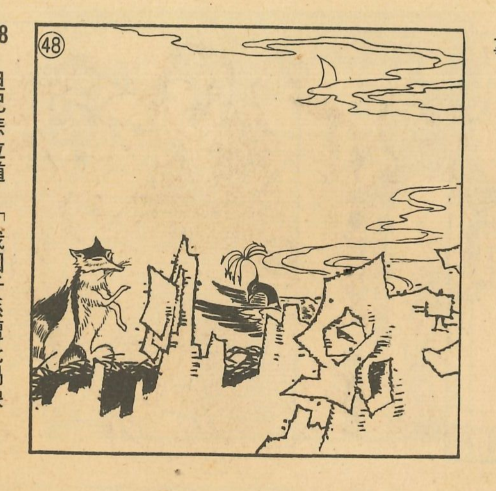
45 紂王不覺詫異，注視良久。妲己故作嬌態道：「陛下爲何久視不釋？妾有何容色？」紂王道：「御妻眞乃天下美人也。」妲己道：「妾有結義義妹，姓胡，名喜媚，容貌強我十倍。」



46 紂王聽此言，催逼妲己立即召來相見。妲己道：「喜媚自幼出家，欲要相見，可在夜晚送信香與她，當即可至。」紂王心中喜悅。



47　三更時分，妲己現出原形，又到軒轅墳中，雉鷄精向她泣訴衆狐狸被燃剝皮一事。



48　妲己悲泣道：「我因子孫遭此禍殃，無處報仇，尋思一計，可取老賊之心。妹妹獨守此穴，也很寂寥，何不乘此機會，享受皇宮的血食。」雉鷄精大悅，答應明晚即去。



49　妲己依舊隱身回宮，與紂王共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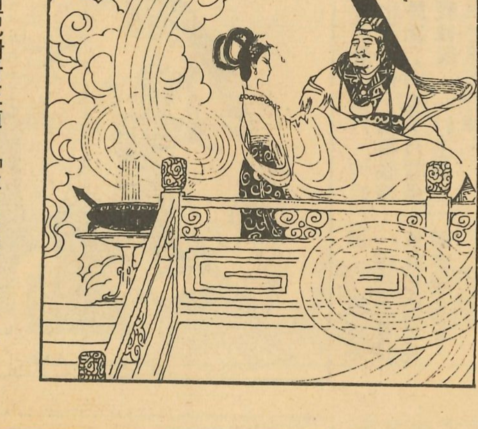


50　天明起來，紂王歡喜，專候今晚喜媚降臨。至晚，華月初升，紂王催逼妲己焚信香。妲己果然淨手焚香，裝作虔誠恭候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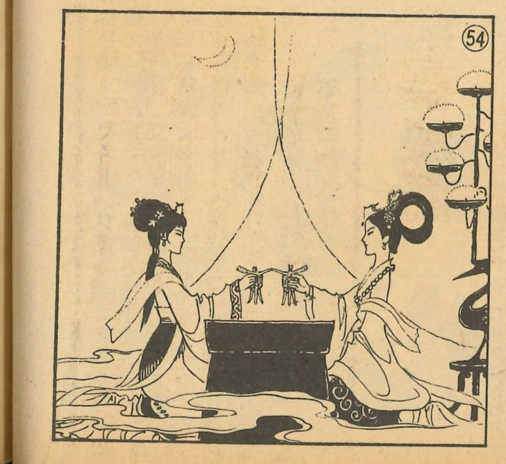
51　一霎時，天昏地暗，寒氣侵人。紂王驚疑。妲己道：「想必喜媚踏風雲而來。」正說時，只聽空中環珮之聲，隱隱有人聲墜落。





52　妲己對紂王道：「喜媚來了，陛下當迴避一時。等妾講過，再請陛下相見。」紂王只好進內殿，隔帘偷看。

53　此時，月光復明，光采皎潔，只見台上站立一仙姑，香臉桃腮，光瑩嬌媚，異常動人。妲己道：「妹妹果不失前言。」喜媚故意道：「貧道聞信香，恐違前約，故此即速前來。」



54　妲己與喜媚同至殿內。妲己問喜媚：「今日妹妹食素，食葷？」喜媚道：「食素。」妲己傳旨擺上素食來。二人傳杯對飲，喜媚在燈光之下，故作妖嬈。（待續）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人原來是「四大名捕」之首的無情——成崖餘，才智兼備，是諸葛先生的得力助手，難怪息大娘、高鷄血、韋鴨毛、赫連公子、戚少商五大高手都非其敵，他們錯認是劉獨峯，無情誤認戚少商是周笑笑，「天姚一鳳」惠千紫也隨他逃跑，因此發生誤會，衆人情緒放鬆，劉獨峯伺機出手將戚少商擄去，息大娘遷怒無情，想將鐵手殺掉洩憤，高鷄血攔阻，怕結怨四大名捕，無情知二師弟鐵手落在他們手中，亦出面攔截，息大娘不敢任性，見無情、鐵手答應救戚少商，聽他倆指揮撤退，由他們對付黃金鱗、顧惜朝帶來的人……



邊戰邊撤　南寨療傷

連雲三亂等幪面奔竄，顧惜朝等自然認不出來，他們也不知道鐵手就在棧內，並曾與無情交談過，設法要救護這一班講道義的江湖朋友。

顧惜朝和黃金鱗發動主力追趕，一邊弓矢齊發，射倒了七、八人，剩下二十餘人，更加嚇得魂不附體，旣不敢回頭，也不敢停步，發足猛逃，狼竄兔奔，狼狽不堪。

鮮于仇則留下來，跟一隊人馬，搜索安順棧。

這一來，便遇上息大娘、赫連春水、鐵手、高鷄血、韋鴨毛、喜來錦、唐肯等這一股的主力。

這些人雖傷的傷，疲的疲，但武功大都在鮮于仇之上，鮮于仇一下子便給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與韋鴨毛等包圍堵死。

鐵手大聲呼道：「不可戀戰！」他總是認爲報仇是日後的事，萬一黃金鱗等撥大隊回頭，則不易應付，可是息大娘殺紅了眼，巴不得把這些强讎全殺箇清光方才甘休。

鮮于仇在萬分危險之際，忽然出現了一隊人馬。

這隊人馬不多，但都十分精銳。

鐵手一見，臉色倏變，疾喝：「快退！」他自度元氣恢復不到一、二成，這還是靠韋鴨毛在點穴時，並未用重手，也不封要穴，使他得以在橱櫃內，雖動彈不得，但仍可以運氣調息，元氣方才得以恢復一小部份，而在己方陣容裏，息大娘傷疲過度，根本不宜再戰，赫連春水也掛了彩，只有高鷄血、韋鴨毛等，比較在體力上沒有什麼耗損，但敵方增援極快，如果爲了殺死鮮于仇而勾留，這是十分不智的。

鮮于仇的駱駝雙峯杖，揮舞極急，策蒼黃馬突圍，但却被高鷄血突然抱住馬首，整匹健馬像渾沒了骨骼般的，攤軟了下來。

鮮于仇滾落地面，依然苦戰不休。

赫連春水一記鐵槍，把他逼入絕路。

背後是石牆。

前面是息大娘要取他性命的雙劍。

這鮮于仇到了性命交關的時分，倒也非同小可，怪杖往後一擊，竟將石牆擊塌，他越牆而出！

但息大娘報仇心切，自破牆裏疾穿而出！

沒料這鮮于仇作戰經驗豐富，臨危反噬，自己越破牆而過後，一杖回擊，就在息大娘在牆洞將過未過的刹間，遽下了殺手！

息大娘雙劍一交，架住一杖，劍尖一捺，刺入怪杖的兩顆怪瘤結上。

鮮于仇廻杖一掄，息大娘劍尖嵌在杖上，劍柄則在手中，藉勢掠了過來。

鮮于仇大吃一驚，一掌拍出，息大娘雙劍都刺入杖中，體力衰弱，一時不及應變，但鮮于仇這一掌「砰」地一聲，却擊在一隻袖子上。

那袖子鼓滿了眞氣，就像一面皮鼓一樣，鮮于仇一掌擊下去，手腕被震得幾乎脫臼；韋鴨毛替息大娘擋過一擊，一腿向鮮于仇踢去！

韋鴨毛只用大袖遮擋，脚下這一蹴，無聲無息，極是難防，但鮮于仇臨危不亂，見韋鴨毛肩膀一動，當時躍起，不料人才躍起，肩上已着了一記，悶哼一聲，斜飛出去！

鮮于仇着了這一記，心裏還完全不能明白，何以韋鴨毛明明是腿下一勾，但吃痛的反而是自己的肩膊。

他不知道韋鴨毛除了「鐵翼迎風」袖功之外，在江湖上尤爲稱著的是他那「借東打西，出手打脚，打自己傷別人」的怪招，他出脚勾鮮于仇，却已出掌擊中鮮于仇。

鮮于仇藉力飛退，却遇上唐肯。

唐肯更不打話，一刀斫去。

鮮于仇在踉蹌痛退中，無法閃躲。

唐肯刀所至一半，突然住手，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罵道：「這樣殺你，勝之不武！」

他身旁的捕頭喜來錦，可不是這種想法。

他的鐵枷一舞，用力向鮮于仇頭部砸去！

「不殺留着成禍患，不可婦人之仁！」喜來錦如此叱道。

可是鮮于仇只稍緩得一口氣，這人也算勇悍，一杖反擊回去，枷杖互碰，鮮于仇功力本遠勝喜來錦，但他倉惶應戰，受傷在先，怪杖反而被喜來錦的雙枷夾硬鎖住。

鮮于仇四面受敵，臨危反撲，一味勇悍，喜來錦養精蓄銳，除惡務盡，下手自不容情，一時間兩人爭持不下。

突然，一人平越過衆人頭頂，一鈎掛向喜來錦！

唐肯橫刀一架，手中大刀，幾乎脫手飛出！他也天生豪勇，强自立馬，拚死不讓人拉扳過去。那人一鈎不能奏功，輕噫一聲，一閃身已出足勾跌唐肯。

唐肯一倒，那人的鈎子便向他脖子鈎落！

錚的一聲，鈎子鈎在一桿鐵槍上。

使槍趕來的正是赫連春水！

那人用力一拖，鈎口磨擦槍桿，發出尖銳刺耳的响聲，赫連春水連跌兩步，那人居然鬆鈎，鈎不回收，却以鈎頭反撞而出！

要知道赫連春水正被鈎力扯得前衝，鈎頭迎胸撞來，這一正一反之力何等巨大，若是被它擊實，赫連春水亦要立斃當前不可。

那人鈎法十分歹毒巧妙，可是他却忽略了赫連春水的槍法，原就叫做「殘山剩水奪命槍」！

「奪命槍」自然是指槍法奪命，但「殘山剩水」四字，形容的正是這一路槍法，在遇險拚命，絕境危局之時，越能發揮它的威力！

赫連春水一招失利，但即一槍搠出！

槍是長兵器，必須要向槍刺出，才有力道，否則只能藉直劈橫拖刺冲之勢，才能發揮效力，但赫連春水這一槍在短距離出擊，一槍直刺那人臉門！

那人應變奇速，急時一仰首，槍尖險險撲鼻而過，赫連春水借這一槍之勢回轉一格，拍地架住那一鈎。

那人臉雖後仰，但左手一刁，已扣住赫連春水脈門！

赫連春水一掙不脫，猱身直上，一肘就打了出去！

凡古今使槍名家，莫不是與人拉長距離動手爲尙，赫連春水却步步進逼，着着搶攻，貼身肉搏，正欲發招，「砰」地一記，正中那人胸脇。

但那人也斜步一勾，把赫連春水勾跌了半步。

不過赫連春水的一肘，也足以打斷了他兩三條脇骨。

赫連春水一跌，立刻借鐵槍之力反撑而起，那人立捂胸而起，赫連春水跟那人互相搶攻，一個照面間，兩人俱傷，只不過那人傷得慘重一些，他傷得實在不算什麼，覺得那人出手不論兵器拳脚，全是以「鈎」法爲主，武功甚是奇特，不禁往那人看去。

只見那人眉清目秀，臉色煞白，胸脅那一記，傷得顯然不輕。

赫連春水一怔，臉色倏變，忽想起武林中一人形貌，脫口道：「舒自綉！」

赫連春水怕的當然不是舒自綉。

而是他知道舒自綉與酈速其二人，都有一個大靠山。

這個「靠山」便是文章。

赫連春水怕的是文章！

可是，文章早已來了！

× × ×

鮮于仇與喜來錦比拚三招，鮮于仇越戰越勇，內力恢復得越快，喜來錦已盡落下風。

但韋鴨毛的袖子忽然捲住他的怪枴。

鮮于仇最忌畏的就是韋鴨毛。

韋鴨毛的另一隻袖子捲上了鮮于仇的頸項！

正在此時，另一隻袖子攻了上來。

鮮于仇心驚胆戰，不料韋鴨毛竟有三隻袖子；一對袖子已使他應付不過來，更何況有三隻袖子！

可是這隻袖子却半途截住韋鴨毛的袖子，絞纏在一起。

韋鴨毛的人立即變了。

他本來枯瘦的身軀突然膨脹了起來。

他隨即鬆開了捲住鮮于仇枴杖的袖子，攻向來人。

那人的白袖，也舒了過來，一青一白，兩隻袖子，袖口對聯在一起，兩隻袖子裏都像有洶湧的波濤一般，激盪起來，也不知兩隻手掌，在袖裏過了多少招、多少式。

鮮于仇眼見來了强助，大喜過望，正要乘虛攻襲韋鴨毛，但息大娘雙劍已然攻到。

高鷄血砰地撞破石牆，跨了過來，猛見一人，神態從容慈和，清癯有神的白衣文士，正以一雙袖子，與韋鴨毛一雙袖子，戰在一起，高鷄血一看，情知不妙，叫道：「是文章！師弟小心！」

突地一刀斫來，出刀者神容威猛，白髮白鬚，正是高風亮！

× × ×

高鷄血的武功原來就刁鑽靈活，剛才與無情一戰，因爲無情暗器太過凌厲，高鷄血的武功根本不及發揮，而今高風亮一刀砍來，聲威逼人，高鷄血後退半步，刷地抽出摺扇，竟架住一刀。

刀是鋒銳無比、削鐵如泥的大刀！

但摺扇只是紙和竹製成的扇子。

這一扇居然架住了這一刀。

高風亮喝了一聲：「好！」一刀便成千刀萬刀，猶如漫天風雨，挾威而至！

高鷄血的扇子一開，扇子只書「高處不勝寒」五字，彷如遊龍直衝雲霄，破扇飛去；他的扇子一開，張揚遮掩，那一輪急刀，全給他擱了下來。

高鷄血讚歎道：「『八方風雨留人刀』，好刀法！」

高風亮也拚出了眞火，一捋白花花的鬍子，雙手捧刀，一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之勢，道：「還有『五鬼開山刀』！」

一刀斫去！

高鷄血大喝一聲，摺扇飛刺高風亮十一處要穴！

高風亮那一刀自斫他那一刀，高鷄血的摺扇自搶攻他的要害，兩人招式，全不相近，而且也完全不理會對方的攻勢，但奇的是，兩人拆式，到了半途，却都會合在一起，在交擊之下，高風亮身子一晃，高鷄血身形一震，兩人都喝了一聲采：「好！」

高風亮刀法一轉，竟雙手握住刀口，以刀柄爲鋒，叱道：「試試我的『顚倒衆生，投人於物』刀法！」

他這一刀斫出，高鷄血突然猱身搶進，他身裁雄胖，動作出奇靈敏，挺着個大肚子，砰地撞上了高風亮！

高風亮給他撞跌七、八步，一時血氣賁騰，但一刀已然斫落，正中高鷄血肚皮上。

高鷄血悶哼一聲，也退了三、四步，勉强把穩樁子，但腹部已爲刀氣所傷。

要是他不是用「彌陀笑佛肚皮功」抵禦，這一刀若是斫落在他其它的地方，則非骨折肉離不可！

高風亮刀勢又是一變。

他雙手捧刀，高舉過頂，胸門大露，刀舞急旋，自生一股猛烈的狂風。

高鷄血喝叱叫道：「好個『龍捲風刀法』！」隨即彈跳躍翻，縱掠閃躲，高風亮刀風的大力，全被他輕輕巧巧的避了開去。

高風亮已鬪出了眞火，刀法又是一變，那近六十斤重的大刀，在他使來，如鵝毛一般，輕若無物。

高鷄血這才倏然色變。

他知道這才是「神威鏢局」的看家本領：

庖丁刀法！

高鷄血是綠林裏的頂尖兒好手，高風亮則是走鏢的一流高手，這兩人天生就是對頭，但這次却爲了官府、朋友的事，拚箇你死我活，出手間誰也不留餘地。

× × ×

這一輪苦戰爭持續下去，要走的反而是息大娘。

息大娘、喜來錦力戰鮮于仇，息大娘因傷未癒，一路逃亡以來，自是疲極倦極，武功更是大打折扣，不過與喜來錦雙鬥鮮于仇，仍是佔了上風，也因而她得以統觀全場：——

高鷄血正苦鬪高風亮，難分高下。

赫連春水決戰舒自綉，穩佔上風。

韋鴨毛力拚文章，却險象環生！

唐肯與勇成交手，看來兩人都未盡全力。

鐵手正領十幾名衙役，以及四十餘名韋鴨毛的部屬，還有赫連春水的八名部下，與如潮水般湧來的軍兵，連雲寨叛徒，神威鏢局子弟惡戰，鐵手等人武功較高，大可應付，無奈軍隊愈來愈多，糾合成衆，再這樣下去，難免要全軍覆沒了。

息大娘雖然豁出了性命，但她怎忍心教這一干義氣之交，陪她送死？

這樣一轉念間，息大娘心下清明：無論如何，留得性命，這才可以爲姊妹們報仇，營救戚少商——這同樣也是戚少商對她深深期許的。

息大娘心中已下決定，也不顧殺死鮮于仇，只一連七八招殺着，把鮮于仇逼得手忙脚亂，突然間，她皓腕一振，繩鏢急如蛇信，「嗖」地射了過去！

鮮于仇怪枴一封，繩鏢突然在枴子上一繞數圈，仍疾射鮮于仇，鮮于仇一時不想放棄拐杖，只來得及側了側身，繩鏢已射中了他的右胸！

他大叫一聲，撫胸而退！

息大娘呼道：「快撤！」

她這一叫，可眞有效。

高鷄血的扇子，突然脫手飛出，旋舞追打高風亮，高風亮急忙跳開，凝神以待，高鷄血却凌空接引，取回扇子，轉身就走！

高鷄血的輕功原比高風亮高，年紀又遠比高風亮輕，他這一逃，高風亮實在追他不着。

赫連春水本來就佔了上風，長槍一輪急攻，突然雙手抓住槍尾，全身躍起，意欲全力當頭砸來！

舒自綉幾曾看過如此不要命的槍法，一面舉鈎招架，一面卸力急退！

不料赫連春水這凌厲無儔的戰姿，接下來却凌空一個翻身，拖槍就走，與高鷄血、喜來錦、息大娘等人會合一道，正要

撤走。

可惜韋鴨毛卻被困住。

文章的武功深不可測。

這時鐵手忽然掠了過來，喝道：「快出手！」一把抓住韋鴨毛，一掌向文章劈去！

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見鐵手如此張惶，不禁同時一驚，飛掠向韋鴨毛身旁，這時，文章的袖子已不跟他相接，三人一觸韋鴨毛，才發現他衣服裏無一根骨骼是完整的，嘴角溢血，牙齦緊閉，敢情咀裏還含了一大口血，未曾吐出來，再一摸鼻孔，已無呼息！

一時之間，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三人，大慟大恚，齊向文章出掌。

其實，文章的內力，本就勝過韋鴨毛很多。

韋鴨毛的「鐵袖迎風」，眞氣遍佈全身，但他的眞氣是自袖功而生，並非本身眞元；文章出身極雜，所學也博，但本元內息卻習自少林「金剛拳」及「大韋陀杵」功力，元氣充沛剛猛，生生不息，他也長於「東海水雲袖功」，以袖纏袖，兩人旗鼓相當，但袖底下交掌，文章便大佔上風。

本來二人對掌，文章雖佔優勢，但一時未必能制住韋鴨毛。文章爲人卑鄙，袖裏藏刀，以匕首割傷韋鴨毛中指。

文章當日在「骷髏畫」一案殺死魯問張，用的就是匕首，原並不出奇，兩人在袖中對掌，文章卻以匕首傷人，韋鴨毛一痛失神，一着失利，文章內力源源湧至，震斷韋鴨毛中指第一節，再以韋鴨毛折斷的中指首節，撞斷其中指第二節，再集二節斷指之力，震斷其中指第三節。

三節指骨盡碎，韋鴨毛內力一散，文章內力卻洶湧而至，以其三節斷指，撞碎其掌骨，再以掌骨撞斷腕骨，腕骨震碎前臂骨，前臂骨震斷後臂骨，臂骨震碎肩骨，肩骨撞碎琵琶骨，琵琶骨震碎脇骨，脇骨刺入心臟——韋鴨毛半聲慘呼未出，立時身亡。

文章雖一舉擊殺韋鴨毛，心中正是得意之時，不料韋鴨毛瀕死反撲，抬足向他踢到。

文章手上加勁，側身閃開，同時用左手一格，想抄住來腿，豈料這一撈未着，反而胸上着了一掌。

韋鴨毛使的是他「聲東擊西」的看家本領，看似出的是腿，其實是騰出一手，劈出一掌，文章雖老奸巨猾，只一時大意，也吃了一記，不過此時他 是強弩之末，文章又內勁遍佈全身，他這一掌，只能教文章血氣翻騰一陣而已。

可是鐵手這時已看出韋鴨毛情形不妙，急掠而至，一掌劈到！

文章血氣未平，掌力已到，只好勉力相接。

要換作平時，以鐵手內功之強，足可把文章震得吐血當堂，但此際鐵手元氣大傷，這一掌擊出，最多只有平時六成功力，文章要硬接一掌，尚可應付。

不過這時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三人掌力已至！

文章突然遇險，臨危不亂，他左手與鐵手交掌，右袖一揮，以「東海水雲袖」截擋三股強勁！

這一下交接，文章連退五尺，口裏一甜，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息大娘、赫連春水、鐵手等還待再攻，高風亮、舒自綉、鮮于仇已攏了過來，護住文章。

高鷄血一見韋鴨毛死去，心中悲憤若狂。哀呼了一聲：「師弟！」心感韋鴨毛、禹全盛師徒都爲自己的事而喪命，他本來悲憤若狂，但畢竟是一代宗主，領導綠林同道大有經驗，情知如果自己不退，別人感念韋鴨毛之死，更不會退，如此就算能手刃文章，大夥兒也會葬在這裏不可，當下心意已決，以大局爲重，叱道：「快撤！」

高鷄血這一聲號令，人人莫敢不從。

息大娘急退、赫連春水也傳令部下速退，鐵手則招呼衙役們退走。

唐肯則不忘背負尤知味而退。其實，他並不清楚尤知味是敵人，只見他也在客棧之中，被封了穴道，穴道封得又甚特異，唐肯功力不足，無法解開，便不管他是敵是友，總之也要一齊撤走，這一來，可恨得尤知味牙嘶嘶的，文章等雖然精明，料定客棧內可能還有要犯，故意留下討伐立功，此際血戰一番，尤知味依然落在息大娘等人手裏。

高鷄血則負了韋鴨毛就跑。

這一來，韋鴨毛的部下都錯以爲韋鴨毛未死，全跟高鷄血撤退。

高風亮本就不怎麼熱衷於擒下這一干人，舒自綉被赫連春水傷得不輕，只顧護着文章，不敢再追，只有鮮于仇，十分慓悍，竟率兵追了出來。

追了幾步，鐵手陡然一停，舉手一掌劈來。

鮮于仇素懼鐵手神威，猛然止步，不料鐵手功力銳減，這一掌只是虛張聲勢，果然把鮮于仇唬住。

鮮于仇在部下面前受騙，十分忿怒，發足再追，少說也要殺得一名重犯，以平怒火。

世間對落水狗窮追猛打的人，在所多有，由於對方逃避，更激起他一貫欺壓之心，加上立功心切，鮮于仇領兵猛追，追近赫連春水，赫連春水不等他出招，一沉身，半旋步，就是一記「回馬槍」！

這一槍當胸刺到，聲勢何等疾厲，但鮮于仇驍勇善戰，應變奇速，確有過人之能，在急馳中突然吐氣揚聲，雙脚如釘子般遽然敲入土裏，四平大馬，擱枴一格，「哧」的一聲，槍尖刺入杖瘤內。

鮮于仇發力一扳，想將赫連春水的鐵槍甩脫，赫連春水左手中指新斷，握槍不穩，索性棄槍猱身而上，「砰」地一肘撞中鮮于仇。

鮮于仇大叫一聲，他身邊七八名精兵擁了上來，但十一郎、十二郎、十三妹一陣快斬，衝亂敵方陣脚，息大娘一揚手，繩鏢向鮮于仇迎面打到！

鮮于仇百忙中枴杖一劃，纏住繩子，繩索迅速在拐頸轉成幾匝，鏢仍疾射向鮮于仇，鮮于仇眼明手快，一手抄住，他見自己片刻間奪兩大高手的兵器，心中得意，正要說話，突然左肩府、右脖一齊涼了

一下，跟着刺痛了起來。

原來息大娘繩鏢射出，皓腕一翻，另有兩片尖鏃悄悄射出，鮮于仇只顧及應付繩鏢，不意連中兩下暗器，他心中一驚，息大娘一閃而至，一足蹴出，踢在他的腹中。

鮮于仇中了這一脚，並不退後，反而撫腹彎腰，息大娘拔出右腿，四大家僕等上前護住，息大娘與赫連春水相偕急退。

高風亮與勇成追近，扶住鮮于仇，這才知道息大娘鞋上藏有利刃，等於是一刀刺入鮮于仇肚裏，鮮于仇已是出氣多，入氣少了。

一干追兵見息大娘等反撲如此凌厲，都心存怯意，不敢追近，高風亮本就不怎麼全力以赴，而文章因爲受傷，待他調息後趕上，赫連春水等一干人早已逃得不知所踪了。

× × ×

這一行人，浩浩蕩蕩，逃往的地方正是南燕縣郊的拒馬溝，青天寨！

「拒馬寨」住的不是强盜，也不是匪寇，而是一班以牧馬爲業的北方好漢。

這一羣好漢的領袖，原本是義薄雲天，豪邁狂放的「三絕一聲雷」伍剛中，但伍剛中在追隨鐵手追捕「絕滅王」楚相玉一案中身歿，「青天寨」的重任，於是便全落在他的愛婿——「急電」殷乘風的肩上。

殷乘風本來與伍剛中掌上明珠伍彩雲青梅竹馬，恩愛逾恆，可是伍彩雲也在「談亭會」一案中慘死，這件慘案發生後，殷乘風性情大變，雖然眞正兇手已被無情和追命殺死，不過伍彩雲的死，令殷乘風鬱鬱寡歡，無心理事，青天寨的聲望，也從此一蹶不振。

「青天寨」本在武林中俗稱「南寨」，它被稱「南寨」，卻非關位居南方，而是近易水南支建寨而得名。「南寨」原與「東堡」，「西嶺」，「北城」合稱「武林四大家」，但經過數番戰亂，事故，「撼天堡」黃天星已歿，東堡欲振乏力，西鎮「伏犀鎮」藍元山因欲逞一己野心，造成愛妻霍銀仙之死，已孑然出家，伏犀鎮亦名存實亡；北城「舞陽城」，城主周百宇，因與藍元山之妻小霍有染，慚對天下，雙雙自殺，舞陽城本就因「魔姑」姬瑤花攻城而元氣大傷，迄此可說是壽終正寢。這些種種興亡盛衰的變化，都在四大名捕故事中的「會京師」及「談亭會」裏一一述及。

殷乘風雖然已變得無精打采，但他事實仍是南寨寨主。

息大娘是「毀諾城」城主，她原本跟伍彩雲十分交好，戚少商是「連雲寨」寨主，連雲寨聲勢，後來居上，他跟殷乘風雖然不熟，但跟伍剛中有深厚的交情。

鐵手曾跟伍剛中一道辦案，而無情跟殷乘風，淵源可就更深了。

要不是無情，殷乘風未必能報得了殺妻之仇。

息大娘在「毀諾城」臨毀之前，跟一家姊妹約好在易水見面，大家心照不宣，自然就是「青天寨」。

因爲以「青天寨」與「連雲寨」及「毀諾城」的交誼，斷不會見死不救，坐視不理的。

大家集合的地點，正是這曾一度是「武林四大世家」的青天寨。

易水南、拒馬溝、南寨。

× × ×

息大娘、赫連春水、鐵手、高鷄血、唐肯、喜來錦這一行人，終於逃到了易水南支，拒馬溝的青天寨內。

息大娘是以護戚少商，而致毀諾城被攻破，從此不斷逃亡的，她一心全繫在戚少商身上，而今隻身得到暫時的安全，心情也不見得快樂。

赫連春水高鷄血則因助息大娘而遭連累，引發這一場逃亡的，其中赫連春水帶了七名部屬，高鷄血領了韋鴨毛的三十一名弟子，投奔青天寨。這一路來的逃亡，自然也遇到了截殺，赫連春水方面，十二郎身亡，高鷄血的部下，也死了三人，可謂損失慘重。

鐵手是因救戚少商，而身受重創，他的內功一直未完全恢復，便無法發揮他那驚世駭俗的武功；唐肯本因神威鏢局爲勢所迫不得已投向官府，襄助官兵剿匪，牽涉其中，後因出手拯救鐵手，而相偕逃亡，而今與息大娘一夥，滙合一起，索性成爲這浩浩蕩蕩大逃亡的一份子。

可是使到他們逃亡的關鍵人物：戚少商，到頭來還是教劉獨峯逮捕了去，不能跟他們一齊逃入青天寨。

青天寨的子弟初見這一干人物前來，以爲是敵，後來才弄清楚，急急走報寨主殷乘風，殷乘風正在寺中藉酒消愁，一聽是息大娘等人前來，也稍現喜色，息大娘原本與伍彩雲是手帕交，而他本身跟戚少商意氣相投，兩寨之間守望相顧，連雲寨出事之後，他一直很是担心，換作以往，他必然發兵去助，但此際他已意氣消沉，再不欲插手江湖恩怨，是故未有行動，未幾又聞毀諾城攻破，連霹靂堂分堂，也被牽連，心中大急，找到寨主「三眼怪」薛丈一商議，要不要發兵營救戚少商、息大娘、雷捲等。

「三眼怪」薛丈一原是「黑煞神」薛丈二的兄長。「黑煞神」薛丈二和「地趟刀」原混天，還有「上方劍」盛朝光合起來是南寨中的四大高手，但薛丈二、原混天全在「毒手」一役中壯烈犧牲了，於是薛丈一陞爲副寨主，盛朝光則爲寨中的總頭目。

「三眼怪」薛丈一好勝尚義，力主調兵下山，但盛朝光比較穩重任事，大力否決，認爲此際東堡已傾，北城亦毀，西鎮欲振無力，南寨人手缺乏，不宜招搖樹敵，再結强仇。兩人爭持不下。殷乘風本人卻終念念不忘伍彩雲，心灰意懶，而前幾天寨裏又來了兩位稀客，雖心念繁忙，但一直未作出决定，更遲遲未出兵救援，沒料息大娘一行人卻已來到了。

更沒想到的是，連四大名捕中的鐵手，竟也在逃亡之行列之中，盛朝光之所以力阻青天寨下山救援，主要理由之一是不想與四大名捕爲敵，「武林四大家」關係一向甚佳，互爲奧援，盛朝光爲恐追捕戚少商一案，是在四大名捕手中辦理，爲此與四大名捕爲敵，殊爲不值，亦爲不智，卻未料到鐵手居

然也跟息大娘等一道，投來青天寨！

殷乘風忙命盛朝光迎衆人入寨，自己匆匆洗臉更衣，與近日入寨的兩位貴賓。到青天寨「朝霞堂」中迎客。

息大娘、高鷄血、鐵手乍見殷乘風，都吃了一驚，段乘風本來爽朗英挺，而今却滿臉于思，形枯骨銷，這樣看上一眼，便可以想見他對伍彩雲，是何等念念不忘，傷心痛苦了。

衆人見過之後，殷乘風和息大娘異口同聲都在問對方：「爲何弄成這般田地？」話才出口，知道所問的心中已知答案，無疑形同問了一句廢話，都沒有再說話。

鐵手說道：「我們逃來貴寨，如果不便，儘管無妨，我們實在是不想再牽累別人。」

殷乘風猛抬頭一拱手道：「鐵二哥這是什麼話！各位在江湖上爲義捨身，不惜冒險犯難，輾轉逃亡，在下却在這裏飲酒傷心，正在慚愧已極，若在此時不再爲諸位一盡己力，那還是個人麼？」

高得血聽鐵手這等說法，自是光明磊落，但他一向做慣生意，虛實不予人說，當眞生怕就此讓青天寨有藉口推拒不答，忙道：「殷乘風寨主不必担心，我們此番入寨，早已撇開官府眼綫，暗渡陳倉，諒他們也不得知我們已入貴寨。」

鐵手却道：「他們雖沒看見，但黃金鱗　顧惜朝非泛泛之輩，這兒方圓百里，論勢力，講義氣，除南寨之外焉有他處？他們亦定必懷疑。」

高鷄血急得向鐵手猛使眼色：「唉呀，他們就算起疑，但也無證據，難道貿貿然揮軍入侵青天寨不成？」

青天寨總頭目盛朝光一向穩重小心，道：「這也難說，我看朝廷發軍殲滅連雲寨，再發軍攻打毀諾城，是一連串連鎖行動，他們只要抓到些微把柄，即可尋釁，另生戰端，不可不防。」

副寨主薛丈一却頗不耐煩，一拍桌子，道：「我管他們發不發兵的！他們要是敢來，來一個，殺單的，來一對，宰一雙，要是來十個百個，幹了不必計算！」

盛朝光不服，冷笑道：「咱們青天寨現在經得起與官兵鏖戰嗎？」

薛丈一銅鈴般的雙眼一瞪，道：「什麼事經不起？想老寨主在生的時候，什麼天大的仗兒不一概掮了？現在時勢變了，但要青天寨的好漢貪生怕死，當縮頭烏龜，我姓薛的第一個不幹！」

在殷乘風身邊的男子忽道：「在下倒有一個計議，不知便不便說。」

殷乘風連忙說道：「謝兄，請儘說無妨。」

那男子說道：「青天寨有的是不怕死的兄弟，息大娘等一行人，不過四十來人，殷寨主不妨用魚目混珠，移花接木之計，引開官兵的追索。」說到這裏，微笑不語。

殷乘風即問：「如何移花接木，魚目混珠，尚請謝兄明示。」

那姓謝的男子一笑道：「先遣派八十餘人，分成兩批，假扮成息大娘一行人的樣貌，一批往翼東山路走，一批乘舟赴江南，把追兵引開，顧惜朝他們自然不會疑心鐵二爺、赫連公子等已投入青天寨。」

衆人往那青年男子望去，只見他眉宇清朗，目帶異彩，滿臉笑容，向衆人引介，道：「這位是九九峯連目上人的入室弟子謝三勝謝兄。連目上人早年是家父創立山寨的老弟兄，後來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歸隱九九峯上，潛修佛理、武功，這位便是他的高足謝兄。同行的是他師妹姚女俠——」

那女子抱拳頷首，說道：「我叫姚小雯。」

衆人也抱拳答禮。謝三勝接道：「家師每年都來拒馬溝拜會青天寨，與伍老寨主敘舊，可是，這兩年來，伍老寨主已過世，家師不想觸景傷情，故遣在下與師妹來拜會殷少寨主，專程討教。」

殷乘風說道：「謝兄客氣了，你來敝寨，給予我們不少指點，使青天寨得益匪淺。」

謝三勝謙道：「殷寨主言重，在下叨擾多日，不勝慚愧。」

高鷄血說道：「剛才謝兄所提的意見，甚有見地，不過，一口氣派出十餘人，不是個少數目，這樣對南寨，恐怕不大好辦……」

殷乘風道：「這是義所當爲的事。這幾年來青天寨雖欲振乏力，但派出近百人手，却還只是稀鬆平常。」

盛朝光沉吟道：「不過，寨中的兄弟，要是裝扮成鐵二爺等的模樣，萬一給黃金鱗等逮着，難保不招出實情，豈不是弄巧反拙？」

薛丈一不耐煩地道：「老盛，你以爲咱們青天寨的兄弟，是貪生怕死、吃裏扒外之輩？你放心，他們忠心一片，決不致連累大伙兒的！」

盛朝光心裏有數，道：「要眞給那干官兵拿着，嚴刑迫供，你敢保證他們不說？就算他們不說，這些弟兄們，有的家眷是在寨中，有的却住在寨外，只要給官府鎖了起來，要脅利誘，你能担保沒有人供出一言半句？」

薛丈一一時反駁不出，只冷笑道：「老盛，你顧慮恁多！就算那些狗官們知道是咱青天寨幹的，又能怎地？咱們南寨好久沒大幹一番。正好拿他們開刀！你這幾年沒動的傢伙，可胆小手軟了麼？」

盛朝光這回抑不住怒火，忿然說道：「薛老大，我這着思慮，純粹是爲了南寨。南寨跟官府直接起衝突，兵禍連延，對誰會有好處？息大娘、鐵二爺等駕臨咱們青天寨，咱們就得處處保他們平安，咱們放明着跟官兵對壘，這算什麼？眞要拿兵器流血拚命，你一哥跑第一位，我老盛決不站第二位，你這番話，以爲我姓盛的是怕事之徒麼？薛老二，原老弟去了，青天寨就仗寨主和咱幾人撐着，耍是逞個人之勇，我老盛早就快意恩仇去了，用不着你來嘮叨！」

薛丈一給盛朝光一輪數落，一時說不出話來。鐵手忙道：「盛兄所言甚是。」

姚小雯忽道：「其實那也不是什麼難事。只要貴寨兄弟引開官兵一段路程，然後暫到市集或城裏卸去化裝，回復本來形貌，化整爲零，黃金鱗等再怎麼查，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寨中兄弟也不必冒被捕之險了。」

高鷄血拊手一笑道：「是也！此計甚妙！」

息大娘向姚小雯看去，只見她鵝蛋臉兒，纖瘦清秀，便笑着握她的手道：「好妹妹，如果毀諾城還在，眞要請妳多來談心哩。」忽覺她的手甚是冰涼。

殷乘風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便立即召八十餘名寨中弟兄進來，立即按照衆人形貌化裝起來，相偕出寨，依計行事。

待此事料理妥當之後，殷乘風囑寨中大夫，爲受傷衆人療傷，略作休息，共用晚膳，並暫將尤知味扣押起來，次日傍晚，忽聞頭目來報：「四大名捕之成崖餘的兩名劍僮求見寨主。」

殷乘風道：「快請。」

鐵手等乍聞無情的四名近身劍僮中兩名回返，却不見無情，自是十分担心。

兩劍僮來到「朝霞堂」上，分別向諸人見禮之後，鐵手便問：「情形如何？」

鐵劍僮子道：「公子把那一干惡人幪面趕跑，那些官兵亂放暗器，傷了八、九人，逃了一段路，連雲寨的游天龍、神威鏢局的勇成等率衆伏擊，一輪衝鋒又殺了七、八人，才弄清楚是那三個大搗亂和姓李的那對活寶，眞是笑死人了。」

銅劍僮子道：「是啊，笑死人了，黃金鱗、顧惜朝等人追到，跟『連雲三亂』、『福慧雙修』等一亮相，哈，那個模樣兒，知道是自己人殺自己人，更氣了個吹鬍子直瞪眼！」

唐肯笑道：「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李氏兄弟，這五人沒死，也算他們命大！」

鐵手却問：「金劍和銀劍到那兒去了？你們公子呢？」

鐵劍僮子道：「公子要我們先回南寨，稟報情況，以免諸位担心。」

息大娘皺皺眉，道：「他自己却去哪兒？」

銅劍僮子道：「公子交待我們說，他要和金劍、銀劍去追劉獨峯要人。」

息大娘一震，道：「什麼！」

鐵手長嘆一聲道：「我就知道大師兄對此事耿耿於懷，決不會袖手旁觀的。」

謝三勝問：「那麼，你們公子會不會回來這兒？」

鐵劍、銅劍相顧一眼，眼中却有委屈、懸念的神色，先後道：「公子說過，救不回戚寨主，他便無臉目以對諸位英雄，誓與劉捕神周旋到底。」

「如果人救得了，自然回轉；我們本也要跟金劍、銀劍師兄去，公子就是不准，命我們回來這裏，向諸位稟報實情……二爺，我們該怎麼辦呀？」

這末了的一句，是向鐵手問的。鐵手伸出一雙大手，輕輕在二劍僮肩上拍了拍道：「你們的公子，要辦一件事的時候，無論多大的困難，無論有多少阻擾，他都會去克服完成的，以前，有很多不可能解決的事，都給他解決了，現在，事情雖然很棘手，但他也一定能夠解決的，你們不用担心，知道不知道？」

兩名劍僮兩對清靈的眼睛眨動一下，聽話的點了點頭。

然而在鐵手的心裏，却十分的迷惘：

劉獨峯是六扇門的第一把好手，當年捕快羣中的名宿，無情則是四大名捕裏的大師兄，當今青年高手中的傑出人物；而今無情要在劉獨峯的掌握中救人，那會是個怎麼樣的局面？

——誰勝？誰輸？

鐵手心裏也不怎麼明白：無情爲何如此參與這件事？以無情一向冷靜得接近冷酷的作風，應該不會只爲了自己促成戚少商被捕，而要跟劉獨峯爲敵，何況，皇上的確曾下密旨，要劉獨峯拿人，無情這等做法，豈不是違抗聖旨？

而在息大娘的心中，又是另外一個想法。她本來恨死了無情，恨死了四大名捕，因爲她覺得，戚少商也是給什麼捕神抓去的，而無情也曾出手，阻攔了自己那麼一下子，以致自己不及搶救戚少商。

她對一切的官兵、捕衙，全都心惡痛絕。她就是一個這樣的女子，敵友分明，愛恨分明，她可以爲她所愛的人不惜死，也可以不惜一切地對他所恨的人報復。

可是她沒有想到，那個在月光下，殘廢、冷傲、清俊的白衣青年，突然眞的履行他的諾言，去營救戚少商！

她不禁深深的回憶了一下，那白衣青年的樣貌神情，然後這樣想：

——要是他眞的能救回戚少商，我願意犧牲一切來報答他……

——只要戚少商眞的能無恙回來，與息大娘共聚嗎？

×　×　×

鐵劍與銅劍，的確已經把實況轉達，但還是把一些情況，隱住不說。

這些沒有向諸俠說出來的情況，不是兩僮子不說，而是無情曾叮囑過他們：不要說。

無情不想他們知道太多。

一旦知道得太多，息大娘等就無法靜心療傷。

無情尤其希望鐵手能早日康復，恢復功力——只有自强，才能禦敵！

要想除强易暴，首先自己得要夠强。

而今，他很清楚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這一羣人都不夠强，就算鐵手和殷乘風，也不是在他們最佳的狀況。

無情是個有殘疾的人，他是在襁褓的時候，就給殺父奪母的强仇，挑斷筋脈，但他堅忍不拔，最澈底的堅持自强不息奮鬥不懈的道理，終於練成了絕技。

——如果想要鋤强扶弱，而自己却不夠强，那只是空有大志，無濟於事，反會讓人弱肉强食。

——如要助人，必須先能自助；如要持正衞道，自己先要人强氣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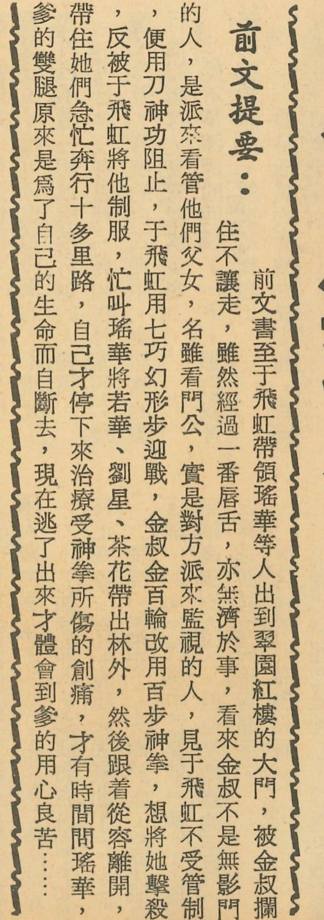
無情一雙腿子，有等於無，但他經過苦練，輕功在武林中已算數一數二；他不能練高深的內功，但他發暗器的手段，可以算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

無情決不向命運屈服。

他覺得命運老是挫他、辱他、譏笑他……所以便先要他克服這一切障碍，而成爲一個不凡的人。

所以他成爲「四大名捕」中的大師兄，當今六扇門中最受重視的人物。

（未完・十八）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于飛虹帶領瑤華等人出到翠園紅樓的大門，被金叔攔住不讓走，雖然經過一番唇舌，亦無濟於事，看來金叔不是無影門的人，是派來看管他們父女，名雖看門公，實是對方派來監視的人，見于飛虹不受管制，便用刀神功阻止，于飛虹用七巧幻形步迎戰，金叔金百輪改用百步神拳，想將她擊殺，反被于飛虹將他制服，忙叫瑤華將若華、劉星、茶花帶出林外，然後跟着從容離開，帶住她們急忙奔行十多里路，自己才停下來治療受神拳所傷的創痛，才有時間問瑤華，爹的雙腿原來是爲了自己的生命而自斷去，現在逃了出來才體會到爹的用心良苦……

孤帆碧空辭黃鶴　香車行旅遇懶龍

于飛虹目光一掠瑤華、若華，接道：「兩位看看，咱們先到那裏去？」

「先找南宮慕白……」若華說：「他有很多朋友，也許對咱們有所帮助。」

瑤華道：「咱們不知誰要追殺咱們，自然不會說出去，不過，要想法瞭解目下江湖情勢，以便心中有所準備。至於以後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只好見機應變了，另外要先買一輛篷車，準備些易容藥物。……」

于飛虹接道：「好！就照兩位的意思辦，現在，咱們先去那裏？」

「龍鳳大鏢局……」瑤華說：「信陽分局距此不遠，咱們先到信陽分局中去……」

于飛虹道：「去那裏幹什麼？」

瑤華道：「第一，鏢局是人人可去的，不會引人懷疑；第二，龍鳳大鏢局的鏢主龍在天，是南宮慕白的好朋友，咱們可以托他去找南宮慕白，第三，可以偪他們保護咱們……」

于飛虹接道：「他們能保護咱們麼？」

瑤華道：「不能靠他們的武功，咱們借重的是他們在江湖上行走的經驗，龍在天熟悉天下武林形勢，鏢局的人走南闖北，消息靈通，咱們可以從鏢局中人的口裏瞭解江湖形勢。」

于飛虹笑一笑，道：「我明白了。」

×　　×　　×

信陽分局景物如昔，瑤華、若華早已換上了一身男裝，劉星駕着一輛篷車，停在鏢局門外。

若華低聲道：「姐，咱們來過這裏，你說，他們會不認識我們。」

「不會吧！咱們停留的時間不久，……」瑤華說：「此刻又易容改裝，他們如何能認得出來。」

一個趟子手迎了出來道：「兩位是……」

「托鏢的，貴局接不接生意……」瑤華盡量把自己的聲音放的粗壯一些。

「接，兩位請廳裏待茶，我去請鏢頭出來吧……」

「不用了，我們很急，就在此地等候一下吧！」

那趟子手呆了一呆，心中奇道：那有這麼個急法的客人……心中念轉，却未多問，轉身急奔而去。

片刻之後，只見一個三十五六的勁裝大漢，和一個長衫中年人行了過來。

瑤華細看兩個人，都未見過，大爲放心。

勁裝大漢一抱拳，道：「在下龍鳳大鏢局信陽分局鏢頭周杰，不知兩位貴客要托保何物，送往何處？」

瑤華道：「一輛篷車……」

長衫中年人接又問道：「車中放的什麼東西……」

瑤華道：「人！」

「人頭鏢……」周杰說：「一共幾位？」

「算上我們兄弟，一共五個人……」瑤華說：「你們算算，一天要多少錢？」

周杰道：「這要看一看諸位到甚麼地方去了？」

瑤華道：「我們準備先到江南找人，如若找不到，也可能折向江北？……」

「怎麼？……」周杰吃了一驚，說：「你們是遊山玩水的？」

「是啊！不過我們很有錢，你們可以日計價……」若華接說道：「這樣，你們就不會吃虧了？」

「這種鏢，咱們從來沒有保過！……」長衫人轉向周杰，說道：「局主要多多攷慮一下了。」

若華剛要開口，却被瑤華示意阻止，道：「周鏢頭不肯接下這趟鏢麼？」

周杰苦笑一下，道：「周某吃保鏢這行飯，也有十幾年了，却從來沒有保這種鏢，老實說，這種鏢對諸位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浪費，事無先例，在下也不知從何着手。」

瑤華道：「用錢是我們的事，我們只是找人，也不是全無目標的遊蕩……」

「哦……」周杰說：「能不能告訴在下，你們要找什麼人？只要是有點名氣的人，本局也許可以提供一點綫索。」

「南宮慕白，貴局可知他現在何處？」

「什麼？慕白公子，諸位來的晚了一步…」周杰說道：「早來的三天，就可以見到他了？」

「現在，他去了那裏？」

「三天之前，慕白公子和龍總鏢頭到此，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離開了，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是到湘西有事……」周杰略一沉吟，說：「不過，我是不能肯定。」

提到了湘西，瑤華突然想到了湘西趕屍的傳說，那個地方民智未開，充滿着神秘，反正，我們行無定止，何不先到湘西去看看。當下說道：「慕白公子離家之後，行踪無定，周鏢頭既然知道他到湘西去了，就保我們到湘西找他如何？」

周杰道：「這一個，我不能肯定？……」

「貴局的總鏢頭和他走在一起，以貴局耳目之靈，探問貴局總鏢頭的行踪，應該很容易吧？」

「這倒不難，不過，在下實不知如何開價，再說慕白公子，是敝局總鏢頭的好友，我們不知該如何談這筆生意……」周杰似乎是眞的甚感爲難，凝目沉思。

瑤華笑一笑，道：「周鏢頭不用爲難，在下倒有一個辦法？」









周杰道：「願聞高論？」

瑤華道：「就由你周鏢頭帶兩位精幹的趟子手，隨行保護，我們一天付五十兩銀子，至於三位在途中的開銷，也由我們負担……」

「價碼不錯，只是……」

「就這麼說定了，見過貴局的總鏢頭之後，如若他覺得不够，我們再加錢就是……」

周杰點點頭，道：「好吧！諸位是騎馬，還是坐車？」

「坐車……」瑤華說：「我們有了一輛篷車，請貴局再備一輛……」

周杰接說道：「慕白公子和龍總鏢頭等一行，都是騎的快馬，坐車追他們，只怕十分困難？」

「就算騎馬，也未必能追得上啊……」瑤華微微一笑，露出了一排潔白整齊的牙齒。

周杰瞧的呆了一呆，忖道：好標緻的年輕人，女娃兒也很少長的這麼好看。

口中却應道：「說的也是，在下準備一下，立刻上路。」

中年長衫人，低聲道：「局主，要不要先訂個契約？」

瑤華接道：「我們都是南宮慕白的朋友，不用訂約了，老人家可是怕我們不付錢麼？」

「那怎麼會呢？慕白公子的朋友，老漢怎敢多疑。」

瑤華取出一塊金錠，道：「出門遠行，我帶的銀子不多，這錠黃金，先作定金，老人家請算一算，折合多少銀子？」

青衫人在手中掂了一掂，道：「黃金足有五十兩重，可够半月的保費了。」

瑤華道：「好！那我們就先付半個月，到期我們再付？」

周杰道：「諸位請入鏢局小息，容周某一盡地主之誼。」

瑤華道：「不用了，我們在門外車上候駕，周鏢頭用過飯後，我們立刻上路。」

周杰道：「在下這就準備，兩個趟子手。」

瑤華道：「我們志在遊歷、尋人，又不是和人打架，人多無用，有兩個精幹的趟子手途中招呼打尖、宿店，再有一個老手駕車，就够了。」

周杰道：「不是有兩輛篷車麼？」

「我們帶了一個趕車家人……」瑤華說：「貴局派一個趕車的就够了。至於周鏢頭和兩個隨行趟子手，乘車騎馬，悉憑尊意了。」

「好！請公子稍候，周某派人手就可以立刻起程。」

瑤華笑道：「我是聽差的，公子正在車中坐着等候。」

也不待周杰答話，轉身向外行去。

她心中明白，說「這麼多話，以那周鏢頭的老練，想已瞧出一些破綻了，不過，這件事，見到了南宮慕白和龍在天時，立刻就會揭穿的，此刻能多瞞一時是一時了。

片刻之後，周杰已帶着兩個趟子手，一輛篷車出來。

瑤華和茶花，乘坐鏢局中的篷車，若華陪着于飛虹共乘一車。

周杰和兩個趟子手，分乘三匹快馬，趟子手縱騎開道，周杰身佩雁翎刀腰繫鏢囊，押後保護。

于飛虹初涉江湖，也不知該到何處，一切事全由得瑤華作主。

既然是追趕南宮慕白和龍在天，一行人就南下湘西了。

這辦法果然不錯，一路上既然隱密了行踪，又不用自行張羅宿住雜務，于飛虹躲進篷車裏，觀賞着沿途景物，但見官道上人來人往，兩旁阡陌縱横，稻穗飄香，景物新奇，全部未曾見過的景象，不禁心中歡樂，微笑着說道：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古人是誠不欺我也。」

若華低聲道：「等進入州府大城之後，行人接踵擦肩，入夜時更是燈火如晝。繁華如錦，百業雜陳，那才好玩的很呢？」

于飛虹笑道：「妳要記住，帶我到好玩的地方，讓我開開眼界。」

若華道：「那當然了，咱們此行，就是要姑娘增長見識……」

「哎！妳怎麼叫起姑娘來了，要是被人聽到，豈不露出破綻……」于飛虹白了若華一眼，說：「以後需要記得叫我于公子。」

若華微微一笑，道：「是！公子，不過，妳剛才瞪我一眼，嬌媚横生，那裏像男子漢的樣子……」

于飛虹接道：「眞的，我這麼沒有用，連裝個男人都裝不像麼？」

若華笑道：「尤帶三分脂粉氣，怕已經迷倒無數紅粧少女，再增幾分脂粉氣，瀟洒，那還得了，不知要招惹出多少情孽、麻煩。」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當年宋玉有擲花盈車的傳說，瑤華，你相不相信眞有那樣的男人，讓女人一見傾心？」

若華沉吟了一陣，道：「我跟爹走南行北，見過的男人，何至數十萬，却沒有遇上過一個這樣的人，我看這檔事，只怕很難？」

于飛虹道：「我也不相信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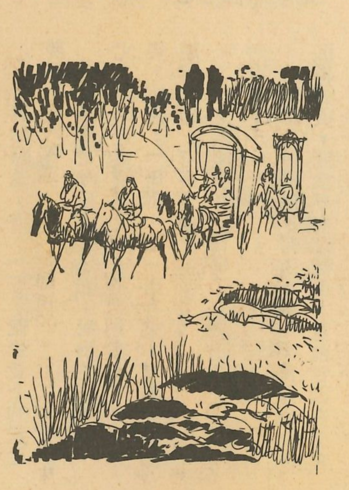
若華道：「不過，就我見過的男人而言，慕白公子才算得極品人物，記憶所及，沒有人再比他好了。」

于飛虹突然歡顏收歛，沉吟不語。

若華微微一怔，道：「公子，我說錯話了麼？」

「沒有，不關妳的事，我們說些別的事情





吧？」

瑤華心中忖道：以她之美，可稱得當世絕色，只不知南宮慕白能不能獲得芳心？唉！遇上她的男人也眞算倒楣了，那一份魂牽夢想，就夠他苦上半輩子了。

突然間，正向前奔行的馬車停了下來，耳際間傳來了大聲的吆喝，道：「行旅讓道！行旅讓道……」

于飛虹坐下的馬車移動，行向道旁停下。

她沒有爭勝之意，但却按不下好奇之心，微啓垂簾一角，向外看去。

只見四個手執鐵棍的大漢，不停地揮動，迫使道中的人車讓向兩側，八個佩着腰刀的大漢，環護着一台軟兜而行，那兒上還有一柄遮陽用的黃傘。

兜子的抬竿似是一種特選圓竹作成，韌性特佳，四個抬兜的漢子，又走着花步，使那座軟兜忽高忽低，節奏性的閃動着。

坐在軟兜上是一個全身紅衣的人，仰臥在上面，竟無法瞧出他的面貌。

但從那起伏間可見的體形上看，似是一位男人。

走在後面的是兩個身佩長劍的中年人，保持着丈許左右的距離。

于飛虹吁了一口氣，道：「這個人好威風啊！」

若華低聲道：「什麼威風，這叫臭排塲，他一個人坐在兜子上面舒服，害的十幾個人跟着他受罪，步行相隨，又不能威風走的太快，這算什麼威風……」

于飛虹道：「一路上不停的顚動，我看也不會太舒服，他又爲什麼要這樣呢？」

「江湖之大，無奇不有，公子，以後，你還會看到更多的不可思議的怪人怪事……」

于飛虹道：「不，我在想他一定有什麼目的，這等招搖過市，前呼後擁，難道只是爲了引人注目不成？」

若華定下心來，突然想到了周杰、龍鳳大鏢局在江湖上可是響噹噹的名鏢局，怎會是如此的謙卑讓路，看來，這紅衣人，絕不是一無名之輩。

忖思之間那紅衣人已行了過去，官道上又恢復了正常的來往景象。

一連數天，曉行夜宿，竟未有發生一點意外。

瑤華很滿意自己設計的這種安排，而且輕車快馬走的十分迅速。

這晚上，宿住武昌城中。

周杰冷眼旁觀，幾天下來，心中已有了一個譜兒，他發覺了四個人都是女扮男裝，頓感覺事非尋常，何況，他們找的是南宮慕白。

他也瞧出了這些人都不是纖纖弱質，尤其是那位茶花姑娘，英華內聚，分明是相當出色的高手。

瑤華、若華，也不是弱者，趕車的男僕劉星更是位頭角崢嶸的扎手人物，但對于飛虹却有些估計不透，只覺他目如朗星，一瞥間炯炯逼人，但却估不透他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可能是幾人中最弱的一個，也可能最强的一個？

但有一點周杰已經肯定，這一行人中，以這位于公子的身份最高，他是主人，其餘的似都是從僕身份。

久年走鏢，早練成了異於常人的老練，穩健，儘管心中疑竇重重，但他絕不多問，只在每次住宿時把于公子安排在最好跨院、房間之中。

武昌古名江夏，又稱鄂州、當江、漢會流之東，城中有蛇山，橫亙東西，市肆繁盛，黃鶴樓聳峙江畔，素爲文人墨客詠唱之地，江湖上英雄豪傑們聚飲之所。

于飛虹久聞黃鶴樓的盛名，心儀甚切。很想去暢遊一次，但她却一直忍在心頭，未說出來。

臨江客棧，就在黃鶴樓左近不遠，周杰替他們包了一座幽靜的跨院。一主兩廂，于姑娘住了兩暗一明的主房之外，瑤華、若華和茶花合住北廂，劉星却佔了男人的便宜，一個人住了南廂房。

今日落店較早，瑤華侍候于飛虹淨面之後，送上一杯香茗，笑道：「小姐，鄂州府是大地方，不知道小姐要不要住兩天，看看黃鶴樓和蛇山的景色？」

于飛虹矜持着點點頭，道：「好！妳看着辦吧！」

看姑娘不反對，瑤華又笑一笑，接道：「在鄂州停兩天，也順便試試行船，如果小姐能適應，咱們改爲乘船南下，直放長沙，再轉湘西。」

于飛虹心中高興，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好玩，好玩，瑤華，我心想的事，全被你說出來了。」

瑤華吁一口氣，道：「這裏人文薈萃，龍蛇混雜，聚集了三山五嶽的各路人馬。小婢很担心玩出麻煩！」

「什麼麻煩……」

「婢子不知道，小姐，這一路上咱們雖走的風平浪靜……」瑤華說道：「但我却一直担着心事，不知道那個時刻，會被跟踪的鐵蹄發現？」

于飛虹道：「我知道你的心情，瑤華！你說，如若眞有追踪咱們的鐵蹄，咱們還能隱密行踪多久？」

「不會太久，他們如一路追趕下來，可能已早就發現了我們的行踪……」

于飛虹點點頭，道：「既是無法逃避的事，還担的什麼心事呢？爹說，開罪了他們，江湖上就沒有立足之地，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帮

會、門派……」

「小姐的意思是……」

「這幾天我都在想這件事……」于飛虹說：「他們希望找到我，我也希望他們早些出現，我要瞭解，他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他們的目的何在？」

瑤華雙目深注，望了于小姐一眼，道：「老爺說過一句話，必要時可以和他們動手一戰，但不能把他的眞正的來歷說出去……」

「可以不說出去，但我要知道他們是誰，知己知彼，才能籌思克敵之道……」于飛虹微笑着說道：「過去，我心中很害怕，現在，我却有了很大的改變，不管我如何的逃避、害怕，該來的仍然會來……」

「好！小姐有此想法，婢子也就不用太担心事了……」

「瑤華，叫我小姐可以，別再自稱婢子，其實，咱們情同姊妹……」

「這個，瑤華絕對不敢……」

于飛虹接道：「三日之前，在途中，遇上了一個乘坐滑竿軟兜的紅衣人，妳可記得？」

「記得，我和茶花在車中看的很清楚，只可惜，沒有瞧清楚他的面目！」

于飛虹道：「我想過，他是有意的隱起面目，瑤華，你江湖經驗豐富，想想看，江湖上可有這麼一個人物？」



「沒有聽過，不過，可以問問周杰，小姐，提起此事，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于飛虹道：「軟兜兒起伏中，我看到他手腕上帶了一串銀環……」

瑤華下意識的看看右腕和無名指的奪命指環，道：「小姐目及細微，這一點，我倒未曾注意，那銀環是——」

「一排三隻，戴在左腕上，可惜，看不到他的右腕——」于飛虹微一沉吟，說：「一個大男人，穿一身紅衣，已經很刺眼了，腕上再戴着銀環……」

「我去問問周杰，小姐休息一下，晚飯時間，我給小姐回話。」

× × ×

周杰在大廳中和兩個趟子手喝酒，這趟鏢保的很輕鬆，也不用特殊照顧。

瑤華在周杰身邊坐下，道：「周爺，這一路很辛苦吧？」

周杰道：「辛苦？簡直如遊山玩水，這趟鏢輕鬆極了……」

瑤華低聲道：「我們公子吩咐，在這裏停兩天，遊玩一下黃鶴樓，再乘船南下。」



周杰點點頭，道：「好！就依貴上的意思辦……」

瑤華目光轉動，發覺廳中喝酒的人不多，尤其是附近幾張桌位上，都沒有客人，才笑一笑，接道：「周爺，這一路行來，可有什麼扎眼的人物，可疑景象？」

周杰端起酒杯一口喝了，放下酒杯，道：「有？……」

瑤華心頭一震，忖道：這位周鏢頭倒也是沉着的很，既然早有了發現，竟然會悶在心中不說出來。

她沒有再追問，却瞪着一對圓圓的大眼睛，牢望着周杰。

周杰原本輕鬆的神情，突然間嚴肅起來，緩緩說道：「十幾年來未在江湖上出現過的懶龍，突然在江湖上出現了……」

瑤華道：「懶龍是什麼東西？」

「懶龍是個人，懶龍、怒獅、閃電豹，是江湖上三個最難纏的人……」周杰又喝了一杯酒，接道：「這三個人在江湖一度鬧的天翻地覆，但他們沒有和江湖一般武師爭執，他們闖的是大門派，鬧過少林寺，也上過武當山，血戰過丐帮總壇，這三個武林中力量最大的門戶，被他們攪的一塌糊塗，但他們三個人仍然好好的活着，他們在江湖上殺人不多，但行踪所到之處，江湖中人無不退避三舍，幸好龍、獅、豹不是那種淫邪小人，也不常在江湖上走動，沒有流毒武林……」

瑤華接着問道：「這麼說來，他們是好人了？」

周杰四顧了一眼，低聲道：「不能算好人，因爲他們的行事爲人，沒有一定的準則，全憑好惡之念？」

瑤華點點頭，道：「以後呢？」

周杰道：「以後，龍、獅、豹突然失踪了，十幾年未再在江湖上出現過，現在，懶龍現身了，不知怒獅和閃電豹，會不會也很快的出現江湖？」

這時，已到晚飯時刻，客人漸多。

原來，這座臨江客棧，還兼營着酒飯生意的。

瑤華低聲道：「那位懶龍幾時會現身，在什麼地方？」

周杰道：「他的排場很大，噫！你們也見過呀？」

瑤華道：「你是說那個坐着兜兒，穿着紅衣的人？」

「對！就是他，至於可疑的景象嘛？……」周杰又喝了一杯酒，道：「現在，還拿不穩怎麼回事？」

「不要緊，你說出來心中的懷疑，是？」

周杰壓低了聲音，道：「我一直感覺到有人在跟踪咱們，却又瞧不出一點跡象？」

瑤華點點頭，起身離去。

于飛虹的房中也擺上了酒菜，瑤華說出了探聽到的消息。

「姑娘，可能是沖着咱們來的？」若華說：「咱們及早想好對策！」

于飛虹舉手一揮，劉星、茶花突然站起，

行出室外了。

目睹于飛虹的精細，瑤華暗叫了兩聲慚愧，道：「小姐，那懶龍成名幾十年了，碰巧在江湖上走動一下，未必就會和我們有關吧？」

「就是太巧了一些，十幾年不出現的人物，我們踏入江湖，他就出現了……」于飛虹說：「還有周杰感覺有人追踪我們，不會是空穴來風了？」

若華道：「明天，先想個法子，找出追踪咱們的人！」

瑤華道：「不行……」

「爲什麼不行，姐，有備無患哪？」

瑤華道：「就算眞的有人追踪咱們吧，但他們遲遲沒有行動，想是心中還無法肯定咱們的身份，咱們只要暗中戒備，給他個相應不理態度……」

「對！等他們出手後再說……」于飛虹說：「咱們的計劃不變，明天去遊賞黃鶴樓試試乘船。」

瑤華本想提議早日動身，直放湖南，轉向湘西，能早日和龍在天、南宮慕白會合，可增强不少實力，但于飛虹既然決定了，只好不再多言。

× × ×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登黃鶴樓俯覽長江，一片浩瀚，江水滔滔如從天上來，武漢三鎭的全貌，也盡收眼底，于飛虹頓覺胸懷一開，吟出了李白的七絕句。

她目睹大自然的雄渾風貌，渾然忘我，嚦嚦清聲，完全是女子口音。

周杰吁一口氣，低聲對瑤華說道：「請恕周某多口，諸位可都是女扮男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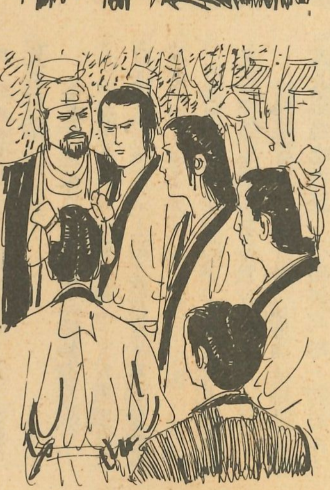
瑤華也覺着破綻太多，虛言狡辯，於事無補，反而會更增疑雲，不如乾脆說個明白，點點頭，笑道：「周鏢頭既然瞧 來了，咱們也不用瞞你了，咱們主從五個，四個女的，爲了在江湖上走動方便，只好改着男裝……」

周杰接道：「多謝坦誠相告，恕在下還要多問一句，諸位這般易釵而弁，可有特別的原因？」

瑤華微微一笑，道：「詳細的情形，等見着貴局的總鏢頭和慕白公子之後，你就可以完全明白」。」

「噢……諸位現在還要追趕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周杰的目光中滿是懷疑之色。

「是啊！我們的目的沒有改變，周總鏢頭在懷疑什麼？」



周杰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的意思是，既然諸位決定了乘船南下，似乎是用不着我們再隨行保護了，這樣諸位也可以省下一筆費用……」

瑤華道：「周鏢頭想辭鏢麼？」

周杰道：「在下也是好意……」

瑤華道：「周鏢頭，咱們談好的事情，我不想改變，我們很需要你們的照顧，我們都缺乏江湖上的歷練、經驗，但周鏢頭却是閱歷豐富，當然，如是周鏢頭有什麼特別苦衷，那又另當別論了。」

「苦衷倒說不上……」周杰說：「不過，周某越來越覺着肩負沉重，恐怕是無法勝任，一旦砸了龍鳳大鏢局的招牌，在下很難對龍總鏢頭交代了，何況……」

瑤華沒有插口，靜靜的望着周杰。

周杰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就在下觀察所得，幾位姑娘都是身負絕技的人，留下周某和兩個趟子手，實在也帮不了什麼忙？」

「一開始我們就沒有準備讓周鏢頭担負起保護我們的責任，所以，你也不會砸了龍鳳鏢局的招牌，……」瑤華緩緩說道：「我們借重的是你的江湖上行走經驗，以便能早日追上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不希望和人動手，除非是到了無法忍耐的境地。」

周杰精神一振，道：「好……有妳這幾句話，周某人就放心了，只要不砸龍鳳鏢局的招牌，我周杰個人的生死，豈會放在心上，我這就去通知他們，帶着鏢旗回去，周某以個人身份，追隨左右就是。」

瑤華心中暗暗讚道：龍在大果然是馭人有術，周杰能輕淡自己生死，却不忍鏢局的威名受到傷害，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周爺，我同意你送回鏢旗，把鏢局的篷車也遣回信陽分局，不過，我希望周爺能把兩位精幹的趟子手留下一個，一則周爺途中有個伴陪你喝酒，二則辦點雜事也比較方便。」

周杰道：「成！就這麼辦？」轉身下樓而去。

于飛虹飽覽黃鶴樓上風光，足足化去了一個時辰，下得黃鶴樓，周杰已帶着一個趟子手守候在樓下。

瑤華已稟明了周杰的顧慮，于飛虹很讚美瑤華的處理方法。看到周杰時點頭微笑，道：「難爲你了，周鏢頭。」

周杰正容說道：「能得諸位諒解了周某的苦衷，我是感激不盡，周某已僱好了一艘雙桅巨帆，酒菜也命舟子準備，請諸位試乘一下，如不滿意，再行換船。」

于飛虹笑一笑，道：「周爺果然是思慮週到。」

這是一艘乘客專用的天船，船上雙帆六槳，連船主、水手有十一個人之多，有十二間客房，如加上通艙一次可載客五十人，但周杰却把整艘大船給包了下來。

（未完・九）

囊中秘

雙鷹神捕後傳之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屈少青被雷凌峯和他的師兄要脅讓帮主之位，忽來了一位青衣漢爭奪，雙方打鬥起來，屈少青乘機逃走，不愼跌落山坳，雖然脫離險境，但身受重傷，幸由歐陽珠救走，匿藏在一老嫗家裏，爲他治傷，經過針灸，住了一段時間，不敢露面，由歐陽珠回帮內探聽訊息，知道雷凌峯暫代帮主之位，後來又被青衣漢趕走，帮內分成兩派，都希望屈少青或其二弟回來繼位。屈少青不敢貿貿然回去，和歐陽珠去找雙鷹神捕，先到黃山找管一見不遇，再到天柱山找沈鷹，他們都未回來，折回常德鎭，轉去祥雲寺再找弘達和尙，但亦查不出什麼結果……

神捕查疑案　着手偵綫索

沈鷹哈哈笑道：「幾乎陰溝裏翻船哩，所幸吉人天相，才免砸碎金漆招牌，喂，你們怎還不準備些酒菜，招呼客人！」

彭七道：「屬下下山去買！」

葛根生自告奮勇陪他下山，施小青與丈夫久別，拉着端木盛在一旁敘別情，雲飛烟則忙着去沏茶欵客，衆人雖然勞累，但此次上京，立下大功，因禍得福，却興高采烈。

沈鷹道：「老管，你們在這裏住幾天吧，大家商量一下將來計劃，統一步驟，比較好辦！」

管一見道：「你還想下山麼？」沈鷹噴了一口烟，說道：「不過也得替小輩們着想一下！」

管一見喝了一口茶，道：「也好，老夫也知道他們不甘心蟄伏！」

酒菜並不精美，但也擺滿了兩桌，衆人入座邊吃邊談，一頓飯吃飽，顧思南夫婦才把宮廷風雲一案，聽了個七七八八，知道天子准他們到江湖上走動，而且還賜有金牌，都滿心喜悅。

管一見忽然道：「小顧，你兒子叫什麼名字，老夫還不知道！」

「他乳名叫峯兒，尙未取名，不若就請管叔叔賜個好名給他吧！」雲飛烟打蛇隨棍上，把兒子送到管一見的懷裏。

管一見哈哈笑着道：「你這是在考老夫！」

沈鷹道：「老管，你只有這麼個好姪女，就滿足她的願望吧！」

管一見道：「老夫讀書不多……咳咳，你瞧這小子的模樣兒，十足是他父母的印子……啊，有了，就叫顧雲生吧！姓顧，名雲生，雖然不大好聽，但却表明他的身份，系出名門嘛！」

沈鷹想了一下，道：「他就是小顧跟烟兒生的嘛，顧雲生直截了當，好好！」

雲飛烟本來不大滿意，不過話已出口，管一見又眞的賜了名，不好反對，只好含笑代兒子謝了，日後這小子果然正如管一見所望，系出名門，也成爲一代名捕，此乃後話。

當下沈鷹問道：「小顧，老夫不在之時，山上可有什麼事發生麼？」

「事倒沒有，不過有兩個人來求咱們替查案，屬下一來因爲那人是住在江南，二來頭兒又不在，暫時推了他！」

「哦？」沈鷹與管一見同時道：「說來聽聽！」

顧思南便將屈少青所託的事，述了一遍，沈鷹聽後道：「旣然雄獅帮在雲峯山下，就由老管決定吧！」

管一見道：「老夫同意屈少青的說法，以後根本不必再分什麼江南江北的！」

高天翅接道：「其實大家也可以繼續互相合作！」

管一見道：「老夫跟老鷹看法相同，咱們兩個老頭是不再涉足江湖，以後要怎樣合作，你們自己商量吧！」

高天翅道：「我亦老矣，也不想下山，希望在黃山頤養天年。」

端木盛道：「假如沈頭兒不反對的話，這件案便由顧兄夫婦負責吧！」

沈鷹頷首，顧思南道：「只是愚夫婦對江南的情況不甚了解，屆時如果鎩羽而歸，可要丟了頭兒的臉！」

沈鷹冷冷地道：「老夫的招牌由老夫建立，只有老夫自己才可以砸碎它，你能夠麼？要丟臉，丟的也只是你自己的！」

端木盛道：「顧兄不必過慮，咱們這邊也可以協助你！」

黃柏志道：「不錯，小弟第一個報名！」眞是一呼百諾，馮曉年，路遠等人反應亦十分熱烈。

彭七叫道：「顧二哥，你可得帶小弟下山，小弟早已悶壞了！」

沈鷹道：「你們不用爭，一切由他決定，雖然你現在還未豎立威信和建立聲譽，但老夫也不希望你一出師便鎩羽！你過兩天才下山，待老夫教你一些秘訣！」

顧思南大喜連忙致謝，心中又緊張又興奮，又有點畏怯，生怕一出師便失敗。

×　　×　　×

屈少青隨歐陽珠到姨母家，經過雙方家長商量過後，決定先替他們訂婚，待屈少青孝服滿後才正式成親。屈少青在未來岳母家住了幾天，便偕後娘、妹妹和未婚妻返回雄獅帮。

雄獅帮內上下正是人心渙散之時，突然見屈少青無恙歸來，引起一陣震盪，眞可說是驚喜交集，屈少青立即下令敲鐘升堂。

大廳上聚集了雄獅帮的各級堂主、香主，屈少青心情也十分激動，他大聲道：「諸位弟兄，我屈少青將終生貢獻給本帮，不計較名份，月前所發生的事，我可以一概不咎，但希望以後大家團結一致，發展帮務！」

話音剛落，大廳裏便响起一陣歡呼聲，屈少青輕輕揮動雙臂，示意衆人安靜，然後續道：「假如任何人對本帮和本座沒有信心的，準三日內辦理退帮手續，本座絕不留難，但假如願意留下來的，今後便不得有異心！」

蔣香主叫道：「咱們願意留在本帮，與少帮主共同進退！」

屈少青道：「本座亦歡迎任何人向本座提出改善和發展本帮的意見，但如果是來說閑話的，便準備接受帮規處罰！」

這句話令一些老臣子心頭大定，紛紛表示願意繼續留在帮中，屈少青道：「至於接任帮主的事，本座決定暫時擱下，待過一年半載之後才決定，還有兩件事要宣佈，第一是開除雷凌峯，並且永不取錄，第二，自即日起歐陽珠姑娘即加入本帮，她如今是本座的未婚妻，至於入帮手續和儀式，等下請胡堂主主持！」

今日這番話，其實是歐陽珠事先教他說的，而令屈少青大出意料的，則是他料不到廳裏的人竟然對歐陽珠大表歡迎而鼓起掌來。歐陽珠說了幾句門面話，便重新站在屈少青身後，她已吸取經驗，不令屈少青感到尷尬。

屈少青的回來，雄獅帮上下好像都吸了一服興奮劑，連日來都有人向屈少青提出改善的計劃，不過大多是年青一輩的，屈少青自己亦十分興奮，便與胡駿等老臣子商量。

應天源說道：「少帮主，江湖上弱肉強食，一切計劃，都要以實力作基礎，而所謂實力，說得簡單一點，便是武功的強弱！」

屈少青道：「這個晚輩曉得，不過本座也有個意見，希望你們幾位教導本座的武功，持之有恒，必然可以增加本帮的實力。」

胡駿嘆了一口氣，道：「這只是兵的問題，但本帮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大將！」

屈少青明白他的意思，沉吟道：「也許咱們可以廣招能人。」

胡駿道：「但這又會產生一個問題，那些人進入本帮之後，還會聽咱們的命令麼？說不定又是另一位雷凌峯！」

屈少青道：「劉備的武功，遠不如關、張、趙，謀略不如孔、魏，爲何他反能在西蜀自立爲帝。且得到手下的擁戴？」

應天源乾咳一聲，道：「少帮主請恕屬下說句不中聽的話，這個問題還是請你多加研究，屬下等巳經年紀老邁啦，來日無多，不過，只要咱們一天不死，都不會反叛雄獅帮！」

屈少青道：「有了你這句話，本座就放心了！」

胡駿道：「少帮主，那天來了兩位青衣蒙面人，一個要本帮帮主之位，另一個則要咱們將你找回來，十分奇怪，你可猜得他們的身份麼？」

「本座巳經去聘請沈鷹來調查我們的事？……」

應天源急問：「他肯來麼？」

「他上京，只有顧思南在，他不敢答應咱們，不過也並非沒有可能，不過我暫時不會爲這件事而影响我的計劃。」

× × ×

過了幾天，屈少青依例先照父親遺留下的秘笈練武，忽然小玉走來敲門：「大公子，胡堂主和應堂主請你出大堂，說有大事要跟你商量！」

屈少青不耐煩地道：「有什麼大事？等下我自然會出去！」

小玉急問：「大公子，應堂主說那位青衣蒙面漢又來了！」

屈少青一聽，登時心頭一跳，立即收起秘笈，道：「我就去！」他匆匆換一件勁裝，揹上武器出房，在走廊上遇到歐陽珠與屈少芳。歐陽珠道：「青哥，小妹陪你出去！」

屈少青自然不加反對，三人到廳時，只見廳裏巳聚集了全帮上下的堂主和香主，胡駿道：「少帮主，那位青衣漢又來了，指名要單獨見你！」

屈少芳問道：「他在何處？」

「在寨門外！」

歐陽珠道：「他既然上門找人，自然應該進來，那有咱們出去的道理！」

蔣香主在旁道：「少帮主，那小子說不定另有詭計，你千萬不要上當！」

屈少青道：「請徐堂主代本座到寨門迎接？」

徐堂主帶了兩個人應聲而出，過了一陣，徐堂主果然帶了那位青衣蒙面漢進來，雖然他臉上蒙面一塊黑布，但屈少芳一眼便認出，他便是十一月初山坡上跟雷凌峯爭奪本帮主之位的那人！

青衣漢身在虎穴，態度依然十分自然，抱拳道：「少帮主別來無恙？」

屈少青沉住氣道：「多謝關心！未悉閣下登門有何指教？」

青衣漢道：「在下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的，請少帮主借一步說話！」

歐陽珠說道：「所謂話沒有不可對人言，又謂明人不做暗事，你有話大可當衆說！」

青衣漢沉吟了一陣才道：「少帮主，在下想聘你爲雄獅帮的副帮主，你意下如何？」

此言一出，廳裏所有的人盡皆嘩然，蔣香主怒道：「你要聘咱們少帮主爲副帮主，那你自己又是什麼身份？」

「在下自然是帮主！」

「放屁！」

青衣漢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冷冷地道：「在下跟你們少帮主說話，你最好少搶腔！」

屈少青自然亦怒火中燒，但歐陽珠連連向他打眼色，他只好强行忍住，打了個哈哈，道：「屈某是雄獅帮第二位帮主的必然人選，我何須應聘當副車？」

「誰說你是必然人選？」青衣漢忽然大聲問道：「請問諸位一聲，屈招雄在生之時，可有說過將來要把帮主之位，傳給屈少青否？」

廳裏衆人面面相覷，都作聲不得，屈少青怒道：「本帮的事不用外人多管！」

歐陽珠則問道：「難道我姨丈要將位子讓給你！」

「他當然要給位子讓給我！」

歐陽珠道：「閣下可否先將身世告訴咱們？」

青衣漢道：「時機成熟，在下自會宣佈！」

歐陽珠「格格」笑道：「你連這點勇氣也沒有，反敢大言不慚要當本帮帮主，只怕天下英雄笑掉大牙！」

青衣漢子目光連閃，道：「姑娘詞鋒犀利，但只從常理推測，你知世事滄桑，有很多事都出乎常理之外！」

應天源插腔道：「閣下不肯報上芳名，可否除下臉上的黑布？」

「這個問題的答案，跟歐陽姑娘所提的一樣！」

胡駿道：「故帮主雖然沒有說要將位子傳與少帮主，但他一來身邊只有此子，二來春秋正盛，未須考慮及此！」

「在他身旁，並不表示他就會喜歡！」青衣漢侃侃而談：「在下風聞屈招雄武功高强，劍法凌厲，稱得上武林絕學之一，但他爲何不親自傳授屈少青武功？却勞動兩位堂主代敎？」

這句話的力量巨大，衆人聽後都在心中忖猜其中原因，屈少青看在眼內，心中如打翻了五味架，極不是味道，忍不住冷笑一聲，問道：「閣下對在下的事倒也十分了解！我問你，慈雲寺的苦禪大師是你殺的？」

「在下不但對你了解，而且對雄獅帮很多事亦很了解，至於你的第二個問題，在下否認！」

「你沒有承認的勇氣！」

「非也！我跟那和尚不但無寃無仇，而且素未謀面，甚至連慈雲寺在那裏也不知道，又怎會去殺他？」

屈少青道：「不管你是不是兇手，總之你今日是難免空手而歸的了，本座給你一條路走，你立即自動離開，否則本座可不客氣了！」

青衣漢冷哼一聲：「你敢動我一根毫毛，在下便不客氣了！」

蔣香主怒道：「不客氣又怎樣？」

「只怕結果便是屈少青要乖乖離開雄獅帮！」

屈少青怒極反笑：「本座便看看你有

什麼本領，殺了他！」

蔣香主第一個持刀跳了出來，大喝一聲，揮刀向青衣漢砍去，應天源也道：「閣下狂言放肆，分明不將本帮看在眼中，老朽也想領教一下！」他使的也是單刀，從另一旁走去，其他人正想閃開，青衣漢巳經跳落廣塲。

胡駿、徐堂主等人也紛紛走落廣塲，屈少青想了一下也跟着下去，歐陽珠連忙陪着他。此刻，應天源、蔣香主和青衣漢巳鬥在一起。青衣漢仍然空手赤拳，以一敵二，互有攻守。

屈少青在石階上望去，心中忖道：「此人武功更在雷凌峯之上，我更難敵，他到底是誰？爲什麼說出那種話來？莫非他是……不會的，假如是他，他何須蒙面又隱瞞身份？」

他心念閃動間，青衣漢經巳佔了上風，他忙道：「徐堂主，你下去吧！」

徐堂主使的是杆紅纓槍，他加入雄獅帮的時日較短，但論武功都在胡駿和應天源之上，而且正在盛年，他一加入戰圈，形勢果然有了轉變，但青衣漢仍可應付，屈少青心頭稍定，道：「你若果肯投降，本座可放你一條生路！」

那知青衣漢反而道：「屈少青，在下也最後給你一個機會，否則在下將揭開你的身世，使你無立足之地！」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屈少青怒道：「簡直荒謬，給我殺，殺了他全部有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剎那間，又有幾位香主衝過去。

青衣漢大喝一聲：「且慢！」

喝聲剛落，屋瓦上忽然傳來一道震耳的嘯聲，雄獅帮上下剛剛一愣，只見屋頂上飛下一條青影，上次來的那位青袍客又出現，只聽他喝道：「小子，你敢違背諾言，老夫便殺了你！」

青衣漢大聲道：「我不被你殺死，也要死在他們手中，還有什麼畏懼？」

青袍客大喝一聲：「停手，否則老夫便要大開殺戒了！」

歐陽珠忙向未婚夫婿打了個眼色，屈少青急道：「暫停！」應天源立即住手，但仍把青衣漢圍住。

青袍客道：「少帮主，老夫向你求個人情，你放他離開，老夫便不傷你們一兵一卒！」

屈少青心想就這樣答應他，豈不顯示自己太過欺弱？當下道：「閣下若要求情，也該先亮亮號？」

青袍客目光一閃：「少帮主何必强人所難？」

屈少青忽然覺得他的眼神有點熟悉，但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在何處見過，青袍客見他猶疑不決，雙脚微微一頓，忽然向屈少青射去！

屈少青正想着心事，毫無所覺，胡駿剛好在旁邊，連忙橫移一步，擋在屈少青身前，喝道：「你欲怎地？」

話音未落，青袍客右掌一伸，挾着一股凌厲的掌風，向胡駿擊去，胡駿大驚，叫道：「少帮主小心！」他不敢攖其鋒，連忙斜閃一步，揮刀自旁砍去。

青袍客也不看他一眼，左脚一掃，登時把胡駿踢開，他去勢微微一頓，又再飛前，歐陽珠自屈少青背後閃了出來，喝道：「休傷我未來夫婿！」長劍急扎青袍客的脅下！

青袍客左掌本來直擊而出，忽然向橫一移，歐陽珠只覺一股大力將自己扯開幾步，尚未待她站穩脚，屈少青一拳搗出，却反讓青袍客抓住手腕，喝道：「你們放不放人？」

應天源只好下令放開青衣漢，青袍客大聲道：「你以後小心一點，下次老夫未必肯再救你，假如你胆敢胡說的，跑到天涯海角，老夫也能夠取你首級！」

青衣漢用哀求的口吻道：「師父，難道你對徒兒便沒有一絲感情？」

「呔！你我師徒緣份已盡，老夫如果不是念在那一點情份之上，今日又怎會來救你？」

青衣漢顯然十分不滿，立即扭頭向外走去，雄獅帮的人聽了他們的對話之後，心中極其詫異，萬料不到他們倆竟然是師徒！

青袍客待青衣漢去遠，忽然長笑一聲，抓起屈少青，飛上屋頂，踏瓦而去！

歐陽珠芳心大急，忙道：「應堂主快派人追！」

應天源見青袍客走勢如矢，心知難以追及，不過又不能不一盡人事，便令徐堂主帶人追趕。

胡駿道：「這兩師徒意見不合，嗯，剛才青衣漢的話叫人摸不到頭腦！」

蔣香主道：「他胡說八道，何必費神猜測！」

忽然一個帮徒跑進來報告。「總堂主，雷凌峯又帶人來了！」

衆人吃了一驚，胡駿忙問：「他帶來多少個人來？」

「只有五六個！」

應天源道：「大家小心戒備，提防這小子使詐！尤其要注意後山一帶！」

歐陽珠道：「咱們到寨外，不要讓他們進來！」於是一行人便向寨門湧去，果見雷凌峯、孟仲栢帶着四五個壯漢，氣勢洶洶而來。

雷凌峯抱拳道：「諸位兄弟，別來無恙！」

應天源道：「不必惺惺作態，雷凌峯你今日來此有何目的？」

「請應堂主叫屈少青出來！」

歐陽珠冷笑一聲：「一個叛徒也敢叫本帮少帮主出來見你，你憑的是什麼？」

雷凌峯看了她幾眼，道：「歐陽姑娘，你可知道屈少青爲何不喜歡你麼？便是詞鋒太過犀利，令人難以下台，你若要想找頭好婆家的，可要改變一下！」

歐陽珠冷冷地道：「雷凌峯，多謝你的關心，姑娘早巳找到婆家了，你莫以爲本帮兄弟與你有段感情，便可以胡作非爲，你乖乖回去也就罷了，否則教你來得去不得！」

雷凌峯大笑：「雷某若會讓你一句話嚇倒的，又怎敢來？」

忽然一個帮徒又匆匆來報：「堂主，又來了一撥人馬！」

應天源暗吃一驚，忙問：「可知來的是什麼人？共有多少個？」

那帮徒道：「屬下不知道……大概有

七八個人，都騎着馬匹，其中有一個是女的！」

胡駿道：「小心佈防！」他與應天源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心中却十分担憂，先是來了一對不明來歷的師徒，屈少青又被青袍客抓去，接着雷凌峯又來挑衅，現在又來了一撥未知敵友的人馬，當眞叫他們難以應付。

歐陽珠冷笑道：「雷凌峯，你素來自視甚高，爲什麼要找帮手？」

雷凌峯不知道她指的是什麼，仰天打了一個哈哈。「如果屈少青敢與雷某單打獨鬥，雷某自然會單力赴會！可惜他寧願當縮頭烏龜，也不敢出來見我！而且却推個女人出來，雄獅帮的臉都教他丟盡了，他有資格當帮主麼？」

「這是本帮的事，無須外人過問！」

雷凌峯道：「他既然不敢出來，雷某只好進去找他了！雄獅帮的兄弟們，我雷凌峯是被迫的，希望弟兄們念在往日的情義上，行個方便，雷某他日一定不會忘記諸位之情！」

應天源大喝一聲：「且慢，雷凌峯，你眞的要見敝少帮主麼？他現在不在，你過幾天再來吧！」他不知另一撥人馬，是友還是敵，心想先打發雷凌峯再作打算。

雷凌峯冷笑道：「你以爲雷某是三歲小童麼？」

孟仲栢道：「小雷，何必跟他們廢話？先解決了這幾個人，屈少青自然會出來的！」

歐陽珠道：「且慢！那天在山崗上，空手赤拳一個鬥你們兩個的那個青衣漢子，請他去喝酒！」

雷凌峯臉色一變，道：「就算那人在場，咱們也無所畏懼！」

「這個我知道，所以你們才趁他跟少青不在時，上門顯露威風！」

孟仲栢道：「小雷，別跟這丫頭磨嘴皮，動手吧！」

話音剛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及時傳來，雷凌峯不再猶疑，道：「動手，先將歐陽珠抓下！」他背後那四五個壯漢立即衝前，孟仲栢抽出一柄厚背刀，首先奔向應天源。

應天源急忙抽刀應戰，胡駿指揮背後的帮徒上前相助，他則抽劍與歐陽珠合鬥雷凌峯。

雷凌峯與孟仲栢帶來的人，武功却頗高，人數雖少，但幾個回合，便已殺死了好幾個雄獅帮帮徒。不過寨裏及時衝出一隊人來支援，他們要想直闖進去，也不容易。

雷凌峯忽然撮唇一哨，哨聲尖銳响亮，胡駿大聲，說道：「小心，他去通知同伴！」

雷凌峯哈哈笑道：「老傢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咱們的伏兵不在這裏，而在後山，再給你一個機會，投降吧！」

應天源與兩個帮裏的兄弟合鬥孟仲栢，雖然以衆凌寡，無奈孟仲栢正在盛年，氣力充沛，那柄厚背刀，使來不但兇猛，而且沉穩之至，莫說在湖西，就是到中原武林去闖盪，也可闖出名頭來。只見他鋼刀揮處，指東打西，把三個對手迫得團團亂轉。

就在這時候，寨裏後山，已响起一陣急驟的鑼聲，應天源心頭一驚，單刀出手較慢，但旁邊那個手下，便被孟仲栢一刀砍翻。

應天源急忙跳後一步，叫道：「大家一齊上！」

馬蹄聲就在耳邊，七八騎人馬停在雄獅帮外面，那些人見狀都十分詫異，料不到來得這般不是時候，其中一個抱拳問道：「請問諸位可是雄獅帮的人？」

歐陽珠一邊揮劍，一邊道：「你們是誰？」

「咱們是雙鷹的手下！」

歐陽珠大喜，再問一句：「諸位是管一見和沈鷹的手下？」

其中一個排衆而出，道：「姑娘似是歐陽珠女俠，咱們已經見過面！」

歐陽珠道：「顧大俠，這些人便是害死敝姨丈的兇手，請代擒兇！」

顧思南望一望妻子，他們都覺得這件事十分棘手，因爲雙鷹神捕素來不參與武林門派爭紛，當下雲飛烟揚聲道：「諸位可否暫停一下？」

雷凌峯心中暗驚：「怎地他們會去找雙鷹來助？」他忙大聲道：「諸位大俠莫聽這丫頭的話，屈帮主不是咱們殺的。」

歐陽珠道：「你意欲霸佔本帮，還說帮主不是遭你毒手？」

「哼，雷凌峯尚有自知之明，以如今之功力，根本不是屈帮主之敵。」

「殺人可不一定要用武功！」

雲飛烟道：「既然你不是兇手，何不暫停下來，大家說個清楚！」

孟仲栢道：「此乃咱們與雄獅帮之間的事，諸位最好少管。」

彭七忍不住道：「如果咱們插手，閣下又有什麼霹靂手段？」

雷凌峯道：「風聞雙鷹神捕不挿手門派之爭！」

顧思南道：「咱們現在也沒有這個意思。」

「那就請便吧！」

雲飛烟道：「憑你一句話，咱們便不做生意了？」

「他們出多少錢？咱們照付！」

顧思南哼出一聲：「你把咱們看作什麼人？」

夏雷道：「顧兄不必跟他多說，咱們先制止他們繼續打鬥方是上策！」他性子急，言畢便甩蹬飛身下鞍展開輕功向雷凌峯撲去。「來來來，咱們玩玩！」

雷凌峯跳後一步，橫劍在胸，道：「閣下迫人太甚，莫非仗的是雙鷹神捕的招牌？」

「你不講理，夏某又何必跟你講道理呢？」

顧思南等人見狀也都下馬走過去，雲飛烟道：「咱們查了案，你們以後要怎樣厮殺，咱們絕不插手。」

雷凌峯恨恨地發嘯，叫道：「咱們走，以後再來！」

一個壯漢取出一枝火箭引火發射上天，衆人知道他們是去通知同伴退兵，都不加阻止，火箭在半天綻開之後，雷凌峯等人便立即離開。

應天源道：「歐陽姪女，老朽先進去

看看，你招呼他們吧！」他拉着胡駿的手，轉身奔進寨裏。

歐陽珠收劍問道：「顧大俠已答應替咱們查案，敝帮上下無不感激，請諸位到裏面說話！」她回頭吩咐手下將馬拉去上料。

雷凌峯雖然已展開前後夾攻，但看來收不到預期的效果，雄獅帮裏雖然人人神色緊張，來去匆匆的，但並不混亂。

歐陽珠引顧思南等人到大廳，又吩咐下人備茶。「雙鷹神捕及其手下的大名遠播四海，可惜小妹人微，雖然仰慕大名，却無緣拜會。」

雲飛烟笑道：「歐陽姑娘說話得體，必是名家高足，風範同樣令人敬佩。」

歐陽珠道：「家師冷梅兒，小妹有幸到其門下。」

夏雷道：「令師可是峨嵋俗家女弟子，人稱『冷劍梅花』的冷女俠，令師外冷內熱，嫉惡如仇，甚得同道讚譽，在下聞名已久！」

「正是家師。」

顧思南道：「歐陽姑娘，咱們已見過面，讓顧某介紹敝友，此乃內子雲飛烟……依次下去是夏雷、彭七、商衞、馮曉年和黃栢志！」

「幸會！」歐陽珠點頭爲禮。「兩位神捕無暇眷顧？」她嘴上雖然說得客氣，但夏雷等人都聽出她話中之意。

雲飛烟道：「歐陽姑娘，咱們正想告訴你，雙鷹已決定退出江湖，假如你對咱們沒有信心的話，最好坦誠相告，以免躭誤你的時間！」

歐陽珠忙道：「雲飛烟女俠過慮了，諸位神捕許多年，早已青出於藍，小妹對你們怎會沒信心，未知查明此案，酬金多少？」

顧思南道：「事後隨貴帮賙逖，嗯，屈少帮主不在麼？」

歐陽珠嘆了一口氣，道：「是的，就是他不在，所以現在案情又複雜了！」

「哦？可否請歐陽姑娘再將此事，由頭至尾仔細說一說。」

「這個自然！」歐陽珠道：「諸位請先喝口茶。」她擧茶盅示意，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後把案情說了一遍，這一說足足說了一柱香工夫，其中有好些細節因爲只有屈少青才知道，她却略而不談。

這時候，胡駿和應天源已回來，道：「雷凌峯帶來的人雖多，但幸而咱們有準備，損傷十分輕微，如今一切已恢復了正常。」

雲飛烟問道：「兩位，對此案也了解吧？」

應天源道：「基本上了解。」

歐陽珠道：「應堂主和胡堂主跟隨敝帮主二十多年。」

夏雷忙問：「既然如此，兩位堂主自然知道屈帮主生前有些什麼仇家。」

應天源嘆了一口氣，道：「在江湖上走過幾天的，有誰會完全沒有仇家？屈帮主當然也不例外，只是任咱們想破了頭，也想不出一點結論來。」

彭七接問：「剛才歐陽姑娘說有個穿青袍的幪面客，將你們少帮主擄走，憑身形你們有些印象嗎？」

「他身裁雖是普通，老朽看不出什麼來。」

雲飛烟皺眉，道：「這人不也奇怪，不帮自己的徒弟，反而帮屈少青，這是什麼道理，兩位可否看得出屈少青與他有交情？」

歐陽珠道：「沒有交情，少青很少出遠門，不可能會交上一個這樣的高手，而且即使有，他也會告訴我！」

顧思南道：「那青衣漢未動手之前，說的話也十分奇怪，爲什麼說屈招雄要把帮主之位傳給他？」

夏雷道：「剛才不是說屈少青有個弟弟叫屈少英麼？莫非他便是……」

胡駿搖搖頭，道：「不可能，假如他是少英侄子，他不會不報上名跟大哥相認的。」

「也許他要來奪位呢！」

應天源道：「莫說少青是長子，他一向帮裏長大，帮裏的大事，他都清楚，從任何角度看，都輪不到少英繼位。」

「也許他認爲自己的武功比兄長高，應該由他繼位才合理呢！」

胡駿道：「夏英雄也知道，武林中有許多門派的掌門人，武功在其門派中，並非最高的。」

夏雷道：「但這種情況畢竟較少！」

顧思南搖搖頭。「不管怎樣，假如他是屈少英，他既然來到雄獅帮，便會表露身份。」

馮曉年忽然叫道：「我知道了，那個人可能是屈招雄的私生子。」

夏雷見他亂嚷嚷，瞪了他一眼：「既然知道，又說可能，說了還不是白說！」

胡駿忙道：「這是不可能的，屈帮主是個深情的人，夫人死了這許多年他都沒法忘懷……他絕對不會有別的女人！」

黃栢志喃喃地道：「這又不是，那又不是，到底是什麼原因？」

顧思南道：「如果容易辦的話，人家也用不着找咱們來調查。」

雲飛烟道：「諸位，柳氏可在麼？小妹單獨跟她談一談。」

歐陽珠道：「雲女俠請稍候，待小妹進去跟她說一聲！」她起身進內。

顧思南又問了雷凌峯的來歷，可惜胡駿與應天源對雷凌峯的來歷都不了了，俄頃，歐陽珠出來，道：「請雲女俠跟小妹進來。」

雲飛烟去後，夏雷却問屈少青跟胡駿和應天源習武的事，顧思南道：「照兩位堂主之見，屈少青資質不錯，屈招雄不親自敎他武功，這不奇怪麼？兩位可否帶咱們到貴帮各處走走麼？」

「歡迎之至！」

衆人隨胡駿和應天源在各處走了一遍，重回大廳，雲飛烟也出來了。歐陽珠問道：「胡堂主，派去追尋少青的人還未回來麼？」

應天源搖搖頭，臉上也有憂鬱之色，顧思南道：「依顧某之見，那位青袍客對他似無惡意，諸位不須担憂！」

說着，下人已將酒菜擺上來，歐陽珠雖然担心未婚夫的安危，但仍然堆下笑容道：「菜粗酒劣，請諸位莫怪！」

衆人入席之後，蔣香主匆匆進來，應

天源忙問：「蔣香主，追到沒有？」

蔣香主搖搖頭，道：「全無踪影，屬下先回來報告！」

歐陽珠道：「你不用再去了，坐下一齊喝酒吧！」

飯後，天尚未黑，但在胡駿的安排下，他們都到客房。房裏只有他們七個人，彭七問道：「顧二哥，這件案子咱們怎樣調查？」

「慢慢來，大家先研究一下！彭七，你聽了他們的話之後，有什麼看法？」

夏雷首先道：「小弟覺得屈招雄對屈少青的態度有點異常，好像他們並不是父子關係般！」

彭七道：「但照他們所說，他倆的關係還不錯，尤其是屈少青，對他父親又敬又畏！」

「這只是表面上的！」

雲飛烟道：「我覺得屈招雄是因爲某一件案才對屈少青冷淡，會否他娘之死，跟他有關。」

商衞道：「他娘是被『岷山三妖』殺死的，又怎會與他有關？」

黃柏志道：「咱們研究另一個問題吧！屈招雄是不是被雷凌峯殺死的？如果不是他，又是誰？」

馮曉年接道：「既然你提出來，應該由你去調查！」

黃柏志瞪了他一眼。「如果知道要怎樣調查，咱們還會坐在這裏嗎？」

「有，去一趟洞庭湖，問一問『碧波釣叟』司空幻！」

「那老傢伙跟雷凌峯一個鼻孔出氣，能問得出什麼？」

夏雷道：「我認爲不妨去一趟，也許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順便到祥雲寺找弘達那個小和尚，屈招雄跟苦禪和尚，關係神秘，裏面也許有問題！我相信苦禪之死，一定跟屈招雄有關！」

黃柏志道：「我一個人去怕不行，老馮陪我去吧！」

馮曉年哈哈笑道：「你這小子『公報私仇』！」

夏雷怒道：「你們兩個再胡鬧，下次便別再想下山！明天一早出發，如今跟以前不同，要事事仔細，連人家的表情神態，都要注重，不能只求問了要問的事，扭頭就走！」

雲飛烟道：「小馮留下來，小彭你陪他去！」她也害怕馮曉年與黃柏志在一起會誤了大事，二來也希望加强合作和認識，所以指派彭七跟黃柏志去。

黃柏志伸手在彭七肩上拍了一下，道：「小彭你可不要跟我開玩笑，要不下次我要留在山上做『山神』了！」衆人忍不住都莞爾一笑。

夏雷道：「如果屈少青在塲，也許能發掘出一些新的綫索！」

雲飛烟道：「希望他能早日回來！」

× × ×

第二日，雄獅帮仍沒有屈少青的消息，帮裏上下都緊張起來，不斷派人去找尋，但却一無所獲，歐陽珠更是坐立不安，也無心招呼顧思南等人。

顧思南自然不好意思坐在那裏等屈少青回來。吃過早飯便派黃柏志和彭七去洞庭湖，又派馮曉年和商衞去查雷凌峯的下落，他夫婦和夏雷則坐鎭在雄獅帮等候消息。

自從上次他們退出江湖後，在各地的信鴿聯絡網，已全部撤銷，如今重出江湖，都感到極爲不便，準備回山後向神捕提出重建。

雲飛烟輕聲對丈夫說道：「要重建信鴿網的事，最好逐步來，用咱們賺來的錢設置！」

夏雷耳尖聽見，說道：「不錯，而且一定要如此，否則，貿貿然提出，只會挨罵！」

顧思南夫婦都會意地一笑，夏雷接道：「還有一點，以後江南與江北的信鴿要能夠互相來往！」

顧思南夫婦自然同意，三人十分無聊，便去接應天源聊天，應天源道：「三人可否協助敝帮，找尋少帮主下落？」

顧思南早就有此希望，因爲這裏一宗生意，不過人家不提出來，自己總不好意思，毛遂自薦，當下一口答應，三人各帶一隊雄獅帮帮徒，分頭去找尋。

至黃昏，各隊人馬紛紛回來，都一無所獲，咸認青袍客已帶屈少青到遠處。可是在吃晚飯時，忽有帮徒來報，「啓稟堂主，少帮主回來了。」

歐陽珠霍地站了起來：「少帮主如今在何處？」

「大約在里餘外，傳來的消息說少帮主一切無恙，蔣香主陪着他回來！」

雲飛烟笑道：「歐陽姑娘現在放心了吧？」

歐陽珠羞澀地一笑，擧杯道：「來，小妹敬你們一杯！」

雲飛烟道：「這一杯應該由咱們敬你才對！」

顧思南道：「咱們等少帮主回來再吃吧！」

胡駿立即吩咐下人把殘羹冷菜收拾下去，重整杯碟。不久，蔣香主果然陪着屈少青回來，歐陽珠迎了上去，關切地問：「少青，那青袍客帶你去何處？他又怎肯放你回來？」

屈少青臉上却有興奮之色，道：「他對我根本沒有敵意，昨天大家都看見了，何必担心！」他轉頭道：「顧大俠，歡迎光臨敝帮，請坐！」

顧思南說道：「少帮主無恙歸來，在下先恭喜你！嗯，上次，少帮主跟歐陽姑娘……」

屈少青道：「神捕肯替屈某查案？太好了！」

雲飛烟又將情況說了一遍，然後道：「少帮主可會改變主意？」

屈少青心想：「只要能使眞相大白，又管他是誰查的？每次查不到又不用給酬金！」當下立卽道：「屈某對諸位一樣信任！」

說着酒菜已重整上桌，雙方寒暄了一陣，開始動筷。雲飛烟問道：「少帮主，那個青袍客是誰？」

「在下也不知道，他一直蒙着面，也不肯表露身份！」屈少青道：「在下也極想知道，可惜問了幾次，他都不肯說！」

「他請你到何處？有何貴幹？」

「其實就在附近的一個山洞裏……」

屈少青道：「在下與他有言在先，不得洩漏一切，但他跟先父之死無關！」

夏雷道：「這可不一定，原則上在眞相大白之前，任何人都有嫌疑的可能！」

屈少青笑道：「假如先父是他殺死的，他又怎會……帮我退敵？」

「那個人是他徒弟，他爲何你趕開自己的徒弟帮助你？」顧思南道：「難道你不覺得奇怪？」

屈少青長嘆道：「在下比你還奇怪，可惜我問他多次，他都不說，反而警告我不許再問！」

歐陽珠生怕顧思南不快，忙打圓塲。「顧大俠，菜涼了，你不吃了飯才慢慢研究？」顧思南也不好再問。

吃了飯後，屈少青道：「表妹，你帶顧大俠到書房，愚兄先進內向母親請安，一會兒再來。」

× × ×

書房裏坐着五個人，顧思南夫婦、夏雷、屈少青和歐陽珠。夏雷首先問：「少帮主跟那青袍客相處一日一夜，他雖然堅不透露其身份，但其徒弟的姓名不會也保密吧？」

屈少青道：「在下早料你們有此一問……其實在下又何嘗不想知道？但他連這點也守口如瓶！」

顧思南見他神色誠懇，料不是說謊，是以轉換話題：「令尊的武功有多高？」

屈少青想了一陣，道：「在下未曾目睹先父與人決鬥，但照應、胡兩位堂主所見，事後描述，則先父之武功可列入武林第一流高手，當無疑問！」

歐陽珠道：「表哥你忘記白髮婆婆的話？」

雲飛烟忙問：「白髮婆婆是誰？」

「她是個隱世高手，尤擅醫術，小妹也不知其姓名。據說二十多年曾無意中見到姨丈與『岷山三妖』對陣的情況，『岷山三妖』全非其敵手。她還說照當日姨丈的武功，九大門派當中的幾個掌門人武功還有所不如哩！」

夏雷嘆了一聲：「岷山三妖不是殺死少帮主娘親的兇手麼？」

「是的。」屈少青含恨地說道：「假如此三妖尚在人間的話，在下必不放過他們！」

歐陽珠看了他一眼，道：「但根據白髮婆婆所述，當年姨丈殺三妖時，完全沒提這件事！」

顧思南心頭一動，續問：「那白髮婆婆可知屈招雄因何要殺『岷山三妖』？」

「白髮婆婆沒提及。」

「姑娘可否帶咱們去見白髮婆婆？」

歐陽珠連連搖頭。「白髮婆婆脾氣十分古怪，她素來不見男人的！上次如果不是她誤會小妹與表哥是……情侶，也絕不會替他治病……後來她知道了，還要殺表哥哩！這件事恕小妹無能爲力了！」

屈少青也道：「不錯，白髮婆婆就算肯與諸位相見，她也不會說！何況我覺得這件事與先父之死，根本不可能扯上關連的！」

夏雷說道：「話可不能這樣說，因爲現在毫無綫索，咱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疑點！」

雲飛烟故意道：「也許屈少帮主另有發現！」

屈少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道：「諸位請稍等一下，請恕在下失陪一陣！」他不算歐陽珠問他何事，便一陣風般衝出書房。

過了一陣，他又重回書房，手上已多了一隻破舊的心形香囊，道：「這個香囊是先父的遺物，是雷凌峯那小子在先父遇害現塲撿到的，家母曾見過先父手持此物冥思！」

雲飛烟低頭望着那個香囊，只是一面綉着永結兩個字，另一面則綉着同心兩個字，字體娟秀，出自女人之手無疑，她忍不住，問道：「這是你娘親與令尊之訂情物？」

「在下也不知道，不過照先父生前對它之珍惜，估計此必是先母之物！」

「看來令尊倒是個深情之人！」

屈少青看了歐陽珠一眼，道：「先父曾說過，如果不是賤兄弟年幼，他不會娶我二娘……」

夏雷接過香囊看了一下，將它拋給屈少青。「這不是綫索！」

顧思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令堂沒有其他遺物麼？」

「先慈去世時，在下年紀尚小，全不懂事，也許她還有別的遺物，不過在下不知道。」

「難道你沒有其他印象？」

「在下只記得先母很美，她是個大美人！」

每個孩子都會覺得自己的母親是天下最美麗的女人，自己的父親是位大英雄，顧思南三人暗覺好笑，但都不忍拆穿。顧思南再問：「未知少帮主還有什麼可作提供？」

屈少青沉吟道：「有，請三位明天跟在下到後山去一趟！」

× × ×

次日吃過早頓，屈少青便帶顧思南三人到後山，歐陽珠也想跟着去，却爲屈少青婉拒。

屈少青帶他們到雄獅谷，拉開塞住山洞出入口的那塊石頭，首先爬了進去，夏雷跟着他，最後則是顧思南。到了裏面那個練功石室，屈少青引火點了油燈，室內一片光亮。

夏雷問：「這是閣下的練功室，還是令尊的？」

屈少青將發現此石室的經過說了一遍，道：「在下肯定此乃先父生前的秘密練功室。」

夏雷哈哈笑道：「令尊脾氣倒怪，自己武功出衆，不敎兒子，却叫兒子跟手下習武，而且連練功室也不讓兒子知道！」

「書架上放着的都是先父的武功秘笈，在下已搬回帮內了！」

雲飛烟忽然叫道：「這八個字是令尊刻的？」

衆人轉頭過去，只見牆角刻着「辱妻之仇，不能不報」八個字。屈少青嘆息的說道：「在下請你們來此，便是爲了這八個字！至於是否先父所刻，在下也不敢肯定！」

（未完・五）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鐵老鼠、小公主在黑草崖附近的叢林裏捉着了馮逢花，還將神通教的護法谷鐵邦也捉到了，兩個人，一個要死、一個要去救徐芷若，岳小玉問清情況之後，先爲谷鐵邦療傷不讓他求死，然後答應馮逢花去救徐芷若，馮逢花亦將刼鏢銀的主使人說出，至於如何去黑草崖救人，經過谷鐵邦將目前青木寨有三個高手盤踞住，其中兩個是神通教提龍府西府的「雙刀三聖」招歡厲、賀天齊，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的弟子「百勝刀客」樂青獅、岳小玉摸淸底子之後，便決定和谷鐵邦、馮逢花等一起到青木寨，找到了樂青獅，先和他磨牙鬥咀……

刀客作人質　草崖見眞章

常言道：「刀如猛虎，劍若飛鳳。」樂青獅的刀，的確像是一條猛虎，而岳小玉的劍，却時而像飛鳳，時而像靈蛇，形態變化之多端，眞令人看得爲之眼花繚亂。

樂青獅初時一點也瞧不起岳小玉，還以爲不出三招兩式，就可以把這可惡的後生小子收拾。

但岳小玉經過五年苦練武功之後，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樂青獅雖然號稱「百勝刀客」，但這一次顯然遭遇上了勁敵。

有生以來最厲害的一個勁敵。

他愈戰愈是心驚，等到他把一套刀法重覆地使完兩次後，他忍不住問道：「你是甚麼人？」

岳小玉淡淡一笑，氣定神閑地揮出了幾劍，才慢條斯理地說：「老子姓岳，岳小玉便是區區在下，你現在懂也不懂？」

「岳小玉？」樂青獅不由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個名字，他自然是聽說過的，但那已是五年前事情了。

五年前，他聽人說過，江湖上不知道那裏冒出了一個頑皮少年，這少年到處東闖西撞，闖下了無數瀰天大禍，却也結識了不少風塵異人，武林朋友。

到後來，這頑皮的少年先拜「笑公爵公孫我劍爲師，其後更被「茹毛飲血鬼獨夫」收爲義子，際遇之佳，在當世武林來說，眞是無出其右。

這還不算，過了不久之後，這岳小玉更成爲飲血峯血花宮宮主，至於原來的練老宮主，却撇下這片龐大的基業不顧，獨自在江湖上遊遊蕩蕩的，成爲一個「老遊俠」。

可是，後來不知如何，這位年紀輕輕的岳宮主忽然在江湖上銷聲匿跡，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

對於這種種傳聞，樂青獅一直只是抱着一笑置之的態度。

「雖然這小孩際遇奇佳，但畢竟還是無知小孩一名而已，又那裏能夠成得了甚麼氣候？」這是樂青獅心裏的想法。

無論如何，他決想不到，五年之後，岳小玉居然會殺上門來，而且用一種難以想像的劍法，把他徹底擊敗！

這一戰，樂青獅若是贏了，岳小玉勢必身首異處，當塲慘死。

但岳小玉却沒有殺樂青獅，他只是把這個人完全制服，然後問道：「服氣不服氣？」

樂青獅沒有回答他這一問，只是滿眼血絲地嘶聲說：「爲甚麼不殺了我？」

「殺你？」岳小玉哈哈一笑，道：「要殺你還不容易嗎，又何必急於一時？」

樂青獅咬着牙，道：「你要怎樣把我折磨才甘心？」

岳小玉擦了擦鼻子，道：「我爲甚麼要折磨你？」

樂青獅道：「士可殺不可辱，你最好少點要花樣！」

「不行！」岳小玉一本正經地說道：「飯可以少吃兩碗，花樣少耍一點都不可以！」

樂青獅臉色鐵青，恨不得地上有個大洞，可以讓自己馬上鑽了進去。

但即使地上有個大洞，他想鑽進去也是難乎其難的，因爲岳小玉巳點住了他身上七個重要穴道。

就在這時，又有三男一女走進帳營。

這三個男人，分別是鐵老鼠、馮逢花及谷鐵邦。

谷鐵邦看見樂青獅這副狼狽的樣子，忍不住嘆了口氣，道：「樂隊長，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最佳明證啦。」

岳小玉眉毛一挑：「樂隊長？甚麼隊長？是吃飯隊長還是殺人隊長？」

谷鐵邦道：「是西府前衛隊隊長，職位僅比護法稍低一綫，但……」

「但是甚麼？」岳小玉毫不放鬆，立刻緊緊追問下去，「是否這傢伙十分囂張跋扈，連你這個護法也不放在眼內？」

谷鐵邦苦笑了一下，道：「在西府，除了他的一對師父之外，還有誰是他放得在眼內的？」

岳小玉「啊」地一聲，笑道：「原來這位樂隊長是恁地威風的，老子失敬！失敬之至！」

鐵老鼠嘻嘻一笑，道：「既是老子，也就不必說甚麼失敬、失禮、失屁之類的客氣說話了。」

樂青獅臉色死灰，但仍怒目瞪視着谷鐵邦，惡狠狠的說：「姓谷的，你好哇！好哇！」

谷鐵邦皺着眉，道：「我有甚麼好了？跑到外面跟別人厮拚，結果敗陣，現在回來了，却又巳變成西府雙聖門下的叛徒，那裏及得上樂隊長從一而終，決不朝秦暮楚。」

鐵老鼠哈哈一笑，道：「谷老兄用辭不當，這樣說，別人還會以爲樂隊長是個女流之輩哩！」

谷鐵邦哂然一笑，道：「老夫肚內文墨有限，縱使用辭不當，樂隊長也會多多包涵的。」

樂青獅羞愧難當，眞是恨不得立刻一頭撞死。

但岳小玉却偏偏不讓他死。

「樂隊長，你現在這條性命，實在他媽的十分珍貴，沒有你，老子想救徐姑娘就難比登天了。」

「岳少俠……」馮逢花不禁驚喜地問道。

「你聽過走馬換將這四字沒有？」岳小玉不等他問完，便巳反問過去。

「聽過！當然聽過！」馮逢花點頭不迭，道：「對了，咱們這一次也來個走馬換將！」

岳小玉却搖搖頭，道：「不是走馬換將，咱們根本無將可換。」

馮逢花一怔，岳小玉接着又巳微笑着說：「這位樂隊長巳不是甚麼大將，徐姑娘更是個弱質纖纖，以是『換將』兩個字，大大的不通，若說是『換人』，倒還算是差不多了。」

「對！不是走馬換將，是走馬換人！」馮逢花陪笑不巳。

岳小玉得意地乾笑幾聲，忽然問谷鐵邦：「外面那十個兔崽子怎樣了？」

谷鐵邦說道：「輕而易舉，全都給咱們點了穴道，其中有一個給老夫一掌擊斃了。」

岳小玉一怔，道：「爲甚麼要斃了這個？」

谷鐵邦道：「這厮姦淫擄掠，無惡不作，連老夫這等惡人也瞧得極不順眼，所以索性把他一掌斃了！」

岳小玉點點頭，道：「既是這等奸徒，殺之不枉！殺之不枉！」

樂青獅却不斷發出冷笑，嘲諷地說道：「谷護法，你甚麼時候開始變成一個警

惡懲奸的俠士了?」

他這句話才說完，岳小玉已一腳踢在他的面龐上。

這一腳踢得又重又快，休說樂青獅已被點住了穴道，即使他行動自如，也決計閃不開去。

「閉上你媽鳥嘴！」岳小玉一生氣，罵人的說話就多姿多采起來：「谷護法做不做俠士，干你屁事?」

驀地看見小公主忽然嘟起了小嘴，不禁吐一口氣，輕輕挨前問道：「是否嫌我的說話太粗俗了?」

小公主却搖了搖頭，說道：「不……不。」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但看妳的樣子，好像有點不高興似的。」

小公主嘆了口氣，道：「不，我只是爲樂隊長感到難過。」

岳小玉一怔，道：「是否我不該用這種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他?」

小公主又搖搖頭，道：「你不算殘忍。」

岳小玉道：「我剛才狠狠的在他面上踢一腳，難道還算是很仁慈了?」

小公主嘆口氣道：「若和他對付敵人的手法相比，你這種懲治的方法實在微不足道。」

岳小玉眉毛一揚，道：「他怎樣對付敵人?」

小公主的臉忽然一陣蒼白，吶吶道：「我……我說不出口。」

岳小玉道：「別害怕，我給妳勇氣，說呀!」

小公主却還是不斷的搖頭，只是喃喃地說：「太殘忍了……太殘忍了……」

岳小玉見她堅不肯說，不由面露失望之色，但小公主接着却對谷鐵邦說：「谷叔叔，你說給小玉哥哥知道好了。」

她忽然叫出這麼一句「小玉哥哥」，岳小玉一聽之下，登時身子酥了大半截，心想：「這番死也，小玉哥哥英雄難過美人關，將來見了萬層樓，也不知道究竟是敵是友!」

心念一轉，又自忖道：「老子可不是見色着迷，爲了女子而忘却大義之輩，那萬層樓雖則練功走火入魔，形勢不妙之又不妙，但他若果如江湖傳聞一般大奸大惡，老子還是不會放過這個老奸賊的……」

他愈想愈遠，谷鐵邦却在這個時候說道：「樂隊長對付敵人及屬下的手段，十分厲害……」

岳小玉眉毛一挑，說道：「怎樣厲害法?」

谷鐵邦道：「有時候，斬兩掌，然後澆以酸醋，或是撒上很鹹很鹹的鹽水，有時候，以沸油浸其下體，更有一次，把一個老婦的舌頭用針猛刺，直至血流殆盡身亡爲止……」

岳小玉聽得眉頭緊皺起來，說道：「夠了夠了，別再說下去，免得影响區區的胃口。」

鐵老鼠早已忍不住罵了起來：「好傢伙，恃着懂得幾下武功，便胡亂殺戮，眞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這種人，還談甚麼走馬換將，倒不如乾脆把這斷一刀一刀慢慢宰割，直至他氣絕畢命爲止!」

馮逢花聽得臉色驟變，忙道：「不!這個萬萬不可以，這個姓樂的縱然萬分該死，但芷若姑娘却很是無辜……」

「馮老兄放心!」岳小玉立刻道：「咱們這次殺上黑草崖，絕不是爲了殺人，而是爲了要救徐姑娘脫離險境!」

馮逢花聞言，臉上立刻露出了感激之色：「岳少俠說得好……」

「說得好，不如幹得好，」岳小玉道：「咱們繼續殺入青木寨可也!」

×　×　×

青木寨內，有一座鋪滿了細砂的練武場。

這時候，練武場內只有一個人。

那是一個臉色蒼白，嘴唇乾得已爆裂開來的女子。

這女子已很疲倦了，但却還是不能不站立着。

她被關在一個狹小的鐵籠裏，這鐵籠的構造，相當獨特，當人被關進籠裏之後，就只能筆直地站立着。

這籠子，就像是明朝東廠所用的站籠，站籠又稱爲「立伽」，根據野獲編云：「近來廠衛多用重枷，而最毒則爲立伽，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銼低三數寸，則頃刻隕矣……」

現在，徐芷若就被囚於站籠之內，除了筆直地站立之外，她既不可以坐下，更不可以躺下來休息。

馮逢花一看見徐芷若這個樣子，立刻就瘋癲似的要搶前救人，但岳小玉却攔住了他，沉聲道：「徐姑娘還活着，但你若這樣子衝過去，她馬上就會看見，你死在她的眼前。」

馮逢花嘶聲叫道：「我不怕!」

岳小玉冷喝一聲，道：「你當然不怕，但徐姑娘又怎樣?你忍心拋下她一個人，以後過着孤伶伶的悲慘日子嗎?」

馮逢花瞪大了眼，想說話，但却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岳小玉又道：「你別着急，別忘了咱們手裏也有一個樂青獅。」

馮逢花這才吐一口氣，說道：「對!那些狗雜種若敢動芷若姑娘一根頭髮，咱們就把這姓樂的雜種碎屍萬段!」

岳小玉道：「你瞧，寨裏有人走前來了。」

青木寨內，緩緩地走出了八個人。

這八個人，都是黑衣銀褲，腰間繫着繡金綫鑲明珠的闊帶子。

谷鐵邦臉色一沉，道：「這些全是蝙蝠武士?」岳小玉皺皺眉，「算是甚麼玩意?這幾個人武功都很高嗎?」

谷鐵邦說道：「不算很高，却也絕不太弱，但最可怕的，却是這八個人都是死士。」

「死士?」岳小玉「哦」一聲，道：「是否那些一出手就要和敵人拚個同歸於盡的傢伙。」

谷鐵邦吸了口氣，道：「不錯，就是這一種。」

岳小玉問道：「他們從前是否你的下屬?」

「不!」谷鐵邦搖搖頭，道：「這一次到黑草崖，老夫只帶了幾個人來，其餘都是雙聖麾下的武士，高手……」

岳小玉忽然大步上前，向那八個蝙蝠武士道：「你們都是不怕死的死士嗎?」

沒有人回答。

岳小玉又衝前兩步，指手劃脚的說道：「老子最看不順眼的，就是你們這種笨人!」

還是沒有人說出半個字，甚至沒有人瞧着岳小玉，彷彿當作岳小玉已經是個死人。

岳小玉却不在乎，又再哈哈一笑，道：「死士者，不怕死之士也，每戰抱必死之心而赴會也，對不?」

這一次，鐵老鼠在後面和應，接口道：「是的!正是這樣。」

岳小玉用三根手指發出「得」的一聲，笑道：「這種比拚的方法，有人認爲很划得來，比方說，某甲武功高强，若某乙與之交戰，必敗無疑，但由於某乙是個死士，死死活活早就置諸度外，所以縱使明知危險，也絕不閃避某甲致命的襲擊，從而爭取到拚命的一招，於是某乙固然死也，某甲也同樣活不下去，最後，大家一塊兒同赴黃泉，拜會閻王老爺!」

那八個蝙蝠武士依然站着，動也不動，就像是完全沒聽見岳小玉的說話。

岳小玉又笑了笑，接道：「你們現在有八個人，倘若以一對八，一條命換一條命，咱們這一邊可還不夠人數奉陪哩，所以，在下認爲，倒不如由小弟以一對八，怎樣?」

「狂妄!」終於有一個蝙蝠武士開口了。

他一開口，武器也已同時出手。

他用的武器是寒光閃閃的峨嵋刺。

這蝙蝠武士出手極快，衆人只見精光暴閃，看得連眼都花了，而就在這刹那間，他已向岳小玉連攻十二招。

這十二招全是進手招數，根本就沒有半點防禦的架式在內。

但不防禦的進攻，往往也就是最佳的防禦。

岳小玉連續接下十二招，始終沒有反擊過去。

他若反擊，蝙蝠武士就會以攻對攻，一命換一命。

這是死士的打法，也是最可怕的拚命爭殺。

小公主忽然有着心驚肉跳的感覺，她想叫岳小玉撤退，但却又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

谷鐵邦好像已看出小公主心裏的想法，便在她耳邊悄悄的說：「別担心，岳少俠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小公主却打了一個寒顫，說道：「但這八個都是不要命的死士……」

話猶未了，岳小玉已抽出倚馬神劍，而且迅速展開了反擊。

他的反擊並不是一招，而是八招。

他一出手要對付的，也並非只是一個蝙蝠武士，而是八個蝙蝠武士。

招出如風，劍快如電，在八招之內，他竟然用劍砍斷了八隻右掌!

這是何等驚人的劍法?

八個死士的右手就全都不見了。

八個蝙蝠武士都不怕死，但這一次，他們所受到的創傷，却比死亡還更痛苦、還更難受。

八個人的目光都充滿了極度的驚愕，也充滿了極度的怨毒。

岳小玉却在這時候向他們說：「死士，並不一定靠得住，就像在下，如今依然毫髮無損，但你們怎樣了?」

其中一個蝙蝠武士忽然放聲嚎哭了起來，絕望地叫喊：「我的手!我的手……我……」

這倜蝙蝠武士的年紀還很細小，最多不超過二十歲。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們現在一定很痛恨，但倘若這件事能令八位不再做死士，那就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啦。」

他這句話才說完，正在嚎哭不已的蝙蝠武士忽然倒了下去。

他是仆倒在地上的。

他的背脊已完全碎裂，他給一柄極沉重的大刀劈了一下。

那柄大刀，就是招歡厲的金雲大刀!

×　×　×

招歡厲終於出現了。

他既出現，賀天齊自然也在左右。

西府雙聖聯袂出現，練武場的每一個人都爲之緊張起來。

也許有一個人例外，那是岳小玉。

岳小玉一點也不緊張。

他表面上不緊張，心裏也同樣不覺得緊張，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兩位想必是西府雙聖了?」

腰佩火燄鴛鴦刀的賀天齊首先冷冷一笑，道：「好說!好說!你是從那一門那一派來的?」

岳小玉道：「隨意門。」

「甚麼?」賀天齊冷冷一笑，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門派嗎?」

岳小玉淡淡一笑，說道：「怎會沒有?你若沒聽過，現在就不妨聽個一清二楚吧。」

招歡厲大刀往地上用力一頓，冷哼道：「此等寂寂無聞小門派，咱們全不知道，那是絲毫不足以爲奇的，但如今却有一件令人大惑不解之事擺在眼前!」

賀天齊道：「招兄是何所指?」

招歡厲冷冷一笑，道：「咱們的小公主，何以居然會跟這種江湖無賴廝混在一起了?」

「招聖爺，岳小玉絕對不是甚麼江湖無賴，」小公主立刻叫嚷起來。「他是個……」說到這裏，一急之下不知道應該怎樣接續下去。

招歡厲怪笑一聲，道：「不是無賴，那就是小淫賊了?」

「不!」小公主的臉陡地紅得很厲害，「他是個好人!」

「好人?」招歡厲狂笑不已，道：「小公主，妳大概給這個小淫賊迷住了，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這個姓岳的小子，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個小無賴、小淫賊?」

「那是寃枉的!」小公主一急，就好像想哭了出來。

「寃枉?怎會寃枉了?」招歡厲臉色一沉，道：「妳怎麼不去瞧瞧鏡子?」

小公主一愕，岳小玉已把她拉開一旁

，兩眼直瞪着招歡厲：「她很美，瞧不瞧鏡子都很美！」

「很美！眞的很美！」招歡厲冷冷道：「可惜她現在巳給你這個淫賊弄得神魂顚倒，甚至男女不分了！」

小公主怒道：「這不關他的事，是我自己鬧着玩，要嚐試一下女扮男裝的滋味而巳。」

招歡厲嘿嘿冷笑：「女孩子學壞，往往就是甚麼都想試一試，看來，妳現在巳不再是甚麼黃花閨女了。」

他最後一句話，眞是刻薄毒辣之極，小公主一聽之下，差點沒有當場暈倒了過去。

岳小玉自然也是心中有氣，而且是大大的生氣，但很奇怪，他居然可以抑制下來，並未立刻發作。

馮逢花却巳按捺不住，怒道：「你們太過份了。」

招歡厲冷冷道：「你就是馮逢花？」

馮逢花一拍胸膛，大聲回應道：「正是馮逢花，你們快把徐姑娘放了！」

招歡厲哈哈一笑，道：「要放人，那很容易，你先過來罷。」

馮逢花正想衝前，岳小玉却突然點住了他的靈台穴。

馮逢花臉色一變，叫道：「爲甚麼不讓我過去？」

岳小玉淡淡一笑，道：「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把芷若姑娘救回來嗎？」

馮逢花吸一口氣，無話可說。

也許他現在仍然很想衝過去，不管是死是活，也要和徐芷若靠在一起，永不分離。

但岳小玉點了他的靈台穴，他想衝過去也不行。

招歡厲又是冷冷一笑，對岳小玉道：「馮兄想救回他的心肝寶貝大美人，你又何必從中作梗？」

岳小玉道：「救人歸救人，但却不可亂却咱們原先定下來的步驟。」

招歡厲道：「然則閣下又有甚麼高見了？」

岳小玉哂然一笑：「老子那裏會有甚麼高見了，況且人在江湖，倘若單憑一張嘴巴三寸不爛之舌，到最後一遇上老虎，還是有理說不清的。」

招歡厲轟聲大笑，道：「說了大半天，還是這幾句話最有道理，你想怎樣，不妨直說。」

岳小玉道：「換人。」

招歡厲瞳孔一縮，冷笑道：「怎樣換人呢？」

岳小玉道：「以樂隊長之性命，換回徐姑娘的自由。」

招歡厲道：「就是這樣簡單？」

岳小玉道：「本來就這樣簡單，用不着把事情弄得太複雜，那樣對雙方都沒有甚麼好處。」

招歡厲乾笑一聲，然後側着臉問賀天齊：「老賀，你認爲怎樣？」

賀天齊板着臉，點點頭，道：「可以的。」

招歡厲眉頭一皺，面色詫異地說道：「眞的可以？」

賀天齊道：「爲甚麼不可以？但有一件事，却非要事先聲明不可。」

招歡厲道：「是甚麼事？」

賀天齊道：「除了馮逢花之外，無論用誰來換人，這個姓徐的女子都會先嚇了氣，然後才放出站籠外。」

馮逢花急道：「不可以！就用我這條命來換好了。」

他還想再說下去，但岳小玉却倏地點了他的啞穴，不讓他再說出半個字。

這時，樂青獅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岳小玉偏偏靠近過來，冷笑道：「樂隊長，你的耳朵若沒有毛病，巳應該聽得見師父們怎樣說罷？」

樂青獅一言不發，但臉色愈來愈是蒼白。

賀天齊在那邊冷冷一笑，道：「岳朋友，你也用不着挑撥離間，青獅終究是咱們的好徒兒，你若敢動他一根汗毛，嘿嘿嘿……」

聽見這幾句話，樂青獅方始神色稍寬些。

岳小玉却聽得眉頭緊皺，道：「啊呀，這豈不是談不攏了？」

招歡厲道：「怎會談不攏？馮逢花又不是你的老子，把他交出來，彼此都可以得償所願，正是何樂而不爲？」

「不爲！不爲！大大的不爲！大大的不可以爲！」岳小玉搖頭擺腦，道：「不如這樣罷，你們那邊殺了徐姑娘，咱們這裏把樂隊長腦瓜子砍將下來，然後各走各路，河水不犯井水好了。」

小公主大不贊同，叫道：「不！這不是解决問題的好方法！」

岳小玉問道：「莫非妳又有好的方法了？」

小公主吸一口氣，半晌答不上話。

驀地聽見招歡厲大喝一聲：「谷鐵邦，你怎麼不站過這邊來？」

谷鐵邦神色自若，淡淡道：「眞對不住，老夫巳大徹大悟，再也不想跟兩位同流合汚。」

「同流合汚？」招歡厲臉色一寒，道：「好哇！你竟敢背叛咱們了？」

「若說到背叛，那是跟你們兩位學回來的。」谷鐵邦冷冷的說。

招歡厲冷笑道：「你想窩裏反，賣主求榮，眞是做夢！」

岳小玉搖頭不迭，道：「說是窩裏反，倒還未嘗不可，但把賣主求榮這四個字用在谷護法身上，却是離題萬丈，大大的不對了。」

招歡厲哼一聲，道：「谷老兒爲人如何，我比誰都更清楚，你們若不是給了他許多好處，他又怎肯脫離西府？」

岳小玉還要再爲谷鐵邦分辯，但谷鐵邦却巳截然道：「笑罵由人笑罵，猜疑也任由別人猜疑，岳少俠又何必爲了老夫而多費唇舌？」

岳小玉微微一笑，道：「難得谷護法深明大義，晚輩佩服，佩服！」

谷鐵邦給他這麼一說，一張老臉不由漲紅起來，道：「谷某從前作惡多端，深明大義這四個字，怎麼說也佔不到我身上來。」

鐵老鼠插口道：「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谷護

法休再爲過去之事而生介懷。」

招歡厲揑緊金雲大刀，喝道：「少廢話，你們到底交不交人？」

「嘖嘖！」岳小玉搖頭嘆息：「問題並不在咱們，而是你們直到現在還弄不清楚形勢 馮逢花是决不會落入你們魔掌裏的了，若是誠意嘛，便乾脆一點爽快一些把徐姑娘放出來，正是皆大歡喜，免傷和氣，阿彌陀佛，一室皆春。」

招歡厲面色森冷，道：「這麼說，咱們是永遠談不攏的了？」

岳小玉聳聳肩，道：「旣談不攏，要就各走極端，不然便只得以武會友，雙方比個高下，來决定彼此的命運。」

「好胆！」招歡厲精眸厲芒一閃，一抖大袖，倏地身形急展，金雲大刀「呼」聲怒攻岳小玉。

「啊唷，眞的來了！」岳小玉怪笑一下，輕輕地把身子向後一仰 閃開招歡厲這一刀。

招歡厲兩眼圓睜，繼續欺身直進，驀地刀勢一轉，以刀柄反手疾刺岳小玉胸前華蓋穴，這一刀招沉力猛，衆人但聞刀嘯聲異常凌厲，威力之强勁，眞個是非同小可。

岳小玉連連閃避，一面閃一面說：「好厲害的刀法，再打下去，老子只怕很難支持到三十萬招以上啦！」

「三十萬招？」鐵老鼠明知他正在大耍花樣，先湊興地問：「三十萬招要打到甚麼時候。」

岳小玉道：「就算它一天一萬招好了，三十萬一直打下去，大概要捱足一個月左右。」

鐵老鼠哈哈一笑，道：「這姓招的刀法很費力，別說是三十萬招，便是使它三百招，也得渾身大汗，氣喘如牛！」

岳小玉搖頭不迭，道：「鼠老兄言之差矣，人家是西府絕頂高手，又怎會如此膿包？」

鐵老鼠道：「若非膿包，也不會使用如此拙劣的手段來對付馮逢花。」

岳小玉「唔」一聲，道：「這也不無道理，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居然向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子打主意，眞是沒種。」

招歡厲再有耐性，修養再好，聽到這裏也難免爲之冒火，但他一冒火，脚步和刀法立刻就有點亂了。

賀天齊冷眼旁觀，不禁旣是驚訝，又是迷惑。

這少年雖然巳長得十分高大，比起鐵老鼠最少高了一個頭以上，但他還是很稚嫩的，看來最多還不超過二十歲。

一個如此年輕的人物，怎可能擁有如此高明的武功。

初時，他滿以爲招歡厲可以在三十招內取勝。但三十招過去後，招歡厲不但未能取勝，而且還漸漸落在下風。

反觀岳小玉，他一直氣定神閑，而且還可以一面拆招，一面從容不迫地跟別人談話，雙方强弱之勢，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賀天齊愈看愈不對勁了，他不能讓招歡厲敗在一個如此年輕的少子手裏。

西府雙聖，如今正是如日方中（最少在招、賀兩人心目中認爲如此），倘若敗在一個如此年輕的小子手裏，將來又還有甚麼指望？

一想到這裏，賀天齊不再遲疑了，他以極疾迅的手法，把一對赤棪鴛鴦刀抽出，一聲不响地加入戰圈，與招歡厲雙雙聯手合擊岳小玉。

鐵老鼠臉色一凝，叫道：「小岳子，以一對二，是不是有點不妙了？」

「當然大大的不妙，」岳小玉苦着臉，道：「這個姓招的很腥，身上的氣味像是死魚，想不到這個姓賀的更加乖乖不得了，簡直有如腐屍一樣，身上氣味中人欲嘔……喔……」說着，好像眞的想要嘔吐，臉上的神情怪異之極。

鐵老鼠心中暗暗好笑，忖道：「對付這兩個魔頭，小岳子似乎很有辦法。」

但就在這時，場中形勢巳有改變。

賀天齊以一雙赤棪鴛鴦刀護住招歡厲，表面上看來招歡厲巳退下一綫，但實則仍然以招歡厲之金雲大刀作爲進攻主力。

金雲大刀是利攻不利守，尤忌近身拚搏。

賀天齊比誰都更明白招歡厲刀法上的優點與缺點，也知道怎樣才可以讓招歡厲的金雲大刀發揮最凌厲最致命的攻擊。

招歡厲在賀天齊掩護下，防守方面顯得倍加嚴密牢固，而金雲大刀也更加攻得酣暢淋漓。

一時之間，岳小玉連退五步，招歡厲更是奮盡平生之力，下手絕不容情。

小公主看得黛眉緊蹙，一副心驚肉跳的樣子，岳小玉側眼瞧見，心裏不由一陣陶醉。「小公主美人兒爲情郎憂心忡忡，足見情義不假，所以小岳子就算爲妳拚命也是應該的。」

他愈想愈是忘形，差點給招歡厲一刀齊腰砍中，雖然在最險一刹那間還是避過了，但還是不禁爲之暗中揑出一把冷汗。

「强敵當前，分神不得。」岳小玉暗自警戒，不再稍有半點輕敵。

招歡厲與賀天齊聯手後，戰況一度改觀，招歡厲心中冷笑。「小子，這次還逃得了嗎？」及至那一刀險些砍中岳小玉後，招歡厲更加認定，岳小玉巳成强弩之末，不消多時便得敗陣下來。

可是，岳小玉眞的巳成强弩之末嗎？非也。

岳小玉不但沒有變成强弩之末，而且忽然又再神威大發，使出一連串精妙得令人爲之目眩的劍法來。

劍是好劍——倚馬神劍。

若論劍招，更是隨意所之，絕不拘泥，正是：「氣之所至，無招變有招。」

招歡厲雖然刀刀都是狠招殺着，但自始至終，仍然沒法子傷到岳小玉絲毫肌膚，反觀岳小玉，他劍招之妙，出手之快，無一不是第一流高手的風範。

賀天齊愈是心寒，忖道：「這小子邪門得緊，若再不速速解决此人，只怕咱們今天就要栽倒在黑草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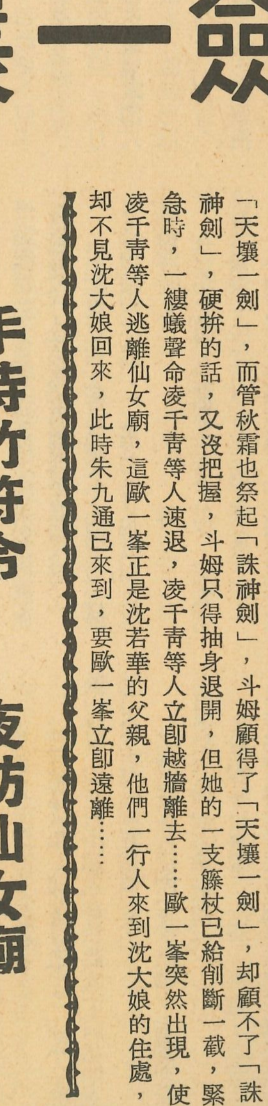
心念及此，立時刀勢倏轉，有如急風潑雨般向岳小玉欺身逼進。

岳小玉「啊喲」一聲，叫道：「看不出你也會發狠發惡，也罷，老子奉陪到底便是。」

（未完・卅一）

天壞一劍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斗姆和凌千青及四個姑娘動手過招，凌千青等人若接得下斗姆五招，就讓凌千青等人離開，那知在第三招時凌千青使出「天壞一劍」，而管秋霜也祭起「誅神劍」，斗姆顧得了「天壞一劍」，却顧不了「誅神劍」，硬拚的話，又沒把握，斗姆只得抽身退開，但她的一支籐杖已給削斷一截，緊急時，一縷蟻聲命凌千青等人速退，凌千青等人立即越牆離去……歐一峯突然出現，使凌千青等人逃離仙女廟，這歐一峯正是沈若華的父親，他們一行人來到沈大娘的住處，却不見沈大娘回來，此時朱九通已來到，要歐一峯立即遠離……

手持竹符令 夜訪仙女廟

歐一峯、凌千青等人聽到那一縷「傳音入密」的聲音，心頭方自一楞，管秋霜已出聲道：「老前輩，凌大哥，你們快退下來吧！」

歐一峯還沒開口，凌千青已經問道：「妳……」

管秋霜道：「你不用多說，快要歐老前輩一起退下來就對了。」

凌千青看她說得十分認眞，一時雖然不知她爲了什麼，但方才已經聽到了「傳音入密」，這就朝歐一峯道：「老前輩就請退到門口再說吧！」

歐一峯點點頭道：「好！」一手拉着沈若華，和凌千青、畢秋雲等人一起往茅屋門口退下。

管秋霜聽到了師父的聲音，自然有恃無恐，反手一抖，把誅神劍凌空擲起，人已隨着大家一起退了下去。

魔手天尊朱九通眼看歐一峯、凌千青等人無故往後退去，同時也看到管秋霜擲起長劍，人却跟着後退，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

當然，心裏奇怪的人很多，大概除了管秋霜之外，其餘的人，莫不暗暗納罕，但因管秋霜祭起了誅神劍，這使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向凌空射起的長劍投去。

這一看，在場之人，誰都明白過來了，今晚另有一位高人在暗中相助！（這是從方才那句「傳音入密」才想到的，如果沒有那句「傳音入密」，大家就誰也想不到了。）

原來管秋霜祭起的長劍，剛一到上空，就突然從劍身迸發出一片耀目銀光，宛如經天長虹，玉龍倒掛，朝朱九通頭上飛來。

朱九通也是劍術名家，一看劍光有異，分明是有人以氣馭術，心頭猛然一驚，趕忙吸氣後退，一個人離地數寸，往後平飛出去，同時「鏘」的一聲，掣出一柄四尺長劍，直豎胸前，以備護身之用。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的事，朱九通長劍堪堪掣出，陡覺眼前奇亮，一股森寒劍氣

，直逼肌膚，使人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

他原是劍術名家，自然知道這眼前奇亮，和劍氣逼體，是對方長劍已經到了面前，心中剛叫了聲：「要糟！」

連長劍揮出都已不及，這時他人已退出去尋丈之外，那道奇亮的劍光，也早已閃電一般飛掠出去。

等到朱九通定過神來，才發覺自己頭上道冠已被削落！不，連髮髻都被劍光削斷了，一頭長髮立時披散下來！再低頭一看，連豎立胸前的一柄百練精鋼長劍，也被齊中削斷，這下眞教號稱魔手天尊的朱九通嚇出一身冷汗，忍不住伸手去摸摸脖子，腦袋瓜是不是還連在脖子上？

那道劍氣森寒，奇亮耀目的劍光，從朱九通頭上掠過，宛如迴龍盤空，「呼」的一聲，循着十數丈外的一片空地上，繞了一個大迴旋。

奇亮耀目的劍光，比現在的電炬還要亮上百倍，這一迴繞，自然可以把十丈外照耀得纖毫無遺。

本來，無星無月，四外一片黝黑，大家只看到茅屋前面三丈呆站着朱九通一個人而已，此時經亮光掠過，才發現這十數丈以外的遠處，還有不少幢幢人影，現在連臉貌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是排教巫氏兄弟巫元、巫亨，仙女廟的八大護法木龍如海、大頭鬼冷倫、黃扇秀才韋三元，過天星汪照廷、過關刀劉有祿、白虎煞王進士。

另外還有四五個表情冷漠的老者，不知是什麼人。

反正仙女廟的人手，大概已經全體出動了！

每個人經這道奇亮劍光劃過，不論你平日在武林中有多大的名頭，多高的聲望，莫不人人面現驚懼之色，悚然後退！

但這道劍光，有如長虹經天，神龍掉尾，來勢之速，從你頭上一掠而過，快逾閃電，就算你把一顆頭縮人脖子裏去都來不及，何況只是後退而已。

因此劍光飛過，站在十數丈以外的每個人都感到森寒劍鋒從他頭頂掠過，一個個如遭電殛一般，幾乎無法抗拒，等他們定過神來，才發覺頭頂上的頭髮，已被劍光削去了銅碗大一塊，沒在劍下喪生，已是天大的運氣了！

等到劍光寒芒倏然斂去，誅神劍又恢復了一柄長劍，緩緩朝茅屋前面飛落，緩緩地在管秋霜面前，管秋霜皓腕一伸，握住了劍柄，返劍入匣。

這一瞬工夫，魔手天尊朱九通和他率同前來，在十數丈包圍着茅屋的一千大小魔頭，全已走得一個不剩，蹤影全無。

這下直看得田玉燕大爲高興，喜得一下跳了起來，叫道：「三姐，妳這一手眞是高明極了，怎麼不把朱九通的首級取來呢？」

管秋霜笑道：「四妹當是我使的麼？告訴妳，方才是我師父來了。」

歐一峯吃驚的道：「會是姜老前輩來了？」

只聽茅屋中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歐老弟，你們都進來吧，現在已經沒事了。」

管秋霜喜道：「啊！師父就在屋中，大家快進去吧！」說完，像一陣風般往茅屋中奔了進去，口中直叫道：「師父，老夫子……」

歐一峯、凌千青等人依言一起回入茅屋，只見堂屋中一把木椅上正坐着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藍布長袍，外罩黑布大褂的矮小老者。只見這老人生得紅光滿面，鬚眉皆白，臉上笑嘻嘻的朝大家望來。

歐一峯小時候也只聽過武林福星姜太公姜竹坡的大名，但從未見過，現在見了此老，不覺肅然起敬，連忙作了個長揖，恭敬的道：「南海風雷門晚輩歐一峯，今晚何幸，得瞻老輩芝宇……」

姜太公呵呵一笑道：「歐老弟快不可多禮，老朽不過癡長幾歲而已！」

這時凌千青、沈若華、畢秋雲、田玉燕等人也紛紛上前跟着向這位武林前輩行禮。

管秋霜笑道：「凌大哥、大姐、二姐、四妹，你們還不知道老夫子的脾氣，我師父不喜人家多禮的呢！」

「禮多人不怪。」

姜太公一手摸着白鬚，含笑道：「但禮多也近詐，所以老朽還是不喜歡人家多禮。」

凌千青心中暗道：看這位老前輩還挺風趣的。

姜太公朝大家點點頭說：「大家快坐下來好說話。」

沈若華、田玉燕去搬了兩條長櫈，在下首放好，大家依次落座。

沈若華担心娘的安危，忍不住問道：「老前輩，不知朱九通說的家母落在他們手中，是不是眞的？」

姜太公頷首道：「這話可能不假，仙女廟今晚來人之中，還有兩個厲害魔頭，並沒有同來，霍天生一行人全被他們留下，也並不足奇。」

畢秋雲道：「晚輩義父眞會失陷在仙女廟麼？」

姜太公看了她一眼，說道：「原來姑娘是霍天生的義女，咳，你們還不知道那兩個魔鬼的厲害，光憑妳義父等人，豈是他們的對手？」

畢秋雲道：「老前輩說的兩個魔頭會是誰呢？」

姜太公道：「烏蒙二怪。」

在場之人，連歐一峯在內，都沒聽過烏蒙二怪之名，大家方待再問。

姜太公又說道：「烏蒙二怪，只是朱九通請來助拳之人，不過，這其中另有起因……」

管秋霜說道：「霍神君此次向仙女廟興問罪之師，就是爲了弟子一門血案而起的。」

姜太公含笑道：「妳以爲霍天生是爲了查究『煞掌』傷人之事？」

管秋霜眨眨眼睛，望着師父，問道：「難道不是爲這件事而來的？」

「這只是藉口而已！」姜太公藹然一笑道：「其實仙女廟和霍天生之間，早就存有了互相爭勝之意……」

管秋霜問道：「那爲什麼呢？」

姜太公一指田玉燕，才道：「你們總記得仙女廟和紫衣帮互爭她師父卓一絕之

事吧？」

田玉燕道：「仙女廟不是經逢老大的和解，把家祖和家師都釋放了嗎？」

姜太公笑了笑道：「他們當時尙無把握勝得過紫衣帮，所以賣了個人情，把兩人釋放了，其實處心積慮已久，豈肯甘休，所以才把烏蒙二怪請了來，才會以『紫衣煞無痕掌』企圖移禍紫衣帮，讓凌老弟和秋霜去找紫衣帮算帳。」

管秋霜道：「那麼他們到底有什麼企圖呢？」

姜太公道：「妳想想看，仙女廟、紫衣帮都要拉攏卓一絕，是爲了什麼？」

管秋霜道：「卓前輩精於冶劍，他們都想請他煉鑄寶劍嘛！」

「妳說對了！」姜太公含笑道：「因爲霍天生在秦嶺一處山澗中，得到了上百斤的寒鐵，非卓一絕無人能冶。」

管秋霜問道：「這和仙女廟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有關係。」姜太公道：「朱九通是個有野心的人，得到了上百斤寒鐵，可以鑄成近百把削鐵如泥的名劍來，他可以煉成三個『天魔劍陣』，天下就無人能敵了，所以用盡心機，要把紫衣帮的高手，誘去仙女廟，也是爲此了。」

畢秋雲一呆道：「這麼說義父眞的失陷在仙女廟了？」

田玉燕道：「霍帮主和沈伯母失陷在仙女廟，我爺爺和師父也一定又落入朱九通的手裏了。」她望望沈若華、畢秋雲，愁苦的道：「大姐、二姐，這……這可怎麼辦呢？」

姜太公含笑說道：「你們莫急，老朽覺得，霍天生也好，卓一絕也好，落到仙女廟手中，絕無危險可言，你們不妨去一兩個人，持老朽信物，前去找朱九通，要他放人，但是，這也只是試試而已，據老朽猜想，目前他們已可能要各走極端，絕不會放人的了，但這一次，却非去不可，因爲他們縱然不肯放人，也要他們心有顧忌。」

凌千青道：「晚輩去。」

管秋霜搶着道：「弟子也去。」

姜太公頷首道：「好，等天亮之後，就你們兩個去一趟好了。」

他伸手從馬褂裏面取出一塊五寸長色呈紫紅的竹簡遞給了凌千青，說道：「你們把竹簡給朱九通看一看，他應該會認識這是老朽之物。」

凌千青恭敬的雙手接過，只見竹簡上刻着一行正楷，那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九字，當下就收入懷中。

姜太公回頭朝歐一峯道：「目前江湖正是多事之秋，歐老弟的復出，也正是時候，因爲排敎中的許多武功，陰狠歹毒，不是尋常門派的武功所能尅制，如今排敎和仙女廟已經同流合污，非你們風雷門武學，就沒有尅制的人了。」

歐一峯回答道：「這是老前輩過獎之詞。」

沈若華在大家說話之時，已經沏好了茗茶，和田玉燕兩人，分別端上。大家因有大名鼎鼎的姜太公作主，自然也就放寬了心。

天色漸漸黎明，凌千青站起身道：「晚輩可以去了。」

管秋霜也跟着站起身來，說道：「師父，我們走啦！」

姜太公點點頭道：「你們看到朱九通，就把竹簡交給他看了，就要他放人，旁的不用和他多說。」

凌千青躬身道：「晚輩記住了。」

管秋霜接說道：「凌大哥，我們快走吧。」

兩人雙雙快步走出茅屋，一路奔行而去。

姜太公望着凌千青背影，一手捋鬚，點着頭，說道：「木吾這個徒弟，眞是不錯。」

歐一峯道：「老前輩的令徒管姑娘也不錯呀！」

姜太公目光一掃，拂鬚大笑道：「哈哈……老弟的女公子，霍天生的義女，還有卓一絕的門人，這幾位姑娘，那一個錯了？」

沈若華一旁說道：「但晚輩沒有好師父咯！」

畢秋雲接口道：「對啊，我們如果有一個像老前輩這樣的好師父，就眞的會不錯了。」

歐一峯本待笑着叱喝自己女兒不可對老前輩如此放肆，但畢秋雲跟着接口下去，就不好說了。

「哈哈！」姜太公瞇着雙目，呵呵大笑道：「聽妳們口氣，好像也想拜老朽爲師了，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沈若華聽他口氣，似有允意，這機會豈肯錯過呢？回頭望望父親，臉上也有了喜色，一時福至心靈，趕忙噗的跪了下去，說道：「老前輩那是答應收晚輩做徒弟了？」

畢秋雲也立即跪了下去道：「老前輩收了大姐，自然也要收晚輩了。」

田玉燕也跟着跪下去，說道：「弟子已經有一個師父，不知老前輩肯不肯收錄呢？」

歐一峯也聽出姜太公的口氣，坐在一旁，只是含笑不語。

「哈哈！」姜太公掀鬚大樂，說道：「妳們三個女娃兒，倒是機伶得很，既然想拜師，還叫我老前輩？」

三人聽得大喜，立即改口道：「師父在上，弟子給你老人家叩頭。」

「叩頭倒是少不得的，這是咱們的古禮。」

姜太公含笑道：「秋霜是我記名弟子，妳們也記個名好了，不過老朽不喜歡人家叫我師父，這話和秋霜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妳們還是叫我老夫子好了，現在你們可以站起來了。」

三女又改口叫了聲：「老夫子。」才盈盈站起。

姜太公又道：「妳們要想拜我爲師，大概就是想我敎妳們一手了，從前孔老夫子因材施敎，老朽既然收妳們做記名弟子，自然也少不得敎妳們一手才成，好！老朽在這裏躭擱的時間不多，看妳們各人的造化如何了。」

× × ×

且說凌千青、管秋霜一路奔行，趕到仙女廟，已經快近四鼓。

仙女廟前面一片廣袤的場地上，早已有了幢幢人影，和一簇簇的燈火，那是攤販們準備幹活了，有的在升火，有的在斬肉調餡，有的在擀着麵粉，各忙各的，而且都顯得十分忙碌。

他們看到大路上並肩而行來的凌千青和管秋霜，這一對珠聯璧合的少年男女，顯然是城裏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恁地早趕到仙女廟來做什麼呢？

上仙女廟，不外乎求神許願，那麼很可能是他們令尊堂得病了，才巴巴的趕個清晨來許願的了。

因爲兩人都生得俊美無倫，更引起了廣場上的注意，大家都不約而同目送着兩人入仙女廟大門。

仙女廟是朱衣敎主魔手天尊朱九通的根本重地。別說進入仙女廟大門了，只要你接近仙女廟廣場，裏面的人就已知道。

凌千青、管秋霜，在江湖上知道的人雖然不多，但在仙女廟，他們兩人的知名度可着實不低，可說沒有人不知道了。

兩人剛跨進大門，就有一個中年道人迎了上來，稽首着說道：「觀主特命小道恭迓凌施主二位的俠駕，請到裏面雲房侍茶。」

凌千青連忙還禮道：「道長好說，在下前來，原來朱觀主早已知道。」

中年道人含笑回答道：「二位行蹤是向敝觀來的，觀主如何會不知道呢？二位請。」

凌千青道：「在下二人路徑不熟，還是道長請先。」

中年道人又打了稽首道：「貧僧有僭，二位就請隨貧道來。」

轉身引着兩人穿行長廊。來至一處月洞門前面，便自站住。

月洞門內，早已鵠立着一個身穿鵝黃道袍的小道童，看到凌、管二人，就迎了上來，打着稽首道：「觀主請二位入內相見。」

凌千青、管秋霜隨着他進入月洞門，越過一片芊芊如茵的草地，來至階前。

小道童躬身說道：「啓稟觀主，凌大俠、管女俠來了。」

只聽裏面響起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快請。」

小道童回身向兩人躬身一禮道：「觀主有請。」

凌千青、管秋霜也不客氣，相偕走了入去。

這是一間寬敞的客堂，朱九通身穿朱紅道袍，含笑站起，打着稽首道：「凌少俠，管姑娘夤夜重臨敝觀，恕貧道有失迎迓，快快請坐。」

兩人也不客氣，各自落坐。

小道童送上兩盞香茗，放到几上，便自退出。

凌千青抱拳道：「在下二人夤夜來訪，有擾觀主清修，實在冒昧得很。」

「哈哈，凌少俠好說。」

朱九通打着哈哈，抬手說道：「二位請用茶，凌少俠、管姑娘遠來，必有見敎，到了敝觀，二位即是貧道的客人，咱們且拋開敵對的立場，有話慢慢的說，這茶中貧道可以保證，絕無手脚，二位只管放心飲用。」

「觀主不用客氣。」

凌千青道：「在下二人遠來求見，確是有事跟觀主商量來的。」

「哦！」朱九通口中輕哦一聲，含笑道：「貧道那就洗耳恭聆。」

凌千青說道：「方才觀主親自前去朴樹灣，曾說紫衣帮霍帮主、逢老大、沈大娘、卓一絕、田有甲等人，和貴觀發生誤會，悉被觀主留下了，不知這是否確有其事？」

朱九通臉上似笑非笑的點了下頭，一手捋鬚，說道：「紫衣帮傾巢來犯，對敝觀採取敵對行動，雙方既已勢成冰炭，貧道縱有和解之心，也無法善了，因此只好把他們一起拿下了。」

管秋霜道：「霍帮主此行，是因爲先父和我管家二十餘人悉遭紫煞手毒害，向貴觀查證來的。」

朱九通道：「敝觀沒有人使『紫衣煞手』，霍天生找上敝觀，豈不是無事生非，這與姑娘似乎無關。」

凌千青道：「在下二人是奉一位老人家之命，來見觀主，要觀主把霍帮主一干人立即釋放。」

他把「立即釋放」四字，說得特別加重語氣。

朱九通是何等人，別說他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斗姆的大弟子，就以他魔手天尊的身份，在江湖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連叱咤風雲的紫衣帮都不在他眼裏，有誰能以命令口氣，要他立即放人？

這話如果聽到另一個和朱九通有同樣身份的人耳中，定然會被激怒，但朱九通是個城府極深的人，聞言不怒而笑，而且笑得很和平。

他自然知道能對自己說這樣的話，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他自非問問清楚不可。這就注目凌千青，頷首道：「二位不知是奉那一位高人之命而來？」

管秋霜道：「自然是我師父了。」

凌千青適時從懷中取出那方竹簡，站起身，雙手捧着竹簡，神色恭敬的道：「這位老人家把他昔年的信物，交在下帶來了，請觀主過目。」舉步跨上兩步，把竹簡遞了過去。

朱九通看他神色莊重，不覺也隨着站起，伸出雙手，把竹簡接過，目光一注，他本來紅潤如玉的臉上，剎那間臉色大變，雙手捧着竹簡，失聲道：「姜太公？會是姜老人家竹符令！」

凌千青道：「不錯，在下二人，正是奉姜老人家的差遣而來。」

管秋霜又說道：「朱觀主現在相信了吧？」

朱九通呵哈一笑道：「管姑娘原來是姜老人家的高足，無怪劍法通神，貧道不勝佩服之至。」

管秋霜道：「那麼朱觀主是答應放人了？」

「這個……」朱九通沉吟了一下，才道：「二位且請寬坐，容貧道去跟大家商量一下，再作答覆如何？」他不待兩人回答，一手拿着竹簡，正待離座而去。

管秋霜卽時說道：「凌大哥，朱觀主既然看過，師父的竹符令應該可以收起來了。」

朱九通呵呵一笑道：「管姑娘說的極是，只是貧道若不把令師的竹符令拿去作證，恐怕不易使大家深信不疑，所以貧道必須帶去讓大家看看，令師符令，自有貧道負責，管姑娘只管放心好了。」

凌千青道：「霜妹，朱觀主說得有理，還是由朱觀主拿去讓大家看看的好。」

朱九通頷首道：「委屈二位稍待了。」說完匆匆就走。

管秋霜等他去後，哼道：「凌大哥，你猜猜看，他拿着師父的竹符令，是給誰去看的呢？」

凌千青微微一笑道：「他沒想到我們會拿着姜老前輩的竹符令前來要他放人，茲事體大，他自然作不了主，自然要去向斗姆請示了。」

管秋霜笑道：「凌大哥，你想的和我完全一樣。」

她望望凌千青，問道•「你看斗姆會答應放人麼？」

「這很難說。」凌千青道：「如果我們今晚沒和斗姆鬧翻，她碍着姜老人家的面子，也許會放人，但今晚經我們在斗姆殿那一鬧，斗姆也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人物，如果各走極端，那就不一定肯放人的了。」

管秋霜哼道：「她敢不放人？」

凌千青說道：「霜妹，咱們不可意氣用事。」

管秋霜道：「大哥和我都有血海深仇，還怕結怨得罪人麼？」

凌千青道：「妳說的當然也有理，但我們這次以禮求見，是奉姜老人家之命來的，不論朱觀主肯不肯放人，咱們只要把姜老人家的意思傳達到了，待會朱觀主答應放人最好，萬一不肯，我們也可以向老人家覆命，此行的任務就完成了。」

說到這裏，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霜妹，不論如何，妳要多忍耐些，以後的事，自有姜老人家作主，妳不可在言語上和他衝突，反倒顯得我們小氣了。」

兩人默默的坐了一回，只聽履聲橐橐，朱九通手捧姜太公的竹符令，緩步走了進來。凌千青首先站起，說道：「朱觀主和大家商量的結果，不知如何了？」

管秋霜見凌千青站了起來，也只好跟着站起。

朱九通心中暗暗忖道：「這姓凌的年事雖輕，一身武學已得木道長眞傳，最難得的還是氣度從容，爲人謙和，二師妹眞不該和他結下血海深仇，此子不出幾年，定可領袖羣倫，該是黑道中人唯一的勁敵了。」

他心念轉動，一面呵呵笑道：「二位快請坐！」

他回到上首一把椅子坐下，目光一掠兩人，臉色變得十分凝重，又以極誠懇的語氣說道：「貧道身爲敝觀主，照說本觀大小事情，貧道自可完全作主，但最近來了不少昔年舊友，在敝觀聚首，紫衣帮霍帮主率衆來犯，以貧道一人之力，自然不足與之抗衡，因此全仗諸位道友之力，才把霍帮主一行給留了下來，所以姜老人家要貧道放人，貧道一人就作不了主，必須和大家商量之後，才能決定……」

管秋霜道：「朱觀主和大家商量的結果，是不是肯放人呢？」

朱九通道：「姜老人家望重武林，大家尊爲福星，有他老人家的符令，武林中人自該一體遵照了，只是……」

管秋霜道：「只是什麼？」她言詞咄咄逼人。

朱九通依然含笑道：「只是諸位道友之中，和霍帮主另有樑子的，也頗不乏人，尤其……」他目光朝兩人看了一眼，又道：「二位今晚也見過家師了，諸位道友見到姜老人家的竹符令，不好明言反對，就託辭家師即在仙女廟，不如請示家師，去作最後決定，於是貧道趕去後殿，謁見家師請示。」

凌千青心中暗道：「果然去向斗姆請示，看來放人之事，只怕沒有希望了。」

管秋霜道：「斗姆的意思呢？」

她當着朱九通，直呼斗姆，朱九通卻依然含笑道：「家師看了姜老人家的竹符令，要兩位回去轉陳姜老人家，他已有數十年不問塵事，如今竹符令重現武林，既有姜老人家出面，那是最好不過，近幾十年，江湖上已經積下不少恩怨是非，也該有個了結，因此家師之意，紫衣帮霍帮主等人，暫且留在敝觀，三個月後，正好是重陽佳節，請姜老人家親蒞五老峯主持此一盛會。」

管秋霜道：「這麼說是不肯放人？」

朱九通道：「不過家師交代貧道，霍幫主等人，仙女廟在這三個月當中，待以貴賓之禮，當在五老峯當着姜老人家釋放。」說完，站起身，把竹符令雙手交還凌千青，說道：「凌少俠請代向姜老人家多多致意了。」

凌千青雙手接過，然後收入懷中，朝朱九通抱拳道：「在下自當把斗姆前輩和朱道長的話，轉稟姜老人家，在下二人，那就告退了。」

朱九通連忙稽首道：「二位請。」

凌千青，管秋霜舉步走出。

朱九通一直送到階前，才道：「凌少俠，管姑娘恕貧道不遠送了。」

兩人出了月洞門，一路退出仙女廟，始終不見一個道士。

這時天色早已大亮，兩人不好再施展輕功，只見脚下加緊，趕到朴樹灣，已經日高三竿。

茅屋門前，一片空地上，這時正有三位姑娘，聚精會神，指手劃脚的在練着功夫，對兩人的走近過來，她們似乎都一無所覺。這三人，正有沈若華、畢秋雲和田玉燕。

管秋霜正待出聲叫她們，凌千青急忙伸手一攔，說道：「霜妹不可造次，她們練的好像是一種極爲深奧的武功。」

管秋霜偏頭問道：「何以見得呢？」

凌千青含笑道：「第一，如果不是深奧武功，精奇難練，必須在練習之時，苦苦思索，她們不會專心一志，心無二用，連我們走近了都會一無所覺。」

管秋霜道：「還有第二呢？」

凌千青微微一笑道：「第二，妳已經看到了。」

管秋霜奇道：「我看到什麼了？」

凌千青道：「她們練的招式步功，妳不是都看到了嗎？老實說，以我們目前的

武功，連大名鼎鼎的斗姆都鬥過了，總不能說我們不濟吧？」

管秋霜嗤的一聲笑道：「你少自吹自擂吧。」

「不！」凌千青又說道：「妳聽我說下去吧！我只是拿我們作個比喻罷了，以我們目前的身手，任何武功，只要看上一眼，應該可以看得出一點端倪來，現在妳已經看了一回了，妳看得懂她們練的手法麼？」

管秋霜經他一說，不禁呆得一呆，說道：「大哥說得對極了，大姐她們練的是什麼武功呢？」

凌千青道：「我們不可驚動她們，快些進去了。」

兩人走近茅屋，只見大門土垣上貼着一張長形的紅紙條，上面墨酣勢勁的寫着一行大字，那是：「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管秋霜看得咭的笑出聲，說道：「這又是師父的大筆了，他老人家就喜歡給人家門上貼這九個字兒。」隨着話聲，跨進屋去。

只見歐一峯獨自一人坐在客堂上喝茶，聞言笑道：「管姑娘可別小覷了這九個字，姜老人家被武林中人尊爲福星，就是只要貼上這九個字，當眞是諸邪不侵。這裏密邇仙女廟，貼上這字兒，就沒人敢到這裏來正眼看上一眼了。」

管秋霜急忙問道：「歐前輩，我師父呢？」

歐一峯笑着道：「姜老人家在裏面睡覺。」

管秋霜又問道：「大姐她們在門口練的是什麼武功呢？」

歐一峯含笑道：「若華她們都拜在姜老人家門下，作了記名弟子，姜老人家要她們到門口去個別傳授武功，她們從你們走後，一直練到現在了。」

管秋霜道：「你老不是說師父在睡覺麼？」

「是啊！」歐一峯笑了笑道：「姜老人家在裏面睡覺，也就是個別傳她們武功呀！」

凌千青聽得暗暗哦了一聲，忖道：「是了，難怪自己兩人來時，沈若華她們全神貫注，沒有發覺自己兩人。原來是姜老人家以『傳音入密』個別教她們練功，她們每一個人一面仔細聆聽，一面比劃手脚，就心無二用了。」

歐一峯含笑道：「你們先坐下來再說，見到朱九通了，是不是他肯放人？」

凌千青在下首一張椅子坐下，點頭道：「是的，他自己作不了主，還去請示了斗姆，斗姆約下了日期。」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歐一峯說道：「果然不出姜老人家所料，斗姆安靜了幾十年，居然久蟄思動，還敢跟姜老人家訂約，當眞是胆大妄爲已極。」

只聽姜太公的聲音笑道：「這一點也不稀奇，她知道老朽絕不肯自己出面，幾十年來，老朽也從沒出過面，當今武林中，除了老朽，她只有對一個人，還有五分忌憚，那就是茅山的木吾道長，但她也料想得到，木吾道長更不會下山，她還懼怕誰來？」

歐一峯道：「但她約了老人家。」

姜太公道：「她約她的，老朽不用理會她。」

管秋霜道：「但斗姆要你老人家去主持重九之會呢，你老人家不去，只怕她到時不肯釋放霍帮主等人呢！」

姜太公道：「老朽的竹符令，不是交給了凌千青老弟了麼？到時就由凌老弟代表老朽去好了。」

凌千青道：「晚輩武林末學，如何能代表你老人家呢？」

「有甚麼不能的？」姜太公道：「老朽要你代表，你就是老朽的代表，這還會有假的？」

凌千青還是不敢應承，說道：「只是晚輩……」

姜太公笑道：「老弟不用多說了，老朽要你代表我去，自然不會叫你把事情辦砸，老朽不是有四個記名弟子麼？此刻老朽不是正在加緊訓練她們嗎？到時由歐老弟和你們同去，包管錯不了。」

歐一峯聽得心頭大急，忙道：「老人家，晚輩這點能耐……」

「咄！」姜太公口中「咄」了一聲，截着他的話頭，說道：「你老弟是南海風雷的掌門人，如今已學得你門中失傳已久的武功，還怕什麼？老朽是因他們五個年輕人太輕了，總要有領頭的人，要你去領個頭罷了，這有什麼要緊？難道憑木吾的傳人，和老夫四個記名弟子，還不夠打發斗姆？」

歐一峯道：「你老人家不是說斗姆還有幾個厲害帮手嗎？」

「不錯！」姜太公道：「她敢對老朽訂下約會，自然早有打算，那幾個老不死，大概已經答應捧她的場了。」

歐一峯道：「那……」

姜太公笑道：「老朽已有幾十年不管武林中鷄毛蒜皮的事了，這回自然不好爲了斗姆，就親自出面，但她可以約人助拳，咱們難道就不能約幾個帮手來麼？」

歐一峯心中暗道：「當今武林，除了你姜太公，和茅山木道長之外，還有誰能和斗姆一較長短？何况聽你口氣，斗姆還有幾個紮硬後台，那有什麼人能制得住他們呢？」

他們心中想着，還沒有開口，管秋霜忍不住問道：「師父，我們去找那些帮手呢？」

姜太公道：「叫妳叫我老夫子，妳偏叫我師父，師父這兩個字，比夫子難聽了不知有多少倍，妳想想看，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人都尊稱他孔夫子，孔老夫子，幾時有人叫他孔師父的？妳再叫我師父，我就不要妳這徒弟了。」

「好嘛！」管秋霜道：「弟子以後就叫你老人家老夫子好了。」

姜太公笑道：「必也正名乎，爲師這是非爭不可的。」

管秋霜道：「老夫子現在可以說了，我們到那裏去找帮手呢？」

「呵呵！」姜太公笑着道：「爲師總得想上一想，當今之世，能制得住斗姆的人，已經不多，要制得住斗姆勾搭的那幾個老魔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辦法總

是有的，讓爲師仔細想想，找兩個不痛不癢的人來。」

管秋霜急問道：「老夫子，你說什麼呢？」

姜太公道：「妳不用多問，讓爲師且去夢見周公，商量商量再說。」

管秋霜一嘴一噘，說道：「你老人家就是這樣，說話喜歡賣關子，你老人家說的話，人家都聽不懂。」

姜太公不再作聲，大概眞的夢周公去了。

歐一峯自然聽出來了，姜老人家語含玄機，可能早巳胸有成竹，因此臉含微笑，說道：「管姑娘，姜老人家可能巳經有了安排，妳不用多問，到時自知。」

管秋霜道：「歐前輩，你知不知道斗姆約的那些魔頭，會是什麼人呢？」

歐一峯微微搖頭道：「聽姜老人家的口氣，這幾個魔頭，似乎比斗姆還要厲害，這點自然可以想得到，斗姆有把握請出這幾個魔頭來，才敢和姜老人家訂下重陽之約，由此可見在她心目中，這幾個魔頭足可對付得了姜老人家了，像這種人，定是巳有數十年不曾出山之人，我對中原武林並不太熟悉，一時之間，可眞想不起來呢。」

管秋霜道：「那麼老夫子說的不痛不癢的人呢？那會是誰呢？」

歐一峯笑道：「姜老人家語含玄機，那就更不容易猜得着了。」

正說之間，沈若華、畢秋雲、田玉燕三人練得滿臉通紅，一身香汗淋漓的走了進來，看到凌千青、管秋霜兩人，不覺同聲咦道：「凌大哥，你們幾時回來的呢？怎麼沒有看到你們走進來呀！」

管秋霜迎着她們高興的道：「大姐、二姐、四妹，恭喜妳們都拜了老夫子爲師，現在我們成了師姐妹了。」

凌千青也道：「妳們得蒙姜老人家收列門牆，眞是福緣不淺，可喜可賀！」

沈若華一雙盈盈秋波望着他，說道：「大哥，你還沒說是什麼時候來的呢。」

凌千青含笑道：「我們巳經回來了一會，妳們正在練功，心不旁騖，所以沒看見我們了。」

管秋霜問道：「老夫子敎妳們練的是什麼武功呢，怎麼我都看不懂？」

沈若華道：「我也不知道，老夫子要我們到外面去練，他也沒有出來，只是要我們照着他老人家說的去做，一回伸左手，一回抬右脚，別人我不知道，我只是依樣葫蘆的做着就是了。」

田玉燕道：「我也是，老夫子一直在我耳邊反覆的說着，我就反覆的練着。」

畢秋雲說道：「這就奇怪了，從一開始，老夫子就一直在我耳邊說着，沒有停過。」

田玉燕也說道：「我耳中也沒有停過呀！」

畢秋雲道：「但我們練的手法，都並不相同呀！」

沈若華道：「老夫子說過，他老人家因才施敎，個別敎我們，自然練的都不相同了。」

田玉燕道：「但他老人家只有一張口呀，怎麼在同一時候，和我們三個人說不同的話呢？」

歐一峯含笑說道：「這就是姜老人家咯，若是沒有這一點能耐，還是姜老人家嗎？」

只聽姜太公的聲音道：「好了，妳們幾個女娃兒，碰在一起，話就說個沒完，還不快去做飯，爲師給妳們吵醒了，肚子就會餓，吃了飯，還得加緊練呢。今天雖只敎了妳們一招手法，至少也要練上三天，才練得熟，三招就得九天，爲師就得在這裏爲妳們足足躭上九天，眞是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四位姑娘給姜太公一說，立即口中「唷」了一聲，搶着往後面厨房而去。好在有四個人，淘米的淘米，洗菜的洗菜，升火的升火，一頓飯很快就做好了，大家端着大盤小盤的，在堂屋一張木桌上放好，就請姜太公和歐一峯一起入座。

飯後，沈若華又沏了三盞茶，放到桌上，才行退去。

姜太公望望凌千青，又看看四個如花似玉的記名弟子，心裏着實高興得很，只是笑呵呵的摸着白鬍子，心裏也在想着：這小子眞是不錯，只是這四個女娃兒，也沒一個差的，這筆事兒，倒眞使人無法兩全！

凌千青取出竹簡，雙手呈上，說道：「晚輩向老人家交差了，竹符令請老人家收起來吧！」

姜太公連忙搖手，說道：「不用繳還，還是你收着吧，你要代我去找幾個人，這竹牌還有用，再說三個月之後的重陽之會，你還要代表老朽前去，就由你收着好了。」

凌千青問道：「老人家要晚輩去找誰呢？」

姜太公揮揮手道：「還早，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再說不遲，此刻老朽要敎她們去練功了。」

一面吩咐道：「三個女娃兒，妳們該出去了。」

沈若華、畢秋雲、田玉燕三人慌忙答應一聲，搶着朝門外飛奔出去。

姜太公對管秋霜道：「再有三個月，妳也要展露一手給那些黑道魔頭開開眼界，再不勤加練習，沒的把我姜老頭的臉都丟了。」

管秋霜道：「所以，老夫子，你還得敎我一招，才不會給你老人家出醜呢！」

姜太公哈的笑道：「好哇，小丫頭，原來妳想乘機勒索！」

姜太公一手拂髯，微微搖着頭，說道：「好，好，那妳就快出去，和她們一起練吧。」

管秋霜欣然往外行去，姜太公打了一個呵欠，起身道：「歐老弟、凌老弟，你們坐吧，老朽要去躺一回呢！」

歐一峯忙道：「老人家只管請。」

姜太公一手摸着花白長髯，呵呵一笑道：「晝寢，是宰予，就成了朽木，是孔老夫子，却是去夢見周公，至於老朽呢？那就算是夢中授藝吧！」

凌千青心中暗道：這位老人家大概是假晝寢之名，到房中去施展「傳音之術」，敎沈若華等四人武功去的了。

姜太公走後，歐一峯朝凌千青道：「

凌老弟，你昨晚一晚未睡，也去休息一回吧，左首後廂房有一個床舖，你就是不睡，去坐息一回也好。」

凌千青確實有些困乏，點點頭，就往後廂走去，在床上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他幾乎巳有兩個晚上沒有睡覺，這一調息運功，很快就進入忘我之境。等到醒來，天色巳快黑了，四位姑娘正在後面厨房裏一齊動手，做晚飯了。

凌千青走出堂屋，桌上巳經點上了燈盞，却不見歐一峯的影子。

一會工夫，四位姑娘端着飯菜走出，在桌上擺好。

凌千青朝沈若華問道：「哦？歐前輩呢？」

沈若華道：「不知道，我們練完功，回進來的時候，爹還坐在這裏。」

田玉燕却往左廂跑去，口中叫道：「老夫子，吃晚飯啦！」

她奔入左廂，目光一轉，房中那有姜太公的人影？口中不覺「咦」了一聲道：「老夫子不在房裏，會到那裏去了呢？」

她回去左廂，一面說道：「老夫子沒在房裏呢！」

凌千青心中一動，暗道：姜老夫子也不在房裏，那一定是和歐老人家一起出去的了。

沈若華道：「爹和老夫子都不在，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

管秋霜道：「那一定是老夫子約歐前輩一同去的了。老夫子是一個喜歡動的人，屋子裏是躭不住的，從前在寒家敎我書的時候，就是時常出去，不在書房裏，有一次給我抓到了，他才收我做記名弟子的呢。」

田玉燕道：「給妳抓到了什麼呢？」

管秋霜道：「有幾次我去找老夫子，他都不在，我問莊丁們，他們又異口同聲的說老夫子沒有出去，等我再回到書房裏去，老夫子又明明在房裏了。我心中覺得奇怪，有一次，去找老夫子，他老人家又不在，我就偷偷的爬上書房窗前的一棵大樹上等着，果然過沒多久，我只霎了一下眼睛，老夫子巳經在屋裏了，我根本沒有看到老夫子從那裏進去的。」

凌千青笑道：「以姜老人家的武功，就是現在，也不會讓妳看清楚的了。」

「你別插嘴，聽我說下去呢！」管秋霜接着道：「我正覺得奇怪，老夫子忽然抬眼朝我望來，含笑招招手道：『妳還不下來，別摔下來了。』他這一招手，我只覺一個人突然朝屋中飛了進去，穿窗而入，落到他面前，這下眞把我嚇得幾乎昏了過去，等定過神來，就跟他纏着要學招招手就可以把人招過去的本領。老夫子摸着我的頭，含笑道：『妳女娃兒，資質不錯，但老夫這一手，妳至少也要痛下功夫，十年之後，才練得成，老夫收妳做個記名弟子，敎妳一些入門功夫，妳要用心練才行。』就這樣，我就跟老夫子練功了。」

田玉燕眨眨眼睛，問道：「三姐，方才我看妳一個下午一直在練着向空招手，是不是那記招手的功夫？」

管秋霜喜孜孜的點頭道：「是的，老夫子說，以我現在的功力，本來還不能練『擒龍手』，但因三個月之後，我們都要露上一手，所以老夫子提前傳給我了。」

畢秋雲道：「老夫子和歐前輩都出去了，我們要不要等他們回來呢？飯菜都快涼了。」

管秋霜道：「我看不用等了，我們只管先吃吧，這兩位老人家出去了，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田玉燕道：「是啊！我們就先吃吧，不然，肚子快餓痛了呢！」

沈若華道：「那就快些吃吧，不用等了。」

大家圍着坐下，同進晚餐。

吃過晚餐，沈若華沏了一盞茶，放到凌千青面前，說道：「凌大哥請用茶。」

凌千青慌忙站起身道：「沈姑娘，這個如何敢當？」

畢秋雲附着田玉燕耳朵低低的說了一句話，田玉燕「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但趕快用手捂住了嘴。

沈若華回頭看了田玉燕一眼，說道：「妳笑什麼？」

田玉燕抿抿嘴道：「我沒有笑。」

口中說着「沒有笑」忍不住又咧嘴笑了。

管秋霜問道：「二姐方才和妳說了什麼話呢，有這麼好笑？」

田玉燕望望沈若華，笑着道：「二姐說……」

畢秋雲瞪了她一眼，說道：「妳敢說出來，看我饒妳才怪……」

沈若華道：「四妹，二妹和妳說了甚麼，妳快說出來。」

畢秋雲道：「四妹，妳……」

田玉燕笑道：「大姐，是二姐不讓我說呢！」

沈若華道：「妳聽二妹的，還是聽我大姐的？」

管秋霜也道：「這麼好笑的話，四妹，妳自然該說出來，給大家聽聽了。」

凌千青看她們爭個不休，就雙手一擺，含笑道：「妳們不用爭執了，我來做個公證人，妳們一共四個人，四妹，二姐叫妳不許說，她只有一個人，大姐、三姐要妳說，有兩個人，妳自然要聽從多數，就該說出來才是。」

畢秋雲粉臉微微一紅，說道：「大哥，是你要她說的，那就不管我的事了。」

凌千青點頭道：「好，四妹，妳就說吧！」

田玉燕望望凌大哥，咭的笑出聲來，說道：「二姐說……」她說了三個字又笑個不停，接着道：「大姐方才端出那盅茶來……就像……就像……」

沈若華臉上一紅，瞪了她一眼，說道：「像什麼了？二妹就喜歡亂嚼舌根！」

管秋霜催道：「四妹，妳說話別笑呀，大姐端出那盅茶來，像甚麼呢？」

田玉燕笑得兩頰通紅，彎着腰笑道：「像……像……相親……」

管秋霜聽得也「噗哧」笑出聲來。

沈若華粉臉驟然羞紅，叱道：「四妹，妳……妳……」她搶了上去，伸手要去打她。

田玉燕急忙躲了開去，笑道：「又不是我說的，這話……是二姐說的呀！」

（未完・十八）



奪命書生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雷天放用假名方文祥到高府拜見高老英雄高謙祥，追查盛傳秦淮賽燈船會的彩頭「玉佛」之事，是否收藏在他手上，因江湖人物羣來金陵城，不是爲那純金畫舫而是爭奪那「玉佛」，因那尊玉佛牽涉殺害魏家滿門、擄去魏小姐，陷害雷天放有關，經過查問高謙祥自問並無此物。何來此謠，說出當年碎心客雷雪龍之事。雷天放揭開人皮面罩，上前相認是後輩表親，原來雷雪龍是高謙祥的表妹夫，雷天放是雷雪龍的螟蛉子，旣然是親戚，又有一段寃情，雷天放便一力担承，決定追尋可疑綫索，利用賽燈船會，說在第三天由高家將玉佛拿出來……

裝腔吐實話

「方朋友！不是我你就得睡上三天的柴堆房，請跟我來吧。」尤三奶奶轉過嬌軀，朝雷天放拋了個媚眼兒，轉身扭動那水蛇般的腰肢，向月亮圓門行了過去。

雷天放眉鋒微皺了皺，但隨即跟着邁了步。

進入月亮圓門，是一座後院。後院比前院既大且深；那樹木深處，竟是亭、台、樓、榭俱全。

尤三奶奶帶着雷天放走過小橋，行向那樹林深處一座外觀精緻的小樓。到了小樓，尤三奶奶剛要抬手推門，雷天放突然開了口：「尤三奶奶！這兒是……」

尤三奶奶回身媚笑說：「這兒是我的住處。」

「三奶奶！這恐怕不大好吧。」

「有什麼不好。剛才你也聽見了，我已經關照過他們，誰也不會說一句話，三天之後，你是你，我是我，再想到尤家大院裏來，還不行呢。」說着又是嬌媚地一笑，回過身去推開了門，當先行了進去。

自妝表眞情

可是雷天放卻站在門外未動。

「哎呀！一個大男人家，難道還怕吃了你不成。」

她回過身來伸出玉手，臉含嬌嗔地抓上了雷天放的腕臂。

在拉扯下，雷天放進了門上了樓，進入了尤三奶奶的那香濃醉人的香閨。

香閨中，金猊香冷，被翻紅浪，牙床玉鉤錦紗帳，陳設極盡豪華艷麗，尤其是，那股子淡淡的幽香，更爲醉人，引人綺思。

這，該是溫柔鄉，消魂窩。

進了香閨，尤三奶奶鬆了玉手，嬌軀一轉，坐在了牙床之上。「來，這兒坐。」她順手拍了拍床沿，嬌媚冶蕩，春情橫溢。

雷天放沒走過去，卻在一張錦橇上坐下。「看來，尤大爺是一位百萬大財主。」他抬眼回顧了一下，神情平靜泰然地說道。

「百萬大財主？」尤三奶奶嬌笑了笑：「你低估了他，他富可敵國，嬌妻美妾成羣，一天到晚躺在溫柔鄉裏，眞是……」柳眉忽然微微一皺：「不提他了，這時候提他未免殺風景。」那勾魂攝魄的眼珠兒一轉，突出驚人之語地：「現在你可以把你臉上那膩人的玩意拿下來了吧？」

雷天放猛地一跳，但他旋即裝了糊塗：「我臉上有什麼膩人的玩藝兒？」

「算了吧。方朋友！」尤三奶奶媚笑地說：「何必跟我裝呢？你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旣已被我看穿了，何不索性大方點，讓我瞧瞧你的廬山眞面目呢？」

「看來尤三奶奶是位不露相的高明人。」雷天放淡笑了笑：「我承認臉上是戴了面具，只是，那有必要取下麼？」

「當然有呀。」尤三奶奶嬌媚地說：「要不然你在我這小樓過了三天，我連你的眞面目都沒見過，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再說，你也不能那麼沒良心呀。」

「妳這話，說的也是，只是，尤三奶奶……」

「我叫翠紅。」尤三奶奶接口說。

「怎麼？妳也叫翠紅？」雷天放一怔，旋即笑了。「這眞是巧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那也沒有什麼，我只是希望你把我當成你的老相好小翠紅。」尤三奶奶嫵媚的笑說：「其實，我就是眞叫小翠紅又有什麼不可以？」

「說的是，那自無不可。」

「請先把面具拿下來吧。」

「要我拿下面具不難，不過妳得先答我幾問。」

「哎呀！只聽說蘇小妹三難新郎，可沒聽說過……」

「妳若是不願意，那就算了。」

「人都給你了，還有什麼不願意的，你問吧。」世間竟有這等女子，臉皮眞夠厚的。

雷天放淡笑了笑：「那位大爺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不是說過了麼，他富可敵國，嬌妻美妾成羣……」

「這個我知道，我是問，他是江湖中的那一位？」

「江湖？」尤三奶奶「噗哧」笑了：「天知道他是江湖中的那一位，老實告訴你吧；他家大業大財富無法計數，生怕人奪了他的，所以不惜重金聘請了幾個會武的保鏢，像王文昌、尤虎，都是。」

「原來如此，那麼，尤三奶奶妳自己呢？」

「我？我是他的第三房侍妾。」

「尤三奶奶！裝糊塗那顯得小氣。」

「那以你看呢？你看我像個會武的人麼？」

「我希望尤三奶奶自己說。」

「好！那麼我告訴你，我不會武。只有過人的目光，你信不信？」

「只要是眞話，我當然信。」

「對你，我還能不說眞話。」她媚眼兒一拋，那風情眞令人心旌搖盪。

「那就好。」雷天放淡然點點頭：「尤大爺有幾房妻妾？」

「知道的有三房，不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尤大爺不住在尤家大院嗎？」

「你怕他撞見？那你放心好了，他今天在這兒，明天住在那兒，十天半月難得到我這兒來一次。」

「我倒希望今天能到這兒來。」

「那是爲什麼？那有多殺風景呀！」

「我想會會他。」

「那還不容易，只要你不急在一時，日後有的是機會。」

「說的也是。」雷天放淡淡笑了笑：「另外有件事兒，我很感奇怪？」

「什麼事兒？」

「妳尤三奶奶住在這兒，身邊怎麼連個使喚的丫頭都沒有？」

「看起來你是個聰明的人兒，竟連這都不明白。」尤三奶奶媚笑地瞟了他一眼說：「要丫頭那多碍事呀，這樣不方便得多麼？」

「那位尤大爺他放心？」

「不放心又怎麼辦？他那兒顧得過來呀？」

「這倒也是實情。」雷天放笑了笑：「尤三奶奶！爾虞我詐，裝瘋賣傻要適可而止，多了便索然無味。」笑容一斂，目光凝注：「我請敎，小翠紅現在何處？」

尤三奶奶花容微微一變，旋又媚笑迷人地：「看來我是白費了口舌，你仍然難於忘情你那老相好。」

「尤三奶奶！」雷天放神色冷然地：「我說過了，要適可而止。」

「好吧！你說適可而止就適可而止吧。」她眼珠兒轉了轉：「那麼你先告訴我，小翠紅是不是你的老相好？」

「妳弄錯了。我是在替朋友找她。」

「朋友？是誰？」

「妳尤三奶奶也許知道這個人，他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混混兒，名叫雲一龍。」

「哦！原來是他。我聽說過，金陵城的人都以爲他是個破落戶子弟，無家無業的混混，誰也沒想到他竟是位隱於市的江湖高人。」

「可是他卻被小翠紅害死了。」

「怎麼？他被小翠紅害死了？」她滿臉一片驚愕之色：「那是怎麼回事？」

「這問題，妳尤三奶奶知道的該比我還清楚。」

尤三奶奶忽然笑了：「這麼說，你找小翠紅該是爲朋友報仇了？」

「不錯。」

「可是你找錯人了，我跟小翠紅毫無關連。」

「但是我却不信。」

「我說的全是實情實話，你不信我便莫可奈何。」她聳聳肩，兩手一攤，一副莫可奈何的神情。

「就算妳說的全是實情實話，跟她毫無關連吧。」雷天放笑了笑，雙目倏又凝注地：「那麼，城西高家的事，那又是怎麼回事？」

「什麼城西高家的事？」

她瞪大着雙眼，一臉驚詫的神情。

「就是你們要困我三天的事。」

「你越說我越糊塗了，什麼困你三天？……」她神色愕然，看來一點不像是裝

作的樣子。

雷天放冷冷一笑：「那麼我說明白點，你們無中生有，挑起禍端要害高家家破人亡，又施手段把我困在這兒三天，使我無法分身……」

尤三奶奶格格一聲嬌笑說：「你弄錯了，什麼高家的事兒，我是絲毫不知。關於留你在這兒三天，老實告訴你吧，那完全是我的事兒。你不知道，我一個人住在這尤家大院裏有多淒清寂寞，雖然不愁吃喝，但夜夜獨守空閨，那份兒滋味實在很難受難熬的，所以我每隔三天便出去一趟。唉！……」輕聲一嘆，却又嬌媚地一笑，住口不言。

「尤三奶奶！」雷天放淡淡一笑說：「妳天生巧舌，這番話說來雖然頗爲動人，可惜我還不算太糊塗，說老實話吧，別讓我對妳這麼一個女流之輩動手，明白了麼？」

尤三奶奶臉色微變了變，旋又嬌笑地說道：「你雖然還不算太糊塗，只是可惜如今你已經吞鈎觸網，出不了這尤家大院了。」

「這區區尤家大院還困不住我。」雷天放冷聲一笑道：「現在回答我一句話，妳是受何人指使，他現在何處？別讓我出手。」

尤三奶奶媚眼兒眨動了一下說：「我們來點交換條件怎麼樣？」

「什麼交換條件？」

「我告訴你想知道的，但你也得讓我知道我所要知道的。」

「妳要知道什麼？」

「你眞是那位雲一龍的朋友嗎？」

「當然是。」

「我看恐怕這跟你的姓一樣，是假的吧？」

雷天放淡然一笑：「世間事本來就眞眞假假，套用妳一句話，妳不信我莫可奈何。」

尤三奶奶淡笑了笑，雙目忽然直視地：「你知道麼？雲一龍他該叫雷天放。」

「我自然知道。」

「你可曾想過，那雷天放都不敵，你行麼？」

「我要沒把握就不會管這檔子閒事了。再說，爲朋友兩脅插刀，我也沒有爲自己想那麼多。」

「好！了不起，義薄雲天，令人敬佩。」尤三奶奶皓腕一抬，挑了挑姆指：「不過，你要明白，除非你是雷天放，否則你就絕對管不了這件事。」

「可惜那雷天放已被你們害死在那洪澤湖中了。」

「這我知道，不過，我很感奇怪。」

「什麼事很感奇怪？」

「我們從沒聽說過雷天放有個姓方的朋友，也從不知道江湖中何時出了個姓方的高手。」

「那是你們太孤陋寡聞了。」

「就算是吧。」尤三奶奶毫不在意地笑笑說：「那你爲什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呢？」

「那是因爲我的容貌太醜陋，羞於示人。」

「在我看你不但不醜陋，並且定然跟雷天放長得一樣的英挺俊逸，姓是假的，又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我懷疑你就是雷天放。」

雷天放突然仰天打了個哈哈：「死人復活，有這一說麼？」

「有。」

「哦！那是誰？我倒要聽聽這前所未聞的奇聞。」

「你既是雷天放的朋友，這死人復活之說，便該算不得奇聞。」

「我明白了，妳是說三年前雷天放詐死的那回事，可對？」

「不錯。」

雷天放笑了：「妳該知道，那不同，三年前他是自己詐死，當然可以自己復活，而如今是被人害死的，他就絕不能復活了。」

「我倒眞希望能一下害死他。」

「妳那麼恨他，難道妳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

「我跟他並無深仇大恨，也談不上恨他。」

「那妳爲什麼要害死他？」

「不是我要害死他。」

「那麼是誰？」

「我只能告訴你，另有其人。」

「那人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

「這你得去問他。」

「他在那兒？」

尤三奶奶默然一下說：「我告訴你可以，除非你是雷天放，要不然我不說。」

「爲什麼？」

「因爲你要是雷天放我們可以再一次的想辦法殺了你，你要不是雷天放，殺你又有什麼用？」

「說得也是。」雷天放點點頭說：「那就算我是雷天放吧。」

「就算？」尤三奶奶目光一凝：「怎麼說？」

「我是他至交好友，該跟他沒什麼兩樣。」

「那可大不相同，也大有分別。」

「我却不認爲有什麼分別不同。」

「算了，我不想跟你爭論什麼了。」尤三奶奶搖搖頭說：「總之，你要不是雷天放，就別想我告訴你什麼。」

「妳仍認爲我是雷天放？」

「當然，我認爲你就是雷天放是有理由的。」

「哦！什麼理由？」

「那雷天放被小翠紅所害的事情，應該只有他自己明白，你既然不是雷天放，怎知道這件事？難道你能跟他隔着人鬼陰陽之分說話不成？」

這話不錯，是理由。

雷天放不由呆了呆，旋而他倏然笑了。「尤三奶奶！妳既高明又厲害，事到如今，我也不瞞妳了。不錯！雷天放他福大命大，確實未死，只是，如今他武功已失，如同廢人一個，所以他找我這個朋友出來要我爲他報仇。」

「既如此，那你爲什麼要弄個假姓，又不以眞面目示人？」

「那是我的事，也因爲我不想在江湖上露臉，不願名噪江湖。」

「哦！敢情你是一個淡泊名利的雅人了。」

「對名利二字我向來不熱衷。」

「可是，我仍然懷疑你就是雷天放本人。」

「那就隨妳了。」雷天放淡笑了笑，神色忽然一冷：「尤三奶奶！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在我走之前，我希望在我不動手的情形下，妳最好把我所想知道的告訴我。」

「喲！」尤三奶奶目光瞥視了窗外一眼：「全神貫注談話裏，頃刻不知日影斜。當眞天色已經不早，屋裏都快黑了，要我點燈麼？」

「不必。」

「對了，這才解風情，識情趣，摸黑談，那多有意思。」

「尤三奶奶！妳沒聽見我的話麼？」

「我聽見了，只是，你還想走，忍心撇下我一個人清冷孤寂麼？」

這女人，三句話不出便沒了正經。

「尤三奶奶！」雷天放冷冷說：「我是個鐵石心腸木頭人，也是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妳最好也別跟我來這一套，老實告訴妳吧，這區區一座尤家大院，絕對困不住我的。」

「那麼我也老實告訴你吧。」尤三奶奶突然一聲冷笑說：「我們要是沒有把握，又怎會自露行藏地把你引來此地加以囚禁？」

「妳說的是。」雷天放淡淡說：「也許我眞出不了這座小樓，可是尤三奶奶妳也別忘了，眼前在這小樓裏的不只是我一個。」

「這我知道，還有我，但這是我自願的，對我這麼個花朵兒般軟綿綿的人兒，我不信你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狠得下心腸對我怎麼樣？」

「妳錯了！我生就一副鐵石心腸，從不知什麼叫憐香惜玉，尤三奶奶！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他冷冷一笑，站起身來，緩步朝尤三奶奶面前逼了過去。

「慢點！」尤三奶奶突然抬手一搖說道。

「妳要是不想我狠狠心腸辣手摧花，我希望妳說點正經的。」雷天放停下腳步沒再往前逼，站在尤三奶奶對面五尺之處，雙目灼灼的盯視着尤三奶奶。

「看來你眞是個鐵石心腸，不解風情的魯男子。」尤三奶奶幽幽地搖頭一嘆：「好吧！我說正經的，你是想知道我是誰嗎？」

「那似乎無關緊要。」

「無關緊要？你若是知道我是誰，定然會氣得七竅生烟，告訴你好了，我就是小翠紅。」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我瞞過了你，而你却未能瞞過我，你的那一雙手，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雷天放。」

雷天放心中不由暗暗震動，但臉上却淡笑着說：「我還沒有聽說過，從手上能認出人的。」

「別人我不知道，不過我們倆是老相好，一年多的日子，每天在一起，我相信我的一雙眼睛決不會看錯。」

「妳一定要把我當成雷天放，那就由妳了。」

「事實上你就是雷天放。」

「隨妳了，答我一句，你們怎知道我在找小翠紅的？」

尤三奶奶說：「那是我們頭兒的智慧高人一等。」

「別拿我當三歲小孩，我是方文祥不是雷天放。」

「可是他却知道你是雷天放。」

「他若眞知道我是雷天放，他就不會得要妳來試我了。」

這話不錯，是理。尤三奶奶呆了呆，一時竟未能答得上話來。

雷天放冷冷一笑：「別跟我玩心眼兒了，說吧！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要我說不難，你得先告訴我，你是不是雷天放？」

「這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如果我是……」

「別說如果，只說，你究竟是不是雷天放？」

「那雷天放中了毒，如今已武功全失，形同廢人一個，他豈能……」

「不！」尤三奶奶突然脫口說：「他不會！」

「他不會？不會什麼？」

「沒什麼？」尤三奶奶搖了搖頭，雙目忽然一凝：「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雷天放？」

「是如何？不是又如何？」

尤三奶奶說：「別問那麼多，只答我就行。」

「不行。」雷天放搖頭說：「妳不說我也不說。」

尤三奶奶深看了他一眼，微微沉吟了一下說：「好吧！我告訴你好了，你要不是雷天放，你就必死。如果你是雷天放，也許可以不死。」

「有這一說麼？」

「有。」

「爲什麼？有理由？」

「不爲什麼，也沒有理由。」

「我要眞是雷天放，只怕會死得更快些吧。」

「不！」尤三奶奶一搖頭說：「如果你是雷天放，你就可能死不了。」

「哦！」雷天放淡然一笑：「那很可惜，我死定了，我不是雷天放。」

「你！你……你爲什麼一定不肯承認……」尤三奶奶臉上陡然現出了一股幽怨之色。

「我不是雷天放，怎麼承認？」

「算了。你承不承認都一樣，反正我心裏明白。」尤三奶奶忽然幽幽地嘆了口氣說：「現在你聽我說，這座小樓外面最少埋伏了有五支洋槍在等候着你，你只要一出去，他們便會給你一槍。」

雷天放放聲一笑說：「我不信。」

「你不信？你以爲我在騙你，我在危言聳聽？」

「那倒不是。」

「那你不信什麼？」

「一聲槍響會驚動很多的人，也會召來當地公安局的人員，在這金陵城內，我不相信他們敢隨便開槍。」

「你說的也是。」尤三奶奶淡淡一笑說：「但我們的那位頭兒他另有高明的辦法。」

「他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這我也不清楚，不過，他素來高明，令人高深莫測。」

「哦！照妳這麼一說，那我今天是絕對出不了這座小樓，必須被困在這裏三天了？」

「事實如此。」

「只是我這個人從來不信邪，我要試試。」

「你要怎麼試？拿我作護身符，威脅他們不敢開槍？」

「不錯！」雷天放點點頭說道：「我只掌握着妳，我不相信他們會不顧妳的性命。」

「你錯了！」尤三奶奶搖搖頭說：「這辦法只能用來對講江湖道義的人，對他們却沒有用。只要能除掉你這個背上刺，眼中釘，他們會不顧我的死活的。」

「哦！」雷天放淡然一笑說：「這話只是妳說的，但我仍然要試試。」

「我勸你最好別試。」

「妳該知道我不是個容易上當受欺之人，何況我已上過一回當，怎還會有第二回？」

「我知道，只是請相信我，如今我是眞心要救你，不是要害你。」

「哦！要我相信妳可以，那麼告訴我，這兒的主人是誰？」

「尤大爺。」

「我要知道他的眞實姓名，他是江湖上的那一位？」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也從未見過他。」尤三奶奶苦笑了笑說：「而且這裏除了這尤家大院外，一切都是假的。」

「那麼……」雷天放眉頭微微一皺：「妳是受誰的指使也不知道麼？」

「我眞不知道，一向跟我接頭的都是王文昌。」

「那城西高家的事呢？」

「我確實一點都不知道。」

雷天放冷冷一笑：「問妳這妳不知，問妳那也不曉，說來說去，妳等於什麼也沒說。」

「請你相信我，我絕沒有說一句謊言的。」

「好吧！就算妳眞是什麼也不知道吧。」雷天放冷笑笑說：「那麼我問妳，妳說妳要救我，妳怎麼救我？」

「你看見那張畫嗎？」尤三奶奶抬手指着牆壁上掛着的一幅「貴妃醉酒」圖。

「嗯。怎麼樣？」

「那幅畫的後面牆上有一個凸出的按鈕，只一按那按鈕，畫軸便即捲起，現出一道窗門；窗外就是尤家大院的後院牆，越出窗外就越出了尤家大院，你也就安全脫困了。」

「哦！只有這地方沒有人把守？」

「是的。這是一道密窗，連王文昌都不知道。」說着她移步向那幅畫前走去。

「妳想幹什麼？」雷天放抬手攔住了她。

「按鈕打開密窗讓你出去呀。」

「眞的？」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

「哼！」雷天放冷冷說：「我想妳大概是在想耍什麼詭計花樣吧？」

「你太多疑了。」

「上一次當，學一回乖，對妳這種女人我不能不小心提防。」

「你既然那麼不相信我，那我就……」她突然一翻腕，玉手按上心窩，嬌軀一震，含笑說道：「這樣你總該放心相信我了吧。」

玉手挪離了心窩，但心窩上却插着一柄其薄如紙，小巧的柳葉飛刀；如今已只剩刀柄在外。

「小翠紅！妳……」雷天放不覺大驚失色。

「你現在相信我是小翠紅了？」

「嗯。」雷天放點了點頭：「小翠紅！妳怎麼這麼傻。」

「不這樣，你怎會相信我是小翠紅，相信我是眞心要救你。」她唇邊浮現起一絲悲凄的冷笑，喘了口氣說：「我既然決心要救你，也就沒打算再活下去。因為你走了，他們絕不會放過我；本來，我是打算在你走了之後再自殺的，但你不肯相信我，我無法可想，只好以此來取信於你了。」說着她緩緩移步又向那幅「貴妃醉酒」畫前走去。

這回雷天放沒再攔阻她。

她走到畫前，雙手扶着牆，一隻手伸進畫後，摸着了那粒按鈕；那幅畫果然立刻捲起，同時出現了一道兩尺寬三尺來高的窗門。

「快！由這兒出去。」她吃力地抬手一指，轉過身來嬌軀倚着牆壁。

「小翠紅！妳……」雷天放心中是旣羞且愧。

「現在，什麼也不用說了，你快快走吧。」

「可是妳……」

「我已經就要死了，你別管我了。」小翠紅又喘了口氣說：「當初在船上我雖然下毒害過你，但那是被强迫着幹的，不是我自己願意的；現在我救了你，也算扯平了。我知道我天生淫賤，這殘花敗柳的身子配不上你，無如我……算了，不說了，我只要你明白我對你全是一番眞心。」

說完話，胸衣已被鮮血濕透，一陣嗆咳，倚着牆壁的嬌軀緩緩往下滑，一直滑坐在樓板上，抬起她那雙瞳孔在逐漸收縮的眼睛深看了雷天放一眼，隨即無力地吐了口氣，頭一歪，雙眼一閉，已香消玉殞了。

× × ×

華燈初上。秦淮河已開始了熱鬧無比的賽燈船大會；兩岸萬頭鑽動，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

雷天放懷着滿心的悲痛與歉疚，來到了秦淮河岸。

小翠紅死了，是為他而死；也為的是「眞情」兩字犧牲了。她的犧牲雖然沒能留給他一條可循的綫索，却留下了一份悲痛、歉疚，深深地烙印在他底心靈深處；也給他留下了一個難解的可疑的一團。那就是：至今猶不知是誰的那個隱身背後指使小翠紅的頭兒；怎麼知他是來找小翠紅的？

就這麼個疑團，令他想不通，難解難破。

仔細想想，知道他要找小翠紅的人，只有鐵牛、劉四及高家的幾個人。可是，高家的人不可能是，因為高家那幾個，都知道他是雷天放；既如此，就沒有再讓小翠紅來試探他是不是雷天放的必要。

鐵牛跟劉四，更不可能是對方的人。

也許，這兩個血性的朋友，有可能在帮他打聽小翠紅的下落之際，無意中透露了他的來意。抑或是鐵牛、劉四他兩個中有一個跟小翠紅一樣？……

這是個謎。不過這個並不難解開，只要見着劉四或鐵牛，不用問，只要稍為用點心機察顏觀色就夠了。

他心裏在想着，脚下不知不覺地向前移。對那震天的鑼鼓聲，聒耳的呼叫，白晝一般的燈光；他似乎聽若無聞，視若無睹，也全然無動於衷。

驀地，一道寒光朝他飛射而至。他心頭猛地一驚，急忙左脚後滑，身形往後一側一閃；那道寒光擦着他胸前掠過，「篤」的一聲射入他身後不遠的一顆樹幹上。那是柄五寸來長的飛刀，刀身全都沒入樹幹。

好險！若不是他及時發現，閃躲得快，這一飛刀必然全部釘入他的胸窩。

雷天放抬眼望去；那飛刀來處，正是岸邊人羣；一個個正在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兒看熱鬧。有的還在手舞足蹈的大聲喊叫，那有一點異狀？又能看出是誰？

看來，他雷天放已處身危機四伏中，隨時有遭遇暗殺的可能了。

他雙眉微皺了皺，背着手朝人羣走了過去，在人羣後停了步；不言不動，兩眼直望着那每一個人的背影。

十分鐘不到，突然有個人彎下了腰。那是個黑衣大漢；他彎腰是撿拾地上的一件東西，那是條汗巾。當他彎腰撿拾汗巾的時候，却藉機偷偷地朝人羣後面溜了一眼。撿起汗巾，站直了腰，他便向人羣中擠去。

看熱鬧，誰都想往前擠，這沒什麼稀奇。可是，雷天放唇邊立刻泛起一絲冰冷的笑意；脚下邁了步。

然而，他剛一邁步，已有所警覺地身形突然左偏回顧。眼前，一隻肥胖的手猶抬在半空，而且還有着一張掛着尷尬笑意的胖臉。

「你要幹什麼？」雷天放目光盯視着那胖臉。

「對不起！請讓一讓，我要往前擠擠。」那胖臉尷尬地笑着說。

「要往前擠，那兒都能擠，為什麼偏從我這兒擠？」

「對不起！對不起。」嘴裏說着，脚下不由地往前擠去。

雷天放沒再多說什麼的回過頭；再看時，那黑衣大漢已擠入人羣中不見了。

是有意？抑是巧合？

雷天放心中冷笑了笑，轉身走開了。他剛走開不久，五六丈外的人羣中，擠出個人，正是剛才那個彎腰撿拾汗巾的黑衣大漢，他目光轉動，滿臉緊張神色，賊頭賊腦地四下裏略一張望，然後邁步匆匆向東走去。

「你！站住。」他剛走沒幾步，背後突然響起一個冰冷的話聲。他身形一震，轉身回頭，眼前；五六尺內，站着那位方文祥，神色冰冷怕人。

他臉色驚慌地一變，身形一動，似乎轉身想跑。然而，刹那之間，他收住了那驚慌想跑的勢子，臉上擠出一絲强笑：「朋友是叫我？」

「正是。」

「朋友有何見教？」

「這兒人多，對你我都有不便，我想請你借一步說話。」

「朋友認識我麼？」黑衣大漢臉色一白。

「不認識。但四海之內皆朋友，相逢何必曾相識，一回生，兩回也就熟了。再說，我不認識你，你却認識我，是不是？別在這兒站着了，走吧。」

「朋友要我上那兒去？」

「不遠。就在附近，到了，你就知道了。」

「朋友。」黑衣大漢搖了頭：「我還有事兒，不想走，有什麼話就在這兒說說吧。」

「那只怕由不得你。」

「朋友！」黑衣大漢忽然笑了：「你該看看這是什麼地方，這兒有多少人，我只要張嘴一叫，便能安安穩穩地走路，你信不信？」

「我信。」雷天放冷冷說：「可是只要你有自信能快過我，你就叫吧。」

「我想試試……」嘴一張，便要叫。

的確，他沒能快得過雷天放，嘴剛一張，雷天放的一隻手已飛快地叉上了他的喉嚨；他叫不出來了。

「快看！」突然，人羣中不知是誰叫了一聲：「那邊有人打架！」

這一叫，看熱鬧的全回了頭。人就是那麼喜歡幸災樂禍，賽燈船會固然好看，可是仍比不上頭破血流的打架來得刺激。

雷天放雙眉不禁一皺，叉着黑衣大漢喉嚨的那隻手一移，落在黑衣大漢的肩胛上，五指緊扣，拉着便走。

「看見了麼？」人羣中又有人說了話：「那個人要被弄走，非倒楣不可。」

「喂！朋友！你要把他弄到那兒去？」人羣中有人大聲發問。

雷天放沒答話，拉着黑衣大漢往前走去。

「喂！朋友！怎麼回事？」

「朋友！算了。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今天是我們金陵城的好日子，十年才有這麼一回……」

「是呀！看在大夥兒份上，放了他，看熱鬧去吧。」

看熱鬧的人羣中立刻走過來好幾個，你一言，他一語的勸說着，把雷天放跟那黑衣大漢圍了起來。

雷天放自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微皺了皺眉，方要開口說話。突然，他感覺到黑衣大漢的身軀微微一震，緊接着便往下滑。

刹時，他又明白了；他明白這黑衣大漢已經受了暗算，已然氣絕。

「算了。朋友！看在大夥兒份上，放了他吧。」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走過來，

伸出一雙手，一手拍向他，一手抓向黑衣大漢；那意思是要分開他兩個。

然而，當他的一隻手碰上黑衣大漢的時候，突然「喲！」的發出一聲驚叫地縮回了手，雙眼瞪視着黑衣大漢的臉：「他臉色怎麼烏紫，兩眼翻白，你們快看！」

「糟了！他昏過去了。」

「不對！不像是昏，像是……」

「死了。」

「對！死了！」

「不得了！殺人了！殺人了！」

這麼幾聲聲音很大，立刻引得那些看熱鬧的人湧過來一大羣；而且越來越多。

「打架打出了人命，這還得了……」

「這人好狠啊！把他送到衙門裏去好了！」

又是你一言他一語，七嘴八舌地騷動起來。

雷天放明知道是上了人的當，但是他很平靜，站在那兒一句話沒說。因爲他深知此時此刻不宜開口說話；說什麼也沒有用。

突然，一人排開人羣走到了近前，那是個濃眉大眼，身軀高大，神態威猛的紫衣大漢；身後還跟着兩個紫衣漢子，三個人俱都眼神十足，一望而知是江湖人物，是練家子。

「朋友貴姓？上下怎麼稱呼？」那濃眉紫衣大漢目光灼灼地打量着雷天放。

「方，方文祥。」

「方朋友！這是怎麼回事？」

「他躲在人叢裏用飛刀暗襲我，被我抓住了，當大夥兒圍上來的時候，他又被人又以毒藥暗器滅了口，嫁禍於我。」

「這人可惡，殺了人還反咬人一口。」有人立刻叫了起來。

這麼一叫，方平靜下來的騷動，立被再度引起。

「少跟他囉嗦，扭他進衙門裏去。」

「對！送他到公安局去！」

「對！對！……」

刹時又是一片混亂。

「諸位先別吵。」那濃眉紫衣大漢向羣衆抬了抬手，騷動立即被壓下一半，然後他目注雷天放：「方朋友！你是那一路的朋友？」

「我是個不入流的，名不見經傳。」

「方朋友！大家都是江湖上混了多年，也都是明眼人……」

「既如此，閣下就該看得出，這人不是我殺的。」

「方朋友是個明白人，眼下這情形必須拿出些證據，否則怕難以服衆。」

「閣下請看看，此人的致命傷可是在背後？」

「不錯！」濃眉紫衣大漢目光在黑衣大漢背後看了一眼：「那是兩枚喂毒梅花針。」

「那麼閣下請看，到現在爲止此人仍是面向着我。」

「嗯。」濃眉紫衣大漢點點頭說：「面對面，你是沒辦法由他背後下手。」

「現在請閣下再搜搜我身上，看可有梅花針之類的暗器？」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搖頭說：「我明白不會有，只是那是誰呢？」

「閣下剛才可曾聽見有人叫打架？」

「聽見了。怎麼？」

「閣下是個明白人，該想的到，殺害此人的該是那叫打架之人。」

濃眉紫衣大漢沒說話，抬眼向人羣中環掃。

「我看見那個人了，他已經走了，往東去了。」人羣中有人開口說。

雷天放淡淡一笑說：「閣下如今以爲如何？」

濃眉紫衣大漢未答理，轉向羣衆一揮手：「大家看熱鬧去吧，這人不是這位朋友殺的，殺人的兇手早已經逃走了，大家可以散了。」

他這麼一說，羣衆正要散，然而這時却又有人開了口道：「難道就這樣算了麼？怎麼說也該送他進公安局裏去把他關起來。」

羣衆立刻又起了一陣騷動，而且有人隨聲附和。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眉頭微微一皺，隨即又一擺手說道：「江湖上的事江湖人自己管，公安局裏的人未必能管得了。」

羣衆的騷動剛被他這兩句話壓下去，可是突然有人又叫了起來：「這姓方的臉上戴着面具，叫他拿下來。」

濃眉紫衣大漢等人一怔，目光倏然凝注着雷天放。雷天放淡然一笑說：「閣下！那殺人的一夥該還有人在。」

「說話的是誰？請站出來。」濃眉紫衣大漢一點即透，目光轉向人羣。

「是我。」人羣中響起一個怯怯的聲音。

雷天放雙眼循聲投注；那是個二十七歲年紀，身材矮小的青年。

「請站出來。」濃眉紫衣大漢向他招了招手。

人羣一陣移動，那矮小青年走了出來，滿臉顯出不安的神色。

「朋友！你怎麼知道我臉上戴有面具的？」雷天放雙眼凝注。

矮小青年囁嚅的說：「是剛才我身邊那個人告訴我的。」

濃眉紫衣大漢急忙又抬眼向人羣中搜尋。

「不用找了。」雷天放淡淡然說：「他該早溜了。」

「不錯！他已經走了。」矮小青年楞楞地望着雷天放：「你怎麼知道？」

「朋友！」雷天放淡笑了笑一擺手說道：「沒你的事了，請吧。只記住，以後凡事少亂出頭，不要被人利用了還蒙在鼓裏。」

那矮小青年怔了怔，但他沒有再多說話，默默地轉身擠了出去。

「好了。諸位現在都明白了，殺人兇手確非這位朋友，江湖恩怨事最好別沾，大家請散散吧。」濃眉紫衣大漢又向人羣揮揮手說。

江湖人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江湖上的恩怨事，一般百姓誰敢沾？濃眉紫衣大漢這麼一說，圍在四週的人羣立時紛紛向四下散去；繼續去看秦淮河裏的賽燈船大會。

也就在人羣紛紛散去的當兒。

「三位小心！」雷天放突然一聲大喝，掄起那名黑衣大漢的屍身，疾朝濃眉紫衣大漢三人的身後掃去。

濃眉紫衣大漢三人剛一怔。雷天放已沉腕撤回那黑衣大漢的屍身，道：「三位請看。」

濃眉紫衣大漢三人目光一瞥；立刻色變心顫。那黑衣大漢的屍身上，釘着十多枚藍光閃閃的喂毒梅花針。

「三位再看那兒。」雷天放抬手朝東邊一指。

三人同時抬眼望去；只見一名身材瘦高的黑衣大漢正在向東大步飛奔，已出去了五十多丈外。三人立時六眉齊揚，閃身欲追。

「算了！三位別追了。」雷天放抬手攔着三人說。

「算了？」濃眉紫衣大漢雙目一凝：「爲什麼？」

雷天放淡然一笑說：「相雙五十多丈，三位要想追上他，只怕得費上很多力氣。而且歹徒人多，很可能在途中埋伏上幾個，於三位只顧全力向前追撲時對三位突施暗襲。三位的武功身手縱然了得，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恐怕亦很難逃過歹徒們的毒手暗算。」

這話不錯，說的是理，也是實情。而就在這麼幾句話的工夫，再看時，已不見了那黑衣漢子背影。顯然，那黑衣漢子必是已經拐了彎。

「方朋友！」濃眉紫衣大漢吁了口氣說：「我兄弟不是糊塗人，大恩不敢言謝，日後……」

雷天放接口說：「閣下別多說了，就算是恩，三位剛才帮過我的忙，該算是扯平了。」

「方朋友會說話，不過這大恩我兄弟會牢記心中的。」略微猶豫了一下，目光忽然一凝：「至於方朋友的眞姓名，眞面目？……」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倘若有緣再相逢，我當告知三位。」

濃眉紫衣大漢眉頭微皺了皺：「既如此，我兄弟告辭。」一拱手，偕同兩個同伴轉身走了。

三個紫衣大漢一走，雷天放也立刻提起那黑衣大漢的屍體走了；走向那僻靜無人處，隱入了夜色中。

一個鐘頭之後，雷天放又回到了秦淮河岸，他背負着雙手，在那看熱鬧的人羣背後，緩步一路行去。

「方朋友！那兒去？」

雷天放聞聲停步，前面左旁不遠處併肩站着三個人；正是那三個紫衣大漢，在向他含笑點頭。

「原來是三位。」雷天放含笑招呼說：「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這秦淮河一帶如今看來是太小了。怎麼？三位沒往前瞧熱鬧去？」

「我兄弟在此，專爲等方朋友。」濃眉紫衣大漢微笑着，三人一齊邁步走了過來。

「三位有事兒？」

「方朋友剛才不是說，再相逢時，便相告眞實姓名麼？」

「哦！原來如此。」雷天放不由失笑說：「三位也太性急些了。」

「受人點滴，尚須湧泉以報，何況是大恩，豈有連人的眞姓名都不知之理。」

「閣下要這麼說，我就更不敢將眞實姓名相告了。」

「我輩男子漢，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

「閣下好厲害，用這話扣人。」抬眼略一環掃：「我們就在這兒談？」

「方朋友的意思是？……」

「我想借一步說話。」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搖搖頭：「看熱鬧的都全神貫注在賽燈船上，不會留意我們的。」

雷天放看了他一眼，微笑地：「閣下大概是怕我吃人吧。也好，那麼我先請教三位？」

濃眉紫衣大漢臉孔一紅：「敝姓葛，葛仁英。」抬手指了指身旁左右的兩個紫衣大漢說：「二弟義英，三弟仲英。」

「原來是威震燕趙的葛氏三英，我失敬了。」雷天放雙手抱拳。

「不敢。」葛仁英也雙手抱拳：「那是江湖朋友們的抬愛。」

「葛老大客氣。三位何事不遠千里來此？」

「聽說江南風光如畫，秦淮河有賽燈船大會。」

雷天放道：「還有那賽燈船大會的彩頭，對不？」

「這麼說來，方朋友也是爲它而來的了？」

「難說。」

「難說？」葛仁英微微一愕：「這話怎麼說？」

雷天放雙目倏然凝注：「三位可知近來金陵城附近所發生的一連串大事？」

「可是指魏家滿門慘遭殺害之事？」

「還有那『奪命書生』雷天放的復現江湖，雷天放被洪澤湖一帶地方的老大董世良跟金陵公安局偵緝隊長沈雁秋等人逼迫投入湖心而死之事。」

「這些消息已經傳遍大江南北，我兄弟自是知道。」

「如此我請問，就江湖傳言，那『玉佛』原在何人之手？」

「金陵魏家。」

「魏家滿門被誰所殺？」

「雷天放。」

「三位可曾聽說，魏家尚有個未被殺害之人？」

「聽說了，是魏小姐魏瑤芬。」

「何以她能倖免？」

「據說，祇有她才知道『玉佛』的藏處。」

「葛老大可知是誰擄去了魏小姐？」

「自然是雷天放。」

「那麼……」雷天放笑了笑說：「雷天放如今已被迫投湖而死，魏小姐下落不明，那『玉佛』又怎會落在城西高家？」

「然則以你方朋友看？」

「這分明是無中生有，嫁禍陷害。」

「不然。」葛仁英一搖頭。

「不然！」雷天放目光凝注：「請問高見？」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寶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鄒巧兒救了珍珠，殺了搜索者，珍珠和鄒巧兒原是好朋友一對兒，因爲各爲其主攫取那水晶球，反而傷害了友誼，鄒巧兒富於感情，珍珠則潑辣狠勁，一軟一硬，都配成了剛柔一雙，珍珠自覺不對，忙向巧兒道歉，如果眞的要殺，十個巧兒都化灰了，經過道歉、解釋，兩個寡女，和好如初，司馬洛在旁，看得心情也很舒服，從此兩個寡女可爲自己助手辦事，開始第二步的工作：一方面對付蝴蝶帮找那鏡片；另方面由她們對付搜索者的主使人雷剛將他捉回總部，停止了搜索者的威脅，然後向蝴蝶帮偵查鏡片的下落……

連環襲擊　收到效果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熊公的後台實在是誰了。」

這件事情一開始乃是鄒巧兒到熊公那住宅去偷取水晶球，而水晶球乃是熊公的後台存放在那裏的，連熊公也不知道這水晶球是什麼用途，而這後台就是使用搜索者的人，也即是指揮雷剛的人，雷剛自然能夠供出此人是誰。

此人就是湯仲，一個勢力非常大的犯罪集團首腦。

珍珠說：「知道了這個人是誰，要對付他却是並不容易，即使你們的組織也是認爲棘手的。」

「沒有錯，」司馬洛說：「這人很難攪。」

鄒巧兒說：「現在還何必理他呢？本來他有水晶球，乃是最佔優的，但水晶球偷走之後，他已一無所有了，他急於找回水晶球，動用搜索者而製造了許多麻煩，但現在他也沒有了搜索者，我們就不必理他了。」

司馬洛說：「但是這個湯仲，也是一個我們久已想對付的人！」

「你這個人眞貪！」鄒巧兒說：「還想乘機一石二鳥！」

「做這種事情，總是要做盡的。」司馬洛說。

「那很容易呀，」珍珠說：「湯仲指揮雷剛，雷剛指揮搜索者，雷剛是可以指證他的。」

「這並不容易，」司馬洛說：「雷剛本身就不是一個可靠的證人！」

「是嗎？」珍珠說：「那麼你認爲如何呢？」

「以暴易暴，」司馬洛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他怎樣對我們，我們也怎樣對他們！」

珍珠說：「你眞莫名其妙，你要這樣對付他的話，早就可以了，爲什麼要等到現在？」

「現在我有一些特別的人可用。」司馬洛說。

珍珠說：「又是我們兩個去嗎？」

「不是，」司馬洛搖頭說道：「是搜索者！」

「搜索者？」珍珠說：「搜索者是爲他工作的！」

「搜索者是爲雷剛工作的，」司馬洛說：「雷剛才是爲湯仲工作，現在雷剛已不爲湯仲工作了，湯仲却還不知道！」

珍珠不由得咭咭地笑起來：「搜索者去對付湯仲，那倒眞是好事！」

「是呀，」鄒巧兒說：「湯仲一定感到非常意外！」

事情也正是如此。

這個湯仲，果然是一個大人物，他能夠指揮熊公，也可見他是多麼大了。

因此，當那個人接到雷剛的電話，下令他對付湯仲的時候，也是感到愕然。這個人就是在事發之後曾經到熊公家中去，而且發現了警方留下偷聽器的搜索者，他在搜索者之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即使他，亦是不知道他的上司就是雷剛，他的上司祇是電話中的一把聲音而已。他一向祇是知道，這電話叫他做的事情，他就非做不可。他是一個精明的人，也因此他懷疑的說：「湯仲不是我們適宜碰的人吧？」

「我們是搜索者，」雷剛說：「沒有什麼人是我們不可以碰的！」

「這個……」那人說。

「怎麼了？」雷剛說：「你不是反抗我的命令吧？」

「不是，」那人說：「祇是，這件事情我並沒有把握吧了！」他知道抗命不是好事，會引來別的搜索者對付他，而來者會是他不認識的人，是防不勝防的。

「想辦法好了，」雷剛說：「我們要做的，都不會是容易做的事，錢也是不容易賺的。」

「那兩個女的又如何呢？」那人問。

「她們暫時放下，」雷剛說：「爲什麼你問題這樣多？」

「呃——」那人吶吶着說：「我祇是覺得，假如叫我去對那兩個女的更好！」

雷剛說：「你認爲眞是這樣嗎？你有沒有計算過，爲了這兩個女的，我們已經損失了多少人？而現在連她們是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了！」

那人想一想，又不能提出異議，因爲的確是有數字爲證的，他說：「也許是的，去對付她們，似乎是去送死了！好吧，我去對付這個湯仲！」

這個人却不知道，對付湯仲，乃是一件矛盾得很的事情，這主要乃是因爲他並不知道湯仲就是主使熊公的人。他雖然去見過熊公，仍是不知道，由於熊公是不會告訴他這種事情的，而他到熊公那裏去行事，雖然本是由湯仲主使，但不是湯仲直接下令，而是通過雷剛的，這些人就是因爲秘密守得太好，所以下面的人反而不知道誰與誰是有密切關係。

而他發覺，對付湯仲，却又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

首先，湯仲就不是住在熊公那樣一座堡壘似的屋中，第二，湯仲外表亦是一位巨商，有很多時間是在寫字間裏辦事，第三，湯仲的身邊也沒有很多人，祇是二個保鑣而已。這就因爲湯仲在他自己那個地方的勢力太大了，他不認爲有什麼人會有胆量來對付他。但是搜索者却是有胆量的，他們做了就走，不易追到。

這個人還以爲他做的這件事情也是同一後台所指示，却不知道，他要對付的也正是他心目中的後台。

這人選擇了第二天夜間行事。

那時湯仲仍是在寫字間裏辦公。

湯仲要做的事情甚多，生意上的文件，正式的與非正式的，都是需要由他來處理的，雖然他祇是重要的文件略一過目，其餘都是簽個字，也是要花不少時間了。生意做得大就是如此的。也許他有時會奇怪，自己忙成這個程度，究竟爲的是什麼，但人多是沒有厭足的，即使錢多都花不完了，還是拚命要去賺，而權力雖然祇是會帶來煩惱，亦是要拚命去抓過來。

湯仲有兩個保鑣，就坐在近門口的位子上。整層樓的寫字桌都沒有人，因爲早已過了辦公時間，職員們都下班了，普通的職員，是不會在這時間還辦公的。事實上，這整座商業大厦中都已幾乎完全沒有人。

或許其中有一兩間公司中仍有人在趕夜工，也多數是老板自己去趕而已。

老板的辛苦之處，有許多人是不會明白的。

忽然之間，燈光熄掉，而冷氣亦停止了。

湯仲咒罵起來，說：「又來了！」

這事下午已發生過了一次，曾經停電一分鐘，後來又恢復了，這已曾引起不便，人們都害怕停電時間長，有許多要用電力的儀器就無法操作，而空氣又是要用電機調節的，沒有了電力，空氣就壞極。幸好電才停了一分鐘便又恢復。

現在，晚上，又來一次了。

湯仲說：「這樣不行，要打電話向電力公司投訴！」

不過，在他未動手打這電話之前，電流又再度恢復了。湯仲鬆了一口氣。

他說：「電力是有點問題，也許有些地方的電綫不大好，是應該想辦法檢驗一下的。」

樓下的守門人亦是認爲如此。

而這樣想着時，修理的人就來了。

一部工程小貨車在大厦門口停了下來，下來了兩個穿工人服，揹着工具袋子的人。

其中一人問：「是不是這裏的電力有些問題？」

守門人忙說：「是呀，剛剛才停了一停！」

那人說：「是不是下午也停過？」

「是的！」守門人說。

「那麼讓我進來檢驗一下吧，」那人說：「有好幾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情形，我們要查出毛病在什麼地方！」

就這樣，那個由雷剛所指派的搜索者便與他的同伴輕易進入了這大厦。他們並不是利用停電而混入，實在停電是他們製造的。他們在白天已經在電綫上做過一次手脚，作爲晚間行事的張本，剛才他們又再做了一次。假如他們眞要等停電作藉口的話，等上一年都未必能夠等到這樣的巧合。

那二個人首先到總電掣去視察一下，認爲沒有什麼毛病。但是，可不可以到樓上去看看。最好是由頂樓逐層驗下來。

頂樓乃是湯仲的寫字間的所在。守門人亦是知道的。

守門人說：「頂樓有人在工作，我帶你上去吧！」

守門人也有兩個，分一個出來帶他們上去。

守門人也知道湯仲是一個惡人，而身邊又有武裝的保鑣，假如忽然有兩個陌生人出現，可能會鬧出大事的，而就是沒有，亦會怪他們不事先通知，所以先打一個電話上去，然後帶這二個人上去。

他們到了頂樓，這事，就是經驗老到如湯仲，亦是並不懷疑，就是因爲白天已經停過了一次電，而且，他也最猜不到搜索者竟會是來對付他的。

湯仲說：「你們檢查不要緊，但是假

如熄電擊，就先通知我一聲。我正在簽文件，名字簽歪了就不大好了！」

「行丁，老板！」那個搜索者說。

他們在這裏作狀檢查電綫，那個守門人則是先回到樓下去了。湯仲仍然迷頭迷腦在工作着，那二個保鑣，對這二個「檢驗」電綫的人亦是不大留心。

直至這二個人從工具袋裏取出槍來，那時已經遲了。

那是裝上了滅聲器，火力犀利的槍，而這二個搜索者亦不浪費時間，一連串射擊，二個保鑣便倒了下來。

湯仲嚇得大叫起來。

但他是緊接着輪到的目標。先射保鑣，乃是因爲保鑣有槍。

槍彈把湯仲射得飛跌到了地上，他身後的大玻璃亦出現了兩個子彈洞。

但是，湯仲和他這二個保鑣亦並未死掉，因爲他們都未被射中要害，祇是肩和手臂中彈。搜索者得到的命令就是不要殺他們。

這是比較困難的工作，又要開槍，又不准把人殺掉。不過這二個人都是好手，他們仍是成功了。

湯仲躺在地上，輾轉呻吟着，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以他的地位，他竟然會遭到如此的對待。

但是此時他也是沒有辦法了。

那個直接受命於雷剛的搜索者上前來，走到湯仲的身邊，槍咀斜斜地垂下來對着他。

湯仲有氣無力地說：「你……要殺死我？」

「不是，」那人說：「你的運氣很好，你的敵人並不是要你死，這祇是一個警告！」

「敵人？誰？」湯仲問。

「你應該知道你有什麼敵人，」那人說：「我不是來告訴你這些的，我是來告訴你，不要再幹。」

「再幹什麼？」湯仲問。

「我不是知道那麼多的人，」那人說：「不過，看來你也暫時是不能幹什麼的了！」

他說完了，便與他的同伴轉身就走。

湯仲與他那二個保鑣都躺在地上不能動。

樓下那二個守門人，隔了那樣的高度，當然是完全不知道上面發生了什麼的。

他們祇是看到這二個「檢驗電綫」的人從升降機中出來。

一個守門人問：「弄好了嗎？」

「沒有問題了，」領頭那個搜索者說道：「不過，樓上的老板要請你們上去一趟！」

「哦？」那守門人說：「有什麼事情呢？」

「我怎麼知道呢？」那人說：「他又不會告訴我的！」

他們走了，而那二個守門人就分出一個來，乘升降機上樓去。他到了頂樓，就看到了那血淋淋的情形，就嚇得幾乎暈了過去，因爲他從未有機會看過這樣的塲面。不錯，在電影及電視中看是看得多了，但是這是與親歷其境不同的。

這人手忙脚亂，當他驚魂甫定時，他首先就是過去把湯仲扶起來，但他不是一個救護人員，所以他就把湯仲弄得更爲辛苦了。湯仲說：「不要碰我！」

那守門人說：「但是……你……受了傷！還是我打電話報警吧！」

「不要報警！」湯仲很辛苦地叫道，「千萬不要報警！替我打一個電話……給我講，我會叫醫生來！」

湯仲對他講了一個電話號碼，那個守門人用發顫着的手爲他打了這個電話。這時，湯仲才放心地嘆了一口氣，因爲他有勢力，他有私家的醫療工作人員，他知道他是可以有救了。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警車的警號聲自遠而來了。

守門人說道：「警車來了，這更加好了！」

湯仲咒罵起來：「是誰報警的？」

「不是我，」守門人說：「你也看着的，我沒有報過警呀！」

湯仲也懶得跟他講了，因爲他明知這是被人作弄的。

來開槍的人，顯然是在行事之後還報警，說這裏出了事，於是，警方就來了。除了他們之外，沒有人可能知道有事而報警。

事實上也是如此，這就是雷剛在電話中所作的指示。那二個搜索者要在行事之後打個匿名電話報警，於是警方就趕來了。這做法雖然是頗不尋常，不過既然這是雷剛的主意，那兩個人也祇好照做可也。

湯仲自己所召的醫生，當然是比警方來得遲。那醫生與一間私家醫院有聯絡，私家醫院派來了一部私家的救傷車，但是來到時已用不着，因爲官方的救傷車已經停在大厦門口了，而且還有許多警車。

這私家醫院的救傷車當然不停下來，祇是當作路過而開走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他們是無能爲力的了。

湯仲給送到了公立醫院去急救，自然，警方同時亦在他的辦公室裏找尋綫索，跟着亦到他的家中「調查」。負責此事的人之中，還有莫先生的組織的人員。他們許久沒有機會和藉口搜索湯仲的辦公室及住宅，現在就有了。他們可以找到許多甚爲有用的文件。

× × ×

司馬洛說：「這樣一攪，湯仲不得了，而且連帶熊公也不得了，由於熊公與湯仲關係密切，許多文件可以證明他們在許多非法勾當方面有關！」

鄒巧兒說：「這眞是諷刺，他們很落力想把別人的證據抓到手。結果却是自己的證據被抓到了！」

「這就是貪得無厭之累，」司馬洛說：「他自己是權力和金錢都已經有了，還是貪要多得，不擇手段，結果就是貪出禍來了！」

「你不也是貪得無厭嗎？」鄒巧兒說道。

「噢，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祇是假裝表示歡迎的！」司馬洛說。

「呃！別說了！」她在他的腿子上一擰。

司馬洛這樣說，就因爲他們剛才是在床上，也的確不祇有過一次，而她並沒有嫌多。

這時，屋外樓下的花園中，車子的號角聲大响起來，而且一响就是响個不停。鄒巧兒說：「噢，珍珠回來了，我還是回到我的房間去吧！」

她匆匆披上她穿來的睡袍，就轉回她的房間去。

她說司馬洛貪得無厭，實在並不公平，是她自己過來的。珍珠出去了，她認爲她可以趁着這時間與司馬洛單獨相聚一下。現在珍珠回來，她就不大好意思，連忙離開了。

司馬洛也是盡快穿好衣服，跑下樓去了。

那車子的號角聲仍是不停地在响着，而開車回來的珍珠，正把車頭蓋打開，在弄着。看情形乃是响號的掣忽然壞掉了，如此就會响個不停。

司馬洛走上前去說：「讓我來吧！」

他把珍珠手中的電筒拿過來照着，弄了兩下，响號聲就停止了。

司馬洛說：「你不是連這個也不會弄吧？」

珍珠聳聳肩：「有時也會陰溝裏翻船的！」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

司馬洛知道，珍珠這樣做，乃是要使他們知道她已經回來了，免得鄒巧兒尷尬而已。事實上珍珠出去做的事情，本應和鄒巧兒同去的，鄒巧兒却說不舒服而留下來，珍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司馬洛也頗感激珍珠如此做。

他們進去，珍珠自己去開了一瓶汽水。鄒巧兒也下來了。她已經穿好了衣服，亦盡可能把凌亂的頭髮整理好，不過還是難以掩飾她做過一些什麼事，明眼人是可以看出來的，她的眼神，她的容色，都是有所顯露的，也可以說她，此時是容光煥發。

司馬洛說：「弄成如何了？」

珍珠說：「還好，沒有問題，我相信明天晚上我們就可以動手了！」

「爲什麼明天晚上？」鄒巧兒問。

「一個理由就是今天晚上時間已經很遲了。」珍珠說。

「還有呢？」司馬洛問。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我們的對像明天晚上會在家。」珍珠說。

「唔，」司馬洛說：「兩個都是很好的理由！」

珍珠就是去相一相蝴蝶帮的帮主的住宅。蝴蝶帮就是已經死去了的傑克的後台，他們有那鏡片，而鏡片應該是由帮主收藏起來的。這樣的東西，却不能去强奪，因爲很容易就被毁滅，去偷回來是比較好的。

本來，偷東西最好是要物主不在家的時候。

但是這一次偷東西，却是要等物主在家才是較爲方便，那是因爲他要偷的東西實在太容易收藏了，很難找得出來，需要物主提供一些資料。

鄒巧兒說道：「你也要跟我們一起去嗎？」

她問的是司馬洛。司馬洛微笑點點頭，說道：「也好，我也可以去玩玩，我們三個人，像以前一樣！」

珍珠搖搖頭說：「不是像以前一樣了，永遠不會像以前一樣了！」

司馬洛不知道說什麼好，頗感難爲情，不過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响了起來，他便走過去接聽。

鄒巧兒對珍珠說：「你是不是在吃醋嗎？」

「不是，」珍珠說：「我祇是爲你高興，而爲自己傷感吧了。」

「你也可以找到……」鄒巧兒說。

「這是其次的問題，」珍珠說：「以前我並未殺過人，現在我已經殺過了。」

「傑克不算什麼——」鄒巧兒說。

「總之我也是殺過了人，」珍珠說，「這就與以前不同了，而你有了一個男人，這也是與以前不同了。」

「但是這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鄒巧兒說。

「我沒有說這是不好，」珍珠說：「這是好的，我不會吃你們的醋，這就是好的，我祇是說，心情不會與以前一樣吧了，這是好的不同。」

鄒巧兒聳聳肩，說：「我以爲我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甚至是太豐富的人，想不到原來你才是！」

「我們都是的，」珍珠說：「祇是表露的方式不同。現在，我的方式，又是有所不同了。」

鄒巧兒說：「爲什麼呢？」

「經歷過一些重要的事情，」珍珠說：「受過一次重大的教訓！」

鄒巧兒捏捏她的手，說：「那麼，現在，我們才算是眞正的朋友！」

「是的，」珍珠說：「現在，我們才算是眞正的朋友！」

司馬洛講完了電話走回來了。他說：「是雷剛的投訴！」

「雷剛！」鄒巧兒說：「他是有資格投訴什麼嗎？」

司馬洛聳聳肩：「很難講，他對付了湯仲，當然不是他自己動手的，動手的人發覺湯仲被弄了之後竟然是落入警方的手中，就甚爲不滿意，認爲是上當了，可能是雷剛上當了。因此，雷剛再叫他們去行事時，他們就奇怪是否安全了。」

珍珠說：「雷剛會不能指揮他手下的人嗎？」

「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司馬洛說：「這一類的人都不喜歡爲警方服務，假如他們懷疑他們所做的一件事情是爲了警方而做或是對警方有利的，他們就會不想做了。」

鄒巧兒說：「但是你仍然是可以叫他做事的。上一次是上了當，因此這一次就要對付使他們上當的人，你要對付的下一個就是使他們上當的人！」

「對了，」司馬洛說：「這眞是一個好主意！」

珍珠說：「可以叫他們去對付麥狄根。是麥狄根做的古怪，使這件事情弄到落入警方之手的。那些搜索者，不會知道眞相實在是怎樣的！」

「唔，麥狄根，」司馬洛說：「他就是有帳簿的副本的人，而那個做帳的人，亦是在他的手中，他拿着帳簿的副本沒有

什麼作爲！而我們也用不着把這副本拿過來。不過我們可以把他消滅，與及把那個做帳的人拿過來的。」

「珍珠，」鄒巧兒說：「麥狄根是你的後台老板！」

「是我的女朋友的後台老板，」珍珠說：「不關我的事，現在我那女朋友死了，我就更不必忠於他了！」

司馬洛說道：「唔，你的女朋友，是爲麥迪根工作的，她被湯仲派去的搜索者殺掉了，於是，麥迪根甚爲生氣，亦利用搜索者去對付湯仲，使湯仲落入警方之手，這做法使搜索者們甚爲生氣，因爲他們被利用了。雖然，他們爲了錢可以做任何工作，但是叫他們變相與警方合作，他們却是不高興的，亦損害他們的聲譽，於是他們就要向麥狄根報復，把麥狄根懲戒一下。」

「我就是這個意思。」鄒巧兒說。

「你看，」司馬洛說：「你們能夠想出多麼好的主意，假如沒有你們，我眞不知如何是好了。」

鄒巧兒說：「那你還不快打個電話叫雷剛如此做？」

「這個嗎？」司馬洛搔着後腦：「我剛剛就是已經叫他這樣做了。」

「你！」鄒巧兒大發嬌嗔地用拳頭向他搥打，司馬洛則祇是任笑。

珍珠說：「我們不能否認，這個人的頭腦是的確比我們好得多的！」

「也不見得呀，」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們是同時想到的，我聽到了雷剛的投訴，我就想到了應該這樣做，而你們聽到了雷剛的投訴，你們也是立刻想到了應該這樣做。我比你們先知道了投訴，所以就先想到吧了，並不是說我的腦筋比你們强得多。」

「這個……」珍珠說：「總之，現在事情是正在逐步解決了。」

「希望是如此吧，」司馬洛說：「祇是消滅了人，還不能解決，最要緊的還是找回那片鏡！」

「這也應該不是大問題。」珍珠說。

司馬洛點了點頭，又說：「希望如此吧！」

× × ×

總之，麥廸根是有準備的，因爲他手下那個女人，也即是珍珠的女朋友，已經給搜索者殺掉了。

他就不能夠不提防搜索者會來找他，他不同湯仲那樣，自己是使用搜索者的人，因而就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爲搜索者的對象。

麥狄根防備得很嚴密，而本人深居簡出，但是搜索者們還是有辦法的。

尤其是有司馬洛在幫助設法。

麥狄根爲了怕有危險，躲在家中是必然的事情，而他也暫時不敢再打算去奪取那水晶球了，連自己的性命也不易有把握可以保得住，還奪取什麼水晶球呢？

但是麥狄根的家却是並不如熊公的家那樣防守嚴密，難以攻入的，而麥迪根的家實在又並不是那麼大。

搜索者是有他們的辦法的。

他們也很懂得把握時機。

那天晚上下大雨，他們就出動了，仍是那兩個對付了湯仲的人，他是雷剛手下的最高手，雖然他們亦是不知道原來自己的上級頭子就是雷剛。

下着狂風大雨，視野不佳，防守亦難，但是對那些偷偷摸摸的人來說，則是容易的。

這二個人就在黑夜的大雨中攀登了麥迪根的花園的牆頭，就這樣伏在牆頭上，並沒有跳下花園中。

假如不是下雨天，在花園中巡邏的守衛就很容易看見他們了。但是下雨就看不清楚，而假如不是下雨，他們又不會採用這辦法。

花園的牆是很高的，從外面的地面上望，根本沒有辦法可以見到園內的屋子，但是登上了牆頭則是可以見到了。

在橫風大雨中，屋子也祇是一個黑暗的輪廓，而亮了燈的窗口也祇是一個模糊的光源。

但是通過望遠鏡望過去，就不是如此了。

那二個人是用裝在槍上的望遠鏡望過去，距離拉近，就看得甚爲清楚。

他們可以看到麥迪根就在窗子裏面，坐在桌子後面處理一些文件。

假如那些守衛也用望遠鏡，他們可能亦會看到牆頭上出現了侵略者，不過他們則是沒有理由如此做的，這就是所謂防不勝防，主動者可以盡許多特殊的辦法，防守者却是不能夠任何時間都出齊各種辦法的。

這二個搜索者甚爲鎭定，槍上的望遠鏡瞄準鏡看得見麥迪根，就也即是可以射中他了。

他們扳動槍機，每人都放了兩槍，槍咀上有滅聲器，所以槍聲不響，而那柔和的「撲撲」之聲亦被風雨之聲所遮蓋了，反而窗子的玻璃被射破的時候，聲音甚爲刺耳。

所有的守衛的注意力，都被玻璃射破的聲音吸引了，而在同時，麥迪根則是整個飛了起來，跌在地上，他是兩肩都中了槍。

二個搜索者一翻身，便已由牆頭跌回外面去，落在地上，立即向他們開來的汽車奔跑回去。

但是就在此時，警車的聲音却自遠而來。

那個領頭的人大聲咒罵起來：「怎麼？又是一樣？」

他當然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所中的乃是雷剛的計，他祇是懷疑他那個神秘的主持人這一回是遭遇到了太强的對手了。

但這一次，他們也沒有辦法脫身了，他們的去路被警方的路障截住，他們不肯停車，而硬衝過去，這樣硬衝，在電影裏是一定行的，但實在則不是如此。

這裏的路障乃是用沉重的鐵馬架成，而不是木板的架子，假如是木板的架子，那當然是容易撞開和撞破了，但是鐵馬就不是那麼容易。

車子頭一次是把一隻鐵馬撞開了，這却已使車頭撞得又凹又破，跟着，車子又撞着了另一隻鐵馬，這一隻鐵馬則是因碰撞而已跳了起來，於是就不是車頭撞中它，而是車頭的擋風玻璃迎着它直撞過去，

車頭的擋風玻璃碎掉了，鐵馬的一端的大鐵枝直插進來。車子仍然帶着它前進，終於給那鐵馬的重量和拖力弄得傾側了，倒在地上，車輪仍在轉動着，不過已沒有了前進的能力。

路障的警察在一段距離之外包圍着，一時仍不敢接近，因爲他們知道車中乃是非常危險的人物，携帶着犀利武器的，一盞射燈直射着車子，把它照亮了，一個警察通過擴音機喝道：「請你們舉着手出來，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車中人沒有反應，而不久，他們看見有血流出來。

這兩個人顯然已經受了重傷。

擴音機中的聲音又叫道：「現在，我們過來了，希望你們不要再抵抗。」

還是沒有反應。

警察們小心地走近，看見那兩個人都是已經沒有抵抗能力了，那個最高手的搜索者已被鐵條插中頸子，連頭都歪了，他是死定了，另一人則給破玻璃射得一臉是血，連眼睛都被封了，根本看不到什麼。

這兩個人已經做過太多兇悍的事情，現在也應該是停止下來的時候了，而他們也是停止了，一個已經死了，另一個即使活下去，亦是不可能再做同樣的工作了。

就是這樣，警察們把他們車中的犀利武器取出，亦把他們送進了醫院。

在同一時間，麥迪根亦是給送進了醫院，一如湯仲上次的遭遇，麥迪根的手下發覺他中槍受了傷，爲之手足無措之時，警車和救傷車就自動到達了，那些手下沒有人指揮，而且亦是的確急切需要的，便把救傷車放了進來。

於是警察亦是給放了進來了。

警察因爲這是一件開槍傷人案件，自然有權盤問屋中的每一個人，並且在屋中各處視察，亦卽是搜索，他們把那帳簿的映印本搜了出來，而且亦找到了那個做帳的人。這人就給他們帶走了。

所謂「他們」，其實乃是莫先生那個組織的人。

而在差不多同一時候，司馬洛、珍珠及鄒巧兒三個人亦實行對付蝴蝶帮的帮主，他們不能夠拖延，假如蝴蝶帮主知道麥迪根也出了事，就很自然地會懷疑自己亦會有相同的遭遇，而加緊防範。

這個蝴蝶帮的帮主的住宅也是與麥迪根的差不多，不過防守沒有那麼嚴，因爲他的勢力夠大，而那裏乃是他的勢力範圍，他並不認爲他需要什麼保護。

他祇是身邊有二個隨身保鏢而已。

司馬洛他們進去得更爲容易。

尤其是又是在雨中。

這個帮主是一個乾瘦而又矮的人！就像是一個小孩子似的，也像是把一個高大的人晒乾製造了似的，他的頭也是很小，頭裏面的腦袋的體積也不見得會多麼大，但腦筋甚好，證明一個人聰明與否，是與腦的大小沒有關係的。

雖然，他的好腦筋也只能令他達到他想達到的目的，亦不能爲他解决眼前的困難。

這個瘦小的人是正在樓上的房間裏吸着香烟，不停地動着腦筋，目前的形勢，他知道是很差的，而他仍在想辦法，看看如何可以得到那隻水晶球。

他却不知道糟到那個程度。

忽然之間，司馬洛、珍珠和鄒巧兒拿着槍衝了進來，濕淋淋的身上，水不斷流下來，弄濕他的名貴地毡。

這人連忙把手高擧起來，在這個時候，他當然是不會有空去顧他的地毡了。

司馬洛說：「你也用不着指望你的保鑣了，他們已經在樓下睡着了。」

這個人不大明白睡着是什麼意思，但是他也明白他的保鑣是沒有用處了，否則，這三個人也不能夠通得過樓下那一關而上來。

事實上，他的保鑣們都是中了司馬洛等的痲醉槍的藥針，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便失去了知覺，他們起碼要睡到天亮才會醒來的。

總之，保鑣沒有了影子，而這些人既能衝上來，就不能去想抵抗的問題了，既然肉在砧板上，就祇有任由魚肉。

這人雖然沒有見過司馬洛及珍珠與鄒巧兒，也猜得到他們是誰了，起碼可以猜得到珍珠和鄒巧兒是誰。

珍珠得意地微笑着，說：「蝴蝶是嗎？我是蝙蝠，蝙蝠是吃昆虫的，本來很少吃蝴蝶，因爲蝙蝠夜間才出現，蝴蝶却祇是日間活動的，但是，我們現在却是夜間相遇了！」

那人苦笑不出聲。

鄒巧兒則一跳跳前去，把他整個揪起來，丟在地上，假如地上不是鋪着厚厚的地毡，這人眞會連骨頭都散掉了。鄒巧兒搜過了他的身子，沒有找到武器，便讓他坐在地上。

鄒巧兒是很有理由對他粗魯的，因爲他乃是傑克的後台，而傑克曾經利用過鄒巧兒，還打算殺她滅口，這是使她有權甚爲憤怒的。

那人給這樣摔了一下，也要好一會才能夠定神，而這時鄒巧兒亦已經搜完他的身子了，這人說：「好了，三位朋友，你們顯然不是來殺我的，所以，你們想要什麼，你們就開口好了。」

他倒不愧是帮主，說話爽快，既然明知沒法脫身，就不如節省一些痛苦了。

珍珠說：「我們要的東西，你大概也知道了，既然你是那麼爽快，那你就乖乖地拿出來吧！」

「哦，」那人說：「帳簿！」

「對了，」司馬洛說：「拿出來。」

「在這書架上，」那人說：「頂層，那一大堆舊文件的中間，由上面數下來第五本。」

他不親自去做這件工作亦是合理的，就因爲他可能被懷疑在那個地方藏着什麼武器，對方去拿，就爽快得多了。

這件事情由珍珠去做，她把書架頂層那大堆舊文件一本本拿開，拿開了四本，第五本則拿了下來。

她把它放在桌上，打開來看看。

果然其內就是那密碼似的記載，也是一本映印本，不過底面有許多頁則是其他無關的正式文件。

珍珠笑道：「這倒是一個好方法，就放在當眼的地方，但是要找出來也要翻過你這裏所有的全部文件才行。」

「你看，」那人說道：「我是很坦白的，我沒有騙你們，而我亦不打算騙你們的。」

「多謝你，」司馬洛說：「還有那塊鏡又如何了。」

「什麼鏡？」那人說。

「這個你又不夠坦白了，」司馬洛說：「你給我們的是明知道我們已經有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而想得到的東西，你却不肯給我們。」

那人面有難色。

珍珠則說：「我知道的，你認爲我們不會殺死你！」

鄒巧兒說：「讓我來試試如何？」

司馬洛說：「不要用暴力，我們大可以研究一下這裏他自己的秘密文件，相信一定很是豐富，內容可能使他要坐很多年牢。」

「對了，」珍珠說道，「他年紀又已經不輕，他也未必能夠活到放出來的時候了。」

那人苦笑着看着他們，他雖然可以抗議說他們沒有權這樣做，但這個抗議是沒有用處的，他們搜到了有用的文件的時候，就有權留下來了，而且在槍的面前也不能講什麼權利。

「怎麼樣？」司馬洛說：「東西在什麼地方，你不想動，我們可以自己拿。」

「在櫃子裏，」那人終於嘆口氣道。

「什麼櫃子？」珍珠問。

她還以爲應該是鎖在保險箱中之類的櫃子。

「外面，」那人說：「放攝影機的櫃子。」

「嗎，」司馬洛欣賞地說道：「你果然眞是一個了不起的聰明人。」

他走出廳中，那裏有一隻櫃子，是玻璃門的，櫃內放着許多攝影機，望遠鏡等物。這人的業餘娛樂就是攝影和養馬，這兩種東西都用得着，而攝影機，假如是講究的人，是會有許多不同的鏡頭的。

司馬洛把一箱一箱的鏡頭搬進來，放在地下，說道：「是哪一塊？你指出，我拿！」

那人用手一指，司馬洛打開其中一隻箱子，那裏面有許多塊鏡頭，那人說：「最大的一塊。」

司馬洛把那一塊取出來，拿在手中細細檢驗起來，說道：「怎知道你是不是說謊呢？」

這鏡使他有一個懷疑的地方，乃是一個金屬的圈套着，也就是攝影上的所謂光圈，似模似樣的——似用在攝影機上的鏡頭。

那人說：「我就是特意要製成這個樣子，以免給人家偷掉！」

「這樣嗎？」司馬洛說：「是很有道理，不過還是需要證明一下！」

「你想怎樣證明呢？」那人問。

「等，」司馬洛說道，「我們等着證明！」

那人不明白司馬洛究竟是在講什麼，不過過了半個小時之後，他就明白了。有一部車子開進他的家的花園——現在他的家已是任由對方進出了，他雖然是很有勢力的，亦不能夠反對。他無從通知他那些武裝的「部隊」，而且，面對司馬洛這個組織，反抗亦是甚爲不智之舉。

事實上，來的人就是那個做帳的人，他給從麥迪根的家中趕來，就被送到這裏來了。

他給帶到那蝴蝶帮主的面前，登時顯得尷尬萬分，他怪吶吶着說：「我……我沒有講出去！不是我！」

司馬洛說：「我猜，他的意思是，他並沒有告訴麥迪根，那鏡是在你這裏，是他賣給你的吧？」

「是的。」那矮小的蝴蝶帮主說。

「我也——我也沒有告訴這些人！」那做帳的人說。

「但是他們却懂得來找我。」

「不是他講的，」司馬洛說：「不過現在這一點也不重要了！」

珍珠對那做帳的人說：「你身在麥迪根那邊，但是鏡却是賣給了蝴蝶帮，這是怎麼攪的？」

那做帳的人苦着臉，囁嚅着說：「你們也知道的，我是被困在他那裏，是他把我捉來的！」

「麥迪根却不問你那鏡在什麼地方？」珍珠說。

「他不知道有這鏡，」那人說道：「我是先賣了給——這位先生，我當然連提都不敢提起，以免……你們大概也是明白的。」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明白了，你就來替我們鑑別一下吧，那塊鏡是不是在這裏？」

他又把這個做帳的人帶到那些攝影機的鏡頭前面，那蝴蝶帮主指出來的一個，司馬洛已經放回了。

那做帳的人毫不考慮地取出一個，也就是蝴蝶帮主所講的那一個。

司馬洛說：「你似乎選得對了，你認得那框嗎？」

「不是，」那做帳的人說：「我賣的時候是沒有框的，不過大小我認得，這裏就祇有一塊是那個大小的。而且，我對攝影也是很感興趣，攝影機的鏡頭通常是沒有這樣的大小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把那鏡頭取回了，用箱中一隻用以盛載此類東西的軟皮袋子裝好，放進衣袋，又搭着那做帳人的肩說：「現在，你可以陪我們回去，再研究一下那些帳簿了！」

「我呢？」那蝴蝶帮主問。

「你嗎？」司馬洛說，「我看，你就這樣在這裏協助我們的人調查好了！」

「調查什麼？」那人問。

「調查你自己的文件，」司馬洛說：「我相信這裏面是必然有很多值得查的東西的！」

「唏！」那人憤怒地叫起來：「你答應過我的！」

「我答應過你什麼？」司馬洛問。

這人又說不出話來，因爲司馬洛是並未答應過什麼的。他們是說，假如這人不把鏡交出來，這裏搜出的文件可以使他坐很多年牢，他會沒有命坐，到他出獄的時候，但是並沒有說假如交出了那鏡的話就不動他的文件。

他氣得臉都變成了瘀紅色。

珍珠說：「你也別生氣了，即使你不把鏡交出來，我們還是一樣可以找到的，祇是多花一些時間吧了！」

那人仍是沒有氣平下來，既然是無甚分別的，那他又何必告訴他們鏡在何處呢？讓他們自己辛辛苦苦去找好了。

鄒巧兒說：「你也是少受了許多痛苦。而且，以後我們亦是會使你盡量少受苦的，就因爲你很合作。」

「當然，」司馬洛說：「那是說假如你肯繼續合作下去的話！」

他們離開了這屋子，而由其他的莫先生手下的人員負責大搜這屋中的文件。

蝴蝶帮到此，看來是面臨崩潰了。

沒有什麼人能夠挽救他們了。

× × ×

在科學研究室中，那隻巨大顯微鏡似的東西，已經把鏡片裝上去了，鏡片是在那個做帳的人指導之下裝上去的，這東西他用得最多，因此他也應該是最熟的。

那個做帳的人向鏡中望一眼，滿意地說：「呀，現在行了！」

他退後，做了一個請的手勢，那亦即是說請司馬洛他們來試看一下。司馬洛與鄒巧兒及珍珠都輪流看了一次，果然，透過了那鏡片，又再透過水晶球，那帳簿上所寫的就不再是一條一條的虫，而是清清楚楚的文字及數目字了。這不是很深奧的魔術，原理是早就已想出來了的，祇是要得到一片適合的鏡片並不容易吧了。

司馬洛說道：「很好，現在，你可以來做一些抄寫的工作了，把這帳簿再抄一次！」

那做帳的人點點頭：「可以，這種工作，反正我是已經做慣了的！」

鄒巧兒說：「假如你當初不是把鏡片拿走，又把這個鏡筒丟到樓下去，就沒有那麼麻煩了！」

那人嘆一口氣道：「我是怕會落在不對的人的手中呀！」

司馬洛說：「我們算不算是不對的人呢？」

「落在你們的手中也好。」那人說。

「但是你又把鏡片賣給蝴蝶帮。」珍珠說。

「東西分散在敵對的人之手似乎安全些。」那人說。

「那即是什麼意思呢？」鄒巧兒問，「你這樣做，是忠於你本來的老板嗎？」

那做帳的人聳聳肩道：「老板都已經死掉了，還有什麼好忠於他呢？那些人，我覺得是應該懲治的，現在東西都落在你們之手，那是最好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你好好地在這裏做謄寫的工作吧！」

雖然是這樣講，司馬洛還是不完全信任此人的，所以派給了他一位助手，這位助手確是能夠帮助他工作，但是同時亦是負責監視着他，使他不能夠作什麼異動，假如把這些東西都毀滅之類。

× × ×

鄒巧兒看着報紙，說：「呀，又有一個人被捉起來了，又是那些帳的功勞！」

「是的，」司馬洛懶洋洋地說：「那些帳，落在我們之手，實在是很有用處的。不然的話，我們就不會那麼急於要把它拿到手，亦不會有那麼多人爭奪了。」

他們現在，是在另一間安全的屋子裏，這間屋子設備，則是甚爲舒服，其內有私人的游泳池，他們現在就是躺在池邊，享受着陽光，早上起來，在池中游一個泳，然後吃早餐，看報紙，那是很鬆弛的享受，尤其是祇有他們兩個人，珍珠不在這裏。

鄒巧兒說：「還是一件事，報紙沒有刋登的新聞，那就是，珍珠昨天晚上沒有回家。」

司馬洛說：「這事我是比你更先知道的。」

鄒巧兒說：「他沒有告訴我她要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說：「這有什麼關係嗎？」

「這個——」鄒巧兒說：「難道你是一點都不關心的嗎？」

「現在她似乎不可能是去做什麼背叛我的事情，」司馬洛說：「水晶球那件事情已經結束了，她也做不出什麼古怪了，而且她亦不想做什麼古怪，除非我的判斷大錯，錯到離題萬丈的程度！」

「唔——」鄒巧兒說：「我不是說她會做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情，而是說，她可能會去做一些什麼任性的事情，會因此而闖禍！」

「她闖禍，她也應付得起。」司馬洛說。

「但是，」鄒巧兒說：「總之我就是有一種不大妥當的感覺！」

「那麼，」司馬洛說：「你是不是想找她呢？」

「你的人，」鄒巧兒說：「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已經停止了跟踪！——那是說，停止了保護，」司馬洛說：「我們現在是正在鬆弛中，假如她另有鬆弛的地方可以去，那爲什麼不讓她去呢？假如她在這屋中留下來，三個人在一起，那就三個人都不能鬆弛了。」

「我仍然是在担心，」鄒巧兒說：「我了解她這個人，她不對我講到什麼地方去，那就是頗有問題的！」

「那你認爲應該如何呢？」司馬洛問道。

「我……不知道，」鄒巧兒說：「她又沒有對我講她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就是去找她，也無從找起呀！」

司馬洛皺眉看着她，沉吟着說：「假如你担心，我也担心起來了！」

「也許……也許祇是我神經過敏吧了！」鄒巧兒吶吶着說道。

「也許是，」司馬洛說：「也許不是！」他這樣講着的時候，神情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鄒巧兒說：「怎麼？我都不緊張，你却緊張起來了？」

「你並不是不緊張。」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是，」鄒巧兒說：「你比我更緊張！」

「是呀，」司馬洛說：「就是因爲我有這種奇怪的預感。」

「你不是說，」鄒巧兒說道：「她不回來過夜是爲了方便我們嗎？」

（未完・七）

珠緣佛劫龍鳳配

喬裝誅殺手 定計誘奸徒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仲屏得于冰之助，匿在深山古庵之內療傷，于冰說梁院主巳知他反叛，派出高手要誅殺韓仲屏，要他小心提防，于冰離去不久，又跑來告知，查秋曹帶着七名手下在追查韓仲屏的下落，韓仲屏憂形於色，于冰設法讓查秋曹去找鳳郡主，却讓鳳郡主把他手下打得五死二傷，查秋曹狼狽離去，待找得韓仲屏，忽被蘋兒暗中使出一招，把他殺掉……衞童正和天地雙丐談笑風生，突見白眉神駝掠了入來，衞童忙向他詢問有關雙燕堡之情況，莫濳叙說一切，却和衞童所料不差，衞童說草亭之約無異是鴻門宴，兇險萬分，各人立卽商量計策……

麻陽道：「這麼說來那韓仲屏並非等閒之輩，爲何屈從於常兄獻繪地圖。」

「一則韓仲屏心懷願望，久有不臣之志，再韓仲屏不愼罹受常兄「絕脈神指」及苗疆蝕魂無形奇毒暗算，每晚子夜均會發作備受縮筋挫骨陰火焚身之苦，無可奈何……」鄧嵩哈哈一笑道：「當然，韓仲屏的圖常兄心知半眞半假，但亦可從假的找出眞象。」

麻陽道：「常兄才智實堪欽佩，不過胆量却感小了，有狻猊令在手何愁不使丐帮天地雙丐俯首就範，爲何如臨大敵，敦請我們兩人防備萬一？」

鄧嵩冷笑道：「麻老二若可掉以輕心大意，天地雙丐最磔傲難馴，常兄就怕雙丐不聽狻猊令符驅策，他們二人不聽命還是小事，倘若丐帮弟子均以天地雙丐馬首是瞻，則對抗五行院力量却大爲薄弱，稍時如雙丐倔强違令，你我則給他們來個下馬威！」

麻陽道：「成麼？」天地雙丐是極難惹的人物，你我並無穩操勝算之策。」

鄧嵩道：「常兄另有妙策逼使雙丐投鼠忌器，不過常兄嚴囑若天地雙丐避不露面，你我不可現身。」

驀地——

天際遠處傳來一聲長嘯，江風狂勁，更顯高亢響亮，流星雙怪立即掠出亭外，擇處隱伏不見。

江邊草亭周近登時杳無人跡。

嘯聲巳戛然而止，遠處顯出五點豆大身影，來勢絕快，片刻巳自奔近，爲首一人乃一身藍衣面目森冷中年漢子，胸前釘綴着兩排白鈕，背搭雙劍，鷹鈎長鼻更顯得慓悍鷹鷙，殺氣逼泛眉宇。

身後隨着四個灰衣人，面色似長居黑窟久了，不見陽光地慘白無神，兩眼瞇成一條綫縫，似睡非睡，同樣地有着一股殺氣。

這四人背上繫扣九面月牙環，精鋼打造，鋒芒犀利，寒光閃閃。

爲首藍衣慓悍漢子身形立定，用鷹鷙的森厲目光巡視了一眼，嘴角泛起耐人尋味的譎笑，右拳忽揮了揮，四灰衣人雙肩齊振，肩頭突冒起八面月牙鋼環，電漩急轉，帶出悸耳銳嘯飛了出去。

那八面月牙鋼環利時漫無目的地滿空飛舞，上下起落轉漩無定，却威勢極爲懾人。

只見那八面月牙鋼環倏地飛投入林蔭隱蔽之處，猛至冲起數聲凄厲慘叫，八面月牙鋼環竟自飛出，四灰衣人俟鋼環飛至近身，掌心一堆一吸，鋼環自動投回肩背，起了一片輕微克嚓聲。

原來灰衣人背上安裝了鋼簧活扣，似牙齒般緊緊咬住，發出時須肩部朝一定部位振開，收回亦是一般，但必須操作熟練絲毫不爽不可，否則必傷了自己。

突見林樹暗中紛紛掠出十數人，爲首正是黑袍老人手下滿面刀疤，唇裂贅疣貌像獰惡的羅姓老者，厲聲道：「朋友，你我素昧生平，並無過節，難道朋友是天地雙丐邀來助拳的麼？」

藍衣勁裝聞言不禁一怔，倏又狂笑道：「誰是天地雙丐來助拳的？兄弟漢北青奉梁院主來此取那黑袍老鬼的性命，黑袍老鬼何在？」

羅姓老者悚然一呆，愕然張目道：「朋友，你也是梁丘皇屬下的殺手麼？」

「不錯，兄弟裴逢，速喚黑袍老鬼出來，兄弟也不妄殺無辜。」

羅姓老者冷哼一聲道：「裴朋友算是梁丘皇的第六路殺手，可惜其他五個殺手俱巳命赴黃泉了。」

裴逢一路而來，途徑不對致未能與一雙斷臂漢子等人相遇，聞言不由面色微變，厲聲道：「胡說，其他五路殺手怎會死在你等手上？」他到達江夏之際，便爲謠諑說是今日午刻黑袍老鬼在此江濱與燕雲三梟晤面，並設下重重埋伏防人侵襲，是以他匆匆趕來。

羅姓老者搖首冷笑道：「五個殺手均死在韓仲屏劍下，與我等何干？」

裴逢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查秋曹五人武功並不在韓仲屏之下，怎會五人均遭非命，不由哈哈狂笑道：「尊駕編織謊言也太愚拙了，兄弟不信！」

羅姓老者道：「裴朋友不信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右手望後一招，倏地湧出八個黃衣人，各個手捧一支雙孔鋼管，手指而出，冷笑道：「裴朋友，血債血還，苗疆奇毒無人可解，一語發出，你等立化血水。」

大話人人會說，可是聽在裴逢耳內却很有份量，只因他知道梁丘皇這麼多年來不敢輕舉妄動，有着種種顧忌，苗疆奇毒就是一種，毒，有可解有不可解，甚至苗疆少主郝南鴻自己也找不出解法。

苗疆老主訂立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可解救的毒准予施用，尙未能尋出解藥的毒絕不准施用，如今郝南鴻爲了一件重大隱衷急於尋求答案，不惜違忤規矩施展無名奇毒，是以裴逢暗暗心驚，忖道：「若自己這方施展迅疾不及掩耳之勢將八名苗疆門下殺死，即能逼出黑袍老鬼！」

羅姓老者似看穿了裴逢心意，冷笑道：「朋友不用妄費心機，此處隱伏的苗疆門下不止這寥寥八人，老朽知道裴朋友五位身手奇高，月牙鋼環厲害無比，却雙拳難敵四手，發出鋼環無論怎麼快，也須一瞬眼工夫，殊不知這一瞬眼工夫，五位巳罹受奇毒而不自覺。」說着語聲一寒，接道：「此刻，五位巳吸入微量無形奇毒，奉勸五位只要不輕舉妄動，必可活命，須知這八人可發放兩種奇毒，一可解救另一非但無法解救而且定化血水，裴朋友要仔細的想想。」

裴逢五人不禁面色微變，離開五行院之際，梁丘皇巳賜贈解藥，防罹受苗疆暗算，但是，如果遇上沒有解救的奇毒則屬無效，不禁互望了一眼，裴逢有點進退兩難。

這時，隱伏暗處的匪徒均注視裴逢五人舉動，未免分心，殊不知橫江而渡的不僅是青衣少年，天地雙丐等羣雄亦相繼抵達。

青衣少年不言而知是葉一龍，向六眼靈獮霍元揆笑笑，道：「裴逢來得正巧，我等才得以神不知鬼不覺安然到此不被發現。」

霍元揆火眼金睛一翻，道：「老弟，如非兩個老叫化與你一見投緣，曉諭丐帮門下相助，把裴逢誘騙而來，恐亦需費盡艱難了。」

「怎麼？」葉一龍詫問道：「是天地二老相助麼？他們怎知裴逢是五行院的殺手。」

「丐帮弟子如雲，耳目衆多，豈不知之理，」霍元揆道：「老弟你瞧，裴逢非要背城借一不可了？」

果然，只見裴逢一聲大喝出口，四灰衣人雙肩疾振，卅六面月牙鋼環離肩先後疾飛而出，頓時起了一片悸耳破空銳嘯。

八黃衣人雙孔鋼管亦冒出黃色濃烟，但巳遲了一刹那工夫，爲月牙鋼環切體而過，慘叫未出立即殞命。

四灰衣人發出月牙鋼環後迅急飄身後退，屏住呼吸不將毒烟吸入。

那黑衣勁裝大喝出口之際，身軀仰竄亦自倒出了七八丈外，雙拳猛推出一股狂飈將毒烟吹回。

三十六面月牙鋼環格斃了苗疆門下八人後，似電漩疾轉望四灰衣人存身之處飛了回去。

驀地，自不遠兩株參天密翳古木上射出無數飛釘，撞向三十六面月牙鋼環而去，只聽起了一片叮叮金鐵撞擊之聲，將月牙鋼環悉數撞落於地。古木之上起了兩聲狂笑，只見兩條龐大身影疾如鷹隼電漩落地，現出流星雙怪鄧嵩麻陽兩人。

鄧嵩怪笑說道：「裴逢，鄧某只道你屍骨成灰，想不到你竟然託身在五行院之內。」

裴逢一眼瞥清是流星雙怪，不禁放聲狂笑道：「原來是你們兩個大頭怪物，昔年裴某曾不愼落敗，耿耿難忘，今日裴某定要湔雪前恥！」

站在流星雙怪身後不遠的羅姓老者，見苗疆八人悉數喪命在月牙鋼環之下，而且毒烟並未將四灰衣人毒倒，不禁心神猛凜，緩緩退後，回身竄隱暗處。

羅姓老者立即向另一苗疆門下喝問道：「爲何貴門施展毒烟並未將裴逢五人毒倒？」

苗疆門下答道：「施展的是有解藥的毒，少主並未將無可解救的藥交與我等，那管吐黃烟不過是障眼之計，其實早就發出無形毒粉，諒他們巳服下了解藥。」

「這是爲何，貴門郝少主巳應允了用無可解救的奇毒相助，老朽並沒瞧見他們五人服下解藥。」

那苗疆門下見羅姓老者盛氣凌人，大感不然，冷笑道：「即使發出無可解藥之毒，羅老師你也難免毒下身亡，他們五人解藥預先放置在牙縫內，只須咬破囊即順喉而下，何能看見呢？」

羅姓老者不禁語塞，忖道：「解藥預置在牙縫內，難怪自己一直均未發現裴逢他們取出解藥服下。」但暗恨這苗疆門下神態傲慢，說話無禮，不禁雙眉一揚……

突聞一聲沉喝道：「羅奉，大敵當前，你猶敢節外生枝麼？」

黑袍老叟疾閃而出。

羅奉悚然躬身道：「不敢！」

黑袍老叟向苗疆門下道：「此乃始料不到的事，老朽未免愧對郝少主。」

苗疆門下道：「兵凶戰危，死傷難免，並非郝少主謹愼太過，其實現在施展無可解救的奇毒，非但無濟於事，反增梁丘皇警惕，恐弄巧成拙。」

黑袍老叟點點頭嘆息道：「你們郝少主用心委實良苦，老朽自愧不如！」

這時裴逢與流星雙怪如箭在弦，蓄勢待發，這一擊無異石破天驚，立判生死。

四灰衣人巳將被擊落的卅六面月牙鋼環一一拾回重又扣在背肩，彼此散開各立方位，虎視眈眈着流星雙怪。

流星雙怪堪稱用暗器的有數能手，四灰衣人注視流星雙怪，若施展暗器即予還擊。

裴逢冷笑道：「兩位眞想替黑袍老鬼索命麼？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請速出手一拚高下！」

雙方已拖延了一陣時候，像燕京天橋耍把式的一般淨說不練，他們却是黑道一流高手，出手一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能不深思熟慮，拿穩時機施展煞手。

流星雙怪一言不發，四道森厲目光凝視着裴逢。

裴逢哈哈大笑道：「以二對一，尚如此虎頭蛇尾，與其丟人現眼，不如滾了回去從此隱姓埋名……」

話未說完，流星雙怪倏地電射而出，肩頭奇形兵刄在手幻起一片流芒撲向裴逢而去。

裴逢早自有備，見雙怪撲來不退反進，哈哈一聲長笑，三條人影掠在一處，只聽一串金鐵交擊聲中三條人影倏地分開，裴逢手中竟多出了一把鋒芒犀利的短劍。

但見雙怪面色慘厲，肩股等處已劃了十數道血溝，殷紅鮮血涔涔溢出。

裴逢也好不到那裏去，鮮血透襟而出，目中殺機暴射，鄧嵩龐陽兩怪非但身受劍傷，而且亦挨了一記重手法，知裴逢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再拚下去恐喪命身亡，龐陽厲笑了一聲道：「裴逢，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這筆賬那裏見那裏算！」

話落雙雙一鶴冲天拔起如飛離去。

黑袍老叟却此際一閃而出，暗處同時紛紛現出無數人形。

裴逢一見黑袍老叟率衆現身，不由面色又是一變。

黑袍老叟淡淡一笑道：「裴朋友不是奉梁丘皇之命來取老朽項上人頭麼？一個殺手能在瞬忽之間取人性命如同探囊取物方爲上乘，怎麼不但不能取人性命自己反受重傷，未免辜負了梁丘皇一片苦心！」

裴逢聞得黑袍老叟譏諷之言，不由面紅耳赤，怒喝道：「難道你眞認爲裴某殺不了你麼？」

黑袍老叟哈哈一笑道：「當然能够殺了老朽，除非老朽無還手之力，不過老朽也可殺了裴朋友，但目前還不願殺害裴朋友，因爲本派仇家是梁丘皇，並非你裴朋友，請轉回五行院轉告梁丘皇，龜縮並非良策，及早露面解決才是。」

裴逢暗道：「寡不敵衆，錯過今日再作良圖，」略一沉吟道：「但梁院主並不知閣下來歷姓名。」

黑袍老叟道：「見了面自然知道。」

裴逢道：「好，裴某定把話帶到！」向四灰衣人喝了一聲走字，疾奔而去。

黑袍老人屬下紛紛讓開。

羅奉道：「舵主，放了他們何故？」

黑袍老叟道：「我等這麼安排是爲了天地雙丐並非裴逢，裴逢也不甘束手就戮，必兩敗俱傷，倒不如借他之口轉告梁丘皇，我等不是易與之輩，五行院訓練成殺手無異土鷄瓦犬，不堪一擊！」

羅奉道：「天色已逾午時，爲何尚不見天地雙丐到來，屬下料測雙丐必抗拒狻猊令避而不見。」

黑袍老叟哈哈大笑道：「他們必不敢不來！」

忽地同時傳來兩聲激起長笑，天地雙丐辛鐵涵薛海濤疾如飛鳥般從空落下，羅奉迅疾矮身躍向遠處隱去。

薛海濤兩目圓睜道：「誰說老叫化不敢前來？你們雙方正打得熱鬧，讓老叫化倆大大長了見識！」

辛鐵涵接道：「烟霞居士何在？何不請出作一見證！」

黑袍老叟冷冷一笑道：「烟霞居士隱臨峨嵋深藏，只因敝上與他交情莫逆，業已遣人飛請，萬里迢迢，來在需時，兩位何太心急，烟霞居士來此不過作個人證，事後狻猊令符定可璧還，難道兩位竟不遵狻猊令符麼？」

天地雙丐互望了一眼，辛鐵涵道：「這個老叫化不敢！」

黑袍老叟道：「既然如此就好辦了！」說時已取出狻猊令一揚，道：「兩位聽令！」

雙丐倏地面色恭謹，抱拳躬身。

黑袍老叟道：「有煩兩位盡出丐帮高手探出五行院出入途徑各種隱秘以及消息機關佈伏。」

辛鐵涵道：「老叫化遵命，不過老叫化聞知尊駕已在韓仲屛手中取出一份地圖並予複繪甚多，請予見贈圖覓證，以免事倍功半！」

「當然可以！」黑袍老叟道：「老朽疑心韓仲屛所繪半眞半僞，不盡不實，恐引入歧途，盡信圖不如不信。」說着取出一束地圖，遞向雙丐。

薛海濤道：「有一半眞就好辦了。」

辛鐵涵伸手接過，又道：「不過丐帮門下盡出，總該能辨別友敵才是，眼前貴門來歷似謎，萬一敝弟子與貴門屬下滋生誤會，老叫化不能承担！」

黑袍老叟道：「本門屬下如遇貴帮弟子即行避讓，絕不與較就是。」

辛鐵涵忽道：「尊駕可是姓常麼？」

黑袍老叟不防辛鐵涵有此一問，心中猛然一凜，暗道：「他怎知老朽本來姓名？」立即揚聲大笑道：「不錯，老朽確實姓常。」

薛海濤道：「這就難怪了，尊駕爲何面目難辨其因何在，老叫化也不追根究底，不過，裴逢這一縱之逃去，將爲尊駕引來一場血腥大刧！」

黑袍老叟昂然笑道：「原要逼使梁丘皇現身露面。」

「梁丘皇狡智深沉，必然不出，但可煽惑各門派武林高手與尊駕爲敵！」辛鐵涵道：「尊駕定是昔年惡鬼門耆宿常鴻年麼？」

黑袍老叟淡淡一笑道：「兩位諒已早就認出老朽眞正來歷了，但請兩位暫時守秘，防梁丘皇毀去當年所做所爲的惡行。」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至於兩位見告梁丘皇欲煽惑各門派武林高手與老朽爲敵，原在老朽等意料中事，但仍須仰仗兩位！」

薛海濤暗忖，道：「好哇，你這老鬼一石二鳥，存心惡毒，老叫化定能使你如願。」

辛鐵涵微微一笑也不答話，一拉薛海濤衣襟。

高聲道：「尊駕沒別的事，老叫化兩人要告辭了。」

雙雙潛龍開天而起，去勢如電，瞬眼身影如豆遠去無踪。

黑袍老叟不防天地雙煞說是就是，不禁呆得一呆，張口欲喊又止。

羅奉又現身掠來，道：「兩老叫化走了麼？他應允了聽命於本門。」

黑袍老叟暗中雙眉微皺，道：「他們敢違忤狻猊令麼？我等速撤！」

羅奉察覺黑袍老者目中蘊含憂慮之色，道：「舵主是否担憂梁丘皇麼？」

黑袍老叟嘆息一聲道：「不止梁丘皇而已，很多事意與願違，咱們快走！」

草亭之外又呈現一片寂靜。

天地雙丐與巧手翻天衛童葉一龍等人紛紛現身。

衛童笑道：「料不到裴逢這一來，我等似多此一番安排。」

鐵筆震九州田非吾道：「不然，我等有莫大收穫。」

薛海濤道：「什麼收穫？」

田非吾道：「首先已知流星雙怪與黑袍老鬼乃一丘之貉，雙怪自視甚高，不可一世，竟受挫於裴逢，羞怒離去，從此雙怪與梁丘皇冰火不容，其次常鴻年無法隱秘本身來歷，至少天地雙丐已知，他僅要求雙老探出五行院佈伏及確證，雙老盡可來個避不見面，虛與委蛇，使其哭笑不得，最後速利用裴逢使梁丘皇胆寒心驚，困坐愁城，無法離開五行院一步。」

衛童道：「田大俠如何利用裴逢使梁丘皇無法離開五行院。」

田非吾便把利用裴逢之計詳細說明，笑道：「此乃田某一得之愚，在諸位之前無異班門弄斧。」

衛童大笑道：「田大俠果然高明，我等有遜多矣，龍侄速依計行事！」

只見一個少年化子飛掠而至，向天地雙丐稟告道：「常鴻年一行化整爲零，四散而去，但常鴻年隻身一人，似望天門奔去。」

辛鐵涵道：「把握他一人行踪，其餘無慮，嚴密追躡不可使其發現。」

少年化子躬身應了一聲是，轉身飛奔而去。

葉一龍亦偕同烏雲飛黎環葛林郝元霸四人追踪裴逢一行去跡……

× × ×

斜陽一抹，映在黃土官道上澄黃閃亮，一陣陣風砂吹打在官道旁矮簷飯店的泥瓦上沙沙作響。官道上杳無行旅，孤另另的小樹，除了這家飯店外別無民舍，益顯得情物蒼凉。

屋內僅坐着一席五人，正是五行院殺手裴逢等，雖然飯錢裴逢已先惠，店主夫妻面對着這五個凶神惡煞，也不禁心內發毛。

桌面上酒菜紛陳，五人一言不發，寒沉着臉，默默飮食，似心頭壓着一塊大石，窒悶無法出聲。

久久裴逢才出聲道：「我等無功而退，見了院主不知如何回覆，裴某是越想越氣。」

其餘四人互望了一眼，不敢答覆。

裴逢又道：「老鬼言說查秋曹五路殺手均喪在叛門小輩韓仲屛之手，裴某說什麼也不能相信，院主說過韓仲屛雖一身所學非凡，却不是查秋曹的敵手，怎麼可能成爲事實？」

一人答道：「也許查護法遭暗算所致，韓仲屛狡猾如狐，如論眞實武功，韓仲屛必無法得逞。」

裴逢猛然雙眉一剔，厲聲道：「裴某想暫時不回五行院，合我等五人之力諒可使韓仲屛授首！」

正說之間，忽見一雙斷臂漢子並肩走入店內。

裴逢自然認出正是相隨查秋曹同行一雙能手，但現在並無能爲，不禁一呆，詫道：「汝等爲何如此狼狽？」

黃彪笑笑道：「裴護法，屬下無能，爲叛徒韓仲屛斷去一臂！」

裴逢兩目圓睜道：「查護法呢？」

黃彪道：「查護法喪命於韓仲屛的劍下！」

「其餘四路呢？」

「亦慘遭韓仲屛毒手所害！」

「黃彪、馬泰，你倆坐下，把經過詳情一一向裴某稟明！」

一雙斷臂漢子坐下，由黃彪稟明詳情，只有把自己兩人斷臂諉過于韓仲屛，並未實言係鳳郡主七婢所斷，接道：「恕小的實言實說，查護法如非狂傲無禮，冒犯了鳳郡主，也許有鳳郡主之助，不致讓韓仲屛得逞。」

他們兩人逃回五行院途中，又爲于冰截住，命他們暫時打住，因已深悉裴逢一行趕來，其餘四路殺手餘黨均爲于冰命人攔截住，廢了一身武功，不虞外洩，這番說詞皆在片刻之前所授。

裴逢聞言，略一沉吟，道：「如此說來于堂主並未背叛本門，汝等斷臂又在何時？」

黃彪答道：「屬下倆奉命在屋外伏守防韓仲屛逃竄，果然韓仲屛持劍衝出寺門，雖然屬下倆拚死攔截，却仍然爲他歹毒劍招斬落一臂及時逃逸無踪。」

「那于冰呢？」

「于堂主與查護法前後包抄，但于堂主爲蒙面人阻攔，無法入得後院相助查護法，蒙面人退去後已然不久，發現查護法已屍橫兩截，倒臥血泊中。」

「于堂主現在何處？」

「追覓韓仲屛的下落。」黃彪道：「屬下奉命趕返五行院，却遇上四路護法率衆趕來，不料韓仲屛突然現身，四路護法並非不敵韓仲屛，似在叛徒現身之前已遭了陰毒暗算！」

裴逢目中暴泛冷厲殺機，嘿嘿冷笑道：「韓仲屛，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忽聞店外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在下倒要試試你裴逢有多大的能耐？」

裴逢明知是誰，却大喝道：「你是何人？」目光示意四個同道躡向門前。

「是韓仲屛！在下於官道上相候，不見不散！」

裴逢面色一變，喝道：「走！」如離弦之弩般疾射而出。

四人隨着疾掠了出去。

一雙斷臂漢子却留在屋內，顯然心有餘悸不敢妄出。

今晚風沙滾滾，月昏無光，韓仲屛衣袂飄飛，屹立在官道上，背月而立，面目難辨。

裴逢却認出確是韓仲屛，身影語音神態無不逼肖，大喝道：「韓仲屛，那是大大笑話？」

韓仲屏目中精芒逼射道：「在下不過一時不愼被黑袍老鬼及苗疆門下暗算，在未取得解藥之前虛與委蛇佯允繪寫地圖，半眞半假，不料梁丘皇竟以爲眞……」

裴逢大喝，道：「你胆敢直稱院主名諱！」

韓仲屏冷冷笑道：「他既不仁，我亦不義，他不該派下五路殺手殺我，查秋曹一見面不由分說即猛下殺手，我韓仲屏也不是任人宰割之輩……」

「住口！」裴逢厲喝道：「你這是自投羅網，還不束手就戮！」

韓仲屏不禁放聲狂笑道：「我不像黑袍老前輩那麼好說話，放你們一條生路，眼前你們只有死路一條。」說着身形猛撲向裴逢而來，雙拳劈出一股無形潛勁。

裴逢只覺一片排空湧濤氣勁襲來，撲面窒息，不禁大驚，忙身形倏仰，倒竄了出去。

緊隨裴逢身後四個灰衣勁裝漢子也爲此大驚，忙雙肩疾振，冟欲飛起卅六面月牙鋼環制敵死命，但已來不及。

只聽四聲慘叫先後騰起，未見韓仲屏如何出手，四灰衣人個個頸斷背裂倒地不起。

那慘叫之聲隨風播散開去，分外凄厲，令人毛骨聳然，不寒而慄……。

× × ×

裴逢人才旋身直立，韓仲屏却如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兩手拾指宛如鋼爪般扣在肩胛上。

只聽一聲咔嚓聲響，裴逢一雙肩骨揑成了粉碎，痛澈心脾，忍不住張嘴大叫一聲。

韓仲屏緩緩鬆開雙手拾指，冷笑道：「裴逢，你肩骨全碎，雙臂主筋已斷，殺了你汚了我的兩手，留你性命速轉告梁丘皇，今日他要殺我，異日他必死在我雙手之下。」話畢人起，發出一聲長笑隨風遠逝而去。

裴逢羞怒悲憤交集，熱血冲喉，禁不住張嘴大叫一聲，噴出一道鮮血，仰面倒地昏死不起。

一雙斷臂漢子黃彪馬泰神色倉惶奔出，扶起裴逢抬入店內。

店主夫妻驚得魂不附體，面色如土，篩糠一般地發抖。

黃彪取出一錠銀兩喚來店主，道：「你們別怕，只要你們緊守住口不得外洩，方可平安無事，否則橫禍立至。」銀兩贈與店主，又道：「有勞速將店外四具屍體掩埋，隨身之物取出打一包袱交來給我就是。」

店主喏喏連聲，偕同其妻三步變成兩步奔出店外而去。

裴逢經黃彪馬泰一陣推宮過穴，才將一腔怒血鬆順，悠悠醒轉，黯然笑笑道：「想不到這小子身手如此之高，但裴某猜測不透韓仲屏這小賊能尋至。」

這無異也指黃彪馬泰爲何也知他們五人下落。

黃彪道：「裴護法不是在江邊劍創流星雙怪麼？黑袍老鬼雖不願爲難裴護法，流星雙怪却不肯放過一路追踪而來，屬下兩人在長亭歇息，無意發現流星雙怪及韓仲屏黑袍老鬼四人身影奔來，趕忙身影隱起，那知他們四人也在長亭歇息，竊聽得黑袍老鬼力勸流星雙怪及韓仲屏不可小不忍則亂大謀，留下裴護法性命有益無損，借護法之口逼使梁丘皇院主現身露面，而且在五行院百里方圓外要徑上安了甚多伏樁，尾隨護法之後查明出入之法，流星雙怪方始應允，但韓仲屏却說至少須斷去護法一臂，議定在荊門縣西黑龍峽動手，更知護法一行五人已落在這店內，却料不到韓仲屏不照原計施行，竟找來此處？」

裴逢道：「兩位何不早說？」

馬泰說道：「護法逼問經過的詳情，只有從頭到尾詳細稟明，尚未及說及此處，小賊韓仲屏已在外喊話，怎能怨責屬下兩人。」

裴逢自知理屈，不禁長嘆一聲道：「敢情我等均在黑袍老鬼眼目之下，不如讓裴某住在此店，兩位急速趕返五行院稟明院主。」

黃彪道：「屬下兩人入店之前察知黑袍老鬼追踪巳撤走，才放胆進入，此刻依屬下冟料必已無人，屬下原定通知護法由水路逸去可逃出追踪。」

裴逢苦笑道：「裴某雙肩巳碎，兩位也好不到那裏去，行動不便，只有爲五行院帶去一片禍患，何況裴某已了無生趣，兩位快走吧！」

黃彪馬泰禁不呆住。

驀地——

店外驚鴻疾閃紛紛掠入狄雲鳳及侍婢七女，均面戴薄紗。

黃彪馬泰認出是鳳郡主，忙躬身道：「屬下參見郡主！」

狄雲鳳纖拳一擺，目注裴逢道：「他是何人？」

黃彪答道：「乃五行院護法裴逢，爲逆賊韓仲屏所傷，以鷹爪大力手法將裴護法雙肩抓碎。」便將詳情稟明。

狄雲鳳驚道：「果然是他，我來時發現他的身影，巳命于堂主追踪而去，難怪店主夫妻支吾不敢實言，你們快走，我必不放過韓仲屏這小賊！」嬌軀疾轉，率領七婢如飛離去。……

× × ×

鸚鵡洲在現漢陽南化門外，四面臨水，後漢黃祖爲江夏太守時，其子曾在此洲上大宴賓客，有人獻一隻名貴異種鸚鵡，請彌衡作了一篇「鸚鵡賦」，故此得名。

洲上景物清幽，彌衡墓亦在此，面向長江，荒土一坯，殘碣半斷，横書「漢處士彌衡」墓，周圍松柏成林，參天深秀，其旁有梅子山，北臨月湖，山壁鐫「靈鷲飛來」四個大字，筆力遒勁，望月亭即建在梅子山頂，八角翼然，清風枕流，月夜徘徊，景色極美。

這夜，月明朗空，亭內人影翩翩，天地雙怪正與川東二矮相互譃笑，巧手翻天衞童與鐵筆震九洲田非吾低聲細語，立在衞童身旁狄秋鳳則默不一聲，含顰深鬱，二對眸子凝視着江流，神情寡歡。

川東二矮雖在戲謔，却不時在留神狄秋鳳，六眼靈獮霍元揆忍不住笑道：「鳳姑娘，葉老弟留書七日必回，他是個誠厚君子，言行如一，今後必不讓鳳姑娘望穿秋水，如老猴兒話沒說準，罰老猴兒三年啞吧。」

狄雲鳳不禁噗哧一笑。

笑面如來邱浩東道：「說眞的，葉老弟那日扮成韓仲屏模樣，居然神態逼肖，不但使裴逢堅信不疑，連鳳郡主也信以爲眞，舉劍就刺，倘非老弟閃身得快，準刺個透明窟窿。」

狄雲鳳玉靨緋紅，嗔道：「誰教你們爲老不尊，隱騙晚輩得鐵桶一般！」

霍元揆吡牙一笑，道：「不是我們這幾個老不死的存心瞞着鳳姑娘，怎奈鳳姑娘對葉老弟呵護備至，不准去這，不准去那，簡直像餵奶孩子一般……」說到此處，自知失言，硬生生把還要說的話咽了回去，不由自已的退後。

果然狄雲鳳又羞又嗔，玉腕一翻，長劍疾撤出鞘。

霍元揆哇的一聲驚叫，掉面飛奔了出去。

羣雄不禁大笑。

七侍婢也忍不住吃吃低笑。

辛鐵涵忽道：「喏，那不是小友回來了麼？」

月夜之下，只見一條身影如風飄然而來，那不是葉一龍是誰？

葉一龍身形懸空，一眼瞥見狄雲鳳手握長劍，臉上猶自怒容未消，趨前微笑道：「郡主，是誰冒犯了妳麼？小弟給妳賠個不是。」

遠處傳來霍元揆大叫道：「是老猴兒的不是，酒後失言得罪了鳳姑娘，老弟，請看在我這大媒的份上，饒老猴兒一回死罪！」

狄雲鳳見得葉一龍平安回來巳自欣喜不勝，那有什麼氣，嬌嗔的說道：「都是你！」

葉一龍雖不知原委，却知霍元揆口沒遮攔，瘋言瘋語得罪了狄雲鳳，忙微笑說道：「都是小弟的不是，槪由小弟領罪受責！」

只見陰司秀才于冰疾奔而來，見了狄雲鳳躬身施禮，說道：「屬下于冰參見郡主。」

狄雲鳳道：「于堂主少禮，諒有事相告！」

于冰道：「不敢，屬下接奉兩封令諭，所以獨自趕來謁見郡主。」

狄雲鳳道：「那兩封令諭？」

「一封是狄院主，另一是梁院主。」于冰恭謹取出，兩封密緘遞向狄雲鳳，接道：「均係五行院傳發。」

衞童笑道：「妙計得逞，梁丘皇必龜縮不出，而且再也不敢遣出殺手，倘老朽所料不差，于堂主必膺重任。」

狄雲鳳嫣然一笑，道：「晚輩料測亦是如此。」先拆閱其父狄洛手諭，略謂他與梁丘皇得知情勢險惡，六合門岌岌可危，自今以後六合門不遣任何人手以防空虛，梁院主巳定下合攻之計，命于堂主主事，但令狄雲鳳全力協助等語。

衞童道：「令尊定是在梁丘皇面前即席揮毫以示不疑，而且就在三才院內。」

「正是，」狄雲鳳道：「還有前輩意想不到的事。」隨命一侍婢在包袱中取出一小鋼盆，走到江邊滔滿清水，持其父信箋放在盆內。

只見原有字跡漸漸隱去無跡，紙色變爲粉紅，上面顯出純白字體。

霍元揆圓睜火眼金睛，詫道：「鳳姑娘令尊居然有此巧妙法門！」

巧手翻天衞童嘆息一聲道：「原來令尊早就料出梁丘皇心存不軌，預爲戒備，眼前羽翼不豐，力量薄弱，即使篡佔六合門主之位，也無法統率，更又變生肘腋，是以狼子野心不得不爲之暫戢，其實他要用毒，令尊和六合門主巳步丘象賢的後塵了。」

狄雲鳳不禁花容失色道：「梁丘皇也會用毒麼？」

「他用毒之能，猶勝於苗疆郝少鴻。」巧手翻天衞童點首長嘆一聲：「此雖是老朽臆測之詞，雖不中亦不遠矣，梁丘皇既在五行院訓練了十七名殺手，但另豢養了一批身懷奇學之士，其中一人剽襲了苗疆毒龍用毒之能，但未得其解。」

辛鐵涵詫異地立即問道：「這話怎麼說？」

衞童道：「要用毒先要知其解救之法，苗疆之毒何止千百，苗疆毒龍號稱毒尊，亦未知其解法，但此人並不知苗疆毒龍何者可解，又何者不可解，所以苗疆毒龍害及其身。」

辛鐵涵哦了一聲道：「這話老化子明白了，苗疆毒龍其實並未死，郝南鴻要尋的是那下毒人。」

「不錯。」衞童道：「此人不僅下了毒，而且偷了毒珠，丘象賢身罹之毒與苗疆毒龍一模一樣，此人雖習得用毒之能，却尋求不出解藥之法，又身受梁丘皇歹毒禁制，無計可施，故有燕雲三梟赴雙燕堡之事所發生，丘象賢之毒本應在葉堡主身上，怎奈天不從人願，棋差一着，縛手縛脚。」

薛海濤道：「梁丘皇疑心返魏珠落在雙燕堡？還魂珠是否具有解毒之能？」

衞童道：「據衞某所知，返魂珠功能起死回生。」

田非吾道：「衞老料測無差，梁丘皇與現巳陷維谷，進退不得，且瞧瞧梁丘皇于堂主手諭，不難知其舉動。」

狄雲鳳忙將另一封書拆閱，諭命于冰去見嵩山少林善性院方丈奇行大師，求其相助剿滅常鴻年等凶邪，並責成于冰不論用何手段覓得韓仲屏下落制其死命。

衞童不禁面色微變，大詫道：「奇行大師？眞想不到，不過我等預先防範兩種可能。」

少林奇行大師，江湖中無人不知乃少林高僧，武功極高，羣雄均駭然失色。

霍元揆道：「有那兩種可能？」

衞童略一沉吟道：「不言而知奇行大師與梁丘皇乃一丘之貉，武林各大門派中羽附梁丘皇之人，均以奇行大師爲首，第一種可能，是奇行大師驅其羽附之衆，以袪邪衞道之名，與常鴻年等展開生死之鬥。」說着笑笑搖首道：「如此一來，兩敗俱傷，恐未必如衞某之願，另外一種，奇行大師鼓動如簧之舌，說服各大門派盡出高手，羽附五行院之黨羽仍潛匿各大門派重地，達其鳩佔鵲巢策謀。」

田非吾宏聲道：「衞老說得極是，我等不可使梁丘皇得逐奸謀。」衞童面囑于冰如何如

何行事，繼向狄雲鳳目露歉疚之色道：「郡主乃門主之尊，恕老朽越俎代庖。」

狄雲鳳說道：「前輩說那裏話來，晚輩……」

葉一龍朗笑道：「于堂主，你拿信去給韓仲屏過目後傳去嵩山，有事請示可去白水湖。」

于冰躬身道：「于某遵命！」在狄雲鳳手中接過梁丘皇密諭，轉身飛奔離去。

羣雄相偕亦離了鸚鵡洲。

葉一龍狄雲鳳並肩漫步，娓娓傾談。只聽狄雲鳳道：「白水湖景物幽美巳極，蘋兒唐嬷嬷及李如霜三人乃極得力的助手，雖屬初創，但經妳們三人籌劃巳具規模，更幸天地雙老丐帮高手之助，氣象巍然。」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恭喜姐姐執掌門主，小弟得在門下効力實屬榮幸。」

狄雲鳳玉靨一紅，嗔道：「別嚼舌根子，我不過代你之勞，你爲何一去就是七日，經過詳情可否說與我聽。」

葉一龍道：「小弟獲益良多，總算不虛此行。」娓娓道出別後經過詳情。

× × ×

子夜巳過，月巳西斜，半隱霏霏薄雲中。

深山幽壑參天古木中一層孤另另的小木屋內，韓仲屏似是大病初癒，盤坐草榻喘息不停，昏燈如豆映在他的臉上似敗紙般慘白無神，眼中不時泛出怨毒神光。

屋外傳來一聲落足狂震，喝道：「什麼人？」

「老朽于冰。」

話聲中于冰巳推開木門，面現歉疚之色，目光凝視着韓仲屏，嘆息出聲。

韓仲屏目泛怨光道：「這麼多天你到何處去了，害得在下無法忍受如此禁制發作的折磨？」

于冰似滿腔委屈，冷笑道：「老朽差點命喪鬼籙，少俠這點委屈算什麼？」

韓仲屏驚問其故。

于冰敍出五路殺手除查秋曹外，無不在追尋韓仲屏的下落，認爲他于冰將韓仲屏藏匿不說實話，備受死亡恐嚇，尤其最後又趕來裴逢一行五人極爲凶狠，所幸這幾路殺手俱遭黑袍老鬼邀來的助拳高手搏殺，裴逢也雙臂斷折。

韓仲屏面色如土，道：「裴逢也來了麼？」

「不錯！」于冰答道：「最不幸的就是黑袍老鬼設下一石二鳥之計，五行院殺手之死均諉諸於少俠。」

韓仲屏大叫道：「這不可能，恩師也不會相信！」

于冰面色一沉道：「少俠直是冥頑不靈，尚稱梁丘皇恩師麼？恐怕梁丘皇巳無少俠這個徒兒！」說着取出梁丘皇手諭遞與韓仲屏。

韓仲屏就在豆燈光下一字一字誦讀，面色大變，長嘆了一聲，道：「恩斷義絕，誠謂至極，于堂主是否須索在下一條性命？」

于冰大笑道：「老朽要出賣少俠也不會等到此時，梁丘皇心胸狹隘，語云伴君如伴虎，與其每日胆戰心驚，不如見機而行，梁丘皇必不能成事，還是跟隨鳳郡主的好！」

韓仲屏除了讓于冰牽着鼻子走並無再好辦法，道：「于堂主要去嵩山少林面晤奇行大師麼？」

于冰道：「老朽打算天亮立即起程，爲了與少俠商議不惜連夜趕來！」

韓仲屏略一沉吟，右手一伸，道：「拿來！」

于冰故作驚惶不解之色，詫道：「拿什麼？」

韓仲屏道：「鳳郡主所賜之藥。」

于冰跌足嘆息道：「少俠有所不知，鳳郡主所賜之藥被裴逢搜去，老朽不敢明言，待老朽嵩山之行趕回向鳳郡主索取就是。」

韓仲屏急道：「遠水難救近火，等你回來恐怕我於涸魚之肆了。」

于冰搖首道：「並無這麼嚴重，而且老朽目前還不知鳳郡主遷往何處？且請安心，老朽定把藥求到。」

韓仲屏大失所望，道：「在下很後悔，爲何不認清自己，如今正合了一句俗語，猪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

于冰道：「少俠委實不該痴心妄想，鳳郡主如何肯下嫁少俠！」

韓仲屏道：「在下也猜不透自己的人品也不見得辱沒了鳳郡主，爲何……」

話尚未了，于冰冷笑道：「少俠，鳳郡主說過因少俠的心術不正之故，眼前別提這些事，老朽天一亮即趕赴嵩山，少俠是想老朽早去早回呢，還是晚去晚回。」

韓仲屏不禁一怔，忙道：「當然是早去早回，在下形單影隻，度日如年猶自小事，這子夜時分發作之苦實難忍受。」

「好！」于冰點點頭道：「老朽不識奇行大師，對梁丘皇隱秘比少俠所知更少，此去面見奇行大師恐不能如願。」

韓仲屏陰陰一笑道：「于堂主，在下必須要清楚一件事，于堂主究竟是想聽梁丘皇之命行事，抑或站在下一方？」

于冰目注韓仲屏，笑笑道：「請問少俠，目前你有多大的實力，老朽實話實說，對梁丘皇僅是虛應做事，你我本是同命鳥，少俠應當站在老朽一方才是。」

韓仲屏正應了一句話敗陣鳳凰不如鷄，苦笑一聲道：「不錯，在下理應追隨于堂主才是，但願于堂主早去早回，奇行大師得梁丘皇老賊安排在少林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你我不如讓老賊得遂心意，那就要于堂主費一番心機才可如願。」

于冰說道：「這又是何故？」

韓仲屏道：「絕不能損傷各大門派實力，盡量以巧妙說詞說服奇行大師驅使潛伏在各大門派五行院的高手，如此使其兩敗俱傷？」

于冰面現爲難之色道：「難，難，不過老朽勉力爲之。」

「記住！」韓仲屏正色道：「也許奇行大師早就接獲梁丘皇老賊令諭，梁丘皇生平難絕對信任一個人，或是有意相試于堂主是否對他忠心耿耿。」

于冰不禁毛骨聳然，暗道：「怎麼自己未曾想到。」忙抱拳一揖道：「多謝少俠指點。」說時略略一頓，又道：「老朽在此巳準備了三月的度用，望少俠慎秘影踪，最好不出山谷之外，要知梁丘皇院主搜覓追殺少俠之心無時或忘，望時加警惕。」一聲告辭出口，疾掠閃出屋外而去。

韓仲屏又再度淪入無邊孤寂落寞的歲月中……

× × ×

洛陽城外玉清寺出了一件驚人血案。

玉清寺遠離洛陽六十餘里外山中，洛陽近郊共有三百餘座大小禪林，玉清寺最藉藉無名，香火冷落，破敗傾倒，屋宇狹小，僅一昏聵老僧。

兩天之前突然來了十九名西域番僧，出入頻頻，昨晚十九名番僧悉數身首異處倒臥血泊中。

血腥事件發生在深山，洛陽城却鼎沸喧騰，傳言紛紛。

北大街麒麟鏢局忽來了六個不速之客造訪，正是葉一龍蘋兒及烏雲飛黎環和葛林李如霜夫妻，明裏由葛林李如霜夫妻爲首，其實係葉一龍蘋兒兩人做主。

麒麟鏢局總鏢頭萬勝拐譚武親自出迎，他本與葛林夙交，宏聲大笑道：「葛老弟是什麼風把你吹到洛陽東都來的？」

葛林執禮甚恭，道：「一來順途拜謁，再也有事討教！」

譚武道：「不敢討教二字，請！」肅客迎入客廳。

葉一龍蘋兒烏雲飛黎環均略事易容，各揑造了一個姓名，與葛林夫妻知交結伴而行。

譚武昔年曾身受葛林之師川東二矮救命大恩，與葛林結下很深的友誼，立命盛宴欵待。

席中葛林道：「譚總鏢頭，那玉清寺內十九名西域番僧慘死刀下，是否眞如傳言係貴局一名涂鏢師發現的麼？」

「原來葛老弟也得自傳言了。」譚武面現憂鬱之色長嘆一聲道：「不錯，係敝局涂盛祥發現，是福是禍尚屬難卜。」

葛林詫道：「這話何說？」

譚武即席細敍詳情。

原來三年前麒麟鏢局送一趟貴重紅鏢至西域，這批紅鏢價値連城，江湖黑道宵小無不生心覬覦，一出凉州即連生事故，事得西域高手扎圖路見不平，援手才逢凶化吉，因此與扎圖認識，此次玉清寺西域高手十九人之死，即係扎圖爲首，但一行二十人，扎圖生死存亡却不知下落。

葛林道：「也許是他們窩裏反，扎圖殺害十九同黨後竟逃之夭夭。」

「但願如此，却未必如此簡單。」譚武搖首苦笑道：「扎圖獨自約譚某出外相見，敦請譚某相助，他說中原江湖巳醞釀一股龐大禍害，不知是何門派由一黑袍老叟爲首，其實此人身後還有主使人，黑袍老叟眞正來歷爲惡鬼門耆宿常鴻年，刻仍藏身雲夢沼澤中。」

葛林頷首道：「常鴻年老鬼巳震驚了江夏武林！」

譚武道：「扎圖說不論常鴻年是否主腦，但這一股秘密很有吞併武林，獨圖天下的野心，這本不關西域之事，無奈西域高手頻遭暗殺，顯係先中毒後被殺害。」

李如霜不禁失聲詫異叫道：「苗疆奇毒！」

「不錯，常鴻年是與苗疆少主郝南鴻同流合污。」譚武道：「爲此扎圖懇請譚某出面邀約各大鏢局及中州武林相助。」

葛林道：「總鏢局應允了麼？」

譚武雙眉一剔，道：「我輩英雄重言諾講義氣，受人點水之恩，當湧泉以報，但及于自身，尤其茲事件大，譚某人微言輕，應允先徵詢各大鏢局意願，此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請緩圖之，蒙扎圖見允告知暫棲止在玉清寺，譚某命涂盛祥前往送一些需用食物以盡地主之誼，不料竟發生了此事，若西域疑心是譚某行爲，非但是無法自白，而且大難臨頭。」

葛林微微一笑道：「依在下看來沒有什麼大難臨頭，在下方才得自一項傳聞，殺人者乃玉面哪吒韓仲屏也，難道總鏢頭並無所悉？」

譚武大感驚愕，詫道：「譚某並無所聞，老弟從何處聽來？」

葛林道：「洛陽江湖人物無不盡知，難道總鏢頭被蒙在鼓裏麼？」

正說之間，忽見一鏢夥匆匆奔入，稟道：「涂鏢頭返轉求見。」

譚武道：「有請！」

鏢夥退出後，只見涂盛祥快步進入，宛如一截鐵塔，高大魁梧，滿面帶笑道：「總鏢頭，屬下隨着洛陽官府趕至玉清寺察視，原來壁上巳留有血書『殺人者乃我玉面哪吒韓仲屏』字跡，只以光綫幽暗，屬下初未發現，諒扎圖大師如非逃去恐被韓仲屏擄作人質，官府以西域化外，追究不算，屬下與了結後安然返轉鏢局。」

譚武含笑道：「涂鏢頭辛苦了，奔波勞頓，請歇息去吧！」

俟涂盛祥退下後，道：「玉面哪吒韓仲屏是何許人也？」

葛林道：「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叛門弟子，一身所學深得梁丘皇眞傳。」

譚武乃江湖中人，尤其是鏢局講求是消息靈通，韓仲屏在江夏誅戮五路殺手巳震驚大江南北，那有不知之理。

葛林添花織錦地講述江夏所見所聞，又道：　家師二老及鐵筆震九州田老前輩昨晚之前可趕至洛陽，奉勸譚總鏢頭最好不偏不倚，以譚總鏢頭與各大門派均有深厚的交情，力阻各大門派不可涉入雙方是非，以免掀起滔天血腥殺刦！」

譚武呵呵大笑道：「老弟，你太抬舉我譚武了，譚某雖在洛陽地面小有名氣，但在各大門派眼中不過是無名小卒而巳，不過譚某願勉力一試，倒是令師川東二老及田大俠明晚到來却是令人振奮之事！」

葛林面色忽微微一變，目露憂慮之色道：「西域十九名高手之死雖與貴鏢局無干，但西域佛陀密宗主者絕不干休，諒尚有人接踵而來找上譚總鏢頭。」

譚武神色一變，詫道：「老弟方才不是說與敝局無干，並沒有什麼大難臨頭，怎麼又說……」

葛林一搖手掌，笑道：「譚總鏢頭別急，在下方才想到扎圖此來洛陽，除了拜望總鏢頭尚有什麼人知情。」

「除了涂鏢頭外並無第三人知情，但此刻却無人不知了。」

此刻，葉一龍却朗聲笑道：「既然別無第三者知情，爲何韓仲會找上玉清寺去，是以葛兄猜測不無道理，如在下料得不錯今晚貴局必有動靜。」（未完・十八）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公冶誠雖制服綠蕁妖姬白秋萍，怕她逃脫，在她腳趾上戴上有刺指環和縛上雙手，挾持她向祁連山方向而行，路過峨嵋下院的鹿鳴寺，公冶誠找相交的停雲禪師，但住持已易人，被苗疆毒聖哈汝盤踞，反被他們將白秋萍救出，還將翁木蘭擄去，將公冶誠用毒蛇咬傷，把武家騏困住，幸遇鐵胆僧來此掛單，以毒攻毒挽救公冶誠性命，再將白秋萍捉回，由她引路去救翁木蘭，追至山區叢林中，雖然救出翁木蘭，但被苗山鬼嫗——白秋萍師傅用邪門琵琶音功將他們震得神智不寧，幸好，武家騏用大乘禪功迫退三昧邪火……

情僧情未斷

海天碧影孫長天，鬼宮之主歐司冥兩人立在苗山鬼嫗身後不遠之處，見狀不由吃了一驚。

苗山鬼嫗不禁也呆了一呆，沉聲喝道：「娃兒，你的武功不弱！」

武家騏冷笑道：「在下與妳無怨無仇，今日之事，希望能够善了！」

苗山鬼嫗鐵杖一橫，道：「老身本來沒有殺害你們之意，原本可以善了，只怪那賊和尚從中作梗，擅作威福，才把事情鬧僵了的。」

微微一頓，接道：「只要你們放開我那徒兒，向她磕頭賠罪，保證以後不再惹她，就算我那徒兒心窄，不肯放過你們，老身也可以作主饒你們的性命！」

武家騏朗然一笑道：「在下所說的善了，並不是這個意思！」

苗山鬼嫗哼聲道：「依你說是什麼意思？」

武家騏道：「妳那徒兒助紂為虐，以其巫邪之術，迷惑了一百多武林少年男女

孤女認親娘

，本該問一個死罪，但現在只需用她把那一百多受惑的少年男女的迷心蝕魂醫好，在下保證不傷她一毫一髮，至於你，只要即刻回返苗疆，保證不再進入中原，在下自然也可既往不究，今天放你一馬！」

苗山鬼嫗氣得渾身發抖，大叫道：「反了！反了！……憑你一個乳毛未褪的娃兒，怎的也敢如此大胆，出口教訓起老身來了！」

海天碧影孫長天湊了上來叫道：「谷主！……老朽好意勸告妳，早些拿出煞手絕招，送這娃兒回歸西天，否則，將來總會有一天他會找上大涼山，把妳的百毒谷踏平！」

鬼宮之主歐司冥也應聲附和，道：「千萬別上了這娃兒的當，殺了他才是唯一善策！」

苗山鬼嫗右手拉杖，左手五指扣在琵琶絃上，沉聲道：「這娃兒如此侮辱老身，那是萬萬留他不得的，不過，老身君絃絕調一奏，十丈方圓之內草木盡枯，你們

兩人也難逃得一死！」

海天碧影孫長天朗聲道：「老夫已經恨透了這娃兒，只要能殺得了他，老夫縱然與他同死，也是十分值得之事！」

鬼宮之主也大聲道：「芳駕儘管動手，不必顧慮許多。」

武家騏哈哈大笑道：「武某更沒把生死放在心上，老乞婆，要彈儘管彈吧！」

苗山鬼嫗再不多言，陰陰的一聲大喝，五指拂動，立刻響起一片繁響。

武家騏頓感耳中轟的一聲，繁雜的音響有如無數條看不見的毒蛇，透過耳膜，向內腑穿去。

但他立刻摒却雜念，氣納丹田，心神合一，耳際間雖然聽到琵琶嗡嗡作響，但對自己的影響却已點滴皆無。

苗山鬼嫗五指一停，大笑道：「娃兒，你的本領沒有了麼？」

原來武家騏瞑目而立，不言不動，表面上看來，很難看得出他是否受了琵琶音功的影響。

海天碧影與鬼宮之主兩人，却在音功一起之時，就已趺坐就地，雙目深瞑，顯然在默默運功抗拒。

苗山鬼嫗微然一笑，又說道：「老身的君絃絕調就要彈了，此調一起，立刻使你氣血沸騰，直衝頂門，終至七竅流血而死！」

武家騏突然雙目一睜大喝道：「老乞婆，要彈便彈，這樣絮聒什麼？」

苗山鬼嫗聞言大驚，叱道：「娃兒，你……為何不怕老身的琵琶音功了？」

武家騏朗聲道：「武某根本就不會怕過！」

苗山鬼嫗嘿嘿一笑，五指拂動，叫道：「那你就再試試聽老身的『君絃絕調』吧！」

但聽錚的一聲，一縷光音忽然冲天而起。

像有魔力一般，那聲音震得使人心絃發抖。

武家騏心神合一，大乘禪功三折併用，充耳不聞，昂然向苗山鬼嫗逼了過去。

苗山鬼嫗大驚失色，厲喝道：「娃兒，還不倒下……！」

五指連拂，音波像數萬利箭迸發，使人頭痛欲裂，心粗氣浮。

但武家騏依然大步進逼，驀然拂手一指，點了過去。

但聽蓬的一聲輕爆，琵琶之聲戛然而止，同時，竹屑紛飛，一隻紫竹琵琶已經碎為片片，散了一地。

苗山鬼嫗像發瘋般的大叫道：「你竟敢把老身的紫竹琵琶弄毀，老身要與你拚了！」

雙手抓杖，就要出手搶攻。

武家騏冷冷笑道：「妳最好還是不拚！除非妳實在不想活了！……」

微微一頓，又道：「大約妳最厲害的拿手絕招也就是琵琶音功的君絃絕調，在下連這個都不怕，還能怕妳什麼？」

苗山鬼嫗怔了一怔，嘆口氣道：「老身的琵琶音波功，雖不能說舉世無比，但也可稱為宇內絕調，老身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憑着這柄琵琶無往不利，還沒遇到過能不懼它之人，料不到你小小年紀，竟出手把老身琵琶震碎，老身一大把年紀也實在白活了！」

武家騏冷冷沉聲喝道：「這話暫且慢說，且說妳目前打算怎樣？」

苗山鬼嫗嘆道：「你能告訴我是用什麼邪方破了老身的音波功麼？」

武家騏朗笑道：「邪不勝正，武某用的是至大至剛的正宗之學，對付妳的邪門之術，自然綽有餘裕了！」

苗山鬼嫗甩掉七零八落的琵琶，搖頭一嘆，道：「老身自謂可以縱橫天下，所向披靡，料不到甫出荊門，就栽在一個年青的娃兒之手！……」

武家騏大喝道：「老乞婆，妳是否還想與武某決一存亡？」

苗山鬼嫗雙手連搖道：「老身願重回苗疆，韜光養晦，今生今世，不復踏入中原了！」

武家騏沉聲道：「既然如此，武某不究既往，妳可以走了！」

苗山鬼嫗雙眉深鎖，道：「我那徒兒呢？」

武家騏道：「一百四十四位少年武林男女都在她的身上，眼下武某無法放她，但可保證不傷害她的性命！」

苗山鬼嫗目光轉動，又喟然一嘆道：「也罷，生之殺之，由你去吧，這也是她咎由自取，老身世代相傳的琵琶因她而毀，又何惜乎她的生死！……」

身形一轉，喝道：「爾等記着，百毒谷之人至今而後，不准踏入中原一步，有故違老身之命者，苗疆之內不許再有存身之處！」

毒聖哈汝躬身連聲應道：「屬下記住了！」

苗山鬼嫗嘆一聲道：「走吧！」

身形鵲起，一躍而去。

毒聖哈汝目注苗山鬼嫗縱身而起，驀地反手一把撒出了一團迷濛黑霧，而後身疾退，相偕馳去。

武家騏勃然大怒，正欲奮身追擊，忽聽鐵胆僧在耳邊大叫道：「快退！這是百蝮毒霧，一絲也沾碰不得！」

武家騏聞聲一驚，只見那片毒聖哈汝拍出的毒霧旋旋滾滾，已近身側，當下不再遲疑，旋身一轉，退出兩丈。

只見鐵胆僧拂袖疾揮，衝入那片毒霧之中，眨眼之間，盡皆擊散。

公冶誠已將翁木蘭解去束縛，兩枚鋼環又復由腳趾上退了下來，重復為綠蕁妖姬套了上去。

經過一陣休養，衆人已皆復原。

綠蕁妖姬萎頓在地，鬢髮散亂，逃生的希望已絕，欲哭無淚，欲嚎無聲，只有瞑目不語。

鐵胆僧縱身而回，嘻嘻一笑，問道：「武少俠，老衲有一件事情存疑，可否一問？」

武家騏微笑，說道：「前輩是否因晚輩何以忽然不懼於那老乞婆的琵琶音功是麼？」

鐵胆僧忙道：「主要的是武少俠怎會具有這等稀世神功？」

武家騏沉忖半晌，方道：「實不相瞞，晚輩在少林被難之時，巧遇少林掌門普元禪師，蒙他收為俗家弟子，得傳達摩祖

師之『大乘禪功』，所以……」

「大乘禪功……」鐵胆僧差點跳起來道：「這種佛門禪功不是早巳失傳了麽？」

武家騏搖頭笑道：「這門禪功爲少林鎭山之學，歷代祖師相傳遺命，每代中擇一道德深厚的弟子秘傳，是以外界誤以爲這門絕學早巳失傳！……」

鐵胆僧笑道：「這樣說來，武少俠巳無異爲少林一派中的俗家領袖人物了！」

武家騏忙道：「晚輩不敢，但少林眼下因叛徒普明之變，弄得惶亂不寧，元氣大喪，晚輩確曾受先師普元禪師及師祖一靈禪師遺命整飭少林，傳繼絕學……」

聲調一轉，忽道：「晚輩還要處理一下那兩名老魔之事，……」

身形鶻起，向前撲去。

鐵胆僧在後大叫道：「小心，千萬不要進入方才那片毒霧之內！……」

原來海天碧影孫長天，鬼宮之主歐司冥跌坐在地，此刻却巳長身而起，雙雙縱身而逃。

武家騏疾如電掣，有如蒼鷹搏兔，橫身攔在兩人之前大喝道：「還想逃麽？」

海天碧影孫長天長吁一聲，叫道：「老夫後悔……」

武家騏冷笑道：「你悔什麽？知道自己不該敎唆那老乞婆麽？」

海天碧影冷哼一聲：「老夫後悔的是當初不該救你，否則何以有今日之失！」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雖然你當初救我，但你不過存心要利用我，並不是眞的救命之恩，何況，武某前此巳饒你一命，可算恩怨兩消了！」

海天碧影孫長天道：「但飲水思源，若非老夫，你絕不致有今日的成就，何況，老夫曾爲你輸功，這些都不是可以一筆抹煞的！」

鬼宮之主歐司冥幽幽的道：「老夫安居鬼宮，並無害人之心，都是受了孫長天的煽動，方才……」微微一嘆，說道：「唉，老夫基業皆毁，畢生心血盡付東流，難道你還放不過老夫麽？」

武家騏原恨不得將兩人擊爲一灘血肉，聞言却不由怔了起來，雙眉深鎖道：「你們今後有何打算？」

孫長天望着武家騏道：「倘若老弟台肯於放過老夫，則今後必然隱居深山大澤，永遠不再與聞世事，更不再去覬覦那碧玉神龍寶玦了！……」

微微一頓，又道：「老夫身爲萬刦門後代弟子，既巳盡了本身之能，也可問心無愧了！」

言來滿腹眞誠，不露一絲虛假。

鬼宮之主則嘆口氣，道：「老夫意欲遠走邊荒，永隱西陲，再也不涉足於武林了！」

武家騏默然良久，終於輕輕把手一揮，道：「你們走吧！」

孫長天如獲大赦，道：「老弟台不存趕盡殺絕之心，老夫心感了！」

與鬼宮之主聯袂而起，縱身馳去，眨眼間消失無踪。

武家騏心頭百感交集，甜酸苦辣，五味俱全。

忽然，只聽翁木蘭的聲音在耳邊輕柔的道：「家騏，你又做錯了一件事！」

武家騏一驚，問道：「小兄做錯了什麽？」

翁木蘭道：「這兩人一個鷹鼻鷂眼，一個兇睛怒目，都不是守信重諾之輩，只怕他們兩人還是本性難移！」

武家騏搖頭嘆道：「只可他不仁，不許我不義，那也只好由他們去了！」

翁木蘭幽幽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心腸太好，有時候，也會成爲一個人的缺點……」

眸光一轉，道：「兩位前輩都正在等你，咱們……走吧！」

只見鐵胆僧、公冶誠挾持着萎頓狠狽的綠蕚妖姬巳在前路相候，當下微喟一聲，與翁木蘭雙雙趕了上去。

於是，在夜色迷濛中，一行向亂山之外走去。

× × ×

祁連山紅楓谷。

地如其名，觸目所及，遍山遍谷是楓樹，紅葉滿山，在夕陽晚照之中，更加鮮紅耀眼。

在狹隘的谷口，忽然出現了數條人影，踏着滿地的落葉，邐迤曲折的向紅楓谷中行來。

乍然看來，紅楓谷極像是一片無人的山谷，甚至獵戶樵子也不會來到這險峻的坎坷的深山幽谷之中。

那一行人正是武家騏、翁木蘭、鐵胆僧、公冶誠以及繩綑索綁的綠蕚妖姬白秋萍。

經過一番長途跋踄，綠蕚妖姬更加狠狽萎頓了，原來她不但被繩綑索綁，而且大姆脚指上還扣着一對鋼環，走起路來扭呀扭的，如非靠了鐵胆僧與公冶誠的扶持，那是絕難走過這種漫漫長途的。

除鐵胆僧而外，衆人仍然都是改裝易容，翁木蘭仍是書僮打扮，緊傍着武家騏身邊而行。

忽然，當先的鐵胆僧收住脚步，望着一片通紅的幽谷，道：「天星老人遺言之中當眞是這樣說的麽？」

千手巧匠公冶誠皺皺眉道：「你指的是……？」

鐵胆僧怔了一怔道：「他是說那位白美凝女俠巳經雙目失明，住在這紅楓谷中麽？」

公冶誠頷首道：「自然，老朽豈能撒謊不實，而且恩師說這話時，曾要老朽嚴守秘密，除了大師父或是大師所派去之人以外，絕不能向他人洩露隻字片語。」

鐵胆僧嘆口氣，說道：「那麽，你們去吧！……」

公冶誠奇道：「大師父呢？」

鐵胆僧滿面悽然的道：「我……就在這裏等你們出來！」

武家騏大是奇異的道：「這是爲了什麽，老禪師巳經千里迢迢的趕了來，爲何却又不肯進谷？……」

鐵胆僧喟然一嘆道：「好吧，老衲先要說妥一個條件！」

武家騏忙道：「老前輩儘管吩咐就是了，又那裏談得到條件二字！」

鐵胆僧眉宇深蹙的，道：「第一，不要說出我巳來到此地，第二，見到那位白女俠之時，不要與老衲交談，就算那位白

女俠談到老衲之時，也請代我掩飾過去就是！」

武家騏困惑的道：「前輩能說出這是爲什麽嗎？」

鐵胆僧冷冷的道：「這是條件，否則老衲誓死不入谷中！」

武家騏目光向公冶誠、翁木蘭等一轉，道：「晚輩遵命了！」

公冶誠也道：「大師儘管放心，老朽絕對一字不提！」

鐵胆僧苦笑一聲，道：「既然如此，咱們走吧！」

邁開大步，向谷中走去。

忽然——

他邁出的脚步又收了回來，聲調一沉，道：「這裏佈有毒素！……她……她是善於用毒的麽？」

衆人聞言俱皆吃了一驚，武家騏朗聲道：「老禪師說什麽？」

鐵胆僧定定神道：「這裏巳佈了三道毒網，難道是谷中人防人突入的麽？」

公冶誠接口道：「這也難說，先師並沒提到這位白女俠是否擅於用毒？……」

目光一轉，接道：「看情形大約不會有錯，定是爲了防止有人侵入，才在谷口佈毒！……那毒佈在何處呢？」

鐵胆僧伸手一指道：「毒素俱佈在地基之上，每道毒網約寬三尺，共有三條，環繞在谷口之中，這是一種浸石入土之毒，雖經風雨洗刷，也不會消融，至少可以保持一年之上！」

武家騏接口，問道：「這些毒素很毒麽？」

鐵胆僧頷首道：「絕毒無比，縱然沾上一點一滴，也會爲之潰爛致死！」

武家騏心中打了一個冷戰，茫然道：「這等窮山幽谷，經年難得有人到來，這位白女俠也太過份小心了！除非是有仇家尋她復仇！……」

公冶誠接口道：「這也難怪，要知白女俠巳是雙目失明之人，爲了安全起見，自然會想到谷口佈毒，以防……」

一語未完，忽見鐵胆僧跺脚道：「不會，絕對不會，白美凝不是擅於用毒之人，她也絕不會把毒佈在谷口，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公冶誠怔了一怔道：「大師父如何知道她一定不會在谷口佈毒？」

鐵胆僧吶吶的說道：「這是因爲……她的心地善良，絕不會在谷口佈上毒藥害人！」

武家騏搶着接道：「這樣說來，老禪師是認得地的了！」

鐵胆僧嘆口長氣，有些狂亂的道：「不錯，我認得她，所以……老衲才深信她絕不會在谷口佈毒，……這毒會是他人所佈……！」

武家騏接口道：「老禪師可能說得詳細些麽，你與白女俠……」

鐵胆僧忽然聲色俱厲的道：「不，老衲不能說得再詳細一些了！……」

伸手一指道：「快看，那是什麽？」

衆人循着他所指之處看去，只見一具白骨森森的骨架霍然就在兩丈開外的一堆亂石之中。

公冶誠皺皺眉道：「由骨架的形狀看來，像是一具羚羊的屍骨！」

鐵胆僧叫道：「不理他是什麽，但分明是中了所佈之毒而死，由那骨架上斑斑點點，老衲一看便知。」

原來那白森森的骨架上，果然有着許多的黑斑，雖是隔着兩丈餘遠，但仍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武家騏雙眉深鎖道：「情形十分顯然，定然是天魔敎所爲的了！」

翁木蘭接口道：「我在天魔敎中地位不能算低，却從未聽爹爹提到過祁連山紅楓谷，也從不曾派人來此，以我內三堂總舵主的身份，絕不會不知道……」

鐵胆僧忽然激動的投注了她一眼，道：「縱然是奪命神卜翁旋坤所爲，他也絕不會使妳知道此事，因爲……」話聲一頓，不肯再說下去。

翁木蘭困惑的道：「因爲什麽……老禪師爲何不說了？」

鐵胆僧雙目突然有晶瑩的淚光出現，聲調有些嘶啞的道：「只要妳見了白女俠之後，一切自明，老衲再說什麽也是多餘的了！」

翁木蘭被他說得滿頭霧水，武家騏也茫然不解所以。

只聽鐵胆僧忖思了一下，又道：「白女俠在此之事，是一樁絕大的機密，天魔敎中應該無人知道才對，縱然被他知道，按說也不致在谷口佈毒，因爲奪命神卜大可以把她殺掉，以絕後患……」

公冶誠皺皺眉道：「若不然就是百毒谷所爲了！」

鐵胆僧搖搖頭道：「這更是沒有可能，第一，百毒谷遠處苗疆，絕不可能知道白女俠隱於此地之事，第二，百毒谷的苗山鬼嫗與毒聖哈汝之進入中原，不過是近日之事，但這毒素巳佈下了三年以上，前後共有三次痕跡，那更不會是百毒谷所爲了！」

武家騏催促着道：「眼下最好的辨法，還是快些見到那位白女俠，不就可以明白這些緣故了麽，但這谷口的毒素……」

鐵胆僧笑笑道：「這點毒素還難不倒我……」

伸手由懷中掏出一個紅瓷小瓶，擲向武家騏道：「每人服用三粒，十二個時辰之內可以不懼任何毒素攻襲！」

武家騏忙道：「多謝老禪師！」

伸手接過藥瓶，每人分了三粒服下，連綠蕚妖姬亦不例外，然後重把未用完的藥丸又交與鐵胆僧收了起來。

鐵胆僧面色凝重，接過藥瓶，當先向前走去。

走入谷口十丈左右，觸目所及盡是密密麻麻的楓樹，遍地紅葉堆積，似是數年不曾有人打掃。

忽然——

鐵胆僧又收住脚步道：「看，這裏有道是三毒網！」

衆人聞言一驚，循着鐵胆僧所指之處看去，果見地面上又有三道淡淡的黑色痕跡，每道寬約三尺，十分明顯。

公冶誠皺眉道：「究是何人佈的毒暫且不去管它，眼下該先知道那白女俠究是住在谷中那一所在？」

原來紅楓谷一入谷口深而且廣，加上

楓樹密密麻麻，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該到那裏去找？

鐵胆僧皺皺眉頭道：「雖然令師天星老人有此遺言，大約絕不會假，咱們儘往幽谷的深處尋去也就是了！」

當下邁動脚步，繼續向內走去。

不久，他們又遇到了第三道毒網。而且，不少獸類屍骨隨處可見，顯然均係中毒而死，眼前這紅楓谷已可稱爲一座死谷了。

鐵胆僧神色凝重，眉宇深蹙，一言不發，順着邐迤的山勢，逕向山谷底而行，不久時光，已走出十餘里路，但仍不見谷底所在。

一路上之前後共越過十八道毒網，發現了數以百計的獸類屍骨，但却仍未發現一個『人』的痕跡。

忽然——

鐵胆僧再度收住脚步，迅快的藏於一簇嚴密的樹叢之中。

衆人爲他的突然動作所驚，也相繼向那樹叢中掩了過去。

隨即，他們聽到了一縷歌聲傳來，傾耳聽去，只聽那歌唱的是：

「血染紅楓滿目秋
數聲歸雁一天愁
殘山賸水幽谷裏
獨留青塚向斜陽
傷心千古斷腸文
最是生離死別人
娘不見兒空涕淚
兒不見娘枉斷魂
爲向黃昏哭鬼火
須從白日傲精魂
伸自神而屈自鬼
况是英雄俠義人
……………」

歌聲幽怨酸處，盪氣迴腸，令人不覺酸鼻。

而且那歌聲清脆圓潤，分明是出自婦人女子之口。

此刻已是初更時分，夕陽早盡，谷中一片昏黑，遙遙之處，一點燈火慢慢晃了過來，分明就是那歌唱之人。

武家騏暗吁一口長氣，道：「老禪師，這歌唱之人定然就是那位白女俠了！」

鐵胆僧皺皺眉頭道：「你能聽得出這歌唱之人大約多大歲數麼？」

武家騏略一沉忖道：「想必在雙十年華！」

因爲那歌聲曼若銀鈴，一聽就知是出之於一個年青少女之口。

鐵胆僧搖搖頭，說道：「這就不對了，那白女俠眼下至少也該是四旬左右的人了！」

武家騏噢了一聲，道：「縱然她不是白女俠，大約也是白女俠的使女之輩，問問她，想必就會找到白女俠了！」

鐵胆僧忽然變得十分萎頓的道：「不錯，等她走到之時，你去問問她吧！」

衆人沉肅無言，不久，只見那點燈光愈來愈近，原來是一個手持燈籠的女子，獨自彳亍而來。

只見她一身青衣，頭臉四肢，俱皆裹在青衣黑紗之內，提着一盞燈籠，另一手則捧着一個托盤，盤中放着紙箔香燭。

武家騏等候她走到大約兩丈距離之時，驀然閃身而出，攔住那青衣少女面前，拱拱手說道：「姑娘慢走！」

「啊？……」

那青衣少女似是萬萬料不到有人突然攔到面前，不由大吃一驚，一跤摔倒在地，燈籠托盤，俱皆摔了出去。

武家騏大感不好意思，欲待伸手攙扶，又感不便，只好叫道：「姑娘莫怕，姑娘……」

但他立刻也啊了一聲，突然由背脊上冒出一股涼氣，忍不住却步而退。

原來那青衣少女摔倒之後，蒙面的青紗也摔到了一旁，呈現在武家騏眼中的是一張無法形容，恐怖已極的面孔。

只見她滿面膿血，耳目口鼻潰爛扭曲，已經不成人形，若說是由棺中挖出的一具腐屍，倒還比較恰當。

那青衣少女驚魂略定，已經由地上爬了起來，重新戴好面紗，叫道：「你……是人是鬼？」

武家騏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像她這模樣，才眞會使人誤認爲鬼，想不到她竟說自己是鬼！

當下只好陪笑道：「在下是到谷中尋人，想不到驚擾了姑娘！」

那青衣少女喘了一口長氣道：「這樣說你不是鬼了？」

武家騏苦笑道：「自然不是！」

青衣少女隔着蒙面青紗打量了武家騏一陣，道：「你可知道這谷中遍地皆是毒麼？」

武家騏頷首，說道：「在下知道，但是……」

那青衣少女急急問道：「難道你沒中了毒麼？」

武家騏道：「在下等已服了避毒的丹藥，故而……」

那少女又大叫道：「你服了避毒丹藥……喲！你不是一人來的……」

原來鐵胆僧等人已經相偕走了過來。

那青衣少女又叫道：「你們來找誰？快說，你們找誰？」

言語之中，有驚怖而又激動之意。

武家騏道：「在下是來找一位姓白名諱上美下凝的女俠！」

「啊？……」那青衣少女又大聲尖叫道：「你們要見我主母？」

武家騏大喜道：「那更好了，就煩姑娘……」

那青衣少女又叫道：「不行，我的事還沒辦完呢！」

武家騏道：「眼下已經夜深，姑娘要去那裏？」

青衣少女道：「奉我們主母之命，到前面去祭亡魂！」

武家騏一驚，問道：「祭什麼亡魂，難道……」

青衣少女哧的一笑道：「這谷中自佈毒之後，不知有多少生靈遭瘟遇害，所以，我們主母命我每當朔望之期，都到前面一祭！」

武家騏忖思着，說道：「既是如此，妳那主人爲何又在谷中佈上那麼多的毒藥呢？」

青衣少女叫道：「誰說是我們主人佈的毒？」

武家騏苦笑道：「那麼，是什麼人佈的呢？」

青衣少女怔了一怔，道：「誰知道……」忽又聲調一沉，悽厲的叫道：「也許就是你佈的吧！」

「我……」武家騏啼笑皆非的道：「姑娘說笑了！在下……」

青衣少女忽然雙手一搖道：「好吧，我就帶你們去見我那主母，然後再來祭奠亡靈吧！」

武家騏回顧了翁木蘭、鐵胆僧等人一眼，忙道：「那就多謝姑娘！」

那青衣少女並不多言，身形一轉，向回走去。

武家騏大步當先，翁木蘭等隨後，一行人隨着那青衣少女向谷內深處走去，衆人俱皆面色沉肅，似是各有沉重的心事。

大約走出半里多路，那青衣少女忽然伸手一指道：「到了！」

衆人依她所指之處看去，只見一片竹籬圍繞之中，隱隱出現了一座白石小屋，緊依一側山壁而建。

武家騏心中忐忑不安，皺眉問道：「白女俠就住在此地麼？」

青衣少女哼了一聲道：「難道你怕我走錯了地方麼？」

武家騏怔了一怔，忙道：「姑娘誤會了！」

青衣少女睬也不睬，大步向內就走。

鐵胆僧忽又沉聲一嘆道：「諸位請去見她，老衲……就在這裏等了！」

武家騏皺眉道：「這又是爲的什麼？老禪師怎的又變卦了！」

忽然，那走進去的青衣少女又一旋身跑了出來道：「你們之中只有一人不進去，我就不去通報我們主母！」

鐵胆僧無可奈何的吁口長氣，只好與衆人一同走了進去。

那是一間石造的小屋，牆壁厚約三尺，只有一個低矮的小門，石室直通山壁，石造的小屋三面俱都堆滿了乾柴，將那小屋完全覆蓋在內。

青衣少女推開石門，站在門邊，等衆人完全進去之後，方才跟了進來道：「建造這座白石小屋，是我們幾個跟從主母的屬下之人出的主意，因爲我們主母並不同意，所以我們只好瞞着她！」

武家騏困惑的道：「白女俠不是就住在此地麼，爲什麼她會不知道呢？」

那青衣少女笑道：「我們主母雙目失明，依她的意思，只要住在山洞之中就好，但我們爲了她的安全，才建造了這間石屋！」

武家騏忙道：「那是姑娘等人的體貼主上之意，在下深深欽佩！」

青衣少女格格一笑，忽然向石門一拉，但聽軋軋連響，石門已經密密的關了起來，不留一絲縫隙。

室中再無門窗，那石門一經關了起來，登時滿室漆黑，伸手難辨五指。

武家騏忙道：「姑娘這是何意？」

青衣少女笑道：「這自然也是爲了我家主母的安全，萬一有壞人闖了進來，那豈不是防不勝防了！……」

衆人都被這青衣少女弄得暈頭轉向，但因她既是住在紅楓谷中，又復是白美凝女俠的侍婢，自然不疑有他。

忖念之間，只見那青衣少女又打開了一道暗門，道：「這間密室在於山壁之內，再進去一間，就是我主母的居處了！」

說話之間，又向裏走了進去。

衆人自是又跟了進去。

那青衣少女嘻嘻一笑，又落下一道石室，然後笑道：「諸位請少待，待我去請主母出來，與諸位見面！」

不待答覆，又向另一道暗門之中走過去。

一俟她走了進去，那道暗門忽然軋軋關了起來。

武家騏吃了一驚，大叫道：「姑娘，姑……」

只見石壁上忽然打開了一個拳大的孔洞，那青衣少女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們慢慢等吧，這石室四面會燒起燭天大火，使室內溫度越來越高，慢慢的把你們烤死，悶死！」

武家騏大叫道：「姑娘，我等是爲尋找白女俠而來，與姑娘素無仇恨，您爲何要……」

那青衣少女大聲狂笑道：「你們與我沒有仇恨，但我却與你們有仇恨……」

聲調悽厲的接下去道：「我們主母不是被妳們所害麼？我這張臉，我們這些垂死之人，不是都害在你們之手麼？這谷中處處的毒藥，都是你們散佈的麼？……」

武家騏放聲大叫道：「姑娘，這完全是誤會……」

那青衣少女似乎已陷入瘋狂狀態，放聲大笑道：「不用說別的，單是你們進入谷中能有避毒丹丸預服，能知道這谷中早就散佈了毒藥，就足以說明一切，哈哈哈哈……想不到你們也有今天……」

武家騏大聲的叫道：「把話說明再斷定是敵是友也還不遲，姑娘怎可如此武斷……在下等千里迢迢而來，是爲了一見白女俠……」

那青衣少女定了定神，道：「可惜你們見不到我們主母，你們……到陰司裏去等吧……」

聲調突轉悲悽，道：「大概不會使你們失望，我那主母也就不久人世了！」

鐵胆僧嘆了一口長氣，道：「姑娘，快去告訴妳那主母，來訪的不是外人，乃是……」

聲調一頓，接不下去。

青衣少女又爆出了一連串哈哈狂笑，道：「憑你們說什麼也沒有用處，你們就乖乖在這裏等死吧，雖然這死法也不舒服，但比我們忍受了數年的痛苦，要好得多了……」

微微一頓，笑道：「我要放火了，咱們黃泉路上再見吧！」

卡的一聲，那拳大的孔洞已經堵了上去，一時聲息俱寂，似是那青衣少女果眞要去燃柴放火了。

武家騏沉聲一嘆，轉向鐵胆僧道：「這都怪晚輩過於疏忽大意，才不幸上了她的大當！」

鐵胆僧答非所問的道：「這也難怪她恨意之深……」

聲調一沉，道：「你看到她臉上的潰

爛情形了麼？」

武家騏道：「晚輩看到了！」

鐵胆僧嘆口氣道：「那是她們中了毒之後，誤用了解毒藥物所致，雖然抑制了毒性，却無法把毒素排出體外，以致過上一段時日之後，毒素隨着行血攻入體內的另一部份，隨即發生潰爛，最後……」

武家騏皺眉道：「前輩精於用毒，看她們還有救沒有？」

鐵胆僧搖搖頭道：「以老衲的能耐而論，那是沒有救的了，不論所中之毒多重，老衲都可設法解救，但不幸她却以藥物抑制了毒素的發作，使毒素迫入另一部份，開始腐蝕，除非將腐蝕的一部份砍去之外，再無他法！」

武家騏接道：「但她潰爛的是在頭部，總不能把頭也切去吧？」

鐵胆僧嘆口氣道：「所以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了……」

微微一頓，道：「不知白女俠情形怎樣，是否也……」

聲調一頓，咬得牙齒格吱有聲，顯然他內心之中十分痛苦不安。

忽然——

只聽翁木蘭叫道：「不好，那丫頭果眞去放火了！」

原來室中突然悶熱了起來，呼吸也越來越加困難，用手摸摸石壁，只覺炙熱燙手，顯然放火之說不假。

公冶誠沉聲一嘆道：「時機危迫，如再遲疑不決，咱們只怕當眞要死在這石室之中了！」

武家騏朗然道：「晚輩已看過那石壁不過厚約三尺，不難將它擊坍，只要兩位前輩同意，晚輩立即就可動手！」

鐵胆僧望望公冶誠道：「老衲沒有意見！任憑你們作主吧！」

說話之間，一片頹廢悲悽之狀。

武家騏悄向公冶誠道：「看他老人家的情形有些不大對了！」

公冶誠道：「老朽早就看出來……」

聲音放得低低的乂道：「這事只有見到白女俠之後，才能得到答案，眼下還是設法衝出此處……武少俠的大乘禪功可能夠……」

武家騏忙接道：「大乘禪功有蝕物成粉之能，諒來不是難事！」

公冶誠道：「那就有勞少俠快些動手吧！」

武家騏不再遲疑，默運神功，一掌拍去！但聽一片颯颯之聲起處，由他掌心中突然激射出一股白茫茫的霧氣，直向牆壁之上射去！

一時只見石屑紛飛，碎石如雨，武家騏掌力不停拍拂，頃刻之間，石壁上已經出現了一個三尺見方的大洞，一股濃烟隨之撲了進來。

但怪的是那股濃烟消失之後，却沒有濃烟繼續撲來，由那破洞撒入室中的却是一股冷水。

原來，外面燃起的大火已被澆熄了。

衆人見狀不由俱皆爲之一怔。

只聽另外一個少女的聲音在外面叫道：「嗨，你們之中有人受傷麼？」

武家騏當先一躍而出，應聲道：「無人受傷，只是……抱歉毀了貴谷的一間石室。」

定神看時，只見五名少女俱皆擁了過來，個個黑紗蒙面，一身青衣，一時竟難看得出方才那名少女是否在內。

原來那破洞剛好打在山壁之旁，只聽另外兩名青衣蒙面少女同聲嚷道：「主母已在等你們了，快些隨我們來吧！」

此刻，公冶誠與翁木蘭已陪着鐵胆僧與綠蕚妖姬走了出來，綠蕚妖姬雖然被綁了兩臂，但因她披着披風，却難以看得出來。

當下在數名青衣侍女引領之下，越過被焚燒得一片焦黑的白石小屋，繼續向前面走去。

原來白美凝女俠的居處却是在距離那白石小屋五十餘丈的一片小巧的竹籬茅舍之內。

那茅舍隱在一片濃密的紅楓之中，如不仔細尋覓，在龐大深廣的紅楓谷中，倒也極難找得出它的所在。

一踏入小院之中，立刻嗅到一股濃郁的菊桂香氣，令人陶然欲醉，設若不是在此情此景之下，這倒是一處十分理想的隱居之所。

小院中疏落有緻，景色宜人，可以看出居此處的主人雖是在患難之中，但仍然對生活處理得有條不紊。

那五名青衣侍婢一經踏入小院，登時沉穩肅靜了下來，併排當先，逕向正面的廳屋走去。

此刻已是二更之後，廳門深掩，但暗淡的燭光仍從門窻隙中射了出來，同時，一串木魚聲也清脆入耳，顯然那白女俠也是一個信佛之人。

那五名侍婢併立門前，停立不語。良久，待那木魚聲一停之際，其中一人方才俯身叫道：「回稟主母，他們已經都來了！」

只聽呀的一聲，兩名房中的侍婢拉開了房門，使衆人不由爲之一怔。

只見房中佈設雅潔，一塵不染，正面供着佛像，分明是一間佛堂的佈置，一個青衣蒙面的婦人正趺坐在神前的蒲團上。

由於房中的氣氛肅穆雅潔，使衆人俱有肅然起敬之感。

武家騏當先而入，俯身一禮，輕叫道：「是白女俠麼？」

那青衣蒙面婦人凝重的道：「妾身正是白美凝，女俠二字，却萬不敢當……」

聲調微變，道：「你們可是翁旋坤派來殺我之人？」

「不……」武家騏連聲道：「前輩不要誤會，在下等乃是……」

聲調微頓，一時接不下去，因爲他實在不知道該說自己是什麼身份以及來此做甚？

白美凝淡然一笑道：「專程進入紅楓谷，來找妾身，自必是有重要事故了，不論目的爲何，也請儘管明說無妨！」

武家騏眉頭微皺道：「前輩可知道天星老人？……」

白美凝啊了一聲，激動的道：「難道……是他要你們各位來的……」

千手巧匠公冶誠向前跨了半步，接口說道：「老朽公冶誠，乃是天星老人的弟子！」

「啊？……」

白美凝乂驚乂喜交集的啊了一聲道：「他……還好麼？」

公冶誠黯然道：「他老人家不幸已經……去世了！」

白美凝身子微微抖動了一下，道：「病死的麼？」

公冶誠咬牙道：「不！是死於天魔教主翁旋坤之手！」

白美凝又震動了一下，道：「這也在意料之中……」微微欠身道：「妾身不幸雙目失明，不便起身迎接各位……蝸居簡陋，就請席地而坐如何……」

公冶誠忙應道：「白女俠，不必費心了……」

說着當先席地坐了下去。

武家騏相繼坐下，只有鐵胆僧木立一旁，雙目注視着蒙面的白美凝，衣袂抖動，淚光晶瑩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白美凝黯然太息一聲，道：「諸位來意是……？」

公冶誠忙道：「老朽等均是相陪方才向白女俠致意的武少俠而來……」

身形一轉，向武家騏道：「武少俠快些向白女俠陳明來意吧！」

武家騏轉頭向鐵胆僧瞄了一眼，才道：「在下一直像落入五里玄霧之中，不瞞前輩說，在下最初是遇到一位玄天禪寺中的鐵胆僧……」

「鐵胆僧……」白美凝又震了一震道：「他……他怎樣？」

鐵胆僧如遭雷擊，拚命向武家騏揮手，武家騏雙眉深鎖，只好接下去道：「他要在下去見天星老人……」

白美凝又嘆息一聲道：「他爲何要你去見天星老人？」

武家騏道：「因爲天魔教主倡亂江湖，荼毒武林，在下不揣固陋，與之周旋，發誓要消滅天魔教，營救被害之人，那位鐵胆僧前輩只告我見到天星老人之後自有所遇，但在下趕到天星老人隱居之處時，他老人家却早在半年之前遇害了……」

白美凝又問道：「那麼你怎會來了這裏？」

武家騏說道：「天星老人雖已遇害而死，但他老人家生前却早留有遺言，告訴了他的弟子公冶前輩，若是鐵胆僧或鐵胆僧所派之人前去，就轉告他來此處來見白女俠……」

白美凝沉忖良久，忽然嘆口氣道：「天魔教仍然有霸服江湖的野心麼？」

武家騏恨恨的，說道：「不但有霸服江湖之心，而且擄掠了七十二對童男童女，要練碧玉神龍寶玦上的邪門神功，月前少林一戰，威凌天下羣雄，如不速謀遏止之法，只怕勢燄更盛，江湖之中將無噍類了！」

白美凝全身微顫，吶吶的道：「我總謂人有悔過之時，不料他却怙惡不悛，以致於斯！」

武家騏嘆道：「前輩能把您與天魔教主的關係說上一說麼？」

白美凝喟然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反正我已是將死之人，既然你是天星老人遣來，我自然應該與你說個詳細！」微微一頓道：「話要從頭說起，大約四五十年前，西域之中來了兩位奇人，帶着一位忠僕，一名幼女，遨遊中原名勝，留連忘返……」

武家騏接口道：「請恕晚輩插嘴，有位白氏主僕，不知前輩……」

白美凝道：「你如何知道白氏主僕之事？」

武家騏沉吟了一下，說道：「晚輩曾見到了少林一派的上代掌門一虛禪師，當年天星老人曾留下一套白氏老駝的衣履面具交給晚輩，由晚輩喬裝穿戴了起來，在少林危機中引走了天魔教主，方才解了少林之危……」

白美凝輕聲一嘆，道：「我就要說到了……」

略一沉吟，又接下去道：「那一雙携帶僕女來到中原遨遊的奇人，在飽覽中原風光，就要返回西域之時，忽然遇到了一個垂垂欲死的可憐青年……」

長吁一聲，道：「那青年不過二十餘歲，是一個江湖郎中，以賣藥賣卜爲生，當時因風雪交加，倒臥路側，是那對奇人不忍，將他救得活了轉來！

那青年溫文有禮，談吐不俗，立刻就博得了那對奇人夫婦的歡心，將他收爲螟蛉，帶返西域，傳授了一身絕世武功，而且以女妻之。

但那對奇人夫婦的愛女，却不願嫁給這個溫文有禮的青年……」

武家騏接口道：「想是她並不愛這個年青人了！」

白美凝幽幽的道：「那也不然，因爲那女孩在隨他父母來到中原之後，曾經邂逅了一個如意郞君，那人雖然比她大了三十多歲，但她却深深的愛上了他……」

武家騏接道：「愛情是沒有任何限制的，那個女孩並沒有錯……」

白美凝苦笑道：「不錯，但因此却形成了一齣悲劇！那個女孩的如意郞君也深愛着那個女孩，爲此不惜一切追踪到了西域，結果竟與那女孩發生了關係，身懷六甲！」

武家騏道：「那她就該向他的父母說明，她的父母既是深愛着她，自然會答應她的要求，達到她的目的！」

白美凝嘆口氣道：「可惜她却沒有這份勇氣，不敢向她的父母說出，終於迫於父母之命，嫁給了那個賣卜的少年！

「而後，那女孩忍心與她的情郞分手，隨着夫婿回到中原去闖天下，不久，那女孩的爹爹老病而死，只剩下了那女孩的母親，與一名老僕！

「更不幸的是不久之後，她的母親與那名老僕，却在崑崙山巓被天雷殛斃，使這名委屈求全的女孩變成了孤女。……」

武家騏接口，說道：「那就是白氏主僕！」

白美凝道：「一些不錯，那個賣卜的少年，就是現在的天魔教主奪命神卜翁旋坤！」

武家騏目注蒙面的白美凝，吶吶的說道：「至於那懷了孕又嫁給奪命神卜的少女……」

白美凝嘆口氣道：「你總該想得到了，那不幸的少女就是我！」

佛堂般的茅廳之中寂靜無聲，沉肅得



落針可聞，一雙雙的目光俱皆凝注在白美凝的蒙面黑巾之上，連綠蕁妖姬也兩眼瞪得滾圓，一副驚訝錯愕之色。

鐵胆僧牙關緊咬，本來已經五官歪斜，皮膚黧黑的面孔，連肌肉都扭曲了起來，最後，雙手掩面，把頭轉了開去。

翁木蘭兩眼呆直，臉上有一種難以解說的緊張之情，雙手緊緊絞扭在一起，兩肩看得出有些顫動。

終於，還是武家騏打破沉默，吁出一口長氣道：「原來前輩也是天魔教主的夫人！但……後來是怎樣……」

白美凝幽幽的嘆口氣道：「翁旋坤當年名爲翁一帖，原來他在江湖賣卜賣藥時的混名，後來，他覺得這名字不雅，而且，他又有旋乾轉坤之志，才把名字改成了翁旋坤……」

武家騏忙道：「晚輩是說前輩與他是怎麼分手了的？」

白美凝苦笑道：「我就要說到這一點了……翁旋坤辭別岳門，再入中原創天下之時，也還循規蹈矩，對我也相敬如賓。

「既然遵從父母之命嫁了他，自然希望能得到他的愛眷，馬馬虎虎過上一世日子，當時見他不失爲一個有爲向上，且又待我不錯之人，於是我也就死心塌地，準備與他廝守一生。

「那知……那知不久之後，事情就出了變化……」

武家騏吶吶的道：「一定是翁旋坤變了心吧？……」

白美凝一嘆，繼道：「若說他變了心，這話也有些不甚恰當，因爲他根本沒有愛過我，當時他對我好，完全是一副假面具！……」

武家騏輕輕的哦了一聲道：「那麼，想必是爲了畏懼令尊令堂之故！……」

白美凝頷首道：「不錯，舉一個例子，就可知道他的爲人，當他由西域重回中原之際，曾在途中無意間獲得了一株龍涎參菓！……」

武家騏立刻記起了在與鐵胆僧相遇之前，僞稱顧隱明的奪命神卜，也曾說過他服食龍涎參菓之事。

只聽白美凝繼續說下去道：「那龍涎參菓食後不但可以强身健骨，而且可使靑春長駐，不易衰老，乃是人間無上靈藥。

因爲我知道此事，所以他立刻鄭重無比的說明此物應孝敬給我父母二老食用，登時重返西域，把那顆龍涎參菓呈獻到父母面前……」

武家騏困惑的不解其意，接道：「果眞如此，倒還算他有一點人心，但前輩怎麼說他……」

白美凝咬牙一笑道：「果眞他有這份好心，那倒算我父母沒有看錯了人，誰又知道那顆獻給我父母的龍涎參菓是他在返西域途中暗暗做的一顆假的！……」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假的？……」

白美凝苦笑道：「自然是假的了，以他那種人的心胸，對這種稀世仙菓，怎肯捨得送給我的父母食用？

「不過，我父母並沒接受，因爲那一顆仙菓只能供兩人食用，我父母堅持要我們兩人用它！

「結果，執拗不過兩位老人的心意，他又收回了那顆假的龍涎參菓。

「我已說過，我們的結合，並沒有愛的成份在內，自想他也不會把眞的龍涎參菓與我食用。

「不過，他倒是非常痛愛我生下的那個女孩子！……」

幽幽的嘆了一口長氣，又接下去道：「那孩子並不是他的骨肉，但他却毫不懷疑，於是，在我推讓下，他就把那顆龍涎參菓與我女兒兩人食用了下去。」

武家騏皺眉道：「前輩是怎樣知道那參菓是假的呢？」

白美凝苦笑道：「那是他把眞的龍涎參菓服食之後，在行囊之中我發現了那顆他獻給我父母的贋品，才使我了解了他的心地。

「從那事之後，我知道我們是同床異夢，勢難偕老的一對怨偶，遲早有一天會分道揚鑣，各奔東西。

「果然，不久之後，他更加顯露了他的原形……」

武家騏忖思着道：「可是他私德不修，廣納姬妾？……」

白美凝搖頭道：「那倒算不得什麼，當時，雖然我對他寒透了心，但既結爲夫婦，總希望能委屈求全，忍耐下去，用善行來感動他，因爲人總會有良知發現，悔過之時，俗語云：浪子回頭金不換，我希望他也有那樣一天。

「當返回中原之後，他雖明裏十分規矩，但暗中却結交匪類，日漸囂張，不過並未明顯的表露出來而已。

「直到我父親病死，母親率僕東來，在崑崙山巔遭了雷殛之後，他才肆無忌憚，明目張胆起來。

「首先，他改了翁一帖的名字，大言不慚的自名爲翁旋坤，繼之收攬匪類，圖謀不軌，憑着他詭詐奸滑的爲人，與得之於我父母所傳的一身絕技，想在武林中飛黃騰達，並不是一件難事……」

武家騏忍不住接道：「崑崙山巔的事，不會是訛傳麼？」

白美凝嘆口氣道：「諒來是不會假的，我母親携僕東來，爲的就是找我，倘若所傳是虛，我母親早就來了！……」

廳中又靜得出奇，良久之後，還是白美凝繼續接下去道：「我也曾苦口婆心，百般勸說，希望他終有悔過的一天，那知他越來越變本加厲，更加跋扈囂張起來。

最後，我們終於走上了分手之路。」苦笑一聲，咬牙接下去道：「可惜的是我那親生的孩子，却落在那賊子手中，所幸他並不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骨肉，一直待她不錯……」

忽然——

一聲悽厲的叫喊，打破了廳中的沉寂氣氛，那聲音是翁木蘭顫抖的呼喊，道：「娘！……」

嬌軀一撲，爬到了白美凝的懷中。

白美凝被這意外的變故驚呆了，吶吶的叫道：「妳……妳……是誰？」

翁木蘭失聲笑道：「我就是您的親生女兒！……」

廳中諸人，一時俱都沉浸在一股悲涼的氣氛之中，這一齣母女相認的場面，使人情緒激動，鼻酸淚落。（未完・十九）

